

第四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家六口蟬居兩層樓建築的那時，我們已是村子裡少數的。你固執地認為凡事都有先兆後報，寸，也叫成功眷村。及我年長，聽得一次對談有人提問，法真正流出體外，相條堵住了出口，那是成功嶺山腳下，退伍老榮民最終落腳，許多，但妳慢慢開始相信，當它不再崩解，的所在，一塊東拼西湊的眷村。

雪

已濃濃散逸頹敗氣息，是林花謝了春，。但我要到國小畢業我才知道自己的，福建。又要到更晚更晚，我才懂得家鄉的身世。

殼

糕切成一塊塊，道進了打了蛋的油鍋裡，油光和年糕就跳起了一段段華爾滋，始終忘不掉的，是父親的告別。飛濺著，噴躍著，湧進了年糕。我大學二年級的某天，母親打電話過來，說父親沒有回家吃飯，傳說北國的煙囪會說故事喲！飯。那一刻沒人當真。直到今天我仍記得那通電話，她說父東的季節，有錢人家就會點燃壁爐來取暖。親沒有回家吃飯，不知道去哪了。

燃燒的木頭就開始霹靂啪啪地講起話來，娓娓，所有方法都用過了。冬日下午兩點，說著一個又一個關於願望的故事。他沒帶行李，路很寂靜，之後，那些擁有大片樹林的有錢人總會將劈好，領走戶頭一半的錢與護照。落葉是音樂響下，疊得滿滿，好讓窮苦人家可以拿回去燒，旋轉就會有蝴蝶，火取暖，捱過冰冷徹骨的寒冬。晚雲不知何時散去了，月光暢快地灑了一街，我趕緊穿上合適擁抱的衣裳，的光華。陽光輕盈跳躍，等待，看著牆上時鐘逐漸腫大，我們一大一小，步行在街路上，不為什麼，閃爍枝隙之間，逼近，像要刺穿我的眼睛——只是一直走著。也不曉得是不是那夜的月光，樹影密密，如果你來，你會領我走嗎？悄悄催化了我隱沒的情感，心底頓時有種柔和，繼續穿越，尚未學習行走的你，的激昂，在說盡了言不及義、瑣碎的日常後，他最後的蹤跡是，在我懷裡，用使勁哭出的淚珠，我終於排除了萬難，對著父親說出自己的理，島國，聽名字就，出一條歧出我原本生命的路徑，想、說出自己的盼望、說出自己長久以來的，浪與沙灘。我曾，屆時我將以奶水撫慰你，心底話，那感覺是那麼地生澀、那麼地僵硬，蒼白細瘦的父親，那是一點一滴，父親靜靜地聽，他既不打斷，也沒有，襯衫、戴著扣



市 | 長 | 序

吹拂臺中的文學之風

林佳哉

臺中地處於島嶼中心，自古便是南北往來最重要的心臟，不但清代曾被劉銘傳規劃為省城，在日治時期更因為棋盤式的街道特色，而得「小京都」的美名。如此風雅精緻的一座城市，最適合孕育文學的靈感與創作，今年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便以「小京都的紙上夏宴」為名，期許有更多的文學之風吹拂這座城市。

臺中在 2010 年升格為直轄市之前，縣市每年會各別舉辦臺中市大墩文學獎以及臺中縣文學獎，歷年投稿都相當踴躍，也發掘了不少優秀文學人才；而縣市合併後，縣市文學獎併為規模更大的「臺中文學獎」，不但使相關人力資源更加集中，我們更期盼透過比以往更豐厚的獎金以及更完善的評審機制與發表平臺，讓全臺民眾感受到臺中對於文學與文化投入的熱中與力量。

如今，臺中文學獎已迎來第四個年頭，分為「文學貢獻獎」及「文學創作獎」。今年「文學貢獻獎」由提名委員會及民間文學團體等共同提名、討論及表決，最後，以散文創作著稱的廖玉蕙老師在數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廖玉蕙老師是土生土長的臺中兒女，擅長以溫柔樸

實的筆觸勾勒生活點滴，也是在他鄉書寫、發揚家鄉文學的作家之一。臺中因為有她溫暖的文字，而有了不一樣的文學風景。

在「文學創作獎」上，今年細分為小說、散文、新詩、童話四大類，以及專為鼓勵青少年創作而開設的「青少年散文類」，組別並分為國中組與高中職組。投稿總件數則高達一千多件，不僅臺灣各地的稿件如雪花片般飛來，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甚至遠至加拿大、澳洲、德國，都有華人僑胞踴躍參與，也使臺中文學獎兼具在地化與國際化二種特色。

綜觀今年的得獎作品，其題材、特色與文類各不相同，顯現出臺中市瑰麗、豐富且多元的文化風貌，更能從字裡行間窺得創作者們對家鄉和城市的豐沛情感，以及對未來發展的期盼。

在此恭喜這群優秀的得獎者們，為臺中市文壇注入嶄新的生命力，也期許文學根苗能在眾人的耕耘下更加茁壯，並且薪火相傳，再創「臺中文化城」的高峰。



局 | 長 | 序

文學種籽甦醒的聲音

王志城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島內有三大傳統詩社：臺中櫟社、臺北瀛社、臺南南社，其中，影響力最強、活動力最盛、最有抗爭意識者，首推臺中的櫟社。當時，透過臺中在地的文士鄉賢，櫟社結合臺灣文化協會，匯集成一股文化旋風，引領社會改革的風騷，成為臺灣社會的進步力量，並且形塑臺中成為首屈一指的「文化城」。可見，文學風潮影響了臺灣，改變了臺中。

「臺中文學獎」今年步入第四屆，但若從縣市合併前的文學獎起算，則早已邁入了源遠流長的第 17 個年頭。今年，我們的總獎金 138 萬元，乃區域文學獎之翹楚，參選件數多達一千餘件，也可抗衡全國性的文學獎，無論是小說、散文、現代詩、童話等作品皆為上乘之選，而且新人掛帥，壓倒了不少成名的作家，真可謂後浪推前浪、英雄出少年。

為了向下扎根、推廣文學書寫風氣，今年我們將徵文獎項稍作調整，增加了「青少年散文類」，錄取獎額高達 26 位，並向高中職、國中生廣發徵稿帖，聘請作家現身說法，透過數場演講，深入校園宣傳。

一顆文學種籽甦醒，要有良好的發芽環境。一般來說，臺灣作家的文學啟蒙，都在國、高中階段，因此，我們特地增設「青少年散文類」，佈置文學溫床，給幼苗扎根的機會。果然，校園投稿熱烈超乎預期，到處都聽見文學種籽萌芽的聲音。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設計與變革，能引發「蝴蝶效應」，掀起校園的文學颶風，讓今天的小作家，成為明日的大文豪。

臺中作家縱橫文壇者眾，但因謙遜低調或宣傳不足等因素，象徵資深與榮耀的「文學貢獻獎」曾難產從缺了兩年，今年，文化局團隊化被動為主動，透過各種管道積極宣傳，參與角逐者終於遽增為 8 人，這些作家各有千秋，經 15 人評審團嚴謹審查，最後，由散文名家廖玉蕙出線。廖玉蕙教授，著作等身，擅長社會氛圍與個人生活敘述，文章健朗活潑，自成一格。除了筆耕之外，她並身體力行，投入社會公益、文學推動，最近，並積極回饋故鄉臺中，展開一連串「義講」活動，文壇與社會影響力兼具。她之出線榮獲「文學貢獻獎」桂冠，實為眾望所歸，可喜可賀。

這本厚厚的集子，閃爍著得獎者的靈光與喜悅，那是流汗播種後的歡呼收割。但願它也會像孔雀開屏一般，吸引您的目光，邀您一起來品讀、耕墾這座百花齊放的文化臺中大花園。



廖玉蕙

臺灣臺中潭子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甫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職退休，目前專事演講與寫作。

曾獲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等。多篇作品被

（陳舜仁拍攝）

選入「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高中、國中課本及各種選集，並以《後來》入選文建會「一〇〇精選·全民大閱讀」、《像我這樣的老師》入選文建會「全國閱讀運動」。

廖玉蕙的創作以散文為主，並有小說、論著等作品。著有：《老花眼公主的青春花園》、《寫作其實並不難》、《古典其實並不遠》、《阿嬤抱抱》、《在碧綠的夏色裡》、《後來》、《純真遺落》等四十餘冊；也曾編寫《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等語文教材多種。



贊 詞 ————— 吳 晟

廖玉蕙從事文學創作，起步雖然稍晚於同儕，然而蓄積了充沛能量，後勁十足，持續力與爆發力無與倫比，佳作連連，著有《老花眼公主的青春花園》、《在碧綠的夏色裡》、《純真遺落》、《大食人間煙火》等書，數量與品質，皆十分豐碩，創造了文學界一大傳奇。

廖玉蕙的文學成就，以散文作品為主，內容多屬日常生活感觸，且擅長發掘社會現象，揉合生命經驗，亦敘亦論，從細微處探尋人性尊貴、體會人情義理，溫馨委婉之中，時有卓越見識，卻不流於說教意味；筆調幽默機智，圓融輕快、親切自然，常令人會心一笑，又恍然若有所悟。在當代散文史中，開創了十分寬廣的新格局、新路數。

身為教師，廖玉蕙不只本身創作不輟，同時誨人不倦，推動文學不遺餘力，既著書論說，指導教學，如《寫作其實並不難》、《古典其實並不遠：中國經典小說的 25 堂課》、《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等書；更經常接受文學講座邀約，現身說法，「口風」如「文風」，精采絕倫，既有趣味、又有意義，風趣中挾帶深刻內涵，聽講者如沐春風，甚受歡迎。

第四屆臺中文學獎全體評審委員，肯定廖玉蕙長年以來的文學成就，具有廣大的社會影響力，通過「文學貢獻獎」之決議，實至名歸。

CONTENTS 目 錄

市長序・吹拂臺中的文學之風 局長序・文學種籽甦醒的聲音 文學貢獻獎・廖玉蕙

4
6
8

小說類

第一名 雪殼／黃致中
第二名 盛夏之死／撒比娜
第三名 花開時節／楊若慈
佳 作 餃子／紀嚴
佳 作 慶豐收／陳曜裕
佳 作 水果盤／黃宏春
佳 作 魚水／黃暉婷

15
34
56
75
85
102
129
147

〈決審會議紀錄〉敘述與對白間的角力

散文類

第一名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楊若慈
第二名 成蘭／許竣隆
第三名 經血／蘇圓媛
佳 作 韶光父影／三馬
佳 作 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袁子筆

155
165
173
182
188

佳 作 大海之子／陳祐振

196

佳 作 鬱鬱黃花／黃宏春

203

〈決審會議紀錄〉描摹人生的況味

210

新詩類

第一名 今晚你會來嗎？／游書珣

217

第二名 針線的年華／楊語芸

221

第三名 冬日下午兩點／陳坤琬

225

佳 作 一生的房子／王正良

228

佳 作 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何志明

232

佳 作 騎士／易菲

236

佳 作 風景／鄭詠詩

240

〈決審會議紀錄〉雲豹與旗袍的創意與詩意

243

童話類

第一名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陳景聰

252

第二名 辛星找靈光／陳佩萱

261

第三名 月光花／蔡秉諺

271

佳 作 影子失蹤記／林茂興

280

佳 作 阿立的魔法寶石／陳昇群

288

CONTENTS 目 錄

佳 作 搖錢樹／夢姆	299
佳 作 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蕭荷	308
〈決審會議紀錄〉天馬行空，文學童話	318

青少年散文類・國中組

第一名 吃年糕的滋味／蔡妙廣	323
第二名 繽紛的馬卡龍思念／柯丞恩	326
第二名 攤販／劉亮君	329
第三名 輕騎獨賞晨景／郭庭綱	332
第三名 最美的聲音／魚	335
第三名 破迷／蔡維洋	338
佳 作 風絮之中，陌上花開／片	341
佳 作 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江佳穎	344
佳 作 一甲子親愛的妳／星星國王	347
佳 作 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郁玦璇	350
佳 作 背影／翁有潔	353
佳 作 憶起／張承睿	356
佳 作 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蔡茗伊	359
〈決審會議紀錄〉片段的視角	362

青少年散文類・高中職組

第一名 那一夜／黃亮鈞	371
第二名 苦藥／李依玲	375
第二名 我的身體裡有首歌／詹維廉	380
第三名 父愛不愛／yami	384
第三名 任性／等一個人	388
第三名 最好的禮物／獅子座女孩	392
佳 作 此刻，我在南投醫院／子虛璫	396
佳 作 六個守護者／祭酒夜	401
佳 作 想／莫	405
佳 作 流逝／蛋白質	409
佳 作 你的矛與盾／鹿呦	413
佳 作 蟬鳴／劉惠昕	417
佳 作 雨天的校園／曉曦	421
〈決審會議紀錄〉果實將成熟	425

蝴蝶

小說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佳作
雪殼／黃致中	盛夏之死／撒比娜	花開時節／楊若慈	餃子／紀嚴	慶豐收／陳曜裕	水果盤／黃宏春	魚水／黃暉婷

第一名



黃致中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臺中文學獎，它是我最初拿到的文學獎，不可能忘記那個佳作對我的創作之路是多麼重要的鼓勵；而今年拿到首獎，這段小小的故事因而到了一處圓滿的暫停，吸口氣，創作仍在繼續。感謝評審的青睞，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更感謝始終支持我、讓我能持續往未知探索的家人，幸好你們與小說不一樣。

個人簡介

曾任科技工程師，後來發現自己更愛寫作而轉行。漫遊於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邊界，總是寫些不乖的作品。喜歡以工程思維拆解作品的構築原理，並在不同媒材的比較閱讀中更加確定了唯有文字才能做到的事。純文學作品曾獲臺中、新北市、竹塹等文學獎，大眾文學作品《夜行：風神鳴響》預定將於11月出版。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大眾小說創作坊》、《現代詩創作坊》講師、走電人桌遊文學營講師等。現任FB粉絲專頁「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編輯委員。

雪殼

始終忘不掉的，是父親的告別。

我大學二年級的某天，母親打電話過來，說父親沒有回家吃飯。那一刻沒人當真。直到今天我仍記得那通電話，她說父親沒有回家吃飯，不知道去哪了。

所有方法都用過了。

他沒帶行李，領走戶頭一半的錢與護照。我們漸漸追到了些破碎資訊，比如他幾時到了哪個機場，我看著模糊的監視器畫面，有點懷疑這男人真是我父親？隔一層厚厚的玻璃，他留下的像素少到即使認錯了，我也說不出錯在哪裡。

他最後的蹤跡是個熱帶島國，聽名字就想到海浪與沙灘。我嘗試想像蒼白細瘦的父親身著花襯衫、戴著抵住暴烈光線與熱風的大墨鏡，再露出玩得好開心的笑容。我在腦中修圖，把他的膚色塗成小麥色，再試著拉動他的嘴角，沒用。

印象裡跟他一起看過的海，他都只是坐在那，帶著無聊的笑容拿著他心愛的 DV，讓你知道他在等待，等一個精彩的畫面，或單純等電力用罄。哥跟我只能自己找樂子。在消坡塊間跳躍，感受嶙峋礁岩撕扯著便宜的涼鞋鞋底，軟爛的沙灘上有數不清的坑洞，寄居蟹留下幾不可見的細小足跡。

然後是母親的叫喚。

「就當他死了吧。」她說著離開房間。哥跟了出去，我留在原處。門外傳來低語窸窣，與一些非語言的聲音。我無法想像她哭泣的樣子。

聽說母親曾在公司做到不錯的位子，辭掉了，聽說是為了我們。

生命無價。她總是說，最好的該給我們，我們就是她的，我們是她生命圓滿的要素。她叫喚我們前往安穩的陰影、水果與飲水，像搬來整座森林。

她叫，我們當然當作沒聽到。要玩，就是離那移動森林愈遠愈好。哥在礁岩間找到個還沒開過的荔枝果凍，如獲至寶。我要他別吃，他當然不聽。這行為的報應將在當晚來到，但在那時一切都好。我看著空的果凍殼猶帶了淡淡的人工荔枝香甜。哥拿著那透明塑膠殼，又跑回沙灘，不知在找什麼。

「寄居蟹。」他回答我。又亮亮手上的果凍殼。

我花了點時間才弄懂他到底想幹嘛。又叫：「這種爛東西牠才不要呢。」

「妳才不懂。聽說牠只要有殼，什麼都行。」

「但每個寄居蟹看起來都有殼啊。」

他說總有寄居蟹沒殼吧，能給牠一個透明又帶著甜甜香氣的殼不是很好嗎？我們在烈日下像找了幾個小時，終於同意似乎很難找到沒殼的寄居蟹。哥開始嘟囔「乾脆把一隻的殼拔掉算了……」，我根本懶得理他。

他終於把殼一丟，我們繼續衝向海浪。轉頭，日陰處的父母在海潮聲中靜得像幅畫，留了兩個位置給我們。我輕易地把自己與哥的身影拼貼上那一瞥之間的景象，卻莫名想起逛街時玻璃櫥窗裡的家庭模特兒。兩男兩女，兩大兩小，衣著光鮮，塑膠製的笑容燦爛。在海潮聲中我被陽光上下炙烤，竟聞到了些許塑膠被炙烤揚出的臭氣，低眼沙灘上大小垃圾遍撒。想想憑什麼呢？即使貝殼都被撿光，蟹只得找個堪用的垃圾寄居，又憑什麼要找我們這個荔枝果凍殼？我轉頭找哥，只見他背影靜靜坐在浪能打及的最遠處，凝視腳邊，專注得像在打一隻鬧了整夜的蚊子。

「嘿」了一聲，手一閃。

一隻寄居蟹死命掙扎，它的殼就捏在哥的手指間。他著迷地看了會，另一隻手伸去。這動作在記憶裡放得很慢，但在當時卻只是短短一霎，我甚至來不及浮現阻止的念頭。蟹與殼分離的瞬間，是否發出了輕輕的嘆聲，像打開什麼或打碎了什麼，也或許什麼聲音也沒有。哥的動作輕柔而殘暴，將蟹慢慢從殼裡拉出，然後放到那果凍殼旁，還斜斜擺成個容易進去的角度。

「來。」他鼓勵著。

蟹在沙上，只是原地抽搐。他又「來」了幾聲，語調幾乎可說是慈愛，但蟹並不領情，我想哥一定是弄壞了什麼。

他停了片刻，無奈地表示寬容與理解，把那舊殼又推回牠身旁。但那蟹還是不動，像連舊殼都不認識了。牠只是在原地反覆繞圈、在沙上畫出某些細得眼不可見的圖樣，哥的興趣退得像海潮一樣快，起身又跑起來，滿是棄物的沙灘上總是有那麼多可玩可看的。而我始終著迷地看著那蟹在灼熱的沙上繞行的軌跡，閉眼，多彩的暗裡浮現一朵轉瞬溶解的花。

直到母親叫喊，那蟹已連抽搐也漸漸停了。

「回家吧。」母親笑容滿面。

「回家吧。」母親雙眼通紅。

我應了聲，起身從監視器前離開。

就當他死了吧。



談何容易。

要當一個人死去談何容易，特別當他還沒死時。我們試著在各種場合聲張權利，每次都像在說個笨拙的笑話：這男人拋棄我們了，我們因而主張他的東西應該要屬於我們藉以補償損失。不，我們並沒有對他做過什麼精神或肉體的凌虐或剝奪，至少在他「死前」沒做過。

雖然我們現在才正要開始這麼做，但這很合理，因為是他先的。

說著都覺得有點幼稚，「是他先的」。我們拼命想說服每一個想知道或不想知道的人，各種表情也看過。訴求有成功，也有不少刻骨的失敗，在「事出必有因」的大旗下我們被未審先判。偶有停止訴說的片刻，三人就只是困坐家裡，覺得全世界沒有一句能信靠的話語，連「我相信你」都不可信。

最後哥站起來，宣告到此為止。

我站在原處，看著哥繼續往前跑。轉頭，母親仍端坐在陰影裡。低頭，繼續看著那男人曾留下的細碎痕跡。最容易的是跟母親一起恨，但哥跟我都不打算這麼做。我們對於母親的怒火總是避談，而忙於生活又是如此容易，哥開始上班，我兼了三份打工，不用親手去打碎什麼，就有正在建造什麼的感覺。父親的離去在牆上開了個裂痕，我們則在他留下的空隙裡重建起一個家的外殼。

幼時作文的意象聯想練習：父親像什麼？

我直覺寫下了：父親像一堵牆。

老師顯然對這答案並不滿意。她提出些比較像作文裡父親應有的聯想：太陽、大樹之類；我搖頭，要我寫也可以，但就是說謊。她又試著找尋比較有積極意義的詮釋：父親像一堵牆的意思是他支撐著整個家？他幫你們擋風蔽雨、帶來溫暖與安全？

那時我輕易屈服了，因為老師看來並不打算善罷甘休，還不如選個她喜歡而我也能接受的答案。但我說父親像一堵牆，其實就像字面上那樣：什麼東西丟向他都會彈回來。像練習網球的揮拍，對著牆一遍一遍擊球，練習更久一點，就幾乎能完美地預料每一次反彈的軌跡會是怎樣；而我很後來才明白，並沒有人該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破碎的時刻、長久背負的外殼裂開條縫、露出裏頭陰溼的軟肉。這種碎裂會讓我們覺得看到某種真相、彷彿終於認識到這個人的真面目了；若依這個道理，那我們或許從來沒真正認識過父親。

父親走後，哥開始考慮改換這個家既有的樣態。我們試著說服自己這是個終於拿到手的大玩具屋，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了。我們不只是沙發搬過來櫃子搬過去這種程度的改換，而是如都市更新那般的推倒重來，從隔間開始，我們拿出房屋平面圖，開始考慮打掉哪一面牆。哥說牆並不是想打就能亂打的。牆有分真假，真的牆是實際支撐重量的牆，打了房屋會垮；假的牆則是純粹糊著隔間用的，並沒有真的承擔什麼，所以打掉沒差。我們持續查找資料，計算家的力學原理。哥近乎狂熱地投入這件事，耗去了近乎他工餘所有時間，證明這個家裡有哪面牆是被打掉也沒差的。

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為了未來，我們拒絕憎恨父親，我們沉浸於忙碌裡只是為了適應，這些忙碌碰巧抹消了他曾經存在的痕跡，但過程盡可能不涉愛恨、玩得歡欣。

最可怕的是我們適應得很好。

唯一不能適應的只是母親。

「他毀掉了一切。」

這話被她頻繁地用來歸結所有不順心的事物。所謂不順心，或許也包含了我跟哥都拒絕參與她的憎恨遊戲。關於「他毀掉一切」的論述她幾乎是狂熱地找尋證據、乃至創造證據。她試著找工作，好幾份都做不久。去參加數種職業訓練，後來卻無回音，我們甚至不確定她有沒有完成。她不再燒飯或參與家務。哥跟我討論，默默議定了新的分工。她總是睡過中午而後發呆。父親離去後，她身旁的空間迅速潰縮下來，變得窄仄而難存身。職業訓練讓她學會了電腦，我跟哥有些慶幸這能讓她分心，看看外頭世界，依舊遼闊而美好。

然後我們就漸漸開始痛恨起電腦。

她雖然還沒能靠電腦謀生，但已足以讓她輕易地攫取所有轉移注意力的事物，重新在身旁撐起一個殼狀的空間。於是她又能自在地呼吸，至少在這個殼裡。但有個小小的問題是，我們並不在殼裡。我們

試圖建構的世界，也不在殼裡。

哥開始跟我討論要不要停掉網路，或砸掉電腦。

「拜託。」我說。「你真的很像媽耶。」

這是當晚的結論，只記得此言一出，我倆笑得不可開交。

又過三個月，哥對母親下了最後通牒：再不恢復正常作息，就停掉網路。

她對此沒表示太多意見。但從那之後，母親的身邊就開始下雪。



對於雪，我的感覺就像個沒看過雪的人。雪是遙遠、異鄉、只在書或電影裡出現，因而有些浪漫。我猜若真的看到大概會滿興奮吧？但如果這輩子都沒看過，也不會有什麼缺憾。

我沒見過雪，也認不出母親身旁下著的雪。

喜歡雪的是小武。我在第三份打工裡認識了他，小武是插畫家，畫著節日卡片與明信片維生，作品裡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筆下的雪，細膩、蓬鬆又柔軟，彷彿伸指可觸的存在感，且沒有兩幅畫裡的雪質感是重複的，潔白裡帶著繽紛的想像與地景，像一場無聲的旅行。每當需要心情平靜，我就跟他買一兩張，大大小小的雪景漸漸貼滿了哥跟我新開闢的牆面。最後最大的那張是他送的，說是給最好的買家免費服務，那天他第一次進我們家，也是我生日。我愣愣地看著那畫，只覺得光這一幅已足以抵過我此生想買的所有明信片。從沒想像過會有如此燦爛又溫暖的雪景，在美得幾乎讓人感到神聖的山坳處，有一幢小小的、夢想中的家。

我問他怎麼會這麼喜歡雪？他說雪是很麻煩的東西，但總有些時刻會讓你覺得這一切麻煩都值得；他說在現實世界裡要堆起一個純白色的雪人真不容易，就有那麼多想不到的東西讓雪變黑；他說有機會一定要跟我一起堆個雪屋，即使只是把雪堆起來中間挖個洞，兩人擠

進去就是莫名有趣。

「尤其是帶著熱過的酒，在剛堆起的雪屋裡喝下去。」

他說，那才真會知道什麼是溫暖的甜味，從心窩一路浸透出來的感覺。

我只笑了笑，沒問這是他的親身體驗？又是跟誰堆的雪屋？我們都到了被轟炸的年紀，時不時就一封邀請函炸來，重新確認你跟他是什麼關係，值不值得為他生命裡最重要的一天跑一趟，再用錢來表達有多值得。這種像互助又像掠奪的信上總是放著太漂亮的兩人相片，像透明櫥窗裡的塑膠娃娃，靜止在精心的光裡笑著凝視彼此，看起來一點不像人。

每當小武聽我說，又來了。他就會接，也該是時候了。而我就會說，什麼時候？

從一開始就跟他說了，我沒心情談戀愛。

哥也沒心情看我談戀愛。那天看小武送我回來，他表情微妙，之後欲言又止了一整天。我實在看不下去，問他到底怎樣，而他只反問一句：「你們幾時結婚？」

我當這是個笑話，笑了幾聲。他也笑，邊笑邊說：「有要早講，我得做些準備。」

「什麼準備？牽我上紅毯？」

「類似那些囉……很多需要準備。」

「放心，不會麻煩你的。」

我想想，又加了句：「可見的未來裡，都不會麻煩你吧。」

哥愣了下。我兩手一攤：「怎麼可能嘛，現在這樣。」

「少來，你給我快點滾去嫁人。」他嘟囔著，我們沒營養地吵了好一會，後來演變成他隨時找不到話說，就會叫我滾去嫁人。倒像是他比我還急。

但聽小武說完的當晚，我確實夢到了雪屋。

雪屋裡只有我一人。在雪造的屋裡卻莫名地溫暖。雪屋不是白的。那些堆成牆壁與天頂的髒雪就像壓逼得太低的雨雲，只透入些許天光，連呼吸也被壓得沉緩。

如果下雨，或許能沖走一點這髒髒的潮濕與窒悶吧。

想著，雨就真下了。雪的髒污被漸漸洗掉，變得純白。雨繼續澆淋。我看著雪水流溢，直到整個雪屋幾乎都被洗掉了，只剩透明的輪廓，像一個殼。

是冰吧。我輕易接受了。

透明的冰殼外，有廣大而並不美好的世界。我遠望著冰封的柏油路，看它其實沒有通往任何地方。

我繼續枯坐在殼裡，守著一堆破銅爛鐵的秘密。



我是家裡唯一保守秘密的人。

賦予我權柄的並不是什麼聰明靈巧，僅僅是因為我是那個唯一有耐心去翻閱的人。追尋逃家父親的過程裡，我們總是優先詢問有用的問題，再從他遺留的線索堆裡盡可能快速地查找答案：他有沒有存款？債務？保險？女人？……

等上述的問題均被解答，結案，剩下的線索就只堪被裝進紙箱裡收著，像舊時從海邊撿回家後，再也不會拿出來把玩的貝殼。或許等母親振作起來，哪次大掃除就會把它們搬出去扔。它們的意義只剩被丟棄以宣告重新出航。我幾乎像是親眼看見母親這麼做了：丟掉那些紙箱，回頭對我們笑笑。或許我跟哥都是這樣，所以那些紙箱直到現在還沒人去碰。我們太盼望這件事，幾乎深信它已經發生過了。

但偶爾大掃除時，我還是會重新發現這些深信早已被丟棄的箱子，打開它們，有從父親公司搬回來的文件夾與各種雜物、還有棵早已乾枯、連刺都掉光的仙人掌（從來沒人想過把它從箱子拿出來重新

種活或乾脆丟棄，包括我）。另一個箱子裝了些他愛用的東西：DV、塵封已久的電腦、筆記本與通訊錄……我甚至找到筆記本裡有張記載了所有密碼的紙，因而我能輕易存取他所有電子資料。也藉著這麼做扮演過笨拙的偵探，不，夫人，並無證據顯示你先生在外頭有偷吃。我連那臺舊電腦都懶得開，現在多半也不能開了；只翻翻筆記本，看他傾斜而雜亂的字跡。句子很短。紙上寫滿了密碼，卻沒有通往任何秘密。

沒什麼來由，很可能只是無聊，我試著在網上搜尋了父親的信箱。結果竟然就給我找到他了。已死的人，在網路上行走。

那是個非常沒梗的 ID，就是父親名字的英文拼音。他循規蹈矩地依照社群網站的要求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一路追回去，大概就是在那個我們放棄找他的熱帶島國，他敲下了第一筆分享記錄。

我看著他的笑容，陽光，墨鏡，笑得好開心。我完全說不出話。把視窗關掉，電腦關掉，躺上床，一小時後爬起來，又打開電腦。

這個混賬。混帳

我為混賬熬了整夜。混賬買了新的 DV，分享的有照片也有影片，當然也可能是新相機，這年頭相機功能很好的，雖然我沒那個閒錢所以也沒那個閒功夫去研究。混賬很喜歡自拍，手持自拍，或有些我猜想是路人幫他拍的。混賬可能還自己買了腳架，因為有些他去的地方渺無人煙，不可能到處都有高度剛好的樹或石頭可以固定。

混賬笑得這麼開心，還交了一堆朋友，有一堆我不認識的英文名字，也有中文名字，我甚至看到俄文與日文。他偶有結伴，多是單身，流連在車站、機場、便宜旅館與荒郊野外。活到五十幾歲，突然決定踏上尋找自我之旅？要嘲笑他實在太容易了，我懷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死人在網路上走遍各地。甚至加了他好友以便追蹤。反正我的 ID 沒他那麼乖巧，沒用本名，沒留下任何真實資訊，也沒有好好地分享生活。

因為我沒生活。因為他毀了一切。

我對於自己能如此熟練地操弄母親的語言有些驚嚇，感覺像被一個看不見的殼罩住了。我聳聳肩，抖落那層薄薄的雪殼。

至少還有一個人是開心的。

這就好了。我對著關上的電腦螢幕，又說了一遍。



其實沒特別想要守住這秘密，但我又可以跟誰說？生活裡已經有夠多東西可以忙了。

入冬之後，母親總是說，好冷。

她身旁的雪已積到我們幾乎都看得見，看見她往前伸手，然後被那些隱形的雪阻住去路。前一天說要做的事情，隔天無一完成，再隔一週也一樣。她身旁連時間也凝凍住了，與世界整個隔離開來。

我被迫把從小武那邊買的雪景全數撤走，從明信片到送我的生日掛畫，一張不留地收進儲藏室，放到父親的紙箱旁。儘管那是我見過最溫暖的雪景，仍可能成為致命的刺激。小武來時我幾乎不敢正眼看他，只問他要不要把畫拿回去，放在這裡未免太可惜。小武聳聳肩，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再說他拿回去又能送給誰呢？

連哥的改造工程也被迫停止，把工具全數封藏，這並不冤枉。他某天在梯子上釘東西，一轉頭，母親正拿著電鑽對著自己的額頭，他嚇得立刻從梯子上跳下來，飛撲過去。母親被他像孩子一樣痛罵，囁嚅地說雪開始淹進她的耳朵。密匝匝地包圍腦袋，她必須鑿個洞讓它出來，她懇求說，小小的就好。哥帶她去看醫生，回來帶了包藥。雪白的藥丸，用銀白鋁箔與透明膠殼封裝。醫生說這能融掉母親腦袋裡的雪。我很懷疑，從沒聽過用雪來融雪的。

我跟哥討論，要不要重建起她與電腦的連線，後者運轉時的熱氣或許能融去一些雪。哥眉頭皺得比他見到小武的時候還深，終究還是

搖搖頭。

儘管如此，之後當母親又陷在電腦前，只要別太過分，哥已不再干涉。

母親經常深吸口氣，又用力吐出來，像被雪淹埋，不這麼呼吸就會窒息。我們看多了，也漸漸覺得呼吸變得困難。

殼在緊縮。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都感覺到了。我們先前努力地試著建構什麼、證明什麼、把殼往外擴；為什麼，卻好像恰得其反。

「他毀掉了一切。」

當我第一次從哥口中聽到這句話，比聽我自己說出口更震驚。哥的表情像那隻在沙地上掙扎的蟹。從前一個殼到下一個殼之間弄壞了什麼，一切再無法挽回。他想往前跑，但這次沒那麼容易。他像隻痛苦的野獸般低吼著，他，毀掉了，一切。好像這樣就能重新宣告他與母親站在同一戰線、分擔彼此的感受了。

很難想像如果在他面前提到父親近況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倒不想埋怨父親，反倒有些慶幸。現在上網觀看父親的笑容是我少數取樂的方式。哥不再問我幾時才滾去嫁人，儘管小武還是定期來找我。我問他怎麼不去找個不那麼麻煩的女人。他笑了笑，說總有些時刻會覺得這一切麻煩都值得。

我很懷疑，但，算了。



寄居蟹在沙地上飛奔。我問哥，為什麼背個那麼重的殼還跑得這麼快。

哥說，有些就是這樣，像媽。一說我們都瞭了，媽總是急忙把一切都準備好，她殼裡裝的水果可以養活整座森林的猴子。

但背著殼不是應該要跑得慢嗎？

哥說，是啊，像蝸牛，就像老爸。

總是慢吞吞，像被老媽的碎念推著前進。將我們安全帶到一個定點之後，他大多在進行「記錄生活」的神聖工作；而當 DV 電用光，就只是悠然地坐著像在想些什麼，但每次問他都說沒有。

或許他就是在計劃一次完美的逃亡。對一隻蝸牛而言，脫離自己的殼肯定需要非常完整的計劃，需要好多年才能做到。我試著用軟體動物的觀點去理解父親。試著想像，如果一隻蝸牛與寄居蟹活在同個殼裡，會是怎樣的感受。我想像軟體與蟹殼近距離接觸、頻繁地互碰，蟹螯劃過，軟體流出透明的血液……

我想起如牆的、面目模糊的父親，伸手觸摸，牆面凹陷下去，如蝸牛般的觸感。

他現在雖然沒殼，也仍是蝸牛，持續著緩慢的逃亡並留下行過的痕跡。我看著那軌跡，大致是一路向北。雖不時轉向往南，終究會拐往北方。

蝸牛。

我突然發現曾是寄居蟹的母親，不知何時也變成了蝸牛。不理會世界脈動、緩慢爬行、一戳就縮進殼裡的模樣。我醞釀著一句當頭棒喝，卻始終不敢說，不知道說出來會變怎樣。

如果對母親說，你現在活得簡直就像父親。

強行把她從殼裡揪出來，之後會變怎樣？

我甚至覺得如果脫了殼的她真會變成父親那樣，或許也不錯。父親現在哪裡都有朋友，活得比我們更好更健康。我猜想他可能會跟那群旅伴聊什麼，當他被問起過往，當他們聊起家庭。我猜想會不會在那個平行宇宙裡，死的其實是我們，於是他自由了。從他好友在網路上的回應，就像是我們從未存在過。

他發在網路上的訊息都很片面，「hope u are here. :)」（希望你也在這（笑臉）），我從不知道那個希望在這的「你」到底是誰。我想

像或許網路上有個隱密的拋妻棄子聯誼會，「嘿，兄弟，我做到了。」、「老兄，幹得好，我們一起去哪裡玩。」之類。就由那些人來承擔這個「你」吧。我或許該想辦法找到這聯誼會的女性版本，然後介紹給母親。總比目前這樣要好。

「我要換工作了，這次會考慮去南部，比較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小武笑了笑：「妳要跟我去嗎？」

我仍是搖頭。他表情並不意外，但有更多說不清的雲霧罩著。

「那真可惜。」他最後只這麼說。「那，保持聯絡吧。」

喜歡雪的小武，終究想去個溫暖的地方生活。雪屋或許只是某種遙遠的、暫時調劑生活的幻想；但對我而言，那卻是無比真實的日常。

殼在緊縮。我知道的。

母親的殼，由銀白鋁箔與透明膠膜封裝。哥的殼，是無盡而無聲的責問與背負。我自己的殼，由透明的冰雪凝結而成。我看著自己在裡面慢慢地，從寄居蟹變成蝸牛。如果我是隻軟體動物，而我唯一能待的殼是冰造的，碰觸到冰殼時會因激痛而縮起，凍傷的部分會碎裂並流出透明體液。但逃避終有盡頭，疲累的自己終究還是會趴上冰雪之殼，胸前開始結冰，而後碎裂開，流出大量無色的血，在殼上再次凝結、加厚，於是空間愈發窄仄。

我終於明白了為何殼會不斷緊縮。

我已忘了變回寄居蟹的方法。蝸牛只能在殼裡翻滾著，連翻滾也很緩慢，外頭看來就像睡覺翻個身。看不到破了洞而流光的胸口，聽不到痛苦的呻吟，蝸牛只在殼內與自己相處。直到有人來打破殼為止，甚至感覺不到時間流動。

而我已經放棄那個最好的機會了。



如果難過是用眼淚量度，我想我大概沒太難過。還去送小武搭車

離開。離開前還在笑。該流的早已從胸口流乾。

溫暖令人舒服，但飄忽不定的溫暖反而令人苦惱，就像希望一樣。我已放棄去考慮事情會不會變好，只希望一切不會變糟。母親身旁的雪，罩著我們三人的殼，不要更糟了。如果說可能有誰能衝進來打破這一切……我就連那個誰的面目都想像不出來。

直到某日傳來了父親的死訊。

先是失蹤訊息，由他的某個我不認識的友人發佈，他與父親相約在北歐某座山腳下的休憩處，父親先到，就一個人上山，原本的計劃是父親下山剛好與他見面吃個飯，卻沒見到人。那人在山腳下邊等邊玩，後來查了登山記錄，終於發現不妙。

原本他可能會永遠成為失蹤人口。但某種想要被人找到的執念，讓他身上帶著能被定位的裝備，也讓他能從山積的冰雪中被掘出，與他的DV一起。

身為保守秘密的人，我得知了這訊息，卻不知道該怎麼辦。這種事根本不存在所謂適當的時機。於是我就簡單講了，在晚餐時間，以盡可能輕快的語氣。

哥緊皺著臉，只說了句：「是嗎？」母親的表情卻意外地平靜，只問了幾句，比如我是怎麼知道的。等我說完所有她想知道的細節，她說：「那麼，就該去看看他，不是嗎？」

我跟哥同時瞪著母親，彷彿不認識她。

「怎麼說都是你爸。」她淡淡地說：「就去，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為了省機票錢，原本想說我跟哥兩人去一個就好，她竟然要我們兩個都去，而且不理會哥的擔憂與抗議。

「兩個人好。」她堅持。

「但是妳……？」

「你擔心，我就去跟你外婆住。」

我跟哥又一驚。她竟然願意去跟外婆住。先前說什麼也不肯，說是怕老人家看到藥袋會經不起刺激；但此刻諸事異常，我莫名覺得母親此時去找外婆或許是不錯的做法，幫不上忙的反倒是我們。

「還是不行。」哥堅持。「只有兩條路：要不一起去，要不我在這陪妳。」

「機票太貴了。」

「一起去，或只去一個。」我同意。



結果我們三人都去了。

為了找某個死去很久的人，花光了好幾個月的生活費。在機場三人默默無言，像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哥瑣碎地跟我確認旅途細節，只為了發出聲音；但轉機過程太漫長，很快地能講的話都被講完了。我們裹著毛毯在幽暗的長椅上等待，根本沒人睡得著。

當哥第三次起身去找能連上網的電腦確認當地的住宿，母親緩緩地開口了。

「……我是不是真的對他很不好？」

我看了看，大概無法等到哥回來，只得打開發黏的嘴唇回答：「不會啊。」

「或許他們說得有道理。是我逼得他……」

我再三向母親保證她並沒有做錯什麼，而且現在說這個也沒有用。

「都這樣了，不是嗎？」

她遙望窗外，即將破曉的霧白天空正裂開第一片湛藍，點點頭。

「都這樣了。」

哥回來說住宿沒問題。真好，我希望他不要再有理由走來走去。我一個人實在撐不住，雖然他也一樣。



我們在那見到了父親的朋友，一個在印度認識、早已退休的歐洲人。我們三個英文都破，當初就連寫信溝通都讓我頭痛半天，只能大概猜測他在說什麼，然後微笑、點頭，說 **yeah**。而他花了一個半小時，大致都在講要我們別太難過，以及我父親是個多好的人。

yeah。

我們與當局聯絡上了。拿到父親的行囊，毫無意外就只有一個背包。我熟練地打開他的電腦，用舊密碼，果然還是能登入。而那臺 DV，我試了試，動也不動。

不會有更多故事了。都這樣了。

他們問我們在當地火化好不好？ **yeah**。問我們父親有沒有相關的保險支付？ **yeah**。今晚有沒有地方可住？ **yeah**。

聽說網路上有數百位網友哀悼父親的死。那位歐洲朋友問能不能為我們拍張照，讓大家幫我們打氣；我第一次說了 **no**。那距離我們太遙遠了。他不太理解，但點頭，我也點頭，並沒有很想讓他理解。他總是走得這麼突然，或許他的每一步都是線索，但除了他自己沒人能看得懂。

當晚在窄小的旅館房間，母親與哥都累得睡去，我突然有個念頭，找出他 DV 裡的記憶卡，塞進他的電腦。裡面還有三個檔案沒上傳。機場、纜車、雪山。

我抱著連自己也說不清的期待，看下去。

他橋好了機器的角度，原本照例是一堆屁話，關於他現在在哪，他看到了什麼，他感覺如何，笑臉，希望你們也在，笑臉。幾乎每個檔案都這樣。

但最後一個不同。

眼前只有藍天與白雪，他架好機器，轉頭，就彷彿一句話都說不

出來了。鏡頭上只見他呆望著皚皚雪山聳立在莊嚴的青空下，連逆光的光斑都有些神聖感。

他突然歡呼了起來，又叫又跳。雙臂大張像要抱著雪山，大聲與它應答，像是只有這座山聽得懂他講的話。他跪下來，全身撲向雪地，打了幾滾，又起身大聲呼喊，DV 只錄得到少許回音、他的背影，與微微的震動。

而後震動愈發劇烈。

一切就這麼似慢時快地，當他發現時已經遲了。他往 DV 的方向跑了幾步，又回頭看。然後就這麼站著，雙手插口袋，看著漫天飛雪崩落。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聳肩，或許有，或許他還在笑，但一切都被淹沒了，先是白，然後是黑。DV 在壞掉前還錄了幾分鐘，我就在黑暗裡看著黑畫面，眼前都是他手插口袋的背影。



我們還是去看了他最後待的地方，雖然他踏過的雪都已被埋沒，但反正回去前還有些時間。我們借了簡單的裝備，遠遠地看著那塊地貌已迥然不同的坡。那歐洲朋友帶著我們，與我們一起沈默不語。

「我這輩子還沒看過雪。」哥緩緩地說：「但我覺得好像已在雪裡生活了一輩子。」

我沒回答，也沒有尖叫著衝去玩雪。

「你們很平靜。」歐洲朋友說。我笑了笑。

「你們似乎很擅長隱藏感情。」

我正準備用簡單的英語回答，母親突然在旁邊說：「問他，能不能幫我們拍一張照。」

歐洲朋友對這難得的友善舉動受寵若驚，立刻拿出了手機。拍完他問。「我能把這相片放上網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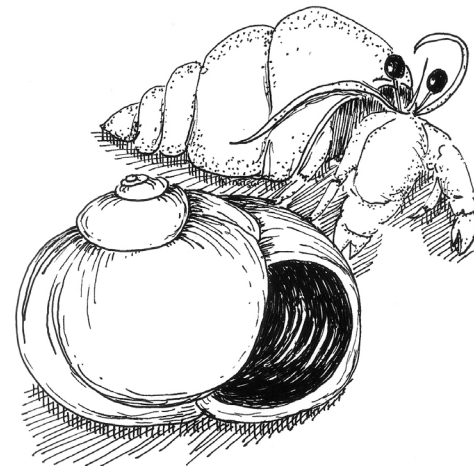
我還沒答，母親就回答，yeah。

在轉頭坐纜車下山的途中，我突然起了個瘋狂的念頭：如果我那些破銅爛鐵的秘密其實並不是秘密……

如果一直看著他的，並不是只有我。

我注視著母親，她也看著我，只是笑了笑。那個笑，把我帶回了多年前的海灘邊。

寄居蟹輕緩地脫下舊殼，但這次順利地穿起了新殼，又歡快地跑了起來。



宇文正

〈雪殼〉寫男人的出走，義無反顧走出家庭，走出原有的「生活」。此篇令人想起八〇年代郭筆名篇〈上帝的骰子〉，不過郭筆聚焦的是出走的男人，而這篇〈雪殼〉著墨於留下來的人，從女兒的視角，寫母親、哥哥、自己失去「殼」之後，重建「殼」（家）的艱辛過程，直到傳來父親死訊，毀壞的舊殼才終於得以丟棄（？）。儘管寄居蟹的象徵不算創新，但描述的細節生動驚心，文字乾淨俐落；此外，雖然故事的重心是從敘述者的視角觀看家的崩潰，但作者藉由主角上臉書搜尋父親的足跡，而打開了另一扇視窗，讓讀者得以窺見、想像出走者的嶄新人生，引起更多的思索，相當耐人尋味。



撒比娜

得獎感言

盛夏的美好，在於忍耐著漫長寂靜的酷暑然後深深盼望著，長假之後將要發生好事情，這是夏天的態度，也是青春的態度。已經變成大人、未來將要成資深大人的我們，感傷異常的說不定不是青春的消逝，而是已經無法擁有在幽暗的時光裡，願意相信，此刻之後真有好事情就要發生的心情。「莫在倦態時退場，力量來自渴望。」——阿拉伯古語。夏天的文字，夏天的文學饗宴，2015 年美好的盛夏時刻，感謝許多人。

個人簡介

出生高雄市，企管系、公行所畢，目前居於臺北木柵，喜歡稀奇古怪的外國語以及筆劃繁複深具象形意涵的文字。

盛夏之死

長假之後

九月，臺灣，天氣晴。我來到你離開的原鄉，其實也是我的。我們是國中同學，自然住的近。

你在夏天回來了，回到老家梧棲了？還是魂魄仍在太平洋西岸猶疑不定。你來去之間，都在海流經過的城市。因為你的事件，我們從未熟識的兩個國中同學，重逢了，在你流乾鮮血的境外單身公寓裡。迄今，我都還不是很清楚你變成大人之後的面貌，即使我曾經懷抱著你的遺骨。

白花花的陽光，光明世界。如果你不要離開，也許，你也像我，看著別人的死亡發生，然後思索著生存的意義，然後在大街上喝著拿鐵冰咖啡，成為健忘、每日庸碌無知的路人甲乙……

死亡的意義，你已無法感知。死亡的意義，都已經是他人的課題。如果你還是有知覺的，會不會覺得庸碌昏頓，其實不是壞事。如果中學之後我們還有聯繫，那麼長大成人之後，我會告訴你，尋求意義是殺死人的毒藥。

我不得不相信命運了，雖然我努力在追求科學、理性，刻意規避形上學的人事物。大學裡，男同學一談尼采、沙特，我在心中就劃了大 XX，既然有了今世，就表示可以重新來過、活過。

這個夏天，極為渺小的連結，我被迫飛到你慢慢在閉室死去的城市，這是你最後的記憶了，一個夏天的結束。如果此時你走在南方的街上，如此燠熱，如此寂靜，歡愉的暑假，還是中學生的我們，歡愉的結束亂糟糟的一個學期，大規模計劃著長假的歷險。

唉，你明明經歷過如此美好盛夏的洗浴，應當明白，盛夏來時，不論之前多麼苦惱、心傷……長假之後，我們就會獲得療癒的力量，返回最初的核心，那時，我們都將獲得另一個「今世」，當秋天來臨的時候，我們都閃閃亮亮，一片淺薄的楓紅落在我們的肩上。

邊界

飛機抵達桃園機場的時間，是凌晨時刻，太陽逐漸升起，充滿生機。在抵達之前，是一個漫長的黑夜。離境大廳是一個國界，離去及返回的交會點，出去、進來的，都會變成一種無法逆轉的命運。

「陸小姐，你不要覺得忌諱，這也算是功德一件。」慈濟功德會的師姐等在出境大廳，像安慰女兒一般牽著我的手。「謝謝妳的善行，那時我和我大哥嚇壞了，也不知道你是不相關的人，這是一點心意，給妳去去晦氣……」你的兄姐經歷一星期快轉的情節，在美國舊金山機場準備搭乘夜半的班機回國，慌亂的身心已經安靜下來，你大姊在機場拿出一個信封袋，為數不少的新臺幣。「我們匆忙趕來，沒帶太多錢，誤會妳，之前講了不好聽的話，很對不起，我一直夢到阿彥，我就應該知道出事了，我以為我多想，應該要早一點趕來。」「我們從小感情最好，我們全家最疼他，結果，讓我們最擔心，現在變這樣，我媽媽還不知道，我們騙她說出國旅遊，那時候，以為他失業，避不見面，不想跟家裡連絡，因為一個多月都連繫不上，才想來美國看看，不知道他就已經過去了……現在回去不知道要怎麼說，我媽都八十多歲，四十多歲才生我弟，疼的不得了。」「我們如果早知道他在美國過不好，就會來接他回去。」「那樣的女人，跟美國人一樣，我們是臺灣人，怎麼會適合？」「回來就沒事了……」

你大姊眼眶又紅起來，兩行淚蔓延覆蓋。就這樣，在候機的兩個多小時，我認識了你這個人過去三十五年的人生點滴，你中小學都是名列前茅的模範生、大學主修電腦工程、曾經和大學學妹談戀愛、出

國念電機工程碩士、在矽谷高科技公司工作、拿到綠卡、變成美國公民、然後失業失戀、沉迷電玩、自我放逐、與家人失聯數月，然後，你變成一樁血案……。早知道，早知道……大人總是愛說，早知道就好了。

「民間習俗，妳就收下吧。」慈濟師姊一旁說道。梧棲國中同學有四十多人，為何是我收到這筆錢啊。

你姊姊說了你的事，累了在貴賓室睡著，換你哥哥看顧你，不像你姊姊多話，一路沉默。駐外人員送我們來機場，就急忙回去，兩個同事之間私下嘀咕，「幹嘛在我們轄區自殺，真麻煩，趕快寫個報告結案吧。」「就是呀，一開始連絡駐館說是弟弟一兩個月沒跟家裡連絡了，以為只是尋人事件，哪知人都死了十二天了，嚇死人了，一到住的地方，媽媽咪啊，結果是自殺事件，這幾天還真折騰的，你看殯儀館跑了幾趟了，真倒楣噢。」美方人士前幾日做完筆錄早失聯。慈濟的師姐幫你助念了一段時間，也回去了。除了你兄姐和我，沒人知道你化成灰，輕盈地睡眠在方箱的骨罈裡。這一刻，你也許安眠，卻折騰了我們一個星期的時間了，每一天都是煎熬，特別對我這個不相關的第三人。

機場出境大廳廣播報告回臺北班機開始登機，我們都要回去了。我站了起來，看見你所在的紙箱，方方正正的，一生的愁苦、喜悅都在裡面了。究竟幸福和痛苦的重量有多少呢，聽說你有 175 公分高。

嗨，張同學，你就回到你梧棲的出生地了，七月的漁港正值酷夏。你是黑髮人，正值壯年，家裡有八旬老母，又是家裡的老么，地方有名望的家族。你只能沉默的被帶回去，然後沉默的再離去。因為是有頭有臉的望族，所以我間接獲救了。沒有新聞報導，沒有任何公諸於世的隻字片語談及你的往生，或者關於我來美的荒謬。「我們家裡不能有人自殺的，地方上閒言閒語的，我表哥還在當民代……」「如果我母親知道了，會承受不住，我們都說是車禍意外身亡……」「你們給國內長官寫報告也這麼說就好，拜託了，我們不想讓我弟背上不孝

的罪孽……」你的姊姊哭著向前來協助的駐外人員請求，「千萬不能上新聞啊！」

「住這種地方，有錢地呢，還想死？」華人臨時工廣東鄉音特別重，竊竊私語，「一個人住，兩房地呢，三臺電腦，新地呢。」「你敢要嗎？」「都是新地……」「死人的東西能要嗎？又是自殺地，嚇人，你看整個客廳地毯都是豬肝色的了，大概全身的血都流光了，聽說在裡面躺了十二天。」

我始終沒進去你的房子裡。進出搬運的工人拼湊了關於你在那個屋裡生活的景況，以及死亡的樣子。公寓所在的金融區，是高房價地區，「凶宅」所在是城裡著名的黃金單身公寓。

人生地不熟的美國，你的大姊一看見你的樣子就要昏厥，大哥眼眶有淚，強忍和華人臨時工前來收拾你滿是血跡的房間，檢調人員做完驗屍報告，找律師談判因你的自殺導致公寓大樓聲譽受損的賠償案，公寓委員會的人極度不悅，要家屬儘速移走遺體，並清理滿是血漬的屋子，對於 trouble maker 的房客，隱忍厭惡。身前是生者痛苦的掙扎，身後諸多俗事也是繁瑣。你的兄姐只能低調辦起么弟的後事。找出「真兇」後，我這個嫌疑犯在美國偏僻的火葬場隨即被釋放。之前在美國，你的大姊只是揪著我嚎啕大哭，差了十四歲的姐弟，你像是她的 baby，看著你染成暗紅色的身軀充滿悲痛，轉頭看著我的時候，兇猛怨恨，「妳不用拿刀子，也把我弟弟殺死了。」好淒厲的控訴。長達一個禮拜，我是個讓她愛弟想不開的壞女人！……真相大白之後，我再度變成不相關的第三者之後，連你在家鄉的告別式，我都不知情，很詭異吧，我是捧過你骨灰罈的人，在機艙裡留了一個給你的位置，你的兄姐不能帶你，你是晚輩，是我隨你返回出生的島嶼。最不相關的我，是你的送行人。如果你有知覺，不知道會不會覺得，真是一場荒謬劇。如果我們曾熟識，再次相逢的方式，也太靈異了。

自小到大，即使家裡老人過世，我也從未真正如此親近死亡的儀

式。眾人來到殯儀館，要接受火焚的是你，暫時擔任禍首的我，一身黑，素顏，在那群人的目視下，彷彿是中世紀犯罪的女巫，也要接受赤火嚴厲的焚燒。

你聽見了鋼門關下的聲響了吧，好清楚，好殘酷，切割生與死的界線，你再無法返回了。那時，導致你毀滅的女主角出現在我們的身後，美方檢調人員為證明你非他殺，查了你通訊紀錄，你留了話給姊姊，也給琳達，你不願意分手的女子。之前沒人願意相信「陸宜文」不是琳達的事實。

你看見了吧，讓你煎熬痛苦的女子從東岸波士頓來了，也是一身的黑，真正的送行人在終場現身了。我一路來送別你，忽然沒有了角色，一下子轉換不過來，陷入茫然。被強迫拉進你的悲劇之後，驚恐之後，我想起孝女白琴，所以自覺地順著當時現場相關人士的期待，擔任未亡人一角。因為在你死亡的房間裡頭，你的皮夾裡有一張二吋國中女生大頭照片，背後寫著「陸宜文」，還註明就讀國中、出生年月日，不用出動 FBI，現在人肉搜索太厲害，Google 一下、FB 一下，馬上鎖定女主角。人在臺北，還在新聞業，更是逃不掉了。我不是真正女主角，然而因為你保存的這張「陸宜文」照片，開始了我的美國驚悚劇。

我常想，這樣的事，是不是跟我先前虔誠的祈求有關，只是神應允的結果錯亂了。今年夏天，我想逃，可是上天給我的出口，太詭異。我一個陌生人，抱回了你焚化的軀體，回到桃園機場，只因為，你已經發生腐臭的房子，找不到任何聯繫人，唯一的線索，是你皮夾裡一個清秀短髮中學女生的照片，剛好那是我。中學，是多麼遙遠的史前時代，三十好幾的你跟我，青春都已經了結落蒂、投胎轉世去了。幾十歲像是從來沒發生過的歷史。我和你都不再屬於原生的漁港，再回來，已是萬古蕭瑟。

可是，因為你死亡的關係，我被急速的帶往美國，在你居住八年

的海灣城市著陸，一下飛機，駐外館處的外交官、調查官、移民官圍上來，加警察，好像我是他們追捕已久的獵物。我在驚恐中到達美國西岸。那時，你的兄弟姐妹都還不知道為何第六感數日前躁動不安。我很難堪，一個聽說是為情所苦自殺的男子，我被帶到你的公寓，尷尬之後是陰森的恐懼。我有驚人的影像記憶，十二年前大學新聞系畢業，開始跑社會新聞，一天到車禍現場，目睹血肉模糊，再也忘不了。所以我的禁忌就是血的場面，我極力規避所有關於流血與死亡的事件。愈是想逃避的，會更靠近。

「陸小姐，請協助我們確認死者身分。」我覺得昏眩，因為時差，也因為接近死亡的現場。

「陸小姐，之前和死者互動情形如何？有爭吵？是否之前察覺死者異狀？」

我連死者是誰都要回想很久，我過去的男友都沒有這個叫「張俊彥」的，連姓張的都沒有。是的，我曾經想像大學時代分手男友，多年之後他的家人千辛萬苦聯繫到我，跟我說，「陸小姐，我兒子想見妳一面，他只剩下三個月，很想念妳……」這是我幻想的情節，我喜歡的不得了的男生，在年輕生命結束之前驚覺對我的思念，我來到他的床前，兩人留下惆悵的眼淚，我於是知道我是被思念的人。可是我連你的面貌都想不起來。

「我不是……我不想，我會怕，我沒辦法。」我竟掩面而泣。

我像是五歲被迫打預防針的小孩，哭鬧抵抗針孔接近。

我害怕你所在的那個房間，即使在門外，我都聞到了腐臭，十二天了……我可以判斷死亡醜陋的模樣了。兩個穿西裝打領帶的駐外官員推著我向前，我疾言說著不，抗拒，這更印證我是罪人的身分，你姊姊進去見了你哭昏過去，你大哥扶著出來，美方檢調人員打電話要CALL救護車，混亂真是混亂，我於是才獲得特赦，躲在你門外樓梯一角，不用前去觀看你，對於你的慘狀，卻仍一清二楚，駐外官員一

直在電話裡回報辦公室現場情況，「已經死亡，在客廳的地毯上，都是血跡，割腕自殺的，應該十來天了，家人、女友在這裡了」。女友，我想要解釋，可是待罪之身，身分卑微。我無辜扮演了這個角色，可是恐懼從我的小腿延伸上來，心不安地抖動著。華人臨時工進進出出，也沒停過話，老覺得你那些嶄新的高科技產品丟了可惜，還從衣櫃搜出一臺最新的數位廣角相機。一兩個小時之後，殯儀館的人來到，進到你屋裡，抬出蓋著白布的屍體，「我們會處理，佛教儀式可以嗎？」是華人禮儀師，冷靜制式的聲音，鎮住了混亂的局面。「先送妳們回旅館休息，之後會儘快安排驗屍、火化，會通知妳們。」駐外官員忍住惡臭面無表情交代家屬。和你兄弟姐妹同車，我試圖想再次解釋我們並不認識，我也不清楚為何你會帶著我的國中大頭照……你的大哥沉默不語，你的大姊嚇壞了，親眼看到躺著全身血紅的你，近乎崩潰，哭累了，閉上眼，還是流淚。這個時候，需要代罪羔羊，我與你的兄弟姐妹在車裡，逐漸確認你已死的事實，無須落入夢境尋求解答，對他們而言，也許是一種解脫。我的恐懼還持續著，接下來將在你身後的儀式繼續扮演錯誤卻吃重的角色，忍受眾人責難的眼光。

回到旅館，進門便換下一身衣物，我知道，都是你那個房間的味道。是不能再穿了。我捲起換下的衣物，放進塑膠袋，準備丟棄。浴缸放了熱水，如果我知道我來美國會經歷這些，會帶一些艾草桂枝之類的，把自己浸泡在草藥浴裡，蒸發內心的恐懼。原以為與你的兄弟姐妹分開之後，會比較輕鬆，當我變成一個人的時候，在美國的旅館裡，忽然走入偏遠的沙漠小鎮，不知道東南西北。我向來是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的人。不過你發生那樣的慘劇，今年這個夏天，我想，某一種相關發生作用了。如果你活著，今生今世，我們永遠不相關，因為你在美國西岸閉關在一個單身公寓多月之後，自殺了，所以，我們便相關了，只因為我叫「陸宜文」。在美國的你，一刀一刀的掠過臂上血管，你滴血、生命消逝的同時，我們某一小段交集的逝去的時空復原回來，

我知道你死亡時間，同時也知道了你三十五年的歷史。

唉，我認真想起叫「張俊彥」這個同學了。你有個很可愛的名字，同學。聽說小時候就是個討人喜歡、古靈精怪的孩子，哼，地方望族的小少爺，不受疼愛才奇怪。住在高房租地段的外國公寓、整屋子的筆電、大螢幕的液晶電視、數位相機、電玩軟體，那是你被黑暗包圍的地下世界，屋中無曆月，你是何時陷落的呢？振作不起來嗎？和世間拔河的麻繩，你鬆手了，所以掉入不見天日的深谷了。

長久以來，未經過亂世動亂，神靈也飄蕩無所依……嗨，張同學，我們離開純真年代之後，扮演大人的角色之後，無處不流離，前進還是後退都是煎熬，想好好振作，卻總是陷落，想返回明朗的夏天海岸追逐波浪，卻老是在昏黃的酒吧流連。

我到達你死亡的現場，是不是因為，你想逃，我也想逃的緣故，於是我掉落在你已經不在的時空裡。是誰召喚誰啊？

隔天，車子把我和你兄姊帶往殯儀館，美方人員做完驗屍報告，確定自殺事實後離去。殯儀館人開始工作，清潔、整理你的軀體。只有我精神不惡。人死後多久離開所屬的軀體呢？也許於你，我不具備意義，即使你老兄魂魄遊蕩，也尋不到我這裡。我夜裡安眠。

「請幫忙縫好傷口。」你的大姊一夜無眠的臉，蒼白無血色，對禮儀師說。「張先生會有一張好看的臉和身子離開這個世界的。」幫死者修飾殘缺，禮儀師做的比外科醫生好。

「我弟弟長的斯文，把他用的好看一點。」你的大姊不放心再次提醒，「我會去買襯衫、褲子，你們再幫他換上。」你長大的樣子是如何啊？原本一定不是沉迷電玩、終日足不出戶的猙獰、蒼白面容，連霹靂啪啦的聲光影像都刺激不了你的感官，維持生的欲望了？……你已經不是人的樣子了吧，在迷幻幽暗的眩光世界。最初的樣子在哪裡丟掉了，心裏總想著接下來我要去做什麼的好心情，那個時期的你，是在何時迷途的呢。

慈濟功德會的師兄姐一行數人來到，為死者助念，也撫慰生者不安的靈。

「陸小姐，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一位師姊像慈母靠在我身邊問。出社會之後，所有的人只會問我，「陸小姐，妳有沒有結婚，有沒有小孩……」

我羨慕有宗教信仰的人，願意相信是一種幸福。

「如果你的心是善的，就不用害怕，那位往生的張先生，會感激您送他這一程，這也是結緣。」

國中班上，我有四十七個同班同學耶。而且，那時我喜歡的是班長。

「妳跟著我們念阿彌陀佛，讓這位菩薩一路好走，不要再走丟了，靈魂不要再受苦。」

禮儀師把你整理乾淨後，把你放進冰櫃。生者、亡者都是一樣，清洗乾淨了，清爽了，便安靜下來了，剛出生的嬰兒多喜歡洗淨的身體。躁動的世界沉澱下來了，不確定才叫人無所適從、慌亂不安。你的兄姊逐漸接受你在美國身亡的事實，等待排定的火化時間，之後便要回國。在殯儀館佈置溫馨的佛堂，慈濟師姊帶來金紙，你的兄姊一邊折蓮花座，一邊嘆息流淚，和前來律師商量如何提領死者銀行剩餘的存款。「當年我們放了一百萬在美國這邊的銀行，他一來沒多久就可以取得綠卡，變成美國公民，他想來美國，我們就讓他來，過的無後顧之憂，沒想到還是發生這樣的事情……早知道讓他在臺灣就好。」原來你在美國過的衣食無缺啊，世人都認為你沒有自殘的理由，因為沒看見你內心的殘缺吧。

我在低聲吟念佛經的廳堂，正視關於我們的「重逢」。

哈囉，我想要的故人偶遇，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不相關的人，不是你愛情的對象，從未參與你的寂寞或歡愉。

在我現在的愛情中，我還有其他想念的人，在遙遠逝去的歲月裡

的遺憾，在每天一早趕開會議、一邊敲打鍵盤，一邊在 IPHONE 輸入簡訊，還有和上司分不清是革命情感還是男女情愛的曖昧。誰要搞清楚呢，在孤寂蒼涼的異域，有溫暖就會緊緊抓住，就好像飢餓的難民，從不問熱湯麵包從哪裡來，成份是什麼，更多時候，變成女人之後的生涯，無一倖免的在海中載浮載沉，像是蛇髮魔女等待尋羊毛的傑森來到。女人喜歡差異性，因為獲得曖昧的情感，忽然覺得在辦公室消磨的青春獲得代價，至少有每天一上戰場就想見面的人。

你是因為呼吸困難，才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難道你不知道，失去暑假的我們，呼吸困難是我們獲得絕對自由的代價嗎？

我常衝到十一樓的樓梯轉角，董事會開會的會議室，權力的高峰，不開會的時候，空蕩如風化的古戰場，寂寥曠遠，睡著的高塔，變成我一個人的角落，一個人的風景，所以那時，背後暫時沒有追兵了，我可以屈下膝來，喘口氣了，於是我知道我渴望，純粹的喜歡。我常想，有一天，從哪裡寄來一張過去到現在都好喜歡的男生寫的明信片，幾行歪斜的筆畫，其中有一句是說「對妳頗想念」。冬天聖誕節的前夕，在臺北東區的鬧街，看見想念的人在不遠處凝視著我，於是我留下重逢喜悅的眼淚，這樣的想望，我年年月月重複的懷抱著，像是我的頭痛藥，在無助、失望或沮喪的時候，沉溺其中，像是鴉片，治癒著深層的憂傷。

有時候妄想是件好事，難道你沒有期待重逢的女子嗎？變成男人、變成女人之後，我們就是走入江湖了，多險惡、多滄桑，我們都體會了，要和外面的人鬥爭，爭一口氣，也要跟自己搏鬥，自己這樣活，究竟算什麼。因為不斷的在流失，黑髮、生殖力、一股腦兒的傻勁……都在消失，所以才要死命的留住某一些光影，心動的感覺，相互的臆測，是世上最美麗的共舞時光。數十年之後，不管我們擁有什麼，都身心受創，能夠支撐我們生存的意念，是一些像是宗教信仰的相信，那時，相愛的心情。

嘿，姓張的同學，不只有你的人生坑坑洞洞。你的被剝奪感，並不是特有的。

被捉去美國為你的死負罪的前一個晚上，不倫戀的對象始終沒來電話，小孩暑假開始了，與我爭吵更無意義了，父親的角色重新張開了。前幾天編譯的一則新聞，生殖學家指出，父親與戀人兩者是衝突角色，雄性開始扮演父親之後，睪丸素會降低，生物需求減少。……我悲哀的想，一個三十五歲的女人，一無所有。疲倦走出新聞大樓的單身女子，白天的妝因為一天的喋喋不休、盯著電腦打字……看著不能公開的戀人在面前進進出出，和其他的女人有說有笑，到了夜晚，鼻頭泛著油光，總是狼狽的擠進捷運，下車之後，拎著 7-11 的飯糰、茶飲料回到一個人的公寓。懂伊斯蘭什葉派教義有什麼用？還不是一個人累的像狗一樣，孤孤單單的踩著義大利羊皮黑色高跟鞋搭小黃回家。知道美國總統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有個屁用，我並沒有跟最喜歡的男生結婚生子，從少女時代開始我就想結婚生子，如今，落到和有婦之夫牽扯不清的下場。我並不愛那個男人，只是絢爛的舞臺太華麗、太淒涼，不論是愛情劇還是鬧劇，都希望有練習對白的人。在辦公室員工都不會走到的新聞簡報檔案室，對戀人主管大吼大叫，是愛嗎？是忌妒嗎？我不再順從了，於是他選擇另一個同類出國採訪。他喜歡的是和平的工作物種。不是愛也不是忌妒，只是覺得一無所有，不管多努力要投入戀愛、工作，還是空轉。是不是和你一樣呢，不論往哪裡走，都看到「dead end」。我們到達的前十二天，你的死亡時間。那一天晚上，我的命運要與你發生關連之前，我在計程車裡，握著編輯完成的國際新聞稿，哭了出來，計程車司機繼續往前行駛，心裡大概是想，「這個城市穿著光鮮亮麗的女人都是怪咖，年紀一大把也不結婚。」我總是回到原點，不論已經獲得多少，總覺得殘缺。是不是你也是如此，莫名其妙覺得不完整，所以乾脆一了百了。那個女人一定不是你的最愛，如果我們真正喜歡一個人，我們會變得很虔誠，即

使不擁有，也覺得安心。我們兩個三十五歲的同類，都走到人生茫不見前路的懸崖上，心中一直在喊救命，好想安全著陸噢，誰救救我們，偏偏我們都有一張愛裝冷靜、佯裝一切都很 OK 的臉孔，這樣的嘴臉，把我們侵蝕的更透骨。如果，我們都敢在愛人面前，大喊，「我受不了，我恨你！」在老闆同事面前大哭一場，不再假裝成熟、無所謂，說不定，我們都有機會獲得重生。……我們是不是都是被自己的空虛感給消耗掉的。聽說在沙漠中死掉的人，在乾渴而死之前是被荒漠裡鬼哭神號的風聲嚇的體力盡失。因為沒有完成童年、少年時代的夢想，所以留不住魂魄，所以撐著一個空殼艱難前進。我想，三十五歲，沒有頭銜，沒有房產，單身，不倫的戀人，年年月月進出辦公室，累壞了只是想證明自己不是無用之人，不上不下，我們都被這樣的自己給嚇壞的，一天驚覺闖蕩多年，寂寞的夜裡，被打出原形，是一襲白骨。那樣的夜裡，我會把隔日要穿的雪白襯衫和鐵灰的西裝長褲拿出來，小心翼翼的熨燙，工整的摺疊，我只剩下這些，熬過悲哀黑夜，白日再現，我會變回亮麗、幹練俐落的電視臺第一把交椅的國際新聞編譯。絢爛、迷人的內在，零零落落。

送別之後

從美國回來的晚上七、八點鐘，我的身上除了機艙裡特殊的空調味道，還有其他旅客沒有的氣味。你死去十二天的味道，不再是你存在時的氣味，而是生物死亡氧化的腐朽。我游回我單身公寓的浴缸，盼望回到原來離去前的平衡點；淹沒在蒸氣裡，有玫瑰花香的單身公寓，我驚起，天啊，你受困之處就是單身公寓，我長期以來依賴的溫暖洞穴，忽然變成陰森地宮，已經飛越幾百里，還是沒能離開你的血案現場。

在美國舊金山候機的登機室裡，和你的兄弟對坐，你在裝箱的罈子裡，在冷冽的空調裡，我好像還聞到接近你公寓樓梯時，侵襲而來

的濃嗆。現代化的美國，凌晨一時的機場，如同幽暗冥界，下機旅客疲累走下停機坪，如人間的遊魂返回收納的基地，登機門如同冥界的終點，一個漫長的送行，就要結束。

進了機艙，你的座位在你兄弟那邊，是商務艙區。我在我的經濟艙裡，靠窗擁擠的位置，以前常為長途飛行而煩悶，完成登機之後，擠進我的位置，忽然覺得好像獲救了，終於可以回家了，那些逼迫自己認罪的權威人士都消失了，我在我的座位上蓋上毛毯之後，像隻在外流浪多時的貓，和整個機艙活生生的人一起度過太平洋，就要返回自己的邊境，特別覺得溫暖，回來的旅程，我睡的深邃、安穩，也沒夢見和你相關的事。

搖晃了一下，飛機著陸之後，八年之後，你回來了。這是最後一段了，你兄弟還是不能抱你，我收拾睡意，上前雙手懷抱白色的箱，臺灣旅客最是敏感，知道箱子裡是亡魂，無不讓道，我一路送行，出了機場大廳，來到旋轉門之外，我把裝著你的紙箱小心翼翼的，送到你家裡開來等在外頭的黑色 BMW 轎車前，你大哥的長子伸手來接，另一個兒子撐開黑傘來遮你，你無妻無子，家族的晚輩要送你返家了。一行人要直奔南下。我留在原處，看著你和其他家族成員離去。我對你說了「再見……」真是要命噢，都忘了去人家告別式或是婚宴，最忌說這二字。

「陸小姐，妳記得去拜拜，還是去收收驚，我認識萬華有一個仙姑。我寄電話、地址給妳。」你少話的大哥離去前對我說。沒人對我說再見，這才是應該的。

我沒去神壇廟宮，也沒有上教會。我去了牙醫診所，兩年前已經預約填補蛀牙的門診，「陸小姐，兩年了，妳的蛀牙更嚴重了，牙根都快沒了。」鑽牙器在我牙床間來回穿梭，深入我牙根神經深處，痠痛不已。打下麻醉藥，我繃緊的肌肉鬆解開來，我非但沒有恐懼，反而覺得很心安，還知道牙齦在流血、痠痛不已。我渴望被治療，消毒

味道、消炎藥的味道，都讓我安心。我渴望腐敗被拔除。牙醫正在進行根管治療，掏空神經、敗壞血管組織的牙腔埋入藥膏之後，植入乳膠，裝上牙套，馬上變成一顆好牙，我對牙醫感激萬分，並希望很快可以再見。還沒結束治療時間，我已經開始排定下一次看診時間。太漫長了，還要等三天才能回診繼續補牙。我想到幾年前因為打球受傷的膝蓋，應該也要掛一下骨科、還有婦科、胃腸肝膽科……。從機場返回月餘，我在醫院各個門診進出，打破長期以來鴛鴦心態，決心徹底醫治我身體的病痛。我最需要的是精神科吧，可是，我卻無意掛診。我的心靈不是因為你帶來驚嚇才需要被治療，長久以來，我搖搖欲墜的神靈，都需要被安頓。你家人極力改寫你的死因、隱瞞你的死訊，是件好事，離開美國之後，你的死亡在異鄉掉落了尾巴，事件行蹤再無跡可循。最後，我還原成張俊彥梧棲國中久已失聯之陌生同學身分後，先前濃的化不開糾纏也鬆開，又變成不相關的平行兩線道。沒有社會新聞，我返回原來的生活，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你兄姊不再跟我聯絡，之前多次暗示不要讓外界知道比較好，特別知道我是新聞業的，更是積極好言相勸，「我弟弟受苦受難，讓外界知道了，只是增添往生人的痛苦，就讓他安心轉胎投世。」

療癒

每周五傍晚的牙科治療，成為我的例行行程。不知為何，這讓我安心。我不再忙著約定周五晚間的活動，老是泡在居酒屋、火鍋店、卡拉OK、鋼琴酒吧裡，裝酷、裝獨立自由。

牙醫碰觸我的臉頰時，牙髓發炎情況嚴重，顏面神經抽動，我忽然想哭，是感激的熱淚盈眶。我一個人，有婦之夫始終沒來電、想要重逢的分手戀人沒有連絡，只是經歷了你一個幾乎是不認識的國中同學的自殺事件，悲從中來，十分感慨，所以熱切渴望有一點獲得。

「陸小姐，根管治療當然會痛。」我忍痛的能力一流，不是疼痛

難耐，不過還是點了點頭。在斜躺的黑色治療長椅上，我覺得被包圍起來，被治療著，牙醫額頭的探照燈照下來，我覺得很溫暖。

這比去上印度冥想、能量開發、或是上教堂，還讓我平靜。

我喜歡上牙醫診所，甚至認為如果再這樣下去，我會喜歡上年過半百的牙醫。

終於，這一天來臨，「陸小姐，基本上這樣就可以，該補的、該拔的，該抽的神經，都處理了，等過半年再來洗牙，平常刷牙要兩分鐘以上，少喝咖啡、茶類的飲料。」煞時像一個掉入水中溺水的小孩，一兩個月來緊捉的救生圈也漂離了。接下來，我要在哪裡安頓我的身心呢？忽然失去生活的重心。國中生的暑假還沒結束，我的辦公室戀人正積極扮演父親的角色。世界各地的紛擾更加嚴重，恐怖攻擊、自殺炸彈、兩位數的失業率、倒臺的獨裁者、飢餓的非洲難民、群眾占領金融中心……我更加忙碌著，依然穿著十分有精神的白色襯衫，依然渴望到什麼地方去。一天，我的辦公桌上來了一封信，是梧棲的地址，起先還以為是家裡轉寄過來的信件。那是錯覺，我已與巷口的雜貨店失聯已久。是你家裡寄來你大哥的來信，交代你的事情都已經圓滿，附上萬華仙姑的聯繫資料，最後寫道，「照片還是寄還給你，不知道他去哪裡拿的。」我國中二年級的大頭照，在一個自殺身亡的男子皮夾裡。是永遠的歷史懸案。你大哥說不知道如何處理我的大頭照，寄給我。那我要如何處理被你帶在身上長達二十年，我的大頭照。因為牙科治療期程結束了，辦公室的情節一點都沒變，我覺得悶。我盯著我的大頭照，想起了你帶給我的「際遇」，覺得荒謬，覺得生氣。

為何你帶著我的照片，在你人生的起起伏伏漂流呀，一般都是放媽祖、土地公的平安符，不然也是耶穌、聖母瑪莉亞。你曾經找尋過我？看過長大成人我？我並不會感動的，張同學。我有我渴望的最要發狂的場面。

我期待的場景是，多年前我逞強說再見的男子，依然未婚，忽然

想起他是喜歡我的，即使打到我梧棲老家找不到我，還是不辭勞煩的，到處打聽我的連絡方式，在 Google 收集我的豐功偉業，知道原來喜歡的陸宜文是個了不起的新聞人才，英文、法文好的不得了，過了 30 歲，還是美麗可人。夏天午餐時間，在下大雨的臺北街頭，看見撐黑傘的我，於是重逢變成讓人驚喜流淚的夫復何求，過去的庸碌、煩累都沒關係了，和有婦之夫將成陌路人，有一個誠實面對自己真實心情的人生，不再裝酷、假裝一個人活的多自在，老是說服自己一切都好……那才是我渴望發生的際遇。好累啊，這些年以來，我一邊耗費心力要證明自己的市價，另一方面，做著少女般飄渺的青春夢。兩種出力，一南一北，於是更精疲力盡了……

回到臺北，才銷假上班，沒幾天，我又遞出假單，進入電子系統輸入休假申請，沒告訴核假的戀人主管，就在辦公室消失。午餐過後，搭上了南下的列車。多年以來，無法忍受三十分鐘以上的交通時間，早就無須南下，我的戶籍遷到臺北，習慣表明自己是臺北人。在原鄉的我，很卑微、很渺小，我不快樂，返鄉從來不是幸福的事。我的出生地，同時也是你的。我連高中都是在臺北讀的，在終年累月薰著海藻味的老漁村，只度過唯一的十五個年頭的夏天。你是在何時離家的呢？我們都選擇遠離原鄉，想改變沉悶的人生？成功了嗎？……斬斷原鄉連結的代價，孑然一身、無子無女、不能公開的戀情，孤島般的單身公寓，曾經都很美好、抒情的事物，時間一久，在我們要邁入中年之際，都變成酸臭的應該要丟棄的愁苦了。你在遙遠的美國，夜裡大概對自己的抉擇有了評價，遠走了，又不能返回的尷尬，萬般都是徒勞無功。

對你的兄姊而言，我如同在邊境消失的煙，「陸宜文」這個人彷彿人間蒸發。

從火車站出來，多少年了，我們都不曾在這個古老的驛站進出了。這個百年漁港，多少人覺得眷戀，懷鄉之情源源不絕。北上念高中之後，我幾乎不回來了，在臺北，我找到新身分，若是回到這個古名為

五叉港，夏天河道上佈滿牡蠣養殖網，我就只是巷口陸洪秀菊雜貨店的女兒。在車站叫了談價的小黃，我不是往回家的路，我到達了你出生的小鎮。車停在你家占地廣大的大房子，有錢人家的小孩，哥哥經營家族企業的紡織廠，姐姐開了海產出口公司，過世的父親當過議員。在學校的時候，你應該是老師、同學討好的對象吧，你沉默無語，還是可以成為焦點。我一個開雜貨店人家的小孩，如果國中時期我們熟識，我一定不喜歡你。我喜歡班長的理由，他家裡是批魚貨的，奮發向上，開朗樂觀。你的個性，我一定不會喜歡，這是為何，國中三年，你一直都在，可是從來沒在我的記憶裡，直到你消失了，反而占據我的記憶了，我甚至想不起我喜歡的班長的姓名了。而未來的人生裡，我卻忘不了「張俊彥」這個人住過、死去的地方、在美國孤獨一人、失業、情傷，以及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我多想成為焦點啊，努力讀書、變成有能力的人，都是想成為人們討論的對象……你輕易成為人們討好的對象，我卻要很努力很努力。你的家族永遠不知道你的死因。你想要更特別、更優秀，所以輕易拋棄在臺灣的一切，兄姊準備了一百萬美金，你順利成為美國技術移民，在矽谷高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結識了美國出生熱情、開朗的上海 ABC。真命天女出現的時候，我被釋放了，多雙老是想拉住我脫逃的手放開了，單眼皮、高挑高鼻樑的華裔女子，一身高傲，檢調人員、你的兄姊……都不敢碰觸她。我再次感受到自己是雜貨店家女兒的卑微，沒有高貴的出身，所以可以隨便被捉到美國來，為你的死負罪，我忽然覺得很生氣，因為不是出身書香世家，所以只能跟辦公室主管亂搞男女關係，三十五歲了還高不成低不就，一個生活在都市裡，在自己的悲傷哭泣，家裡打來的電話老是老舊臺詞，「都老大不小了，過幾年就生不出小孩了，妳舅媽介紹了朋友的小孩，是電腦公司的，妳回來認識一下，看有沒有機會。」「妳一個人孤老終身，妳哥妳妹自己有家庭了，妳不能指望他們照顧妳老病。」我又變成市集裡讓人叫賣、討價還價、年華老去的奴隸

了。每每和自己原生家庭碰觸的結果，總覺得自己很廉價，掛掉電話之後，鼻一酸就想哭，想到因為工作、人言可畏就想把自己犧牲掉的男人，想到辛苦 365 天，只能在新聞報導獲獎的那天獲得一點充實感，想到三十歲之後的生命一樣飄盪無根，我常想，是不是，我不值得人們珍貴的對待。那變成我的缺口，我死命都填不滿，只是愈填補愈深陷。

「對於妳，我覺得給的夠多了，再多就……」有婦之夫的男人沒再說下去，我的心已經有了霜寒。如果有人願意為我赴湯蹈火，那該多好啊，讓我感動的夫復何求，覺得自己值得讓人為我犧牲、等待。

我的大學男友摺下的最後通牒是，「如果不跟我一起回南部，那麼就算了。」

家醫科的男友面有難色的說分手，「和我在一起，妳不能發揮妳的才華，對我而言，也不適合，我想沒有事業心的，比較能走久一點。」

我等待的，渴望的，是相信命運的那一種。你的琳達是嗎？她用不是很好的中文，說明與你不再相關的事證，「我們沒有聯絡了，很久了，半年了。」「丹尼生病了，應該去看醫生，他在逃避，很黑暗。」「丹尼無法跟人相處，公司把他 fire，是因為他情況不好，變得很怪異，讓人覺得有危險。」「我們不能在一起，我不愛丹尼了，這樣是不能在一起的，沒人喜歡心靈生病的人。」

美方檢調人員也調閱了你就診的紀錄，你被診斷出憂鬱症。

我被釋放了，看著你的女友冷漠切割跟你的關係，你不後悔切下你的血管嗎？

你究竟在期待她什麼呢？她讓你一無所有？你在等待她的不離不棄，無論任何時候都緊緊擁抱你嗎？

有那樣的愛情嗎？即使是戀人也想看我們的笑顏，你不覺得嗎？我哭泣、吵鬧的時候，最孤單、最絕望，因為戀人總是在最遠的地方，他們總是說，「等妳冷靜下來，我們再談談。」這是讓我四分五裂的一句話。我的瘋狂、我的暴怒，才是最核心的，我最真實的部分，因

為我在乎。可是，你知道嗎，他們都不知道。你的琳達也不知道，他們都喜歡不麻煩的戀人。我想，你也在期待刻骨銘心的人。

那個男人來了電話，先是我的私人手機。關機之後，我的公務手機響了，做新聞的人不接公務手機就是不專業。

「聽說妳請了假，是不舒服，現在都好了嗎？」前往香港出差的主管回來了。

「我趕回來，想見妳一面，很奇怪，即使晚回來一天，妳也在那裏。」

我知道我歡喜，對於一個男人表露的思念之情，但是也知道那是冬天裡冷冽的海上，明滅不定的漁火，光亮只有一點點的時間，愈是依賴，愈是孤獨。我的船要遠離了，我知道，不知為何，我要在破洞的船底翻沉之前，再一次用力地，像當年拼聯考、在翻譯學院一天十小時密集聽力訓練、電視臺考試搬出所有新聞術語、趕到車站見喜歡的男生一面，那種沒天沒夜、上氣不接下氣的拼命，到底想到達哪裡，我還不是很清楚。也許最後來是掉落到孤寂、惆悵的原點，在我一個人公寓遭到失落感給掩埋而無法呼吸，也許返回我們夢想孵育的水源地，還是覺得一無所有、悲傷至極……我都想再用一次力。如果你曾經返回這裡，也許也會想再用力一搏，相信應該會改變什麼吧，中學時代暑假的美妙，就是相信長假結束，新學期到來，我們會重新努力，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很棒的人生，遇見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度過悲歡交集的歲月……我們會愈來愈堅強。

夏季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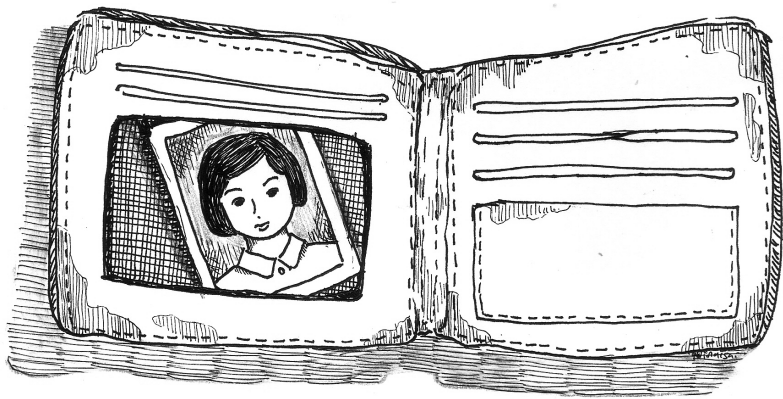
你在皮夾裡放著國中女同學的大頭照，留給生者找尋你的一個線索。這個夏天，彷彿中學時期的長假，寂靜、漫長，我長久以來渴望有一個出口，狂奔而去，實現了？到達你的事件現場。回到暑熱的島嶼，我的假期要結束，一個盛夏的終結，我一口爛牙完全被補救完成，

銷假回到我的新聞大樓，桌上依然是每天堆高的外電消息，我依然在中英文之間穿梭而行，我返回了，可是心已經遠離，如同來到陌生的城市，連糾纏不清的有婦之夫都退化成陌生人。

「妳讓我身心俱疲了，一直在逃避我，跟我說說話。」有婦之夫說，我忽然看見屬於我的正義降臨，有愛才會疲累不已，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身心俱疲。這樣的結局，讓我欣慰，不會再有其他臺詞了。「好好工作吧，最近國外不平靜呢。」我竟有機會安慰曾經的戀人。沒有莊重的儀式，戀人關係進入古墓時代。午間在街角的咖啡館，我掏出皮夾要幫自己買拿鐵咖啡，看見「陸宜文」。

「二年六班，1976年11月28日生，陸宜文，有氣質的女生」大頭照背面俊秀帶有稚氣，因為時間久遠不甚清晰的國字，像是考古文物一般，記錄著十四歲的心情。

呵，我以為你會註記，「可愛美麗的女生，喜歡陸宜文」之類的文字。女生通常喜歡明確的表示。你把那一年晴朗無雲的夏天午後拉回我陰暗的此刻。我們那一年的暑假都死亡了，可是在我們的記憶長出了根，在許多年之後，看見瓦礫間長出的小小的芽。



「小姐的拿鐵咖啡好了，小心燙。」我還要繼續為自己買多少年的咖啡呢？一個人在城市裡晃盪，夏天結束後，秋天來到，努力在想著一年過了半，自己究竟獲得什麼？好讓自己安心。今年，我經歷了你的死亡。

你的死亡，你再無法獲取任何能量，可是給了我治療一口爛牙的勇氣，以及解開對那個有婦之夫的繩索。我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人生啊……因為你曾經對一個國二女生的關注，多年之後，當我疲憊不堪，在自己的城市找尋出口的時候，你把我拉曳到你的逃亡裡，永遠的消逝。你不再擁有返回的入口，卻讓我折回了我們多年之前的暑假時光，握著你冰涼骨灰罈的手指，彷彿觸摸到那一年炎熱的盛夏，寂靜、昏昏欲睡卻十分安篤的漫漫長假，正在等待有什麼好事情就要來到的好心情。關於在你身後留下的那皮夾裡的女孩大頭照，原因為何，我寧願，答案只在你心裡，世人就不要再追問了……。

張同學，但願你此刻，已經無痛無恙。

楊 翠

這是一部離奇的故事，作者透過散文化的說故事手法，營造出很具質感的生活細節與生命思索，文字清順流暢，敘事節奏富有詩意。

一名35歲男子，一路都是人生勝利組，成為高科技專業者，拿到美國綠卡，最後卻失業失戀，自殺身亡，手機簡訊裡留有不捨分手的女子英文名字，皮夾裡有一張女子的國中大頭照。

照片中的女子，並非男子不捨分手的女子，然而，由於誤識錯植，照片中的女子展開三段不同的時空旅程。現實的旅行路線，是女子前往異鄉，辨認早已遺忘的國中同學，與他的親人一起將男子遺骨帶回家鄉，身上沾帶男子公寓與遺骨的氣味；另一條旅行路線，則是逆時空之旅，女子回返過往生命時空，回味青春期的記憶與體溫；第三條路徑，則是女子對於自身的現實生活與愛情困頓的回望與反思。

小說以女子的三段旅程，穿插男子的片斷生命痕跡，形成多重生命文本的交疊、互涉與對話。最後，男子回返家鄉，女子各段旅程所沾帶的氣味，交織交融；男子的離家，以返鄉作結，男子的盛夏之死，成為女子的療癒之旅。



楊若慈

得獎感言

這個獎有一半屬於妹妹若暉。

我們愛著家鄉，追尋土地的血脈身世，妹妹負責考據，我負責寫作。這僅是原定寫作計畫中的一個環節，年初獲知妹妹生命僅餘三、五個月，加速寫就這篇作品，遺憾她連這個小小環節的結果都未能獲知。

我心裂解，仍要代她走向遠方。

謝謝臺中文學獎，以及看到這些文字的所有人。

獻給若暉，一切。

個人簡介

楊若慈，1984 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

讀過書，得過獎，出過書，上過臺，講過話，回首發現勳章都是虛的。

三十一歲生日前夕與雙胞胎妹妹楊若暉死別。

宇宙失衡，星球全數墜毀。

正在廢墟裡學習一個人吃飯，走路，睡覺。

花開時節

那幾年，初子總是到圖書館等候父親下班。

無論任何角度看上去都相當醒目，圖書館是一座紅色磚砌的兩層樓西洋建築。紅磚建築之上的白色裝飾帶及四葉幸運草花紋，日照下閃閃發亮，耀眼得令人心痛。曾經有一段時間，初子必須凝望著四葉草石刻，祈禱般許下願望才踏入圖書館。

初子的父親山口隆夫是這座紅色圖書館的司書。

由就讀的高女校門啟程，步行到圖書館只要五分鐘。初子那樣熱忱地沉迷於閱讀，放學後到圖書館等候父親下班的這個習慣，不分晴雨地維持了許久。

若是炎熱的夏天，同校女學生的白色海軍領身影會像是沙灘上翻騰閃耀的白色浪花，散落在兩個樓層的婦人閱覽室、新聞閱覽室、廣間及廊道之間。然而，隨著時節流轉，深藍色水手領的冬季制服則彷彿捎來冰寒海洋的深沉氣息，圖書館內的色彩也轉瞬黯淡下來。

儘管是南方的島嶼，冬天還是相當凍人的呢。

高女的四年修業期間，能夠四季如常熱衷閱讀，又不倦於奔波的少女太稀罕了。初子曾經自問，如此頻繁到圖書館的同級生，該不會只有我與早季子同學、雪子同學吧？

這個問句是個小小的種子。許多年以後初子引揚返日，無數次回想起心頭閃過這樣小小疑問的那個春天。紅色的圖書館，白色的四葉草石刻，樓梯的鐵鑄扶手，照亮微塵的斜陽，以及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

獨獨那一年春天，苦楝花盛放如紫色薄霧，花朵飄零如雨，落在臉上像是淚水，城內滿開的杜鵑花都相形失色。

初子不曾或忘，那是昭和十二年的春天。

1

這天初子也在午飯後抵達圖書館。

悄然無聲地在置鞋區整齊地擺妥學生皮鞋，進入圖書館事務室，如同往昔那樣與父親，或者與同為司書的父親同僚頷首致意——今天遇見的是面無表情的父親隆夫——打過招呼後，初子低頭穿過廣間，沿著冰冷的鐵鑄扶手登階。若要挑選座位，一定是二樓婦女閱覽室角落的靠窗位置。

即使選定偏愛的座位，前去開架書庫挑選書籍時，初子因為深陷書本世界而渾然未覺身旁有人來去，經常在一列與一列的書架之間站立到腳趾冰冷，要到渾身哆嗦才清醒過來。

如此一來豈不是單純占用座位而已嗎？初子也會為此苦惱。可是，書本是窺視世界真實面相的小小的通道，初子所以掉入了世界的背面，忘卻所處世界的正面。

說到世界的正面，要苦惱的事情太多了，又何止這一樁呢。

初子喜歡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的小說。最喜歡的雜誌是《少女之友》和《少女畫報》。不過，無論小說還是雜誌，初子都買不起。

如果是早季子同學或雪子同學，肯定是由家裡使用人到錦町的棚邊書店購買《少女之友》的新雜誌吧？至於其他作為消遣之用的圖書，等待圖書館的藏書就足夠了。

初子有時候也會想，「其它的書怎麼樣都可以，只有《少女之友》，真想買一次新雜誌。」即使懷抱著這樣的念頭，初子也不會如此向母親幸江抱怨。

因為初子是只能等候圖書館藏書的山口家的長女。

早季子同學來自京都華族的松崎家。傳言松崎家的一家之長著迷於本島的特有植物，特意攜家帶眷落腳本島。儘管如此，位在本町通

的松崎宅邸低調而寬敞，磚造圍牆裡的花園，不但有來自內地與本島珍稀的盆栽，還有一株呵護備至、常年花團錦簇的九重葛老樹。若是在內地，早季子同學想必過著如同公主一般的生活。

而雪子同學。

相較於早季子同學，初子對雪子同學懷抱更複雜的心情。

做為同級生裡僅僅七名之一的本島人學生，雪子本名楊雪泥。楊氏は王田車站一帶的富裕地主，清國時期祖上曾有秀才功名，名符其實的望族之後。雪泥一詞出自漢詩文，是異常秀美又富有詩意的名字。

血統高貴的松崎早季子，本島地主富裕之家的楊雪泥，都是初子沒有辦法望其項背的出身。如同山口初子的名字，初子既平凡無奇，也沒有特色，只是山口家三女一男之中的第一個女孩。

大正九年，父親隆夫攜母親幸江自九州奔赴本島，大正十年誕生的頭一個女孩命名為初子。接著是春天出生的春子、夏天出生的夏子。唯一的男孩以父親之名取名隆一。

與平凡無奇的姓名一致，初子的煩惱也相當平凡。

父親隆夫是月俸六十七圓的公務員，背負山口一家六口的重擔，勉力供四個孩子讀書，沒有餘錢為初子實現買到一本《少女之友》當月雜誌的願望。儘管五十錢一本的《少女之友》在這個新興事物不斷湧現的時代，還算不上是奢侈品。

報紙刊登著「冷房兼暖房機」、「電氣冷藏器」、「瓦斯發生器」的廣告，母親幸江剪下廣告上的圖片，不時望著剪報興嘆，五百圓的冷藏器啊，我們家怎麼買得起噢。

就算偶爾能夠向母親索取零用錢，身為姊姊的初子要毫不顧慮弟弟妹妹的目光、花五十錢買一本少女雜誌，不是也根本做不到嗎？

即使是在這樣進步的、開明的時代，也並不是人人都一樣平等幸福的呢。

對初子來說，那兩名美麗的少女並不是有如《少女之友》，而是

如同電氣冷藏器一樣遙遠。



喜歡閱讀，到圖書館是最實惠的。

圖書館固然未能購置初子喜歡的少女雜誌，仍會擺放娛樂性質的期刊，而每日上架的《臺灣日日新報》，偶爾也刊登吉屋信子的小說連載。儘管山口家訂閱同一份報紙，可是初子無法在協助家務的早晨抽空閱讀，而母親幸江的熱衷剪報，又使山口家難以留存完整的報紙。

圖書館是總督府最大的恩賜。沒有人比初子更能感受這件事了。

不過，初子這天到圖書館卻不是因為讀書。

她想見到雪子同學。

初子也想見早季子同學。可是，高女畢業典禮距今半個月，早季子同學想必抵達內地許久。學校考試放榜了吧？順利考取了吧？初子想，如果是早季子同學，不如說落榜才失常呢。

未經挑選，直接帶入閱覽室的通常是吉屋信子小說集《花物語》。由於只要內心苦悶懊惱、打不起精神，初子便會重讀一次，最終上下兩集都熟爛於心了。今天初子翻閱著《花物語》下集，不時張望周遭來去的人影，幾次低下頭竟分不清自己讀到哪一段文字。

——讓妳久等了。

那時，初子也正在讀同一本書。

初子過於沉迷不知道閱讀第幾遍的小說，沒有立刻反應過來。而且那一句壓低聲音輕輕訴說的話語，對象並不是初子。

「讓妳久等了。趕得上火車的時刻嗎？」

「不必擔心，往王田的班次很多喲。」

那是普通的女學生之間的對話，初子要經過了四個四分音符的節奏以後才遲鈍覺知心中微妙的混亂感，並且開始移動久站後麻木發涼

的雙腳。

二樓書庫裡每一列書架走道。沒有看到任何人。二樓廣間。也沒有。沿著廣間大樓梯前往一樓書庫，從第一列書架開始看起。有人，只是並非心中所想。

真奇怪啊。初子想，莫非是我的錯覺嗎？

剛剛浮現這樣的念頭，一、二樓書庫之間互通的小樓梯旁邊，角落的書架陰影處就宛如幻影般，具象地投射出初子心版上的身影。

「那麼，明天再見了。」

「哎呀，真的是，每天都很期待明天呢。」

輕聲說話的人是早季子同學，隨後發出笑聲回應的人是雪子同學。

正是分別的場景。初子退步側身藏入了相隔兩列的書架後面。雪子同學笑聲歇止，與早季子同學沉靜地對視微笑。

這樣的場景想必已歷經許多次。雪子同學伸手為早季子同學理順藍色的海軍領。而接受雪子同學宛如親密姊妹般的整裝以後，早季子同學站立著目送雪子同學離開，並沒有並肩同行。

雪子同學的單根辮髮隨步伐輕盈跳動。初子的目光在雪子同學與早季子同學兩端之間來回，直到早季子同學也移步向外。不過，早季子同學身後的兩條髮辮平靜如無風的湖面，只是輕輕蕩漾。

呆立在兩列書架以外的這一側，初子腦海縈繞著關於那一側的事情。早季子同學注視的究竟是雪子同學，還是那跳動的髮辮？

初子掉入了世界的背面。

2

松崎早季子出身良好，即使在雲集優秀女學生的臺中高等女學校，身份高貴仍屬首屈一指。

早季子同學沒有矜貴驕傲之態，平日與眾人打成一片。可是，當同級生刻意恭維而過於讚美早季子同學的名字時，早季子同學曾經謙

和地反駁道：「因為是松崎（MATZUGASAKI）早季子（SAKIKO），以前童年玩伴直呼『SAKI-SAKI』的、這樣取笑過呢。」

立如芍藥，坐如牡丹，行如百合花。與此形容十分相襯的早季子同學，是名符其實的高嶺之花。親和而非親近，溫柔而非優柔。

早季子同學從不獨來獨往，卻也沒有堪稱摯友的同學。

與之相反，雪子同學與其他人往來頻繁。

論同級生本島人最顯眼的三個人，就是洋裁手藝不凡的黃花蕊、游泳隊的簡靜枝，以及別號「女校長」的楊雪泥。家世相當、率直開朗，又同是本島人，三人結為摯友，校園活動總是同進同出。可是，雪子同學的顯眼程度截然不同。

初初入學，校長致詞的入學式典禮結束，雪子同學曾發出「高女的校長竟然不是女人」這種感言，引起學生間的騷動。高年級生釐清雪子同學分班在月組或花組，特地前往教室詢問，「想要當校長的楊學妹，是哪一位呢？」

一年花組教室的正中央，時年十四歲的少女雪子毫無懼色，不如說是立足的高度、身處的座標與眾人相異，臉龐上展露出早慧而成熟的神情。

「高女的校長也好，帝大的校長也好，是女人這件事一點也不奇怪。大家都這樣想的日子，會來臨的哦。」

雪子同學說出這些話語的現場，沒有人發出笑聲，也沒有噓聲。日後，女校長的別號卻從此不脛而走。

只有神明大人才知道，那一天，初子為這番豪語瞠目結舌，胸口鼓動不已。

品格高尚，志向遠大。不為常人所理解。

如果早季子同學是高嶺之花，初子想，雪子同學是迷霧之森。

同班的嶺花與霧森並沒有顯著交集。

初子為自己在圖書館的所見所聞感到迷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著

當天寥寥數句的對話，宛如再三熟讀吉屋信子的小說。

高女校園內本島人和內地人不存在強烈的隔閡，交往如常，所以說並沒有刻意迴避的意義吧。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卻僅僅只在圖書館裡，展現出親密摯友般的互動。

初子無從獲知這個謎題的解答，不過意外得知了早季子同學和雪子同學實際上經常出入圖書館的這件事。

過往沒有覺察，肯定是因為初子投入書本便忘卻世界的正面。證據就是在那之後，初子無數次見到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

內向害羞的初子不會主動攀談，因此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見到過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在圖書館裡的身影。

校園裡幾乎不交談的兩人，放學後一起出現在圖書館。

初子在世界的背面，成為了秘密的窺探者。



「說到漢文學的圖書，果然只能去中央書局嗎？」

「小早想讀漢文書嗎？」

「沒有，我的漢文並不好……」

「莫非是《幽夢影》，上次我提過的。『雨之為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想讀嗎？」

「不，不是的。」

「我家收藏的手抄本，如果是松崎家的齊藤先生，應該可以找到謄寫手抄本的幫手。」

「請稍等一下。我不想給雪帶來困擾。」

「可是小早想讀的吧？我唸給妳聽也可以喔，一起讀的時候。」

「……總覺得，永遠贏不了雪呢。」

「也沒有什麼不好吧，要是永遠都能這樣的話。」

少女低聲交談的話語，在雪子同學以鼻子發出的輕輕笑聲裡停止。

然後，雪子同學伸手為早季子同學理正衣領。

初子不得不提早離開，因為稍早一不留意就靠得太近了。可是，由於太在意而入迷，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小早。並不是早季子同學（SAKIKO SAN）而是小早（SA CHAN）。

同樣的，並不是雪子同學（YUKIKO SAN）而是雪（YUKI）。

初子在窺探中嘗試勾勒秘密的輪廓。

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失散姊妹分別為兩個高貴富裕的家庭所收養……

不、不，怎麼可能呢。初子好笑的反駁著自己的奇想。雪子同學細緻光滑的本島人的臉龐，早季子同學狹長美麗的內地人的眼睛。就算不論民族，兩人的樣貌也並不相似。

從高女二年級的冬天成為窺探者開始，初子遊走在世界的兩個切面。窺探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都令初子更加深陷於這個並非有教養的少女應有的低級興趣。

可是，儘管沉迷於小說故事而浮想聯翩，初子並沒有完全遺忘世界的正面，只是偶爾不經意地胡思亂想罷了。

早季子同學受封男爵的祖父，曾有傳言是孝明天皇的私生子嗣、明治天皇的異母手足。由於祖父生前旅居本島十數年，子孫亦與本島締結淵源，不免引來耳語，松崎家常駐本島，或許有鍾愛本島以外的理由。高貴而宿命的身世，想必正是早季子同學在校園中吸引眾人目光，卻又為眾人所保持距離的原因。

這也是雪子同學與早季子同學在高女校園彼此態度冷淡的原因嗎？

那麼，雪子同學與早季子同學又是怎麼結識的呢？

毗連王田車站的大肚山，是富貴人家冶遊的競馬場與高爾夫球場。

初子牢記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的每一個細小的傳聞，擅自在腦海編織著小說情節般的故事。

想必是這樣的吧？

王田地帶的本島富裕之家，與血脈隱晦的天皇之後，兩名少女因緣際會在家族郊遊之際相識，成為投契的閨中密友。

早季子同學就讀明治小學校，雪子同學就讀烏日公學校，由於距離遙遠的緣故，長期以書信往來，促成兩人約定考取高女的決心。

考取高女後，卻不意因各自背負著引人注目而並不光采的流言，只能選擇維持同班同學份際之內的往來。唯一能夠傾訴真實情感的所在，便是位於學校附近的州立圖書館了。

初子自覺有如偵探小說中的福爾摩斯先生，小心翼翼地進行探案。

這是謎團的解答嗎？初子不知道。隨著時光流逝，初子卻越來越堅信內心為早季子與雪子構築的故事。

如果是學生經常進出圖書館的夏天，早季子同學和雪子同學迴避可能認識的同校學生，通常減少交談，交換書信後道別。

若是寒冷的冬季雨天，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偶爾會在書架旁共同展讀圖書，直到夕陽西斜。閱讀藏書稀少的漢文書時，雪子同學以清脆美妙的臺灣話誦讀漢文，早季子同學則低聲複誦，因發音古怪而引起兩人忍俊不住的笑聲。

那樣的笑聲，比初子閱讀過的、編織過任何一篇小說都還要令人目眩神迷。

在那之後好長一段時間，初子總是凝望著圖書館外的四葉草石刻暗自祈禱，許下荒謬可笑的願望。神明大人啊，今天也讓我遇見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吧。

3

高女四年級的第一學期，滿開後的苦楝花正細細凋零，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傳言也像春風一樣絲絲吹撫，浪動著高女校園。雪子同學在內地讀書的兄長，眾人感嘆著，那個女孩子的兄長感染上自由戀愛病

而殉情自殺了。

王田地主的楊氏一族，那個女孩子的兄長是獨子。

聽說過嗎？楊氏原來是遭受詛咒的家族。清國時期楊氏一族掠奪大肚山平地蕃的土地，因而遭受蕃人的詛咒了。

那個女孩子的家族世代一脈單傳，領養同族男丁維持血脈尚且不足，甚至到了不得不招贅以生養後代的地步。

唉，那個女孩子呀，可憐的雪子同學呀。

初子想摀住耳朵，不願聽見這樣的流言蜚語。

那樣殘酷的流言，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

高女四年級第一個學期春天尚未結束的那一天，初子站立在書架這一側直到雙腳冰冷，渾身顫抖。

放學前的教室，修身課的內藤老師在講臺前說道：「高女的每一位同學都是飽讀詩書、品格優良的女性，請各位寸度合乎禮儀的話題。」課堂上眾人垂下頭顱，默不作聲。初子忍耐著不看向雪子同學，也不看向早季子同學。

不過，圖書館內的初子站立在書架的這一側，透過書架狹小的縫隙，目送雪子同學與早季子同學先後離開，直到地板冰冷的寒意穿透拖鞋，令人渾身顫抖為止。

雪子同學並非是傳言中那種備受同情的軟弱少女，而是無論何時都性格堅毅，眼睛清澈發亮。

即使是這樣的日子，雪子同學依然為早季子同學整理衣領。

兩人之間就像是不需要言語便能傳遞心意，存在著以心傳心的緊密聯繫，所以沒有說出任何多餘的言語，如同往日般地道別了。

至於我這樣的人呢。初子心想，我是何等卑劣的人哪。

既無法堂堂正正地慰問雪子同學，直到此刻也無法割捨窺探的慾望。

比起流言，更冷酷的是我這樣的人吧。



花是櫻花，人當武士。

這是一休大師的名句。

可是說起花，內地是櫻花，本島則是苦楝。

初子的意思是，說起春天的花，必定是指這樣的花了。

當初子看見爛漫盛開的櫻花，就清楚地理解了，這是夢境。

初子所居住的城內並沒有櫻花，僅只在書上看過對櫻花的描繪。

然而讓初子更透澈體悟這是夢境的，是發現早季子同學和雪子同學環繞在身邊。

櫻花樹林小路上，柔軟芬芳的草地有點沾腳，初子與早季子、雪子緩慢的並肩走著。

三人說著漫無邊際的事情，氣氛融洽地嬉笑玩鬧。彷彿吉屋信子《勿忘草》的主人翁牧子與一枝、陽子那樣，又有令人莞爾，又有令人心痛的片刻，那是充滿幸福與溫暖的時光。

長長的小路，似乎永遠不會走到盡頭。

夢境像人魚公主故事中的海水泡沫，既甜美，又悲傷。

4

一開始，連初子自身也沒有覺察，早季子和雪子是她的救贖。

因為初子是個平凡無奇的少女啊。

妹妹春子、夏子會為了瑣碎小事而爭吵。如果是幾乎不可能在山口家看見的片裝森永牛奶巧克力，或許能夠勉強接受吧，妹妹們卻只是為了一小塊新高香蕉牛奶糖而放聲尖叫，這種事情讓初子深感可恥，胸口刺痛不已。

弟弟隆一腦筋靈敏，順利考取臺中師範學校以後，態度卻越見趾高氣昂，不受拘束。每日索要零用錢，浪蕩城內街道，今天喝杏仁茶，

明天吃四菓湯，幾天晚飯吃不下，父親隆夫卻毫無表態。

初子嘗試糾正隆一的浮浪舉止，卻反過來遭到母親幸江的責難：「隆一正在成長不是嗎？男孩子肚子餓得快，初子應該要更體諒弟弟才是。」

春子更是在旁拉長了聲音追擊著，「爸爸下班後也會帶初子姊去買馬齒豆吃吧，真是太不公平了。」

不久前還跟春子鬧得難分難解的夏子，此刻宛如金魚大便緊緊跟隨著春子的腳步，「媽媽，說好要給我們買甜納豆的。」

山口家就是這樣充斥著紛擾又庸俗的氛圍。

儘管由衷感念父母的養育恩惠，但初子也有無法忍耐父母的時候。

不苟言笑的父親隆夫，邀請同僚與後輩到家中用餐，一定喝福祿清酒直到醉爛。嘴唇上方精心修飾的鬚鬚尖端沾黏著噴濺而出的唾沫，父親卻渾然未覺，逕自抓著後輩顛三倒四說著重複的話語。

「男兒立志出鄉關哪，搭上連絡船那一年，是大正九年喲。斷然地捨棄九州，山口家第一個女兒就是山口隆夫要埋骨本島的覺悟，知道嗎？所以給她取名『初子』。喂，我說啊，意思是萬物初始，知道了嗎？」

父親在年輕男性面前大肆談論「初子」之名的由來，從未考慮此刻的少女初子既羞赧又痛苦。

而隨著初子的高女四年級即將走到尾聲，父親與母親談論著初子的未來婚嫁，卻絲毫沒有初子發表心聲的空間，這樣的事情也令初子難以釋懷。

「小澤家的次男不是決定到糖廠工作了嗎？臺中車站最近前來報到的鐵道員山田君也真是一表人才啊！」

「言之過早啦，初子還能再等三、四年左右吧。」

「哎呀老公，初子最近說著想去臺北讀書呢，有點議婚說不定比較好。」

「初子太年輕了，為人母親的要給她說說道理。」

母親與父親旁若無人的討論著。



早季子同學和雪子同學畢業以後，會過著什麼樣的人生呢？

想必是與一般少女們完全不同的人生吧。

去內地留學，依著現代女性的前衛作風，跟某個男人自由戀愛吧？

……不，跟男人戀愛這種事情太愚蠢了，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豈不更美好嗎？

要讀書、寫字、跳舞、唱歌、釣魚、騎車，要搭乘鐵道、大船或者飛行機去旅行，飽覽前所未見的世界風光。

對呀，比起結婚，獨力工作不是更好嗎？

到喜歡的書店親自翻閱每一本書，到電影院看每一部想看的電影，到喫茶店喝咖啡，或者鼓起勇氣走進咖啡廳點一杯牛奶。早晨聽幾張最著迷熱愛的曲盤或廣播節目，下午就著霞光洗溫泉，渾身熱汗地喝著裝在玻璃杯裡又冰涼又酸甜的可爾必思。那該多好啊！

初子無法克制地想著這樣的事情。

儘管她內心有個睿智明晰的聲音說，即使是在進步的、自由的、文明的這個時代，女孩子還是沒有辦法輕鬆地做到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是早季子同學和雪子同學的話……初子就像是對著四葉草石刻許下願望那樣，用力地祈禱著。如果是那兩個人，一定能夠做到的。

因為初子是個平凡無奇的少女，只能度過平凡的人生啊。

高女四年級的尾聲，由於最終仍然無法獲得父母親的首肯投考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初子考取了高女附設的補習科，走向可以預期的人生道路。

修滿為期一年的補習科以後，進入小學校擔任教師。等到適婚的二十歲，就與小澤家的次男、山田鐵道員，或者不知道哪裡來的小林、大久保之類的陌生男人相親結婚、生下孩子，過著符合初子這個名字的平凡生活……。

綻放的苦楝 紫色的 高尚沉靜的花
優雅的微笑著 迎接新的每一天
是日本的 少女我等的 幸福與榮譽

畢業前夕，音樂課開始練唱校歌與畢業歌。

老師彈奏鋼琴，首先帶領同學們一句一句練習，接著個別點名班級上的每一位同學一段一段地練唱，等候同學們能夠順暢演唱，便進入合唱演練。

實際上，四年級的各位對於校歌與畢業歌早已熟稔於心。或許對老師而言，畢業典禮上的畢業生合唱，仍然是典禮的重頭戲吧。

初子喜歡閱讀也喜歡唱歌，對於歌詞動人而曲調優美的校歌，即使再三演練也毫不厭倦。

早季子同學受到點名起身練唱的歌聲非常美妙，凜然而清澈。初子也相當享受這樣的時刻。

可是，隨著畢業將近，初子內心越發忐忑。

有時候初子想要鼓起勇氣，直接詢問早季子同學：畢業後安排什麼規畫？是回到內地讀書嗎？或者赴臺北就讀呢？……那麼，有沒有聽說過雪子同學的出路呢？

初子卻連問出口都顫抖得無法做到。

有如高潔雄偉的 新高山
年輕我等的姿態 強健的挺立著 迎接新的每一天
是日本的 少女我等的 幸福與榮譽

歌曲唱罷，畢業典禮的那一天，初子也只是雙腳僵直，就像是站

在圖書館書架的陰暗側面，目送兩人的身影直到消失不見。

畢業典禮結束返家的那一天晚上，初子懊悔的無法吃下晚飯。

母親幸江特意準備初子最喜歡的生魚片和山藥泥麥飯，醬菜也是色澤鮮豔而香味撲鼻。

春子、夏子和隆一都興高采烈地大口咀嚼著晚飯，只有初子像是罹患了嚴重的感冒，喉嚨梗塞，鼻腔酸楚，每一樣食物放入口中都變得堅硬無味，無法順利地吞嚥到肚子裡去。

映照著岸上柳影 獨自奔流
富含深刻啟示的綠川 迎接新的每一天
是日本的 少女我等的 幸福與榮譽

初子好幾天沒有辦法安眠，夢裡都能聽見骨髓受懊悔所嚙咬的聲音。

想必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幾日以後初子在圖書館書架一側看見眼熟的身影，未經思考的嗓音比膽小的性格更快速地出現了反應。

「雪子同學，沒有去內地嗎？」

「咦？初子同學，早上好。」

儘管臉上流露出一絲迷惘，隨即正色地面向初子。雪子同學本來就是反應敏捷、禮貌周到的少女，所以反過來表達問候。

「畢業了以後，初子同學也是會到圖書館呢。這麼說起來，因為初子同學考上補習科，之後會成為教師吧？真是恭喜了。」

「那個、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並沒有正確地回應話題，初子此刻化身為未受馴化的野獸，沒有預警地襲擊著雪子同學。不過，並不是使用獠牙或犄角，而是帶著九州腔調的國語。

「雪子同學為什麼沒有去內地呢？早季子同學也沒有去嗎？」

身為文明人的雪子同學目瞪口呆，想必是因為沒有遭受過這樣的突擊。

在這樣的目光中初子回過神來，滿臉通紅的低頭道歉：「讓雪子同學感到困惑了，實在是相當抱歉。」

「……不，沒有關係。」

會不會是憐憫初子所表現出來的蠢笨與不安呢？雪子同學輕輕地發出寬容的笑聲。

「初子同學真有趣。如果是初子同學，知道了也沒問題的吧。」

「這話的意思是……？」

「早季子去了喔，內地。就讀的學校不方便告知，因為沒有其他人知道早季子的計畫。」

「只有雪子同學知道早季子同學的計畫，對嗎？所以也只有早季子同學知道雪子同學的計畫嗎？」

「關於我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呀。」

「沒有這回事，完全沒有聽說過的。」

「不久之前，我的兄長還是校園裡熱門的話題不是嗎？即使是潔身自愛的初子同學，也不可能毫無所悉吧。」雪子同學躊躇了一下，最終還是微笑起來，「可是啊，畢竟連我也沒想到家中真的決定招贅夫婿。那些話語說是流言，其實是詛咒也說不定。」

……招贅夫婿。

那位雪子同學，楊雪泥同學，女校長，畢業後家族安排給她的道路是招贅夫婿。

連雙方何時分別了都不知道，初子只能一個字一個字重複咀嚼著雪子同學的言語。咀嚼著，良久良久。

令人心曠神怡 濃綠的 樹蔭下休憩

清朗的風 喃喃低語著 迎接新的每一天

是日本的 少女我等的 幸福與榮譽

6

圖書館書架的另一側，總是同樣的光景。

那是道別的時刻。

雪子同學的指尖觸及早季子同學平整且毫無摺痕的衣領，緩慢而仔細地撫順衣領邊緣。

接受雪子同學宛如親密姊妹般的整裝，早季子同學微笑著連眼睛都眯起來。隨後沉靜地站立著，目送雪子同學離開。

斜陽自窗外投射進來的光線，照亮空氣中的細細微塵，也同時照亮雪子同學與早季子同學的身影。

7

初子這天仍然走入圖書館。

日前對雪子同學發出唐突的言語襲擊以後，初子許多日子不曾在圖書館見過雪子同學了。

可是，初子想見到雪子同學。懷抱著這樣的心情，前一天也是，這天也是，每天都走入圖書館。

由於遭受「招贅夫婿」的驚嚇，初子沒有來得及追問，所以期盼能夠再見到雪子同學一面。

然而我想追問什麼呢？初子自問，卻無從獲得解答。

斜陽的光輝穿透了玻璃窗，閃閃發亮。



初子沒有等到雪子同學，也沒有留下來等候父親隆夫下班。胸口苦悶，不得不繞著遠路步行回家。

繞道綠川，由鈴蘭通折返，直至柳川。

紅融融的霞光滿天，初子抬起頭看見滿樹的苦楝花盛放如紫色雨霧，清風撫過便飄下細細的落花。

啊，這不是早季子同學美麗歌聲的寫照嗎？

「綻放的苦楝，紫色的高尚沉靜的花，優雅的微笑著，迎接新的每一天，是日本的少女我等的，幸福與榮譽……」

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在書架的另一側，肩膀抵著肩膀，讀書時低低的笑語聲，總是敲動初子的心扉。

春天的苦楝花那樣美麗，就像是早季子同學與雪子同學，令城內滿開的杜鵑花都相形失色。

初子拚命地忍住眼淚沒有哭出來。

一定只有神明大人才知道吧。

那是十七歲的山口初子，昭和十二年春天所發生的小小的事情。

邱貴芬

這是一篇寫得非常細膩，而且透過與臺灣文學經典對話、較勁而開展出繁複層次的作品，格局不同凡響。篇名〈花開時節〉，顯然與前輩作家楊千鶴發表於1942年同名的小說作品遙遙呼應。楊千鶴的〈花開時節〉原以日文書寫，刻畫了三位高校女生畢業之際，面對人生和傳統性別角色的徬徨。此篇小說改寫三人的關係，透過初子「偷窺」的角度來呈現楊千鶴作品中潛伏的女女曖昧情誼。結尾的安排，暗示少女對於未來的憧憬，不敵現實的崩解。

這篇作品選詞用字均再三斟酌，不僅成功營造了日治時期女校的歷史氛圍，也展現了作者深度刻畫角色內心戲的功力。兩篇相隔將近70年的〈花開時節〉互相對照，讀者可發現此篇作品愈嚼愈有勁，相當獨特。

佳作



紀嚴

得獎感言

沉寂了三年的作品，在截稿的前一天整理硬碟時喚醒記憶，小幅的改動，隨緣的心情，卻意外地接軌2006年後擱筆的紀錄，睽違十年，是感動也是鼓勵，謝謝！

個人簡介

陳秀珍，筆名紀嚴，臺中高工國文教師，曾獲第三屆礪溪文學獎小說首獎、第五屆中縣文學獎洪醒夫小說首獎、第七屆中縣文學獎小說優勝、第三屆霧峰丁臺文學獎總首獎、內政部兒童局「教養有愛，終極虐待」廣播劇本徵文佳作、內政部九十二年婦幼人身安全宣導徵文優選……等獎項。

餃子

男人坐在矮凳上看著川流不息的人潮，老街的假日總是吸引許多外地觀光客，一波接著一波，看著對他評論及猛拍照的遊客，默無一語，人來人往中，他僵成一座黑白的雕像，豎立在老店的門口。

她捲起衣袖，用手背拭去早春不該有的暑氣，然後低頭揉著用地瓜粉調水的粉團，看著鬆散的粉堆，經過水的媒合，逐漸凝聚成團，心中總會泛起莫名的成就感，即使經手的粉團，早已難以估算，當粉團呈現光滑觸感時，她的嘴角仍會不自主的泛起一抹滿足微笑。

家裡的餃子館是經營數代的百年老店，曾經她痛恨自己和餃子糾纏不清的關係，小時候，她多羨慕同學能穿上乾淨的制服，梳著整齊的麻花辮；但每天與油膩湯水為伍的母親，讓她的制服永遠散發著肉騷味、黏附著怎麼也拍不完的白色麵粉屑。就這樣，為了方便，她一路頂著口字型齊耳的「西瓜皮」，直到高中畢業。

母親身上總是雜著一股蔥蒜和複雜體味的汗臭，每天低頭忙著和麵，鮮少與人說長道短；同學母親身上飄出的花露水馨香，對她而言是遙不可及的事，因為她的童年記憶，除了洗不完碗盤，便是那股揮之不去，既厭惡卻又充滿安全感的矛盾記憶。

老宅座落在河岸旁，每當雨季來汛，濕黏悶熱的水氣充斥整個廚房，距離後院不到幾十公尺的河川憤怒的拍打著河岸，看著土石一點一點的崩落，曾讓年幼的她嚇得不敢回家，母親為了安她的心，用背帶將她背在身後，伏在她的背胛可以感受到母親呼吸的吞吐，繁忙的工作加上高溫的環抱，讓她的氣息在吞吐中散發著濃濃的汗臭和肉味，只有這股讓她既討厭又溫暖的味道，能讓她在河川怒號中沉沉睡去。

某次強烈颱風肆虐過後，河裡飄出令人作嘔的惡臭，母親敏銳異常的嗅覺，順著氣味找到了卡在河床石縫間的無名女屍，母親說有個白色的身影牽引著她走向河岸，那身影模糊不明，卻讓人嗅到哀傷的氣息，一種絕望的哀傷氣息！母親焚香默禱，眼角有淚；她不懂哀傷是什麼樣的味道，只覺得無名屍的浮現讓人十分驚恐，不久，她生了一場大病，藥石無效，家人帶她看遍中西名醫，四處求神問卜，始終無用。於是村里開始出現傳言，有人說母親找到無名屍，招惹了河中的水靈，祂們要「捉交替」才能離開幽暗的水府，往生投胎，重見天日。

她不懂幽冥世界的規則，只看到母親每天以淚洗面，除了餃子生意的雜事，還要照顧生病臥床的她，她想振作，但是高熱的昏沉和撲面襲來的腥臊味，讓她呼吸不到清爽的空氣，每一口都雜著複雜的溼熱，深深的侵入她的肺腑，在她的鼻息間、心肺間、還有每個細胞的循環週期間，無所不在，無所不侵。

某天夜裡母親突然背起高燒不退、癱軟無力的她往河邊走去，她低語呢喃的叨念著：「我來陪你，放過玲子！我來陪你，放過玲子！」說完緩步的向河心走去，她昏沉的腦袋閃過一念不安的恐慌，拖著笨重的身子，死命地走向河心抱住母親，她力氣用罄，氣若游絲地喊了聲：「媽！」後，身子開始往下沉，她感覺到掌心有股冰冷的力道緊緊的拉住她，冰冷的河水很快塞滿鼻息，不留縫隙，但是她好累，身子好重，無力掙扎，索性放鬆，任身子下沉，因為她好累……好累……好……累……。

很快的，汛期結束，沖走了河面所有的痕跡，水鬼沒有帶走她和母親，那天返家後，一覺醒來，身子清朗許多，燒退了，病好了，謠言也慢慢止息了。

這些年，掀起一陣假日出遊風，小鎮的獨特人文風情吸引不少前來訪勝的人群，特色小吃成了縣府主打的觀光訴求，發達的傳媒針對人們的口腹之慾，設立不少美食特輯，搭上這股熱潮，原本就在地方

上小有名氣的「林記餃子」很快的名聞全省，每天前來嚐鮮的人潮絡繹不絕。

以前他們總是一群孩子加上叔嬸們，團坐在老宅的院子裡趕工，這是林家祖傳的老屋，隨著年華老去，雖然屋頹壁漏，但卻維繫著三房子孫血濃於水的情感，每天數千個的手工餃就是這樣在大人們閒話家常，小孩們在旁打鬧的情況下誕生。身為長嫂的母親除了要包理餃子，早上到市場批發零售，下午還要跟父親推著那臺先祖留下的推車到街上擺攤，維持一家子的生計。瘦小的她不是躲在父親身後，就是蹲在攤子旁邊安靜的洗碗，高齡的嬸婆那時頭腦還精光，但每見母親一回，就對她說一次：「阿秀啊！膨粉要抹，水衫要穿，不通人老雙頭空啊！」

母親總是默默的奉上熱茶，點了點頭示意，便轉身走開。立刻埋首於廚房，剝剝著豬頭骨上黏附的「嘴邊肉」，俐落的刀法，猶如庖丁解牛，諒然響然，整顆豬頭很快的骨肉分家，尖尖的堆放在白色的小盆中。

每到夏天，院子裡總會凝聚一股令人作嘔的惡臭，濃烈不散，處理完等待丟棄的豬頭骨，一顆顆完整的堆放在後院的一角，像座慘遭屠殺，無人收埋的無主荒塚，讓她不敢靠近。

她很怕看見母親剝豬頭肉的情景，那股狠勁和母親平日的溫良大相逕庭，彷彿在她心中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無從紓解，唯有透過屠殺支解骨肉的手續，才能平復心中的積怨。

幾次夢中，雙眼被挖空的豬頭，從兩潭深不見底的黑洞中，發出不令人不寒而慄的綠光，惡狠狠的朝她投射過來，走進一看，發出的寒光竟是母親悲悽面容滴落的淚光；暗夜中泊泊不絕的淚水，閃著冰冷的青綠色，悼送著母親逝去的花樣年華，最後流入雪白的麵粉中融成一體，膨脹成一顆顆隱約見餡的餃子。

年幼的她不敢向人說出這個詭異的夢境，深怕如鄰人所說，被殺

的動物會懷著怨恨的心前來復仇，而母親正是豬靈鎖定的對象，這個夢反覆的出現在她的成長歲月，讓她堅信林家的餃子是母親用自己寶貴的靈魂和豬靈們斡旋而來的，所以，她絕口不吃自家的餃子，一口也不！

她不懂，母親所有的付出，全都以父親為依歸，為什麼豬靈們不向父親索命，卻在她的夢中與母親苦苦相纏，她不敢問，也不敢說。

客人一個個的走進店裡，一群年輕人胡亂的將機車排放在門口，魚貫的抽了號碼牌，拿著菜單找了位子坐下，大學畢業後，一度以為可以逃離餃子和肉腥味的她，終究還是回到了家鄉，門口那張母親陪父親在街上叫賣，用來供客人小憩的竹凳早已分崩離圯，只剩脆弱的骨架還勉強支撐著，母親以前常說：「她生來就是要做餃子的！」那時她不懂為何人的一生可以跟一個微不足道的餃子劃上等號，只覺得母親一定是受了豬靈的詛咒，才會說出這樣宿命的話，多年後這句話竟魔咒般的轉移到她的身上，不得開解。

滾燙的高湯讓佐味的醬油、蔥花在碗裡捲起一道淺咖啡色的波瀾，幾顆煮開的水晶餃子在大鍋中載浮載沉，母親不喜歡蔥花被熱水淋過的煮法，她說被開水煮過的蔥少了一份會在口中散開的微辣辛味，這是先祖們交代下來的傳統方法，每次只要將蔥花過水煮，她總會叨唸半天，強調著傳統的堅持；對於餃子，她有很多不能侵犯的原則，就像她對父親任勞任怨的一心付出。

父親總愛在母親和她面前宣揚女人樸實及從夫從父的家訓，不知道是不是家訓在母親心中紮實的發酵，送給母親的香水及化妝品總是原封不動的擺在老宅的破舊的矮櫃上，默默的沾惹塵埃。

一對看似夫妻又像情侶的客人，在人群中拌嘴，女方強勢的態度，絲毫不給在旁唯諾伺候的男人保留情面，母親若是還在，一定忍不住要搖頭感嘆了。

母親的世界從來沒有父親的體貼，只有無條件的順從，她猜想早

逝的外婆一定在她的心裡植下一個無可動搖的信仰，才能讓她守護著霸道的父親，從無爭執；唯一令她永難忘懷的一次，是大四那年的暑假，睽違數月未見的母親一下子老了好幾歲，她開始在臉色著染朱唇，死白的粉餅不協調的在黑皺的皮膚上形成一張面具，母親的舉動，讓她以為是感傷年華老去的自我安慰，直到那天夜裡，一聲哀嚎淒厲的撕裂了盛夏的靜夜，而後又粉飾太平的快速恢復寧靜。

第二天一道用厚粉遮蓋不住的傷痕，蜈蚣大小般的爬踞在她窄小的額間，母親失魂的槌打著盆裡的肉餡，兩頰突兀的腮紅將臉色襯得更加死白，她面無表情的準備著父親攤子上的食材，柴火在灶中霹哩啪啦的燃燒，一切看似往昔，卻有種說不出的恐懼重重的迎面襲來。

年邁的嬸婆早已失智多年，見著母親，沒有關心她的傷痕，依舊叨叨的對她唸著：「阿秀啊！膨粉要抹，水衫要穿，不通人老雙頭空啊！」

這一次母親沒有奉上熱茶，也沒有轉身返回廚房做事，罕有表情的她，雙腳一癱，哭倒在嬸婆的懷裡，只見嬸婆傻傻的笑著，嘴裡不停的叨唸著，對母親的委屈無動於衷，放任她盡情的哭號。

崩潰的母親就像斷尾求生的蜥蜴，很快的又恢復了昔日的冷靜，這一天，母親沒跟著父親上街叫賣，甫進家門的她，看見廚房終年不熄的灶火殘燼忽隱忽滅，卻找不到母親在裡頭忙進忙出的熟悉身影，拉開母親房門的花布簾，一股濃烈的花露水味嗆入腦門，讓人無法呼吸，幾個香水空瓶橫倒在地，屋裡一片狼藉，她的不安更加強烈，不知所措的呆坐在地上，祈禱黑夜趕快結束。

直到深夜，鮮少出門的母親仍然音訊全無，父親嘴裡咒罵著，悻悻然的準備栓上老宅院的木門，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撼動了老屋中每個人的心房，他們說河裡飄著一具女屍，那矮瘦的身形像極了她的母親，要父親趕緊查看母親的行蹤。這時失智的嬸婆突然衝向前，狠狠的打了父親一巴掌，然後又若無其事的走回房裡。

心急如焚的她，隨著父親來到河邊，昏暗的月光下隱約可以看見一團白色物體在水中載浮載沉，那樣子像極了母親包煮多年的水晶餃子，在開水中無助的翻滾著。

費了一番功夫，白色物體總算被打撈上岸，吸飽水氣後的屍身看來異常豐腴，和母親平時乾癟的身子形成強烈對比，她永遠忘不了那張面容，瞋大的雙目上橫著一條榨乾母親靈魂的血紅傷痕，唇上隱約可見廉價唇膏殘留的豔紅，這一次臉色的蒼白不是刻意塗上的粉霜，而是扎扎實實沁入皮膚，貼附在女屍的臉上。

她忍不住哭倒在地，母親屍身上散發出一股難以言喻的味道，除了熟悉的腥騷，花露水被河水沖釋後，香味隱約雜陳其中，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軀殼，讓人不敢懷抱希望，止不住淚水，放聲哭嚎，她驚覺原來兒時所見的那具無名女屍竟是母親，此刻她聞到了哀傷的味道，原來這就是母親所說的哀傷氣息，她確確實實的聞到了，但淚水再多也稀釋不了，它將濃濃的飄進她的生命，一輩子也淡不掉。

這時面無表情的父親輕喚一聲：「阿秀！好好去吧！」泛白的屍體，突然從七竅中竄出幾道鮮血，圍觀的路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著，這是往生者看到至親之人才會有的現象，她啜泣著，無言以對。

父親沒有一滴淚，只是面色沉重的拿起叔父買來的銀紙，試圖抹去母親臉上及耳朵竄流的血痕，但母親失控的血柱在臉上蜿蜒成一條紅色的河，氾濫潰堤，在人生最後的時刻，顛覆她一貫蒼白的沉默。

喪禮簡單的可憐，不到十天便以「橫死在外」的理由草草火化，為了使家宅平安，父親將牌位及骨灰送到百里外的佛寺供奉，父親對於母親的死絕口不提，臉上解讀不出絲毫悲傷的情緒；她想起母親曾說生來就是要包餃子的話，忍不住悲從中來，含著淚回到臺北唸完大四最後一個學期課程，等待畢業。

母親死後四十九天，返家參加「四七」法會的她，習慣性的先到廚房走一遭，廚裡的灶火熊熊依舊，穿梭其中的是母親在世時，不曾

入過廚房的父親，他面色紅潤，臉上掛著笑容，看來春風得意。

她若有所失的穿過後廳，嬸婆看著她，冷不防從背後伸出手來，重重著拍了她的肩說：「阿秀啊！膨粉要抹，水衫要穿，不通人老雙頭空啊！」這突來的舉動讓她嚇了一跳，甫轉身，來不及反應，一名濃妝豔抹的中年女子迎面撞上，什麼話也沒對她說，用著母親不曾有過的嬌嗲，四處喚著父親的名；她若無旁人，大搖大擺的在庭院中穿梭，身上散發出的狐魅氣息，和母親身上雜陳的五味截然不同，父親在她的頤指氣使下，唯唯諾諾的像個怯懦的小男人，心甘情願的臣服在她的裙擺下。大宅裡沒有人敢對她說些什麼，但在女人的身上，她清晰的嗅見父親背叛的味道。

當天夜裡她氣憤難平的拎著行李離開大宅，但一回到臺北旋即又搭著快車悄悄的回到宅子，沒有人知道她曾離開。

不久老宅裡的三個家庭，在女人強勢主導下，妥協的分家，各自營生；大樹下的歡聲笑語在母親死後成了絕響，身為長子的父親順理成章的繼承了「家業」，除了女人外，鎮日穿梭在廚房與街上討生活，幾個月不到，他身上竟出現了與母親相同的氣味，日積一日，越來越濃。

一日微染風寒的父親突然從廚房奪門而出，失魂的跌坐在地，嘴裡胡亂的喊著：「原諒我！原諒我！」父親說，母親幽怨的眼神，在塌陷的豬眼窩中出現，豬頭發出淒冷的綠光，控訴著他的無情與不忠。

從父親口中道出「不忠」兩個字，讓母親埋守多年委屈攤見天日，刺耳的迴響在老宅的院中，久久不散。禁不起驚嚇的折騰，父親轉身變成花髮老人，黃色的符咒被高高的貼在每個廳堂與房舍的門口，偶爾夜裡還會傳來清脆詭異的銅鈴聲，雜著隨風飄舞的紙灰，吹送到宅子的每個角落。父親的神識開始昏昧，常對著她哭泣，然後重複的唸著：「阿秀！餃子！有鬼！」。

女人受不了父親的異常，在某天夜裡偷偷的收拾細軟，帶著父親

畢生的積蓄離開了宅子，知道一無所有後的父親，出奇的平靜，雙眼空洞的望向天際，露出詭異的笑容，靜坐在凳子上整個下午，才步履蹣跚的走向屋裡休息。

這一天，廚房大灶的殘燼，在她停止加添柴火，苦撐半日後，黯然的吞滅最後一絲微光。老宅的季節一下子從夏天跨到了冬天，在空虛的夜晚只剩後院無人清理的豬塚，屹立不搖的聳在角落，惡臭愈發濃烈穿透宅子的每個孔縫，讓人無法逃避豬靈含怨的討報。

她再度想起母親說過「生來是為了要包餃子」的話，下定決心，花了好些日子鑽研先祖流傳下來的秘方，終於找到訣竅。灶火再度揚起的那一天，她循著母親的手法為父親捏了盤餃子，送到床榻上餵食，嚐了一口後，父親一語不發，直到她快走出房門時，才用微弱的聲息，虛乏的對她說：「阿秀！今天的餃子真好！做得真好……做得真好……做得真好……」

這一晚，父親沉沉的睡了，沒有驚慌的夢囈，沒有翻來覆去的不安，只有嘴角平靜的淺笑。

她抬起頭倒抽了口氣，新找的店面和「林記水餃」的招牌在小鎮人們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沒花太多力氣，很快的人潮就聚攏上門，透過觀光產業的推動，及這些時日的淬鍊，她正式成為林記餃子第四代的傳人。

趁著空檔，每天為坐在店門前發呆的父親煮碗湯餃，是她的功課，只有吃她做的餃子，才能讓他夜裡好眠；女人捲款潛逃後，父親從此活在自己的世界，鎮日怔怔的坐著，悶不吭聲，只有吃餃子時，才能看見他滿足而平淡的笑容，聽見父親和母親久違的交流。

她小心翼翼的將冒著煙的湯水弄涼，然後端給父親，父親總是淺嘗湯頭後，讓餃子在他口中咀嚼良久後，再呼嚕的滿足吃下。每次吃完他一定會抬頭看著她，認真而堅定的說：「阿秀啊！好吃……好吃……這是我們家的餃子，是咱倆人的水餃……」，這一刻，她和母

親融合為一，眼中冒著藏不住的水氣，小心的呵護著遲到的幸福。

她深深的嘆了口氣！用手摸了摸自己用袋子密封，繫在腰肚間的書信，那是母親跳水自殺前，留在房中的遺書，透過曾經臍帶相連的依附與親蜜，她能感覺母親對父親崇拜與依戀，就像餃子與林家斬不斷的因緣。

幾年後，父親在一次熟睡中心臟麻痺，安詳的死去。她將母親的牌位迎回，把她和父親的名，緊緊相依的刻入林氏先祖的靈牌中。小店門口塑了一座年邁老人靜坐在凳上沉思的雕像，雕像在風吹日曬的試煉下，不曾動搖，安撫著她內心莫名的失落與悵惘。

大灶的爐火熊熊的燒著，火影在陰暗的一角熾熱的閃動，她低頭剝砍著曾令她退避三舍的豬頭肉，低聲喃喃的道：「安息吧！媽！我幫妳把爸找回來了。」語畢，她解下在腰間繫了數年的密封袋，望著袋子發呆了一會兒，然後將袋中泛黃信件擲入火爐，單薄的紙片很快被烈火吞噬，她愣了愣，接著又繼續剝著能夠增加湯餃口感的豬頭肉，這一天，她的手法俐落無比，從此變成了那個為餃子而生的樸實母親。

邱貴芬

這篇作品以「母女關係」為主軸，敘述幼時目睹母親的命運，排拒母親角色的女兒，如何一步步理解母親的心情，終於傳承了母親的故事，一肩挑起經營數代百年餃子老店的故事。小說的結構相當完整，前後呼應，且以「餃子」的象徵貫穿全局，烘托故事主要軸線的發展，是相當成功的寫法。而夢境、死亡（女屍、豬靈）與動物意象（蜈蚣、蜥蜴等等）互相交織譜成的詭異情境，頗有李昂與施叔青早年鹿港書寫的特殊風味，相當難得。三位評審一致認為本篇作品人物對話較為薄弱失真，是作者未來創作可再細心推敲之處。

佳作



陳曜裕

得獎感言

一直寫著，總會寫到哪裡，好像走著，只要不停，某個地方就會走到。感謝一些看過的風景、住過的地方。感謝一直陪我的子娟老師、幼君老師。還有默默鼓勵我的，住在臺中、很帥很棒的不老前輩。

個人簡介

豐原人，現任教於蘭陽女中。熱愛教學，喜歡思想課程、指導學生創作。很努力與文字交流，還是個學走路的人，聆聽四方教訓。執教於今已九年，很高興，永遠是個努力學習的老師，住在很安靜的宜蘭。

慶豐收

山城會寂寞嗎？高速公路一刀劃過後，不能移動的村落每天盯著傷口，血一滴滴出走。

血流成河？鮭魚回溯產下一堆受精卵待孵後沒有死去，拍拍屁股，留下魚子魚孫吮吸不多的養分，走過春春期，再度洄去。

也有不能走的……

小小村莊是失血過多、營養不良的母親，掏空所有，還得骨質疏鬆。

阿豐是正直、顧家的青年，我的爸爸。當他三個哥哥與四個姊姊紛紛離開這座靜止的村落，獨他守住我的阿嬤——老邁的阿秀，成了少數新血。

阿豐書讀得不多，世代祖業在此，幾片山林裡的沃土，拼貼出一生美好藍圖。沒來由，阿豐篤信農業人口流失後，總會回流，屆時，守住這份事業的他，不只可以移植技術，未來想買地躬耕的人還得高價向他收購。

看著自己種的木瓜樹（他不種觀光用的山櫻花）、香蕉、芒果、棗子等，阿豐雙頰慣性向上拉了一下，伸手撫摸一串串綠寶石，老人家似，頑固守護。

我是阿珍，珍貴的珍，山珍的珍。

小村位處山區、平原交界，百分之七十是低海拔山坡地，溪水蜿蜒其間，因地處中上游，未受污染，山澄水厚，一片翠綠。每當秋意

高爽，兩岸蘆葦會屬成白茫茫花海。全村三百多人，由於耕地多在山坡，居民早出晚歸，餘小村荒地一堆，鮮少人氣，只黃昏時刻，荷鋤歸的身影會割破夕陽，滲幾滴活潑出來。

阿嬤是傳統女性，除了在我阿公去世時沉默幾天，山裡總可以看到她忙碌的身影，不時與鄰居親切談話。

他們母子感情甚篤，鄰居說這是細漢团有疼到，不枉阿嬤一生勞累。不幸生養子息過多，阿嬤年輕時雖體力過人，在時間與兒女追討下，老化的速度可能連家中老狗都感意外。我應該也算得上幫兇。一百五十幾的身高，如今百四左右，拿起鋤頭尚不難，採摘木瓜、芒果一類，可就困難重重。所幸阿豐娶了阿琴，我的媽媽，陪阿嬤聊天外，更是工作上稱職的幫手。爾後生下我和弟弟，生活不寬裕，能在家鄉一圓鄉村夢，對阿豐來說也算欣慰了。

小村無工商機能，人煙薄淺，車子稀稀疏疏，鄉村街道多被牛、雞、流浪狗、野貓霸占，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到了一座故事裡才有的動物城。每年三節方能召喚一些陽氣，尤其農曆新年，家家戶戶稻埕上停滿新車，小村每年順通筋脈一次，讓車水馬龍帶來元氣。

親戚回家過年是家裡大事，殺雞炊粿不說，能讓阿嬤看看朝思暮想的兒女才是最重要。阿豐也樂於見到兄弟姊妹，就這點，他實在單純，不抱怨困守窮鄉，不與手足比較。

阿琴可就不同，孤身料理八個家庭的飯菜便是難事，口多味難調，不同習慣該如何取捨平衡？每次都讓她一個頭兩個大。何況眾人嘴裡雖然不說，動起筷子的神情瞞騙不了煮食的人，大伯一個指頭微微顫抖，誰的孩子只喝飲料不吃飯……。難怪每回年節前夕，阿琴都會鬧肚子痛，別說緊張，光試各樣料理也夠腸胃翻騰了。

至於身材走山，那是女人的秘密。

不只廚房灶事難為，娶媳婦就像生女兒，婆媳平日相處，堪稱典範；偏親女兒回到家後，阿琴成了外籍勞工，像我小時聽老師講過的

——害怕十二點鐘的灰姑娘，畏懼褪色的一切。至於阿豐，與哥哥姊姊們話匣子一開，雖不至遺忘糟糠妻，免不了冷落結髮情。阿琴不是讀書人，也非舊時代女性，一點心意上的安慰仍在乎，就這點，年節過後，好說歹說，阿豐每每得講些賠罪話。

「阿琴，切一盤水果來。」一邊擦桌子，阿嬤一邊緊緊催促。

「好啦，粿炊熟，等一陣就去準備。」阿琴滿身大汗，穿著短袖，實在無法想像外頭正籠罩大陸冷氣團。

「阿琴，去街頭買幾罐啤酒轉來。」拿著一疊椅凳，忙得滿頭汗的阿豐急喚著，生怕怠慢了家人。

「嘍攔喊啊！沒看到我還有代誌！」

每年都會搬演這些對話，如果我跟弟弟不識趣地吵鬧，難免被阿琴搨幾個巴掌，眼角不時有燙熱的水，阿琴與我們都是。簡單年節成了沉重包袱，壓得人走不太動，就天公一人，走得比誰都快。

阿琴不太抱怨阿嬤，這多半跟阿嬤的性格有關。嫁雞隨雞，阿嬤做了一輩子，年節有空時還會到山上整理水果，光這點，阿琴也不好說什麼。

平時，高處的水果由阿琴負責，阿嬤則在下面傳接工具、果物等，我有時會被帶來果園，睡在塑膠籃裡。

這天，香蕉已可採收，阿琴還在家中招待那些親戚，阿嬤帶著我來到果園。為兒女著想的心情讓猶未熟透的果實身價大漲，不立刻採摘，會飛走似。阿嬤爬上了梯子，寶刀未老割下第一串香蕉後，覺得上上下下實在麻煩，另一串就在旁邊，乾脆伸長了手，來個一兼二顧……。

阿琴已哭過幾回，阿豐趕到醫院時，除了安慰自責的太太，還得祈禱一切平安。

「誰知影阿秀伸手時，重心不穩，年紀一大把，身子也無軟 Q。厝邊喊救人時，阿珍一直哭，媽已經躺佇土腳。」

阿嬤任由上了瞬間膠的軀幹和世界硬碰硬，如今病房內，雙腿似水果套了袋，不見天日。植樹幾十年，不知處理過多少水果？誰料餘生殘年，成了長不全的作物，失了自由，失了價值。

果園改由阿豐阿琴齊力擔起，中午再趕回照顧阿嬤。人還健在，阿豐已覺大幸。阿琴可忙了，阿豐沒有把照顧阿嬤的工作都交給她，可洗澡畢竟是女人的事，一個做山的查某，白天用掉大半體力，回家煮飯不說，猶得照顧我們。如今多了盥洗一事，確實為難阿琴，連帶老厝一旁的菜園偏沖，一併枯槁。

阿豐不是不懂，能做的畢竟不多，阿琴幫阿嬤洗身體時，他就站在外面接應。隔著一道門，鄉下浴室的照明設備似風裡哭乾了的燈芯，照出門外阿豐遞水身影，搖搖晃晃。

阿琴慣例先洗阿嬤的頭髮，老年髮落，擰起不過一指環的量，對照阿琴背後一綹年華。阿琴常私下抱怨，擔心自己老了會不會也如此？順便洗我和弟弟時，手勁因而過重。

阿媽雙腳的包裹只有回醫院複診時會拆除、消毒、重新包紮，其餘時間要注意感染。阿琴並不憂心頭部整潔，身軀就不同了。阿嬤早就駝背，一如問號的身軀要避免水從身上滑落至腳，考驗阿琴擰毛巾的功力外，鬆弛的乳房因著彎曲體幹與陰部時相接觸，更是一大考驗。才扶起右邊這大而無用的母姓象徵，左乳已如落日，貼緊雙腿夾起的山谷。阿琴索性單手捧起，再用另一手清洗腹部，還有這不復美觀卻又緊緊黏貼生垢的事業線。會陰的處理猶難，陰唇兩邊不能馬虎，阿琴對此卻有觸景傷情的禁忌，這得從阿豐的隱私說起了。

阿豐是村裡模範生，可以幫第一戶老奶奶扛兩三公里菠蘿蜜，幫忙照顧因事外出的鄰居，甚至家裡沒人看顧的吵鬧小孩，他都可以抱在身上，手裡搖著奶瓶。至於太太，除過年繁瑣讓阿琴稍微不滿外，

阿豐總在一旁陪伴。

可惜這些都是外在的，阿琴嚮往不同人生、有想法，她想到大都會，學電視中的女人，各個風風光光。鄉下媒妁之言與母親的心願綁住了她，阿琴不排斥門外這男人，卻抗拒宿命般的安排，尤其阿豐寸步不離彷彿無形枷鎖，時時告誡著她：一個家庭主婦或傳統女人該是什麼模樣！

大男人就算，偏偏床上阿豐笨拙不堪，不解女人風情，無法給予阿琴應有慰藉。特別那不知從何說起、表裡不一的命脈，讓阿琴感覺自己的青春正強烈耗損。彼時我和弟弟睡在一旁，做愛後的阿琴都會唉聲嘆氣，哀得弟弟時哭時睡。

清洗阿嬤下體的污垢不容易，我也同情過她，阿琴像阿豐遞進來的洗澡水，沖刷骯髒又無奈的人生，清水流入惡水流出。那晚，沉默的阿嬤裸露出老根失去養份後的難堪，呆坐床上；阿豐賣力安慰日益掏空的阿琴，不斷施肥、灌溉。

幾日過後，兩人重新適應了變局，鄉下人都這般，好死不如歹活。阿豐照常工作，用加倍的力量好像要跟老天爺比賽般，讓即將結果的樹木更加豐滿。阿琴一如以往，但是話變少了，工作時不太和阿豐說笑。家中荒廢的園子恢復欣欣向榮，門外貓狗一如往常散漫，一切在時間推移中慢慢沉澱，彷彿未曾發生什麼。

阿豐認真的人生隨木瓜樹上幾串結出的新實，又飽滿起來。我則進入小學，阿琴主張的，一個女人要讀書。空空的家門剩阿嬤一人坐在門口，搖著一旁酣睡的男孩，守著小村，疲憊又寂靜。

那是一個不太想記憶的午後，我自校車躍下，一到家便給阿嬤一個擁抱。

村中沒超商，最大幸福就是賣鹽酥雞的車開來，村長會廣播全村

大大小小，一起逗鬧熱。

當時年紀還小，不求玩具、娃娃，獨對鹽酥雞鍾愛莫名，阿嬤知道的，阿豐最喜歡買鹽酥雞給我吃。可是怎麼買？果園現在由他們夫妻倆看顧，阿嬤苦思著，深怕遲疑了，車就開走。偏偏阿豐住的地方只有我們一戶，走出巷子才能遇到其他鄰居，阿嬤不想麻煩人，買得一次，總不能處處叨擾！樹長在土地上，只有自己可以結實。

烈日漫漫，沉重的南部空氣壓抑著行人。阿嬤轉動著輪圈，滿身大汗緩緩沁出，枯黃的手奮力推磨，我在一旁幫忙推著輪椅，發育還不夠好的身軀有些使不上力。

小小村落，一老一少，慢慢在太陽底下走，影子很短，與商車有一個對街的距離。

「阿秀，你按怎自己出來啦！恁囡哩？」一旁鄰居大叫。

「無啦！就出來替孫仔買鹽酥雞。阿豐猶閣咧做山，還未轉來。」阿嬤一邊說，一邊穿越馬路，鄰居早已上前幫忙。

多虧鄰居，阿嬤滿足了我的期待，雖然還是麻煩了別人。黃昏融入我們的甜言蜜語，死寂的村莊活潑起來，剛到家的阿豐在門外靜靜觀看。

睡前，受傷後的阿嬤第一次微笑，我拾起一旁鏡子，要她趕緊留念。

奇怪地，阿嬤的笑容不自然地擠向左邊。「是傷久沒笑，竟然袂記得安怎笑。」對著我說完後，阿嬤要阿豐帶我回房去睡。

冷白醫院襯得阿嬤一身黝黑色皮膚，更無生氣。

阿豐八個兄弟姊妹聚在門外，憂愁中風的阿嬤該如何照顧？阿豐反覆說著無奈，掏出肝肺了，連著阿琴面對未來的恐懼攪成難得碎語。稍懂事的我和不懂事的弟弟只是一直發呆。

「囡仔什麼都不識，攏嘛是想著阿嬤，才吵要阿嬤呷鹽酥雞。誰

知，一呷，人憨憨在半暝中風起來。阿母平常時攏自己睡，有代誌都會出聲叫隔壁的我，這回就按呢睡下去，誰知影……。」

「你咁不知阿母本身就有糖尿病、高血壓！囡仔什麼都不知，啊你已經大人大種，性質竟佻囡仔一樣。」大伯阿龍不留情面數落。

「阿母攏我在顧，我奈不知影！就共你講，是囡仔堅持。阿母毋甘囡仔的好意，誰知才呷兩三塊，代誌就變這欸。你講攏我的問題，你講，阿母你啥時照顧過……。」阿豐最怕人激，眼角已有一絲淚水，不知是為阿嬤，還是為失態頂撞大哥而哭。

「好啊啦！人攏已經中風，講這衝除。最重要的是，阿母這嘛欲安怎照顧？」二姨阿惠忍不住，跳出來說話，企圖為眾人冷場。阿嬤中風來得突然，阿豐一家兄弟姊妹的聚會更是。回想起來，並非二姨的話讓人冷靜，而是提醒了——終究得面對這個被刻意忽略的問題。八個人除阿豐外，各懷鬼胎。

「逐家都有家庭，阿豐兩人已經足艱苦，繼續照顧嘛不是辦法。而且中風的人需要好好照顧，逐家無聽醫生常咧講，臨床上發現，中風最驚錯失黃金治療時間，導致記憶減退，甚至應付日常生活的功能變差……。」心知嫁出去的四個妹妹因著夫家，必然無法接母親同住，如此，剩下四個男人就得承受責任，這是大麻煩！阿龍壓下嘴角微笑，為自己這番國臺語夾雜的精闢論點得意不已。「不如送阿母去養老院，找人照顧，一來免耗去照顧厝內的時間、體力；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嘛不免煩惱阿母繼續惡化……。」阿龍是長子，最難撇清，當下只能提出送母親至養老院的方法，斷尾求生。

「好啊，我嘛贊成，錢逐家平分就好。毋過阿母分財產時本就沒分給查某囡，我們當然袂講這樣就不要出錢，但是我們已經嫁出去，大家彼邊也會講話。恁查咁人攏有分到錢，應該由恁來平分才對。」不待阿龍把話說完，阿惠趕緊插話，眾人一時啞口無言，姊妹們倒是合情合理地點頭。

「不對啊！阿母是逐家的，錢要逐家分才合理，阿母嘛不會難過查某囡都不理她。」阿龍試著曉以大義，企圖幫自己拾回幾塊銅板，一旁兩個弟弟連忙同意，只有阿豐默然。

「可以啊，財產重分，我們就出錢。而且立遺囑時就已經講過，恁查咁人拿遺產就要照顧阿母，這是阿爸的話，忘記了嗎？」阿惠冷淡接話。阿龍感到深深的敵意正盯向那筆鎖在銀行裡的鈔票。

「莫閣講啦！阿母還躺在病院，恁就講甲遮爾仔難聽，袂慚愧嗎？我們拿財產本早就要照顧阿母，阿姊他們有大家彼邊要顧，給他們出錢，阿母嘛會感到歹謝。」不知道為什麼，阿豐給我的感動就在這。「阿母就送去附近都市的養老院，我負責去看她，大兄、二兄、三兄，恁就佻我平分所有開銷。阿姊，恁有閒時，愛記得多轉來看阿母，關心她，不要讓老人家孤單一人。」忍不住大聲說出，阿豐像是掏空般，住在鄉下的他，只有颱風破壞作物時才會這樣。如今，想著要把從小照顧他的母親送入養老院，不禁茫然起來。

阿豐的愛是很傳統那種，離開身邊的，每隔幾公尺就會割下他一點肉。

阿豐的兄弟姊妹不再接話，對於平常不多話的小弟，這番不是指責的指責讓眾人吃力地咬緊雙唇。

車聲此起彼落，阿嬤被送入養老院，一陣交代後，回園子的阿豐帶著我看向果樹。木瓜已有五六分大了，應該是個豐收年，加上日照多、颱風少，果肉的甜度一定讓市場大大滿意。家裡變動不斷發生，獨果園照著阿豐預期走。

「人生難料，果實簡單多了，只要好好照顧它們，就一定有成果。」

阿豐輕嘆一聲。

「人確實歹做！」

阿豐把弟弟交給保母，我因就讀國小，沒有構成太大負擔。

每晚，阿豐都會到養老院，阿琴則料理家務，一邊做一邊唸：「身軀是免洗啊！轉來嘛沒法度休息，嫁你一世，糟蹋一世。都市人攞賺到天邊啊，你咧？開倒車慢慢賺。」阿豐拖著往來勞頓的影子回到家，阿琴的抱怨更不留情。「做啥物山，是種出啥物？木瓜、木瓜，外口早就已經開轎車去都市住啊！賠你家已佇遮種木瓜。」

阿豐因理虧多半不說話，有幾次快要壓抑不住，悶悶飲起不曾喝的米酒。有一次，喝過頭的他醉醺醺地看向我，用國語癡笑地說：「阿珍，長大後不要跟媽媽一樣！」那是我第一次感覺阿豐另一種情緒，裹在水果裡那種，得剖開才知道。

養老院座落市區邊捷運到不了的荒地，因為地價便宜，企業打著空氣新鮮、方便老人散步等名號，降低事業成本。

裡頭老人成眾，行動方便的，坐在戶外下棋聊天，信口談起國家大事、兒女不孝。或拄著拐杖，對著門外吁嘆，偷一支菸，砌出藍天下白雲朵朵。更多的是坐在輪椅上，依憑還能一伸一張的鼻孔呼吸，拉引全身血脈汨動，彷彿一條即將枯竭卻又偶然圈幾圈漣漪的河流。

這裡的老人如失根之樹，少了自生能力，卻在陽光下，映出琥珀般光澤，格外顯眼。另外有一群老人，常年在房間裡，一臉雪白，像不出世的仙人，飲著流體咕嚕。阿嬤便是其中之一。中風的她沒及時救援，一晚耽擱後，說起話來含含糊糊，四肢也不聽使喚。漸次萎縮的身形，只比發育甚好的我大一些，賴著一身皺褶讓人相信，她也是個七、八十的女人了。

阿嬤初來到，阿琴雖不及好好感受養老院氣氛，對養護中心的環境也有一定認識。這個假日跟著阿豐一同探訪，消毒水味道襲來時，不敵感官直接刺激，仍舊打了一個哆嗦，拉著我的手忽然握得緊緊。突然一嘶吼叫，嚇得阿琴一陣踉蹌。至今回想起來，聲音的發動者，舌尖應該正努力上頂，接著急遽弱化，舌尖歸位了，還有些不甘。

走到阿嬤住的房間，照護員正在餵食老人們。先前因工作關係，阿豐來到養老院都是晚飯後的事了，如今見阿嬤吃的不過是綠色稠狀物，陡然一陣怒意。

「請問你飼我阿母這是啥物？」強忍脾氣，阿豐禮貌地詢問。

「喔，這咕嚕啦！」照護員慢條斯理地答應，語氣有一種被問過多次的制式化。當時社工為阿嬤做的評估中，寫到的流體食物就是這。

阿豐請照護員將器具交給他，好讓自己餵食。咕嚕雖是流體，依然有溫度，阿豐仔細吹散表面熱氣，深怕多一點就會灼傷阿嬤的舌。可惜就算溫度掌控良好，不習慣的口味仍然讓阿嬤嗤之以鼻，「我無愛吃啦！我要……我要來轉，阿豐……阿豐，帶我來轉。」聽著這些的話，阿豐只能強忍辛酸，連忙說起什麼身體好啊就回家的話。至於回家，阿豐自己也不知道，這天是什麼時候？

撈起第二口咕嚕偷嚐，阿豐想知道味道如何？當時我也吵著要一口，想起來，澱粉質裡參雜蔬菜香味，還有魚肉甜，至於那一點辣，應該是魚香茄子的大蒜吧！

以前，阿琴抱怨阿嬤煮的飯太軟，阿嬤嫌阿琴的飯又太硬。當時阿豐不知站那一邊，只能兩邊都說好，實際上，外面便當的飯好吃多了。現在踏入養老院，可以吃就是幸福，活著不過一口氣，每天爭著何謂鮮美，何苦？我想阿豐終於明白過年時，阿琴為何不開心了。

「阿琴咧？」阿豐回頭回頭想看她，人已不在。

踏進養老院便一路沉默的阿琴，早在阿豐專心餵食時，走出門外，踱步時，一雙眼不時往裡面窺探。曾有幾次，我就聽過她唸著未來是否也將如動物被豢養？現在餵食阿嬤的人是阿豐，哪一天，自己是否也要幫忙？甚至住進養老院，發出渴求回家的哀調，換來一口又一口稀爛？

我的母親，把話說給自己女兒聽時，從來就不想我是不是也會跟著擔憂。

吃完飯，老人家按慣例睡一下。安撫好阿嬤，阿豐一個人坐在床

邊，手執枯乾的雙臂，仔細為她尋找最舒服的位置，穩穩放下。堅持不進病房的阿琴執拗地在外面，把我丟在養老院裡，任我一個人在他們兩邊跑，出出入入。

阿嬤已經入睡，冷氣口反反覆覆遞出冷冽消毒味，阿豐束起外套拉鍊，縮身阿嬤旁。

下午近三點是老人吃點心、復健的時間，社工通常會安排團康活動，有時請附近幼稚園學童為當月壽星祝賀、唱歌；有時請老一輩的歌手為老人們獻唱，一時熱鬧，讓人忘了原有死寂。阿嬤無心參加，呆坐著；阿豐尷尬地參與其中，像南部夏天裡為觀光客遲開的一朵櫻花，拙劣且不對時。我則不免想著，同樣是小孩，為什麼我好像比較複雜？

阿豐每天都會來一次，六日則請鄰居幫忙照顧我們，讓他與阿琴有更多餘力陪伴阿嬤。

即使百般不願意，阿琴仍盡力做好一個妻子、媳婦該有的溫順。有一次他們倆來得早，八點多照護員正清洗老人，阿琴偶然撞見阿嬤裸露下半身坐在床邊的輪椅上，座下一堆泄黃連著惡臭。隔週，阿嬤因突然嘔吐被送進浴室，被通知的夫妻倆闖了進去，耳邊驟響：「這為啥物有查埔郎！」另一位赤裸的女人拉著滿臉皺紋叫罵。阿豐低下頭，連聲道歉，照護員也連忙解釋。至於阿琴？早就拉著我奔出潮濕、浮躁的浴室，揉拭紅腫眼睛低喃。

「我無愛……我無愛住佇這！」

阿琴跑了，我的媽媽沒有再抱我們一下，留下盥洗後被帶回家團聚的阿嬤、哭紅眼的阿豐。

初春下午暖和，天空潔淨不已，少了雲朵點綴，藍色無染的天空反而有些壓迫。家門外的草堆錯雜著青菜，這段時間疏於整理，青菜稀落不整，幾顆高麗菜葉甚至枯爛了。鄉下野貓依舊成群，橫行紅磚

屋瓦間，惹得野狗一陣叫吠。阿豐的菜園在阿琴跟人跑後，生命力不減反增，一隻白貓正強迫米克斯交配，惹得母貓哈氣連連。另一角落，黑貓銜住虎皮貓，連續擺動下體，逗弄下午氣候漸趨燥熱。這些貓好像是一家人，卻總在繁殖季亂成一片。

不只家中菜園，一反常態，阿豐多日未去寶貝果園。村子小，莫說三姑六婆，近乎死寂的空氣亦沒足夠對流讓事件煙消雲散。針對流言，阿豐嘴裡不說，面對鄰居滿是忐忑，雖然客廳裡早堆疊鄰居慰問的禮數，上進的他還是不敢外出。我與弟弟已經醒了，弟弟正愁找不到媽媽，號啕大哭，加上外頭野貓春嘶，氣得不曾體罰小孩的阿豐一陣亂打，嚷得下午更熱。

「囡仔沒老母已經……已經足可憐！嘍嘍……嘍擱打啊！」阿嬤坐在輪椅用力喊，老淚一把噙著，忍不住別過了頭，話語隨著中風的嘴扭曲成形。阿豐沒回應，沉思了一會兒，想想母親說的畢竟沒錯，把老婆跑掉的痛遷怒小孩身上，說什麼也不對。哄了一陣，待弟弟睡了，把難得回家又愈益消瘦的母親扶上床後，開始整理荒廢已久的家園。

首先打掃地板。地上偶而還可以看見阿琴微彎頭髮，和著皮屑灰塵。阿豐下意識用手指挑出髮絲，收在櫃子裡的小鐵盒，五分鐘後才意識自己呆坐起來，一雙手把阿琴留下的梳子握得溼黏。接著清洗餐盤、整理廚餘，打包散溢成流的垃圾。雖是鄉下地方，阿豐的環保意識倒不錯，甚至有些節儉，肥水不落外人田那種。

阿豐挑選該回收的、不該回收的，驚覺平常垃圾都由阿琴整理，不知喝掉的飲料罐竟比喝掉的東西還多，但比起方才在馬桶裡洩出的東西，手裡頭的垃圾又真實多了。逝水年華的感受阿豐道不出，失去後的空虛教他疼起這些垃圾，還有阿琴煮菜剩下來的包裝袋。

整理了室內，也許阿豐感覺到自己的能量正慢慢回填，望向窗外雜亂，總覺得還要做些什麼？首先趕走門外野貓。阿豐平常並不討厭牠們，有時還會拿著廚餘補補這些小身子；可面對發情的貓，總有一

股說不出的憎恨，揮動手中鋤頭，「嚇！」幾隻貓便被驅離出境。

阿豐鋤掉了雜草以及一些枯黃的蔬菜，整個園子越發乾淨，他就覺得每一揮手都像在割除什麼，陡然亂揮的手讓人看了就怕。待整座園子回到阿琴還在時的模樣，阿豐跌坐原地，抓起地上泥土，像握不住什麼似。直到泥土中混雜的石子刺傷了掌心，發情的野貓又回來，再沒趕走牠們，貓兒交配的樂音在嶄新土地上，碰撞激情聲響。

阿豐把阿嬤送回養老院，當時我坐在後面，聽他反覆唸著，好像是想起阿母赤裸的身體。回想阿琴幫忙洗澡那段日子，他只在門外接應，從來不知肉身的年歲竟是這麼赤裸？如今疊沓的肌膚讓阿豐的心也皺摺了幾次，難怪阿琴會離開！

他又回到果園，摸著已六七分熟的木瓜，感受青澀與老成的差距。那晚阿豐洗了人生最長一次澡，我站在一旁，看著他看向自己赤裸身軀，現在想來，也許他正想著與媽媽的關聯，和阿琴之間的過去。

阿豐曾想聽鄰居的話，再找一個老婆。不過村裡女人早流失殆盡，僅存的，就算阿豐不挑，也因為兩個拖油瓶，紛紛破局。

週而復始過了幾個月，生活對阿豐來說真不是難事，他是土生土長的果樹，只要掌握了四季的週期，再大的風，猶然可以開出希望。如今果園已屆採收季節，村落由於日照長、水分少，此地木瓜向來是主婦口中聖品。近來，阿豐更加謹慎，畢竟從八月到十二月，都是木瓜豐收時分，他得握住這一切。不可思議的勤奮讓鄰居的流言也阻塞了，日子漸趨平靜，阿豐平和的臉下卻常想著阿琴，「無愛閤討像阿琴一樣的人做某，握不綰的，實在傷人！」

這時已經有些老主顧的訂單，客源多是山下大都會的中盤商，當然也有散戶，如一些比較挑嘴的餐廳老闆。阿豐的水果不曾滯銷，當果賤傷農、物稀難售時，他從沒過困擾。

就在阿豐如往常聯絡好預售事宜，養老院來了一通電話。

麻雀嘰嘰喳喳扯破了藍色天空，隨著土葬儀式結束、喪葬團隊離開，阿豐對著無知的弟弟與當時吵著要阿嬤的我發呆。眼淚已乾涸，只餘記憶凝結後的痕跡殘留在法令紋裡，回填著結束後的空洞。阿豐思考豐收的木瓜可以帶來什麼？現在只剩我們可以與他享用了。

村內道路曲折，老人騎車搖搖擺擺，整個世界在陽光下晃動了起來，間雜著蒼蠅聲，嗡嗡擾擾，是鄉下道地伴奏。阿豐每天就著蜿蜒小路來來往往，已經不用再支付養老院的開銷，卻也找了保母照顧小孩，持平的生活沒有一點新鮮味。

阿豐還是賣力工作，木瓜產期長，既是南部天候合宜，也源於物種基因適應良好。

失去老婆與母親後的阿豐，沒有被打倒，他更加努力，只是臉上表情越來越單一，酒也越喝越多。住附近的保母雖有年紀了，還是勾動阿豐一些衝動，索性拉長在園裡的時間，天未亮便引著老舊工作鞋往山裡跑，直到群山嚙咬金烏，鮮血散成餘暉，才又扯著影子，任血色與米酒在身上塗染一次又一次情緒。

鄰居也有勸的，不過阿豐的固執如對這片土地的愛，既已發根，總得和著泥土，爛掉了，至少還綁住土地。酒，那是唯一可以讓他宣洩的東西，每次看著他喝酒時脫掉一身衣服，我都會害怕，滿身酒氣的發紅的身軀，好像沒有以前那種土地的親和味了，反倒像過熟的木瓜，有發酵的腥醉。

又到年尾，木瓜產季即將結束，再兩個月便是年節時分，按慣例，阿豐的兄弟姊妹都會回來。今年沒了阿琴，阿豐準備請外燴辦桌，團圓飯是家族大事，無論過去為錢爭成什麼樣，這一頓飯，阿豐總想為死去的阿嬤好好安排。

流水席是鄉下常見的年飯形式，平常習慣開伙的地方，過年時都想好好休息一會兒，犒賞一年勞動。阿豐生活壓力依舊不小，卻不與兄弟

姊妹計較，光是菜單上的豬肋排、紅燒魚，阿豐平常也沒什麼機會吃，遑論已經裝箱的棗子，都是要給兄弟姊妹的土產，是阿豐一年來收穫。

小村再度灌入活力，平常空蕩蕩的街道擠滿轎車，妝點成都會裡才有的熱鬧。微風吹在每個人身上，隨處都聽得到還是鄉下空氣好的讚嘆聲。一旁裝好待運送的木瓜翠綠地反照太陽光芒，讓人以為夏天不曾離開，我與弟弟正在門外辦桌師傅旁玩耍。

阿惠先到了，帶著一家人，滿臉都市的新鮮感。接著是阿龍，撕破臉後，哥哥總是哥哥，親切打招呼。陸陸續續，待眾人都到齊後，辦桌的也將菜色準備好。忽然傳來鍋子打翻的聲音，「哇」一聲，有兩種頻率。阿豐衝出門外，隨即大人的哭聲傳來，其他人也急忙放下筷子，跑了出去。

麻雀扯破後的天空更蔚藍，抱起弟弟的阿豐坐在滿地湯水中，我則不停發抖，不敢想像弟弟會變成這樣。忙著收拾、安慰的聲音嘈嘈不止，還有喔咿喔咿的救護車聲。

後來，逐漸清楚的哭聲越來越小，只一句話慢慢被聽出來，「攏給祢，攏給祢……。」

小鎮還是一片蒼涼，幾年後，改制的區公所裝設新的電線桿，舊的則被風一陣一陣吹拂著，纜線摩擦已經傾頹的鐵架發出唼唼聲響。小鎮是都會生活裡的一顆棋，輸送城市需要的物資，卻不曾接受都會給予溫暖。好比阿豐的木瓜，青的、美的從這出去，供都市人吃；不好看的、爛的就在留在這，陪伴小鎮一步步腐壞。阿豐附近的鄰居都搬到城市裡了，剩下新舊電線桿交錯，任路燈在舊桿上吸收養份發光。至於新植的電線桿會慢慢毀敗，安靜等待未來。

結實的木瓜樹一般是母株或雌雄同株，母株結出長橢圓形，果實甜度較高，雌雄同株則為長橢圓形。至於公株因雌蕊已退化，通常只開花不結果。這些知識，耳濡目染下我終於懂得一些，近來又喜歡一

個人躲在屋裡看書，算得上是另一種興趣。讓我讀書，是我還願意記住阿琴的關鍵。

阿豐最近種了一批新的木瓜樹，在已經枯死的母株旁，想著這樣比較有伴，又可以讓好的基因傳下去。去年他也在家中庭院植了幾棵，方便自己吃，如今已是一片綠海，雜著貓嘶。

正值下午四點多，門外區長的廣播響起，又是賣鹽酥雞的，早歸的阿豐看著一旁的雙胞胎笑著說：「阿爸買給恁吃。」

「你要無？」

看著他，這個看了漫長歲月的男人，依舊努力表達他的體貼。壓低帽沿、戴起口罩的阿豐已經出去，估計等會兒就有香噴噴的食物。窗邊木瓜樹已經結實累累，是雌雄同蕊的，下面一隻公貓正咬著小母貓交配。生下兩個孩子的女人應該還要休養，阿豐當時激動地說：「一個孩子做罔，一個做無緣的弟弟！」真不想管，只想呆坐著，像這裡的貓，只一雙死白的眼，映出木瓜樹的翠綠與澄明天空。

紅磚屋縫有青苔，太陽把街道照成好幾塊色系，不整齊的明暗伴著一陣狗吠，公貓嚇跑了，母貓逃進來朝我走去。我抱起受驚而親人的母貓，摸著柔軟的身體，想著要幫牠取什麼名字？

「阿珍吧！山珍的珍。」

弟弟意外那一年，被喝醉的阿豐帶上床後，我就丟掉的名字。沒記錯的話，那年，盛產的木瓜跌了價。

宇文正

〈慶豐收〉是一曲人口外移、凋零山城裡的鄉土悲歌。從敘述者阿珍之口，鋪陳小鎮的寂寞悲涼，以及命運的操弄，一路爬梳母親一步一步退守，終於出走，由留下來的長女（阿珍）承接所有悲哀的局面。小說細節豐富，筆調淡而樸實；結尾亂倫的悲慘轉折出人意表，標題「慶豐收」成為極大的反諷。



黃宏春

得獎感言

我一直不擅說故事。原本精采有趣的事情，經我口述，往往就僵死了。所以我寫，因為書寫可以反覆斟酌修改。可嚐試過無數次，始終未獲青睞，信心盡失，認為自己大概缺乏說故事的心思。

不想，就獲得了這個佳作，讓我喜出望外。或許，勤能補拙。或許，我還可以再試試。謝謝評審，感恩。

個人簡介

1982 年明志工專畢業，曾任工業設計師、廣告設計、廣告影片製片、副導演，曾於 1998 年隨海外和平服務團至泰、柬拍攝記錄片，2001 年回歸新竹老家田園，2009 年開始養蜂。

曾獲時報廣告金像獎雜誌類第二名（1993）、第一屆超級變變變最佳創意獎（1997）、全國環保創意競賽創作組第三名（2005）、第二屆桐花文學獎散文佳作（2011）、第三屆桐花文學獎散文首獎（2012）。

水果盤

「鬼迷心竅！」他說……

他拿了那兩個金戒子，一個嵌著碧綠的翡翠，一個沒有翡翠刻了個福字，都金光閃閃拿在手裏沉甸甸。那是他爸入土七年撿骨時掘出來的，鎖在他阿姆床頭的小櫃子裡。他撬開櫃子拿了戒子，又翻天覆地拉出所有抽屜，扯亂衣櫃掀起床墊，弄成遭了小偷的模樣。那兩枚戒子換得三萬多塊，押在眼看就要開出大牌的九七水果盤，他把賭注調到最高，按一次鈕 256 元。結果大牌沒開，不到兩個鐘頭就輸個精光。他氣得頂上生煙，向櫃檯那高鼻樑的漂亮小姐再借五千，小姐皺起鼻子搖頭。兩千？搖頭。五百？那婊子說老闆交代了不可以再借錢給你，除非……除非你把以前欠的錢還清。他問候了婊子的祖宗八代，又踹又搥那吞了三萬多塊的機臺，被兩個光頭刺青的高壯少年架了出來。

他詛天咒地走沒幾步，又不甘心地蹣回來。在門口就聽到裡面爆出一陣歡呼、和他夢寐以求的「叮嚨嚨—叮嚨嚨……」機臺巨響——開出大牌了！他衝了進去——九七連線！

他最高紀錄只中過六七連線。那時機臺也「叮嚨嚨—叮嚨嚨……」爆出巨響，螢幕不斷閃現桃紅色大大的六個 7，他長長地吐一口怨氣，好生得意！眾人滿臉羨妒圍過來，都看了一眼就拉下嘴角回頭下自己的賭注，沒人向他道賀。他環顧眾人讀到了惋惜和……不屑！他盯看螢幕——BONUS 不是 6400 只有 200，怎會這樣？明明是六七連線呀！

這才發現——他每次押的 256 元都賠光了，開大牌時他只剩 8 塊錢！

「幹你娘！」他重重拍下賭大小的按鈕。

「噠—噠—噠—噠……」機臺應了一聲。

「幹你娘—幹你娘……」他一聲訐譎就拍一下按鈕。

「噠—噠—噠—噠……」機臺如實回應。

他愈譎愈亢奮，憑著本能忽左忽右賭大小不曾思考，200 不斷翻倍現在已到 3200 ！

突然手停在半空，他猶豫了。是小是大？對了就有 12800，錯了一毛都沒有！是大是小？他心臟狂跳！眾人又紛紛圍過來，嘖嘖喳喳給他意見。有人說大，也有人說一定開小。他拿不定主意，他得想想，好好地想一想……

他坐田埂上，畫著屋前那棵枯了的皂樹，是美術老師出的作業。他唸的升學班，美術課拿來上數學物理或是模擬考。老師說學期結束前要交兩張水彩，一張靜物一張風景。

靜物已經完成，他照著牆上他哥畫的一模一樣臨摹。一個斑駁的橘色磅秤，是阿姆去市場賣菜用的，秤上兩個連枝帶葉的水梨，紅色指針指著十三兩。磅秤上的金屬反光用留白，仔細點上水梨的灰白斑點，甚至不曉得為甚麼綠色的葉子他哥卻用寶藍？他依樣葫蘆也塗上寶藍色仿得唯妙唯肖。

這張風景也快完成了，除了右邊一根側枝他不滿意，還得作點修改。背景的藍天白雲他特別得意，完全照老師教過的先刷上一層水，水將乾未乾時塗上藍色，留白的是雲，藍天與雲的邊緣稍稍暈開顯得自然，再用灰色乾筆刷點雲裡的陰影，他畫來得心應手一直都很順利。可惜他沒有畫板，畫紙放地上刷水就凹凸不平，乾溼便不太均勻，枯樹的側枝恰巧凹了下去，一上色就暈開來。吸去顏料，再畫還是暈開，反覆了幾次總是不行，枯枝蒼勁的感覺不見了。他乾脆沾清水洗去那

越來越粗的側枝，想等乾了再重新補上藍天和側枝。新補的藍天看著是乾了，添上側枝又暈開了。他狠狠地摔下水彩筆，瞪著那染著藍色的側枝越來越粗，火氣也越大。深吸口氣，他得想想，怎樣補救這敗筆。好好地想想……

「小、大、小、小、大？」還是「小、小、大、小、大？」他努力地回想剛剛邊訐譎邊拍下的順序，不敢肯定。

他點根菸猛吸一大口，發現機臺上還燃著大半截沒抽完的一根。抖著手捺熄那根菸，順手就要拍下右邊的大！臨時煞車，手又放了下來，再想。

「小啦，一定是小啦！」

「懶叫啦，包你開大啦！」

「毋是大就是小，毋敢博就收落來啊！」

「對啦，對啦！氣過矣，收落來擱有三千二啦！」

「嘍慙啊！六七連線是定定有喔？」

眾說紛紜，每個人都理直氣壯都有一番道理，獨獨他左右為難。

突然有人拍他肩膀，拿出幾張千元鈔票在他眼前「四千甲你買這機會，我來博。好謔？」

他看著那濃眉平頭嚼著檳榔的中年漢子。

「好啦，四千袂壞啦。毋膽，給機會讓予別人，會使啦！」

「無采啦！難得的機會讓予人，自己博卡刺激啦！」

又一陣紛紛擾擾。

他搖了搖頭，緩緩舉起手……眾人住嘴……

啪！拍了下去。想的是大，他最後一刻改了主意拍的是小。

「嘟—嚕—嚕—嚕——」機臺發出熟悉的聲音一路向下，背後的眾人一聲啊，螢幕白底黑字大大的 YOU LOSE 像塊輓聯。他垮肩頽坐，似個癟了的皮球。

「好哩家在！我嘛係欲博小。」平頭漢子塞一個檳榔進嘴裡，咯茲咯茲幸災樂禍地離去。

「有毋！有準毋？甲伊講大毋愛信！」

「啊！真正是衰『小』啦！」

眾人議論紛紛散去，各據一方繼續奮戰。

他懊惱地抽著悶菸。按大就好，幹嘛要臨時換小呢？蠢！……他媽的，都是那傢伙拍我背後，才會那麼背。幹！……要是收他四千就好了……想那麼多有屁用？剛剛就是想太多了。幹！

他用身分證從櫃檯押借了三千，換個機臺準備翻本。不到半小時又沒了，再借，那小姐便支支吾吾地面露難色。

「吃菸啦。」遞菸上火的脖子上兩圈金鍊子，一付縱慾過度的枯黃瘦臉眯著眼，「欲天光啊，氣無好先轉去睏啦，睏飽才攞來。」和顏悅色，話說得客氣卻清楚分明。

他猛吸口菸看向櫃檯，那高鼻樑的小姐已不在。看回那枯黃瘦臉，似鼠目的兩點微光銳利地瞪著他。他再次垮下肩，轉身離去。

從此，他的身份證很少在身邊，多半都押在遊藝場裡。

他瞪著那敗筆想了好久好久……突然抓起畫紙撕個粉碎，拋進田裡。

隔天，他重新畫過，畫了兩張，覺得都不如撕碎的那張好。

隔週，又畫了一張，總算覺得還可以交了出去。

畢業前夕的朝會，他被叫上司令臺，惶恐地想著自己幹了甚麼蠢事。原來——他畫的那張靜物，美術老師幫他拿去參加比賽得了全縣第一，上臺是接受表揚。

校長說他技巧純熟，構圖……他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尖，一直想將腳趾從布鞋的破洞藏起來，卻把破洞搞得越大。他後悔早上沒穿上襪子，即使那襪子鬆了、後跟也破了，老是走走就溜到鞋子裡，但總比

腳趾跑出來見人光采……同學們要多多向他學習，為學校爭光……他沒有一絲得意，因為那是從他哥那兒依樣畫葫蘆來的，再多的讚美都不屬於他。他倒覺得那張枯木表達了自己的心情——每天總是早自習、上課、模擬考、晚自習沒完沒了，連假日都補課考試，覺得自己就像那棵等著腐朽的皂樹——唯一讓他呼吸急促感到點兒生氣的是，棉被裡想著新來的英文老師……啊！那兩顆呼之欲出的木蘭飛彈……

他就想到……也胸前偉岸的刀板珍。

刀板珍原來叫茶碗蒸，因為本名陳婉珍。一手乒乓球打得出神入化，拿的是橫拍刀板，反手殺球快如子彈公司無人能擋。大夥兒便捨了茶碗蒸的渾號，改叫帶殺氣的刀板珍。

那時公司業績蒸蒸日上，辦公室空間侷促剛搬了個地方。新辦公室的前任租主留下張乒乓球桌，剛好當做臨時開會的會議桌，也兼作午餐時大家圍坐的餐桌。一天下班後，刀板珍給乒乓球桌上網子拿了幾隻舊球拍，大家呼喊吆喝著便廝殺起來。他沒玩過乒乓球，有樣學樣拿起傳統的直拍，把乒乓球當成棒球一陣亂巴，居然讓他殺進幾球便囂張得意地鬼吼鬼叫。刀板珍見他孺子可教勸他改持刀板，他無可無不可地學起推、擋、抽和左右移步。不過月餘，他便能和桌球打過幾年的芋仔冰戰個勢均力敵。

芋仔冰和他身高年紀都相仿，每次接起電話總是：「我阿彬。」他聽多了便叫阿彬芋仔冰，幾天便把渾號定了名。芋仔冰長得白淨他天生黝黑，同事戲稱他倆是黑白無常。芋仔冰是美工畢業他是純粹愛畫畫半路出家；芋仔冰謙和有禮上班不遲到、接的案子總能按時交差，他上班隨興手邊的案子積累老是 delay，甚麼時候交差得看他心情。他不屑地認為芋仔冰只是個唯唯諾諾的乖寶寶，毫無個性活脫一個廣告界的公務員。他愛恨鮮明和芋仔冰總暗暗地互相較勁……現在又多了一樣乒乓球。

誰忙不過來了，另一個總大力幫忙，因為都忙完了才能打乒乓球。21 球七戰四勝，輸的請吃宵夜。實力在伯仲間互有輸贏，拚戰了半年多，兩人的球技都大有精進，偶爾還能打敗刀板珍。

一天，他特別想贏球。因為公司的幾個助理藝術指導，將拔升一個成藝術指導，剛聽到的風聲是芋仔冰雀屏中選，他特別不滿。他比芋仔冰早幾個月到公司，自認畫工也強過芋仔冰，雖然案子常 delay，那是因為他堅持交出去的是要最好的創意！可還沒正式宣佈他只能將不滿藏在心裡。表面如常地打球，卻是狠招盡出，總想把芋仔冰殺得落花流水。

六局打完，3 比 3 平手。第七局兩人都謹慎小心，你來我往戰情膠著，來到 20 比 20 deuce，仍然你一球我一球拉鋸，誰也沒法連下兩分拿下勝利。輪他發球。他深吸一口氣，斜瞄芋仔冰一眼，拋球、加力！一記刁鑽的側旋短球，芋仔冰跨前一挑，球過網卻挑太高，絕佳時機！

他側身全力擊殺「欸——」他用力過猛球拍僅擦到球皮，掛網錯失良機。

懊惱。吸一大口氣，穩住，他得拿下這一球搶回 deuce。換芋仔冰發球。他打定主意，不管來的是下旋、側旋他都猛抽。賭對了！芋仔冰這球發的不好，下旋，不長不短，正好回抽，他還變線！抽得又平又狠往芋仔冰反手。芋仔冰急退、反手堪堪一擋，球彈在空中老高，又一個擊殺的好時機！

移步、側身，準備全力猛殺。芋仔冰疾退數步、準備搶救殺球。他怕上一球的歷史重演，卸去殺球的力道，把球輕撥過網——芋仔冰離檯太遠絕對救不了這記小球！

欸——芋仔冰堪堪擋回的高球帶旋，他這一撥太輕，又是掛網！

「耶！好險。」芋仔冰雀躍。

「你贏了，今天我請客。」他若無其事地把球拍拋桌上，轉身拿毛巾擦汗。恨啊！白白錯失兩次殺球！

芋仔冰去廁所擦臉更衣。他甩掉毛巾，拿美工刀抖著手將拍面割得稀巴爛，怒氣未消，啪！把球拍在腿上一折兩斷。

他從此封拍——其實拍折了已無拍可封。

當然，那天也沒吃宵夜。

不打球，日子還是要過。如常地上班加班吃宵夜，甚至芋仔冰升了藝術指導請大家吃蛋糕，他也跟著吃蛋糕、笑盈盈地向芋仔冰握手恭賀。儘管心裡不是滋味，卻不能不保持風度。只是他絕口不再提乒乓球，像是他從來就沒打過。

他沒見過九七連線。好奇地看螢幕下方的 BONUS，哇—— 51200 ！

翹腳坐在機臺前的，正是那脖子上兩圈金鍊子一臉枯黃的瘦頭老鼠臉，正不可一世地吐著煙圈「大啊是小？」手舉得老高，竟要拿 51200 賭大小！

「啞啦啞啦，大仔，收落來啦！」兩個刺青的光頭少年異口同聲勸著。

「等一下！這是我的機臺！」他情急之下脫口而出，聲音沙啞。圍觀的眾人都歪脖子斜眼瞪著他。

「你講啥？」老鼠臉轉了過來。

「我……投資了三萬多塊……這是我的機臺。」他據理力爭，但聲音怯怯。

「呵！這臺仔敢有你的名？」老鼠臉皮笑肉不笑地問他。

「……」

「你欠的帳敢清啊？」老鼠臉收起笑容一臉不屑。

「……」

「哪按呢，按怎講是你的臺仔？蛤？」老鼠臉眼露凶光。

「我在這機臺投資了三萬多塊，至少……至少要分我一點……吃

紅。」他避開老鼠臉兇狠的目光，轉向圍觀的眾人求援。眾人只是拉下嘴角斜眼看戲，沒人挺他。

「喔——你想欲呷紅？」老鼠臉瞪大眼做作地裝著新鮮，「好！我哪是博贏，分你一半呷紅！」老鼠臉一抹冷笑盯著他，手伸背後拍下按鈕。

「噎——噎——噎——噎……」機臺的 bonus 翻倍。眾人喔——老鼠臉根本沒看螢幕，再拍。

「嘟——嚕——嚕——嚕——」bonus 歸零，眾人惋惜地啊，老鼠臉回頭看了眼螢幕，又盯著他，「壞勢！無通好分你呷紅啊。」一付你能怎樣？

他悻悻然灰頭土臉地離開。

他折斷球拍後半年吧，刀板珍送給他全新的一支刀板，還附上粉色短箋放他桌上。說很懷念以前一起打球的日子，希望他重拾球拍，恢復以往的開朗風趣。那新拍也是碳纖的拍板貼的是蝴蝶牌拍面，同以前她帶他去球具店選的一模一樣。他和刀板珍說謝謝，又說他太在意輸贏，不適合這運動，退回了球拍。

他把打球的時間用來畫圖做稿子，案子居然都能如期交差很少再 delay。比的兩次稿雖不是大案子，但都拿下合約，老闆在會議上特別給他嘉勉，也暗地裡加了薪。他便慢慢回復以前嬉笑怒罵、老愛捉弄人的討打模樣。

一夜，刀板珍買了零嘴點心，說為慶祝大客戶的年度提案順利，邀大夥兒去夜遊。

「聽說鼻頭角的夜景很美，好想去看看喔！」刀板珍說。

他從圖稿上抬頭，見到刀板珍直勾勾地望著他。他和許多人說過，高中時騎自由車到鼻頭角，躺草皮上吹海風數星星數到睡著，醒來海面上滿滿一片漁船的燈火點點，嘆為觀止。恍惚如在仙境……又似五

里夢中……他噁心巴拉地感性一番。可他不記得同刀板珍說過。

「我……稿子還……還沒畫完欸！」刀板珍那眼神讓他舌頭有點打結。

「沒關係，我們等你！」竟異口同聲……

明明兩部車，卻四五個說想坐芋仔冰那部新買的霹靂馬，只刀板珍坐他的二手新尖兵。他懂了，眾人是撮合他和刀板珍！他裝傻，無可無不可地配合演出，一切順其自然。

那晚其實掃興。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季風還刮得挺強，海象不佳當然也沒有漁船的點點燈火。他在後車廂拿出一張塑膠布，是上回掃墓時鋪地上擺祭品用的，眼下倒適合當野餐布。居然還翻出春節時買給外甥沒放完的半包冲天炮一把仙女棒。

「哇！你車上怎會有這些東西？」十元問。十元名淑媛，喊著喊著就變十元。

「是啊，有備無患。誰知道浪漫甚麼時候降臨？我車上還有好幾盒的保險……」他說一半了才驚覺不恰當，硬生生住嘴。

「喝！你這色胚。」十元拿了仙女棒走人。

結果冲天炮受潮，多半都是啞炮。還好，暗夜裡的仙女棒一圈圈轉著，火花四濺喚起了大家的童心未泯。

大夥兒還高興著風終於停了呢，兜頭就是一陣驟雨。猝不及防，鳥獸般散逃。奔到停車場，驟雨停了，但大家都成落湯雞失了興致，狼狽地快快而返。

他送刀板珍回家，那晚就宿在她租的雅房。

春風得意數月，上帝的試煉就悄悄降臨。

那天，刀板珍開業務會報，告訴他不必等她下班。他去 MTV 店看了部電影才回家，到附近的巷子吃清粥小菜，碰到了房東太太唸高中的兒子阿志。他幫阿志付了錢，阿志便說用省下的菜錢請他打電動。

他好奇現在的高中生玩的甚麼花樣，就跟了去。那大大的「777」霓虹燈招牌就在清粥小菜斜對面，他經過無數次卻壓根兒沒想過進去瞧瞧。阿志熟門熟路到櫃檯換了一百塊銅板，分給他五十，走到聲音震天的賽車區開起跑車。看著阿志全神貫注緊盯螢幕，加油、煞車、劇烈地左傾右扭打著方向盤，他覺得有點好笑。可花十元就能當個賽車手，這畫面這聲光都唯妙唯肖，他又不得不佩服靠這賺錢的商人。

阿志開得極好，連闖幾關才敗下陣來。

「啊你怎麼不玩？」發現他光杵著看，阿志訝然。

「沒玩過，不會。」他聳聳肩說。

「啊你不是有車？就跟開車一樣啊！」阿志一付不可思議。

「你會開車？」他問。

「不會。其實很簡單啦，這是油門、這是煞車……」阿志仔細地說著按鈕的功能和訣竅。他邊聽邊又感到好笑，不會開車的教有駕照的怎樣開快車？

不簡單。他不是撞到護欄，就是過彎打滑轉得七暈八素，慌慌張張開回車道又和來車迎面對撞——開錯方向！一下子就 game over，他搖搖頭說和開車根本不一樣！

「差不多啦，再玩別的……比較沒那麼……技術性的。」阿志說。

有麻將、撲克、21 點、拉 BAR……安靜多了。煙霧瀰漫中，一個個聚精會神盯著螢幕奮戰，偶爾幾聲拍打按鈕，間雜幾聲訕譙，基本上形同兩眼發直的殭屍，只多了吞雲吐霧。除了幾位有點年紀的歐幾桑，多半是蒼白得不成人樣的小伙子。他突然覺得……與其在這樣的地方花時間賭運氣，還不如回家看 A 片打打手槍。

阿志卻熱心地告訴他怎麼玩這些遊戲，大概為百來塊的飯錢回饋點感激。

「你玩，你玩就好。」他無可無不可地聽著阿志的說明，沒多大興趣。

這就來到九七水果盤。九宮格裡轉著櫻桃、橘子、香蕉、西瓜……各種水果，間雜著鈴鐺、bar、BAR 和大大的 7。

「按藍色鈕開始，紅色鈕就停，橫的或直的三格相同就有 bonus。水果 3 倍、鈴鐺 10 倍、小 bar 20 倍……三 7 連線就 100 倍，但是很難啦！哦，斜的也有……」阿志坐下邊玩邊說。

他看著這純粹碰運氣的簡單遊戲，也生不出甚麼興趣，又不好自己先走，就在旁邊的機臺投下 10 塊。按中間的藍色鈕卻沒有動靜，按紅色也沒有反應。

「怎麼不會動？」他問阿志。

「你要先下賭注，按綠色的，右邊這個。」阿志看了一下，教他。

他按了幾下綠色鈕，再按藍色，螢幕動了。「滴溜一滴溜……」的聲音，九宮格裡香蕉西瓜鈴鐺 bar……輪番出現，快速轉動……終於停了，沒有三格相同的。再按鈕，又滴溜滴溜轉老半天，停住。

「嘟—嚕—嚕—溜——」一聲滑音，中間三格櫻桃橫的一線，中了！他看一下九宮格下方 BONUS：3，第一次賠了，這次算是打平。螢幕中央一排黑底白字「YOU WANT TO BET？」要怎麼 BET？

「這是幹嘛？」他問阿志。

「喔，你可以用 bonus 跟它拗，就是賭大小啦！賭對了 bonus 加倍，連中六次就破臺了，也可以不拗，按藍色繼續。」

「破臺？」他按了藍色鈕，又一陣水果亂轉。

「對啊，好像是 bonus 變 64 倍還是 100 多倍，我沒破過，也不清楚。」

「嗯，怎麼沒有？你不是說斜的也有嗎？」他看著三個 bar 斜的一線，卻沒有那聲滑音。

「啊——真可惜！啊你才下 3 塊，當然沒有！你看，格子旁邊有灰色的短線，有下注的會變成紅色。如果下 8 塊這小 bar 就中了，20 倍耶！」阿志一臉惋惜。

他想把賭注升到 8 塊，發現賭金只剩 4 塊，於是把三個銅板都投進去。很快地賭金越來越少。

「嘟——嚕——嚕——溜——」一陣滑音，直的三格 BAR！BONUS：50。

「哇——中了！你真好運！你怎麼按的？」阿志站旁邊比他還高興。

「沒有啊，它自己慢慢停下來，就中了。」

「喔，我都按紅色鈕讓它停，難怪都沒中！」阿志自言自語。

「賽車輸你，這沒技術性的總要扳回一點面子……你輸光了？」他打趣著。

「對啊，還好才 30 塊。反正是你請吃飯才有得玩。輸的，算是你的錢！」

他想著阿志這很阿 Q 的一番話，也不能說完全沒道理。按了退幣鈕，取回 50 塊銅板。剩下 6 塊，站起來按一下鈕，準備離開。不想，身後又傳來一聲滑音。回頭，一列櫻桃一列橘子外加兩個西瓜一個鈴鐺，又中了 6 塊！螢幕一排字「YOU WANT TO BET？」

「怎麼跟它拗？」他問阿志。

「啊就這兩個按鈕啊，左邊賭小、右邊賭大。」

他拍了下小，「噎——噎——噎——噎……」一陣升音，螢幕 YOU WIN！BONUS：12。再拍大，又是升音 BONUS：24。又拍小，「嘟——嚕——嚕——溜——」一聲降音，螢幕 YOU LOSE，BONUS 歸零。他轉身走人，阿志卻停住了。

「等一下，剛剛只差一個鈴鐺就全部是水果。快出水果盤了，真的！再玩一下，水果盤有 200 多倍呢！」阿志越說越興奮。

他看了眼機臺，把退出的 5 個銅板給阿志，「你玩吧，我先回去了，祝你開出水果盤。」

「中了水果盤，換我請你吃飯！」阿志坐回螢幕前，精神地說。

他揚了揚手，步出烏煙瘴氣的遊藝場。

阿志沒請他吃飯，大概沒開出水果盤吧。

惡魔的伎倆無影無形，種籽已在他心裡悄悄萌芽。

幾天後，他自己進了遊藝場。可能刀板珍最近工作太忙，他有點無聊；可能他想看看 200 多倍的水果盤是甚麼樣子；或者也想試試連贏六次來個破臺。

剛開始輸了 200 就放棄了，慢慢地 300、500 才收手，賭注也從 8 塊、16 塊、32 塊……越玩越大。現在他才不玩 32，他嫌不夠刺激，贏了才不過幾百。最少都從 64 起跳，感覺要出大牌了就加到 128 或 256 的賭注，他想一次翻本，最好將以前輸的都贏回來！很快他就上千地輸，野心越養越大，沒有上百的一律都收下，算是積少成多，超過 100 的他就賭大小。他盤算過，幾十塊 bonus 破臺了才三兩千，還不夠他玩一個鐘頭，要是 500 破臺就有 64000！辛辛苦苦連過六關也才有點代價。但是他很少能夠破臺，多半都掛在第四或第五關。火氣一來，中大 BAR 得了 3200 也拿來賭大小，常常在前兩關就陣亡。偶爾破臺了得個一兩萬，算算他幾天來的投資，根本不成比例。真正是贏了一隻雞輸了一頭牛！甚至連雞都沒贏到，薪水整個輸光，得向刀板珍借生活費，慘澹度過漫漫月底。

他開始說謊。

刀板珍問他怎麼無精打采？他說家裡出事，心情不好。什麼事？我可不可以幫上忙？沒妳的事，別讓我添煩！刀板珍塞給他一個信封，他知道裡頭不是八千就是一萬，卻要故作推辭維持點自尊。其實另一層意思——不是我向你要，是你自己願意。

他在辦公室的時間越來越少，案子又常常 delay。刀板珍幫著說：「他家裡出了事，需要時間處理。」出了什麼事？有人問。「他不願說，我也不知道。」於是他的案子分給其他組幫忙完成。他心裡暗爽，

有錢有時間，又可以去破臺！

他偶爾下午兩三點進公司，匆匆畫兩張稿子貼幾張圖，不再堅持只求交差。趁晚餐時間速速開溜，當然又趕著去遊藝場。

老闆找他關心過。家裡是出甚麼事呢？他思考怎樣的事情較有可信度，不語。是你媽媽生病？還是……「我媽得了肝癌，需要人照顧……」他順水推舟，語重心長。天知道他阿媽還好端端種菜賣菜呢！要曉得他這麼咒她或許真要吐血而亡！這樣啊……在哪家醫院呢？我抽空去探望。他沒想到這層。不……不用不用，路途遙遠，總經理又這麼忙，怎麼好意思……老闆伸手阻止他往下說。再忙都應該去探望，哪家醫院？真的不必！總經理，我媽她……她虛弱需要靜養、避免打擾，謝謝總經理的關心，謝謝！謊話跟他下的賭注一樣越玩越大，他堪堪應付，卻低下頭不敢看老闆。

「這樣啊……那你多花點時間照顧你媽媽，工作上我會請刀板……婉珍幫忙安排，需要請假或任何幫忙，不要客氣，說一聲。」

「是，謝謝總經理。」

他還在趕交差的稿子，老闆又叫秘書找他。

「這盒雞精給你媽媽補身體，這一點意思，幫我買你媽媽喜歡吃的水果。」老闆把一個紙提袋和一個紅包放他面前。

「……謝謝總經理。」他深深感激，語帶哽咽地連自己都覺得噁心，拿起提袋紅包，準備走人。

「你蠟燭兩頭燒，自己身體要照顧好啊！」

「是，謝謝……」他跨出的前腳又收回來。

「婉珍很擔心你呀，她溫柔負責能力又強，也是南部來的孩子，要好好待人家啊！」

「嗯。」他又點頭。心裡卻想——你會不會管太多？

「你去忙吧。記得！需要幫忙說一聲。」

「謝謝總經理。」

他拿提袋直接進廁所，心裡一陣咒罵。以他為公司的付出，老闆出手沒有兩萬也應該有一萬，卻只有六千。又不是奠儀，這麼小氣！他收起錢揉了紅包袋，扔進糞紙筒。打開紙盒，連喝兩罐雞精。最近有點虛，同刀板珍都力不從心，是該補一補。

出了廁所沒進辦公室，直接去買水果——水果盤裡甚麼水果沒有？

到處都是水果！他一闔眼，西瓜香蕉橘子櫻桃滿天飛；睜開眼，天花板貼滿各色鈴鐺大大小小的 BAR 和 bar，還有好多好多紅紅的 7。菸盒上的 LONGLIFE 後頭接著 YOU WANT TO BET？書架上的書側只有 YOU WIN、YOU LOSE 兩種，LOSE 比 WIN 多得多！不管走到哪裡「滴溜一滴溜……」水果轉動的聲音不絕於耳，他拿衛生紙塞耳朵，沒有一點用。

他在公寓裡所見所聞都很不真實，地磚變成九個九個一組的九宮格，老聞到沒熄的菸焦味，又遍尋不著。電話響了他聽成滑音，以為中了舉起右手找著按鈕——準備賭大小！他警覺到自己出了問題，可該向誰說？他撒下的謊一說就要穿幫！回遊藝場？對！在那裡，浮在水中的水果鈴鐺就回到九宮格裡，聽到的聲音、聞到的菸味都接回現實，不再虛虛渺渺如真似幻。

他匆匆沖澡更衣，又去遊藝場。

他爸拿藤條死命抽他的腿，「真行，有錢拿去賭博！」完全不管他已扭了腳，只能一跳一跳。「沒有呀……我沒有！」他大聲哭喊，想解釋說不是賭博只是去遊藝場。可他爸不由分說，「有錢你拿去賭博！賭博……」不停地邊罵邊抽他腿。他只能邊哭邊跳地閃躲……

突然他爸歇了手，換了身藍色長袍頭戴圓帽，背對著他伸長手，

「把偷去的兩個金戒子還給我！」他嚇出一身冷汗——爸怎會知道是他偷的？「沒有，我沒有！」他爸轉過身來，緊閉的眼流下兩行鮮紅——不知是淚是血。「我知道是你偷的，把戒子還給我！還給我……」他跪了下來，哭著分辯，「我沒有！我沒有……」阿姆拍著他的背說：「如果你拿的，就還給你爸。」他抓住阿姆的手，「沒有！阿姆，我沒有！……」

他睜開眼，醒過來。眼前握著他手拍著他、一雙憂心忡忡的熊貓眼看著他的，不是阿姆是刀板珍。

「你終於醒了！」刀板珍淚眼盈眶。

「這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裡？」他沙啞地問，但環視一眼便了然於心。

「醫院，你昏倒了被送來這裡。」刀板珍拭去淚吸了吸鼻子。

「有沒有水？口好渴。」他覺得口乾舌燥。

他坐了起來，慢慢喝水。腦袋漸漸從亂七八糟的夢裡緩緩浮出來，一點一點回到現實。開始回想……沖完澡、去遊藝場，然後呢？……他像在水底掬著濕淋淋的浮光掠影……喔對！在路上看到水果攤的香蕉西瓜，紙板上寫著 1 斤 20、3 斤 50，他直覺寫的不對！如果 64 的賭注香蕉應該是 24、西瓜是 80！如果賭 256 香蕉就是 96、西瓜 320！這些數字早已烙印在腦海裡毋需思考。然後……然後把雞精寄放在櫃檯，向小姐換了銅板，再喝一瓶雞精，投幣、下注、按鈕……然後……什麼時候昏倒的？為甚麼會昏倒？嗯……賭大小！很快就開出水果盤 12800！覺得手氣好就賭大小，一賭就沒了，氣得捶檯子跳腳……不久又來了大 BAR 加一排鈴鐺，得了 9600。哼！該我的逃不掉！連過三關 BONUS：76800！全身顫抖、心臟狂跳。如果破臺……破臺了就有幾十萬！興奮得滿頭汗、伸手擦汗，然後……螢幕歪斜漸漸 fade out……然後就是阿爸抽的藤條，可那已經是夢！

他偷眼看刀板珍。她一臉憔悴，低頭沉著張臉不語。大概已瞞不

住她。

「我睡了多久？是誰通知你的？」

「快兩天了。昨天早上，一位林先生打電話到公司，說你昏倒了要住院，總機阿美通知我的。」刀板珍低頭，說得不疾不徐卻少了關心。

「林先生？哪個林先生？」他猜想林先生大概就是那老鼠臉，可又不確定。

「就你家附近那個林先生。」刀板珍抬頭看他一眼，又垂下頭。

他看著刀板珍，忖度著從滿臉關心到沉下臉來生悶氣，才一轉眼態度丕變，她已經知道！

「妳知道了？」他問得心虛。

「知道甚麼？」刀板珍面無表情，卻眼神犀利。

「就……公司其他人呢？」

「其他人怎麼啦？」刀板珍語調上揚，顯然忍著怒氣。

「……」

「他們都在加班，幫你做 delay 的案子……我幫你請了事假，他們都不知道你住院，我交代阿美不要說。」刀板珍恢復耐性。

一陣沉默，各自動著心思。

「妳在這裡兩天，都沒回去？」他看到刀板珍的行李包。

「……」刀板珍別過頭，不語。

「我沒事了，妳回去休息吧。」

「……」仍不語。肩一聳深吸口氣，轉過頭盯著他，「我已經……」

正巧護士開門進來，「啊——醒了！我去叫醫生。」又走了。

「妳怎麼了？」他問。

「…沒甚麼。」刀板珍搖頭。

「……」

又一陣沉默。嗡嗡的空調聲裡，一堵牆越來越厚……

護士終於帶著醫生回來。量了心跳血壓，看了報告，「正常，沒什麼問題。」

「正常？那他為甚麼會昏倒？」刀板珍問醫生。

「過度疲勞，又營養不良血糖過低，突然的刺激造成的暫時性休克。多休息飲食作息正常，很快就能恢復體力。嗯……再打兩瓶點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醫師，謝謝。」刀板珍憔悴的臉上，悽慘的笑容一閃即逝。

「不客氣，平時多喝水，多補充維他命。」醫生臨走前又看著他叮嚀。

「……」

「妳剛剛說已經……怎樣？」他打破又緩緩凝聚的高牆。

「……我已經……」刀板珍面無表情直直地盯著他。

他瞪大眼，等著刀板珍往下說。她卻轉身打開行李包。

「我已經幫你拿回皮夾，還有你的……身分證。」刀板珍遞出皮夾看著他。

他垮下肩低頭，禁不住刀板珍那不是失望不是憤怒不是憐憫不是哀傷……又似乎都是的眼神。久久不動，無語。

「你說句話啊。」刀板珍把皮夾放他腿上。

他打開皮夾抽出身分證，在邊緣來回摩擦「……謝謝……對不起……」輕輕吐出幾個字。

「就這樣？……你知道多少人為你加班趕稿子？我們都為你擔心你媽的病情，你卻沒日沒夜去……賭博？」刀板珍越說越激動。

「那不是賭博。」他小聲分辯，卻自己都感到心虛。

「不是賭博！那是甚麼？」

刀板珍不曾這麼咄咄逼人。他抬起頭想開口……又低下頭摩擦著身份證。

「你不是痛恨麻將和聚賭？說那只是集體殺時間浪費生命？你不是說有很多的想法想畫出來，總是時間不夠？」刀板珍坐回床前的椅子，語氣溫和苦口婆心。

「……」

「你不服輸……我知道。自從你把球拍折斷我就知道，我喜歡你不服輸的個性，可是你怎麼鬥得過……機器？靠這個賺錢的機器？」

他閉上眼，一臉慚愧。不斷地摩著身分證，指頭痛了才停下來。

「為我……為我們重新振作，別再跟機器過不去……好嗎？」

他睜開眼，溫柔地看了下刀板珍。收起身分證闔上皮夾，換拇指在發亮的皮夾上摩搓。

「好了，你還虛弱要多休息。餓不餓？我去買宵夜。」刀板珍冰雪聰明，見好就收。

可她高估了自己的份量，又低估了他的能耐。更低估了魔鬼般的魅力。

刀板珍買回皮蛋瘦肉粥，他已不見蹤影。她萬念俱灰傷心欲絕。她知道他秉性善良，可沒想到他賭性如此堅強。她想到自己付出的感情……不眠不休的照顧……都抵不上一臺機器……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惡魔從不輕易罷手。儘管一身汗臭滿臉鬍渣，他拔去點滴、換了衣服趿拉著拖鞋——一隻鞋子不知流落何方，就直奔遊藝場。他念念不忘已連過三關的 76800！

「你出院啊！」老鼠臉見到他堆滿笑容，又是菸又是檳榔，「敢吃飽阿？嘔攔昏倒，會驚死人。」語帶戲謔倒無惡意。

他接過菸自己點上，「沒吃檳榔。」吐口煙，搖搖頭苦笑。

「我昏倒前連過三關，bonus 七萬六千八該怎麼算？」他直截了當。

老鼠臉收起笑容，誇張地身體後傾、歪頭瞪大眼，「你是在預眠、

也是頭殼壞去？你第四關押下去就 no ㄌㄨㄣˊ ㄌㄚˊ 啦，欲企起來隨倒落去大家攏有看矣……我隨卡 119 叫救護車，救你一命吶！你無道謝摺甲我講包那斯、甲我討七萬六千八！」老鼠臉大聲地數落，摸了摸自己額頭，「你是真正好阿，無擱發燒喝？」伸手要摸他的頭。

他推開老鼠臉伸過來的手，緊盯鼠目。老鼠臉義正嚴詞，一付光明正大。其實他也懷疑過，自己連過三關會不會也只是夢？即便真過了三關，眼下也死無對證！

「你毋信？會使去問啊！鬍鬚仔和瘦猴那天攏有佇ㄟ，你去問他們。」老鼠臉一派落落大方。

他搖了搖頭，追究無益。拿出皮夾裡刀板珍放的三千塊，唯有從機臺上見真章，再贏回來比較實際。

他昏天黑地盯著水果轉啊轉，已搞不清幾個晝夜。

中間他只回住處沖個澡，換身衣服換雙鞋又來。眼睛不行了就趴機臺上小寐，肚子餓了，老鼠臉大方地叫人送來飯糰或者泡麵，還附上瓶飲料！大概是因為刀板珍為他清過帳才有這禮遇。輸光了去櫃檯，小姐也不曾嘖嘖歪歪，只問「借多少？」然後要他簽名捺手印就給銅板。他知道自己被當成肥羊，可他等著……等著一個好機會破臺，破臺了出人頭地！大聲說：「我不是任人宰割的肥羊！」

他從頭到尾都投注 256，不願錯過任何機會。他現在有新的標準，超過 256 的 bonus 才賭大小，沒過的都收下。但似乎 bonus 越大，破臺就越難，想過到三關都不容易。老鼠臉不時就來關心「氣好無？無好先轉去睏，睏飽才擱來！」不然就是「會餓袂？我去傳泡麵。」

他知道老鼠臉沒安甚麼好心，關心的無非是客人口袋裡的錢。可一臉和顏悅色，再背、再氣也不好發作。

機會來了！四七連線 bonus 4800，賭大小連過四關，又是 76800！他想著剛剛過的四關——大、小、小、小，接著是一路開小？

還是跳一個大？雖然心跳加速，可這回他出奇的冷靜。以前都輸在三心二意，這次可不能再犯同樣的錯！他想到……過五關是 15 萬多，破臺就有 60 幾萬……他吸口氣，不能分心！卻瞥見坐左邊機臺的早停下來看著他。他吐一口氣看著那方臉鬍子的中年人，瞄了眼他下的賭注——16，是個謹慎的玩家。

「嚟看我！你自己博……若是我，我會收落來。」那方臉鬍子說。他仰頭吸口氣就拍了下去，賭小！

「噎—噎—噎—噎……」多悅耳的滑音！BONUS：153600！他大大吐一口氣。

「厲害！真正有厲害。會使啊，收落來啦！」方臉鬍子又說。

他搖搖頭。他好不容易才逮到這機會，怎麼可能放棄？吸氣、閉眼，拍下！賭的仍然是小！

「噎—噎—噎—」滑音戛然而止。

「啊——哪會按呢！」一片喧嘩。他睜開眼卻一片漆黑。

「ㄘㄨㄣˊ ㄌㄚˊ 啥ㄊ一ㄠˊ ㄌㄚˊ 啦！頭家……」「幹！哪會花去啦……」黑暗中訕譙聲四起，僅櫃檯亮著一盞昏黃的緊急照明燈。

「歹勢歹勢！跳電啊，等一下，有人去修理啊，隨好隨好，歹勢啦！」老鼠臉在櫃檯理賠著不是。

十來個怒氣沖沖的玩家，都圍上櫃檯前質問。臺子裡的賭金怎麼算？贏的錢都歸零了怎麼辦？

「按呢！本店招待每一人 1000，無！2000！有人有份，每人 2000！」老鼠臉果斷海派地說。使了眼色，小姐便發給每人兩包銅板。

轉眼，大部分人喜孜孜地捧著銅板找地方坐下，等電來。

「無諾！我投入 5000，才玩一時仔，尚無擱有 4500！」

「對啊！我投入 2000，得水果盤 1000 外，2000 哪有夠！」

還有三個仍圍在櫃檯吵，包括坐他旁邊的方臉鬍子。

「歹勢啦！拄到跳電我嘛無伊法。好！擱招待恁 1000，歹勢啦。」

於是小姐又給那三個每人 1000。

兩個唸唸有詞地離開櫃臺，除了那個方臉鬍子。

他癱坐機臺前冷眼看著……滿腔的怒火慢慢冷卻。他認清了，不可能翻本了，老鼠臉表面光明正大，卻暗地裡耍賤招。

他兩手抱頭後仰伸懶腰，心裡舒暢卻無比疲累。舒暢的是終於真正地破了個大臺！雖然 bonus 眼看是沒了。疲累是因為幾晝夜下來，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標達成了，身體也著著實實地乏了。

連打兩個哈欠，就看到天花板的不尋常！消防撒水頭旁的煙霧感知器太過密集，那形狀顏色都顯得不正常——他碰過作消防器材的客戶，要不也看不出這有何不一樣——八成是許多的監視器！他坐直看往櫃檯。

「袂使啦！頭家，伊十幾萬破臺就拄到跳電，你才賠三千，無理啦！」方臉鬍子指著他向老鼠臉爭辯。

「無欲按怎？跳電我嘛無法度啊……好啦！算我卡衰，攔招待 5000 啦，按呢敢有誠意？」老鼠臉一付倒霉的樣子，不情願地拿一大包銅板給方臉鬍子。

他本來已冷卻的怒火，竟被老鼠臉那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德性，瞬間激起！衝到櫃檯前。

「天花板為甚麼有那麼多的煙霧感知器？是不是監視器？」他指著天花板，瞪著老鼠臉咆哮質問。

眾人紛紛站起，望望天花板又看著老鼠臉。

「你嘍烏白ㄟㄨㄚㄣㄣ！真正是跳電，毋信，會使去電路間看，師傅在遐修理，我ㄗㄨㄚㄣㄣ你去看！」老鼠臉也瞪著他大聲分辯。拿起手電筒，就要往櫃檯後走去。

「不用！誰不知道隨便哪個插頭，用鐵絲弄成短路就會跳電。我 15 萬多破臺至少 60 幾萬，我才不要你那幾千塊！」

他說完，眾人又聚攏櫃檯。

「等一下！你意思是講我拐筊？我擔一袂一起！按呢愛叫警察來啊……你先給欠的帳清清矣。」老鼠臉惱羞成怒目露凶光，轉頭問旁邊的小姐：「伊欠佢濟？」

他聽到要叫警察就心生怯意了。看了看旁邊，正好和方臉鬍子四目相接，方臉鬍子微微搖了搖頭。他留意到，櫃檯邊的暗處悄悄聚集了幾個光頭少年。忖度形勢，他是討不到便宜了。

「十三萬五千，你的簽名，你的手印！你先清帳，我才叫警察，我袂願十幾萬就按呢無去！」老鼠臉舉著帳本，理直氣壯大聲說。話是針對他，卻故意讓大家都知道。

眾人紛紛轉頭看他，慢慢退去，又剩他和方臉鬍子。

「你想怎樣？！」他欠錢是事實，可被這樣張揚，便怒火中燒大聲回嗆。

「怎樣？你底人客面頭前講我拐筊，我想怎樣！恁兩個是毋是講好欲來騙錢？」老鼠臉氣煞囂張。

這是甚麼世界？做賊的喊抓賊？他看了眼方臉鬍子，方臉鬍子也一臉驚恐地看著他。

「講！是毋是串通來騙錢？蛤？」老鼠臉又吆喝質問。幾個光頭少年圍上來。

「大仔，歹勢！毋是我的意思，是伊欲狡猾，講會予我十萬，我只是聽伊的。失禮啦！大仔。」方臉鬍子竟嚇得胡說八道，把幾包銅板放回櫃檯。這下他百口莫辯了！

「喔——原來是按呢……真正是看袂出來……」坐看熱鬧的眾人七嘴八舌。

「尙你媽的——我尙——」他抓起櫃檯上的銅板，撕破袋子拿銅板狠狠地擲向圍過來的光頭少年，再丟向老鼠臉，邊丟邊退門口。哎呦聲此起彼落、到處叮叮噹噹銅板落地，眾人紛紛抱頭閃躲。他丟完銅板撒腿就跑！

「嘍給伊走去！嘍走！……」一陣呼喊，都是老鼠臉的狐群狗黨。

他出了門口狂奔，順手推倒整排的機車，一陣乒乒乓乓加上訐譙呼喊。他不敢回頭看，沒命地跑，儘管體虛卻知道刻不容緩。左轉右拐跑出好遠，才躲在暗巷裡乾嘔，尖起耳朵聽著有沒有狐狗追來。

沒人追來。巷口一輛送早報的摩托車經過，他抬頭看看天色，還沒亮。聞到陣陣豆漿的香味，附近的豆腐店隱隱傳來說話聲。天快亮了，卻是最黑的時候。今天，也是這輩子最黑的一天，他想。慢慢走黑影裡回家……

推開一樓鏽得沒法鎖的大門，一階一階上樓，真想睡啊！趕快躺平睡上一覺是他唯一的願望。快到了，二樓……三樓……恍惚中家門口一團黑影，嚇得他快闔上的眼頓時清醒……坐在階梯上直直地望著他的是——刀板珍。

他靠在牆上低下頭。

「又幾天沒回家了？」刀板珍搖搖頭，幽幽地問。

「……」

「這箱東西是你放在我那裡的……我把房間退租了，明天回南部。」

「……」

「你以前不是這樣……怎麼會變成這樣？」刀板珍站起來，走到他旁邊看著他，兩眼浮腫聲音哀傷。

「……」他卻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只想睡覺。

「唉……」刀板珍走下階梯，輕輕嘆口氣。

「其實……那天在醫院……是想說……我已經有了。」刀板珍停住。

他腦袋「嗡」一下，瞬間發脹。轉頭看刀板珍的背影，張了下嘴……但實在太累，不知道該說什麼。

「四個多月了，不能再等……本來要找你帶我去……沒關係，我

自己去處理掉了。」刀板珍語帶哽咽，轉過頭來看他，眼淚滿腮。

「……」他滑坐地上。該說些什麼，快呀！說點什麼！可腦袋裡除了水果和數字，想不出一句該說的話。

「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可以這樣？……」刀板珍喃喃地下樓遠去……

他醒來，不知今夕是何夕。

點一根長壽，讓自己清醒。再點上一根，兩根一起吸想加速腦袋運作……

他再拿香菸，菸盒已空。下樓買菸，卻越走越遠。經過水果攤，順手就拿起水果刀越走越快……

「哎—你哪會拿我的刀仔！哎—哎……」水果攤老闆在後頭呼叫，他完全不管。

在遊藝場門口似乎看到方臉鬍子閃走，不管。他翻進櫃檯，高鼻樑的小姐驚慌尖叫。他拿刀子指著她胸口，「不要叫！還我身份證，還有那兩個戒子。」

「你……你不要亂來，我拿給你……」小姐拿出鑰匙開抽屜，卻兩手發抖。

「快點！不要拖時間。」他慌慌地抬頭查看。只有幾個玩家，都盯著螢幕玩水果盤。

「沒有……已經不在這裡。」小姐開了抽屜，害怕地退一步看著他。

「啪—」他正要翻看抽屜，左肩就挨了一下！

「好大膽！呀—」老鼠臉不知從哪裡竄出來，又一棒子打來！

他右手舉刀想擋下揮來的球棒「啪啦—」刀落地，虎口撕裂。刻不容緩，翻上櫃臺走是上策！卻被拉開的抽屜勾到褲腳，摔在櫃檯上。

「幹你祖嬪！呀—」老鼠臉大聲訐譙。

他兩手護頭準備挨棍子，卻「滋—」肚子一陣劇痛。快走！慢了

會死！是唯一的念頭。連滾帶爬跌下櫃檯，起身就跑，幾個光頭已經追過來。

「幹你娘！好膽你就嚟走！幹……」訐譙聲裡夾著腳步聲雜沓。他再次逃跑，大白天裡無處躲藏，只能跑，死命地跑……

「完全是鬼迷心竅！唉……」他深深嘆氣，一口喝光杯裡的酒，回頭收拾麵攤。

「那……刀板珍呢？你有沒有去找她？」我幫忙疊凳子。

「我哪有臉去找她？」他彎腰關了瓦斯，抬頭說。倒掉水拎著空桶子又喃喃的說：「都是水果盤……如果沒有迷上水果盤，說不定我就有個兒子……或許是女兒……」

他每次收攤前，喝了點酒就會跟我說起從前。他圖畫得好不好我沒見過，不過，他煮的麵確實好吃。

楊 翠

疾病書寫，是解剖刀與顯微鏡的複合體；一面血淋淋地解剖疾病的生物性肌理，一面顯微映照出疾病主體的生命毒瘤與暗影沉疴。

〈水果盤〉是一則獨特的疾病書寫，寫的是沉迷於水果盤賭博遊戲的男子，如何把自己的生活，所有的日常細節，所有的人生可能，包括愛情、家庭、孩子，全都押給了水果盤，彷彿這不只是一場賭注，而是一件必須執著完成的任務。一如主角年少時期作畫，努力想要成功表達枯枝的蒼勁感；打乒乓球時，努力要打贏每場球局。不服輸，是他的生命毒瘤，無論是克服自身技藝的限制，或者克服機臺的挑戰，他都視為一場生命賭局。

做為疾病書寫，〈水果盤〉的確寫了解剖刀與顯微鏡的雙面性；在表現主角的「沉迷」方面，小說對於疾病的生物性肌理，細節描述極為生動；對於沉迷者內在的生命毒瘤與暗影沉疴，那種不服輸的生命底色，也刻劃動人。

小說的敘事節奏明快，與水果盤的遊戲節奏，相互應和，是書寫手法成功之處。此外，結尾一段，變換敘事觀點，不僅使故事具有想像的餘韻，更從旁觀者的視角，讓一則單純以「他」為主角的故事，變身成為「說書」與「傳奇」的故事文本，產生更具廣度的人生指涉性。

佳 作



黃暉婷

得獎感言

關於寫小說，比起華麗的聲腔和炫異的技巧，我更想展現的是說故事的誠意。寫作是一條漫長、孤獨、沒有明確方向的道路，需要意志力，以及被看見的幸運。謝謝評審願意給這篇樸素的小說機會，若有人在閱讀時能感到幽微的顫動、快樂，或者恍然想起深藏在記憶摺縫中的什麼，那將會是我最大的榮幸。

個人簡介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曾任學校行政人員、出版社編輯，現為新手人妻。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臺南文學獎。

魚水

這是小池最近熱衷的事。每隔一陣子，她都會迷上一種新的嗜好。去年夏天，她報名了社區大學的保健飲食課程；冬天買了好幾本關於羊毛氈的書；前幾個月則是清晨去公園，跟一群年紀相仿的婆婆媽媽跳土風舞。小池的興趣不會維持太久，一旦失去熱度，或有新的刺激出現，她立刻會轉移目標。這次，大概從上週五開始，她放棄了靜心冥想，轉向另一種更親近生命的正向活動——按照她的說法，是讓悶壞了的小金魚出來沖澡透氣。其實，簡單的說，就是替金魚換水。

那隻金魚，是丈夫在某個遲歸的晚上提回來的。他把那包因灌入氧氣而鼓漲的塑膠袋隨手放在客廳桌上，壓在下方的報紙由於水的張力和光線折射，字體彷彿即將爆發嫩芽的豆苗般奮力撐開。丈夫身上散發一股興奮情緒的刺鼻氣味，眼神渙散，意識似乎沒有跟著回家。

「這魚哪來的？」

「夜市。」丈夫輕描淡寫地說。

「你跟誰去夜市？」小池繼續追問。丈夫沒有回話，逕自走入兒子的房間。自從兒子離家去外地念大學，丈夫就像困居牢獄的囚徒驚喜發現潛逃的縫隙一樣，開始和她分房生活。

小池搖晃圓滾滾的水袋，那隻金魚在有限的宇宙裡慌張游竄。突然來了一隻不能放冰箱的魚，家裡並沒有適合的魚缸，又不能像鮮花一樣放著不管。小池起身走向廚房，打開廚具櫃，東翻西找，發現一只腹底渾圓的玻璃杯，底部有個微妙的支點，既能滾動，又能同時保持平衡，不會讓杯內的液體翻覆。是女兒不熟的大學直屬學弟送的畢業禮物，但她從來沒看女兒拿來用過。

「姊姊，妳之前拿回來的不倒翁杯還要用嗎？」小池走到女兒緊閉的房門前問。門縫流瀉出光線和敲打鍵盤的細瑣聲音。「姊姊，」她敲敲門，不厭煩地重複：「妳的不倒翁杯還要用嗎？」

沒有回答。

小池聳聳肩，自討無趣地退開。她安慰自己，反正這個家沒有人願意聽她說話，她早就習慣了。唯一會在她說話時把目光轉向她的兒子每個月回家一次。至少這個月她還有能期待的奢侈。

一抽掉綁繩，塑膠袋內飽滿的腥氣便散逸出來。混合潮濕和壓力的味道。小池小心翼翼地將金魚倒進杯子裡。水旋流的力量讓杯底的平衡點不停改變。金魚慌張地四處游移，無法預期的杯體滾動讓牠吻部撞上內壁。牠趕緊改換方向。碰撞和驚慌交錯重複。金魚看起來就像個神經質、不知所措的迷途孩子。

杯子終於找到最妥善的平衡點，不滾動了。金魚慢慢平靜下來，輕輕地甩動尾鰭。規律開合的嘴巴吐出微小的氣泡。單調的生態系頓時瀰漫出安逸的氣氛。小池伸出食指，在水杯前左搖右晃。金魚彷彿受到引誘，徐徐追逐她土黃色的指頭，無論她移動到哪裡，金魚都像個忠貞的教徒追隨其後。小池驚喜地想，比起那個帶牠回來、對她漠不關心的丈夫，這隻來歷不明的小金魚，還滿討人喜歡的。



七秒。電視畫面開啟的空白等待。熱水器點燃的反應期。深夜被尿意喚醒，從床上掙扎起身的時間。七秒有時很長，有時很短。如果是記憶的長度，那屬於令人欽羨的無憂，還是可惜？

小池很久以前就曾聽說，魚的記憶只有七秒，可是她發現，金魚其實認得沖澡透氣的暗示。平常金魚隨意浮泳，沒有特定節奏或規律路線，但只要小池哼出自創的曲調，牠就會開始繞著杯內旋游，在小池靠近時挨向她手掌的那一側，等待她捧起不倒翁杯，走進浴室。

小池微微傾斜杯口，倒出裡頭略微渾濁的水液。金魚順著水流滑入她弓起的左手掌心。水穿越手指縫隙，流向洗臉檯排水孔。她得小心維持手掌的碗形，免得手中鼓動的小生命跟著水流消逝。她單手打開水龍頭，將水量轉至最小，朝橫臥的金魚潑灑新鮮的清水。金魚鼓動清晰的鰓，嘴巴一張一合。她以指腹輕輕按摩牠細緻的鱗片，想用自己模糊的指輪刮除牠身上的污垢。小池的動作輕柔、和緩，就像幫脊椎還十分柔軟的嬰兒洗頭。她湧起了許久不曾經歷，溫熱的母親心情。

她把水量轉大，沖洗杯內黏滑的水苔。關上水龍頭。搖一搖。倒掉。再沖入新鮮的水。小池僵著左手，趁還沒抽筋前將金魚輕輕地滑入杯內。咚。金魚小小的身體激起水泡。牠趕緊巡遊一圈，彷彿確認自己失而復得的領土。小池用毛巾擦乾雙手，捧著金魚水杯，謹慎地放回客廳桌面。儀式結束。小池舒暢地呼了一口氣。金魚在全新的小水域優游，隱隱閃爍清澈的鱗光。

門鈴忽然響起一陣沙啞的歌。這種時間會是誰？丈夫和女兒都出門上班，她今天輪晚班，下午才要去公司站櫃。小池納悶地開一點門縫。是向他們承租頂樓加蓋鐵皮屋的女人，五官像山脊一樣深邃，膚色宛如未脫殼糙米的少婦。小池推開門。屋內的光線流向陰鬱的公共走廊。她短暫進入盲眼狀態。等眼睛調適了光和黑暗的亮度差階，她才看到少婦身後跟著一對瘦弱的兒女。

「怎麼沒去上課？」小池彎下腰，問那個看起來是就學年紀的男孩。

「房東太太。」少婦開口，聲音含著些微的委屈和驚恐。

「我們家姓池。妳以後叫我小池就好了。」

小池俐落地說。這已經是她面對陌生人，自我介紹的制式開場白。她並不姓池，名字裡也沒有類似的諧音字。丈夫才是真正擁有這個姓的人。小池因為和他結婚，漸漸地像刺青一樣紋上這個名字。剛開始，

大家叫她「池太太」。有小孩之後，老師和其他家長叫她「池媽媽」。不知道為什麼，她服務將近十五年的公司，同事也改口叫她「小池姊」，連新上任、年紀比她還小的主管都是。她原本的名字缺乏特色，姓和名筆畫不多不少，卻都沒有能讓人記住的強烈個性。

少婦怯弱地問小池當地佈告欄的事。她想找附近的零工或家庭代工，不知道哪裡會公告這些訊息。小池用記憶在街道上走一圈，熱鬧的大馬路、清晨市集，甚至狹小的死巷子都繞進去了。沒有。她想不起哪個地方貼著徵人啟事。她略帶歉意地說，或許可以去公所看看，那邊有租屋佈告欄，說不定也會有她想要的資訊。

「我什麼都可以做，」少婦無助又誠懇地看著小池，「請房東太太幫幫忙。」

兩個小孩仰起小小的頭，用彷彿會溢出淚水的眼睛望著小池。小妹妹看起來還沒有了解這個世界的智力。哥哥牽著她的手，眼神似乎快速閃過千言萬語。小池輪流看著這三雙同樣美麗、卻情緒各異的眼睛。焦急、欲語、靜滯。少了一雙男人的、父親的、承擔責任的眼睛。小池忽然發現，她還沒有看過少婦的先生。從她們租屋簽約那天，一直都只有這三個人。

表明完沉重的心意，少婦帶著孩子上樓，回到他們狹窄的暫棲之處。輕重錯落的腳步聲形成三種聲部，在宛如音箱的樓梯間回響。沉甸甸的鐵門終於鎖上。小池轉身，室內的光亮讓她又短暫陷入目盲。這次她閉了好久，才能再睜開眼。



任何煩惱，無論大小，一旦在夜晚燃起念頭，就會像吹氣球一樣無限膨脹。小池戴上老花眼鏡，仔細閱讀勞保局寄來的宣導手冊，一邊敲打計算機，一邊長長地嘆氣。她只要認真思考什麼事，其他感官便自動關閉，以至於丈夫走進房間時，小池從椅子上彈起來，嚇了好

大一跳。

丈夫不是要來找她，也不是異想天開想再次和她共眠，找回前陣子中斷、持續二十幾年的生活溫度，而是他放在兒子房間的內褲沒有了，洗澡前不得不回原本的臥室拿。丈夫把飄著廉價洗衣粉氣味的浴巾披在肩上，打開衣櫃，一副失憶的窘迫。這困居了幾千個日夜的房間正挑戰他的記憶。他想不起內褲的正確位置。維持家庭事物秩序一向都不是他擅長的領域。

「第二格抽屜，」小池在丈夫身後說，「要不要我幫你拿？」

丈夫彷彿悟道般遵守小池的指示，拉開的抽屜這時卻整個崩落下來。他慌張地把掉出的襪子、手帕、汗衫撿起，再順著鬆動變形的卡榫將抽屜推回櫃內。這個抽屜壞好幾年了，每次開一定得把手伸進後方托住木板，才不會讓衣物隨著抽屜坍塌。這理當是生活於此之人都知道的規矩。丈夫低著頭，耳朵和頸部爬上一陣明顯的緋紅。他沒有看小池一眼，連不小心視線交會也沒有，倉皇地走出房間。

對於丈夫的疏離和漫不經心，小池感到非常疑惑，心中也有股淡淡的怨氣。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兩人從表面和平的夫妻，變成一對刻意冷漠、只剩法律定義來維繫關係的伴侶？她是不是做錯了什麼？難道婚姻到最後就注定化成一池令人走避的渾水？小池困惱地坐回桌邊，但一看見計算機上貧乏的數字，她又脫離一時氣憤的情緒，陷入原先憂鬱的長考。

開始倒數了。她的退休年齡。當時退休金制度意願徵詢，她想了想自己尷尬的歲數，還有轉職的低微可能，決定選擇舊制；丈夫因為定性不足，常常情緒性辭職，考慮這種不穩定的性格和工作狀態，勾了勞退新制。她的實際收入比丈夫高，主要是靠站櫃銷售的業績獎金，底薪卻低了一階，也沒有隨年資增加。她最快後年可以自請退休，這樣算起來，只能一次領八百萬，以她漫長的餘生而言實在太少了。可是，若拖到強制退休的法定年齡，雖然是本土老精品公司，但就現在

國內低迷的經濟氣氛，誰能保證不會倒閉，或無預警撤資到鄰國？她應該像丈夫一樣選新制嗎？不，政府和財團不斷掏空國內資本，這個國家明年還在不在都不曉得。對於金錢、即將來臨的晚年和國家狀態，她實在無法樂觀。

她和丈夫很早就說好財產分開自理，每個月共同負擔基本開銷。但丈夫沒收入的時候，她則毫無保留地奉獻所得，讓家庭運作能如常滾動；久而久之，經濟重擔便全然落在她窄小的肩頭上。還好，女兒這幾年總算進入職場，縱使薪水是無可奈何的 22 K，怎麼說也算經濟獨立了，剩還在念大學的兒子需要煩惱。她不知道丈夫有多少存款，或者有沒有存款。她自己是盡量把錢都存下來。雖然他們還有頂樓加蓋可以收房租，不過屋況老舊，房客來源並不穩定。這次少婦一家會住多久、之後會不會有人接著續租，沒有人知道。

小池又嘆了一口氣。晚上想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太傷神了。她的心臟跳得好快，有點喘不過來。她起身在房間走動，想舒緩緊繃的神經，卻意外發現衣櫃前有個不合時宜的長方形塊狀物。是丈夫的手機。和存摺一樣不讓她碰的丈夫的手機。應該是丈夫打翻櫃子時不小心遺落的。小池一開始有些慌張，刻意迴避躺在地上的異物。但隨後她咬著下唇，沒有猶豫太久，匆匆走向那支僵冷的小機器，把它撿起來。

她的呼吸越來越急促，像初次犯案的小偷一樣緊張。小池輕而易舉地滑開基礎控鎖。螢幕亮了。遊戲。訊息。相片庫。先看哪一個好？她點入相簿，一個陌生女人的映像突然全屏顯現。她倒抽一口氣。那個女人舉著一包鼓脹的金魚水袋，背景是模糊雜沓的夜市。女人笑得很開心，是那種同等回應攝影人情緒的笑。她可以想像拿著手機對準這個笑容的攝影人心情有多高昂，縱使她從來沒有親眼看過。

退出程式。關上螢幕。小池後悔了。她十分氣惱，雙頰發燙，但心中隨即升起一股莫名的罪惡感，好像自己逾越道德界限，偷窺不能看的限制影像。和人生大部分的時刻一樣，她不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

才好。她把手機放在床上，不安地走來走去，又驚扭地拿起，將它放回冰涼的地板，一開始它出現的地方。她強烈覺得自己不應該再和這個沒人允許她發現的祕密共處一室。她慌慌張張地步出房門，彷彿逃難一般，奔向黑暗中僅有金魚水杯微微閃爍波光，無人守候的客廳。

而那隻金魚，仍輕輕擺動牠薄柔的尾鰭，兀自沉浸在純淨、光潔，無害的小宇宙裡。



兒子按照預定，週五深夜搭著半價客運回家。丈夫在那之前已收拾好自己簡單的物品，把房間還給兒子，回到他們的臥室，爬上單側許久已無重量壓痕的雙人床，倒頭就睡。小池背側著身，聽著丈夫渾濁、洪亮的鼻息。她感覺他們兩人都刻意遠離對方的身體。

隔天一大早，丈夫就出門工作。他任職的快遞公司配合某些週末照常營業的企業，並沒有休息。中午回家簡單吃個飯，又出去了。他們一如往常沒說什麼話。有時小池單方面說了什麼，但就像對水池丟石頭一樣，丈夫並沒有回應。

兒子才剛起床，坐在客廳慢慢喝一杯加了碎冰的冷水，用臼齒咬碎顆粒較大的冰塊，偶爾發出神經痛的哀叫。這是他一貫的醒腦方式。小池把被丈夫翻過的凌亂菜餚擺好，正想喚女兒吃飯，已經聽見廁所馬桶嘩啦啦的水流聲。

「誰養的魚啊？」兒子睜開終於甦醒的眼睛，把臉湊近這個新奇的小玩意兒，伸出手，朝杯口推了一下。不倒翁杯左右搖晃，金魚倉促地游動，看起來十分驚慌。除了小池外，家裡第一次有人侵擾牠寧靜的堡壘。兒子從另一側再推一次，水杯開始大幅度旋轉。金魚先是逆著旋轉的方向奮力擺尾，最後敵不過轉速，捲進中央凹下的漩渦。

杯底的支點撞到遙控器，杯子瞬間翻倒，又猛然立起。但來不及了，大部分的水灑了出來，金魚也跟著滑向溼濕發皺的報紙。兒子趕

緊抓起掙扎的金魚，投回不倒翁杯。金魚豎起的背鰭浮出過低的水面，他把自己沒喝完、混雜冰塊的冷水倒進去，補足原本適切的分量。

聽見兒子的驚叫，小池走回客廳。看到桌上濕掉的報紙和兒子闖禍的心虛模樣，她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不以為意地笑一笑，接過水杯，溫熱的掌心讓杯體外緣結出不少細緻的水珠。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她覺得金魚的活動好像變遲鈍了。

或許是受到驚嚇吧。小池沒有多想，拿著金魚水杯走進房間，放在床頭櫃上。等它完全靜置才離開。

他們三人吃起有點遲的午餐。兒子隨意地談學校的事，教授上課的怪癖，最近流行的活動，和同學半夜去新開的蛋糕店打地鋪，只為了排一天限量一百份的爆漿起司塔……。女兒很少動筷子，低著頭專注滑手機。小池看到女兒對手機自顧自地咯咯笑，忽然想起那件令人不堪的事。

「你爸爸……」小池在兒子夾菜的空檔，踟躕地說：「你爸爸好像在外面有女人。」

「啊？」兒子驚訝地停住動作，肉片還懸在他的筷子尖端。「怎麼可能？爸爸不是每天都回家吃飯睡覺？」

「拜託，妳是電視看太多嗎？他都幾歲了，頭禿成那樣，還舉得起來嗎？」女兒不耐煩地說。小池有點意外女兒竟然跟上他們的話題，雖然她過於露骨的回應讓小池有點不自在。

「你爸的手機裡，有不認識的女人的照片。」小池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

「那又怎樣？」女兒低著頭問。她的視線仍然沒有離開手機。兒子尷尬地看叛逆直率的姊姊，又看臉色凝重的媽媽，不知道該怎麼辦。

小池短暫沉默了一陣。這種橋段她見過無數次。電視劇、報紙家庭副刊、公園其他婦女的傳聞……。但真的換她成為必須開口的人，熟悉的問題卻變得難以啟齒。

「如果……如果我跟你爸離婚，你們要跟誰？」

兒子面有難色，他原本就不健康的臉顯得更加青慘。女兒絲毫不在意，從容地回答：「這房子是誰的？誰有房子我就跟誰。」她繼續夾著已無人動用的菜餚，「薪水已經夠少了，我可不想再另外付房租。」

女兒淡漠的回應像一盆寒進骨髓的冷水，無情地朝她潑過去。她在想像中發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無助。女兒繼續低頭滑手機，偶爾發出輕微的笑聲。兒子機械式地扒著碗裡的白飯。她坐著，等著，哆嗦著。一直到碗盤淨空，都沒有人說話。



那之後，小池苦等不到丈夫再犯的粗心。她期盼那個藏著祕密的手機能又一次不經意地出現在房間地板，或其他什麼意外的地方都好。她需要直接讓她傷心落淚、失控發瘋的證據，加強那個燦笑的陌生女人對她的威脅。這其實很兩難。她心底並不希望事實朝她的預感而去，甚至一想到就會害怕得顫抖，但她所有意志都在搜尋、解釋任何微不足道的訊息。丈夫的遲歸。刻意保持身體距離。偶爾飄來的刺鼻氣味。還有丈夫絕不讓她看手機這個舉動，是不是就是作賊心虛？在關鍵性的證據明朗之前，或許她還沒有理直氣壯指責丈夫的權力。就如女兒當時對她尖銳的質疑：區區一張女人笑得很開心的照片，怎麼能證明丈夫不倫的背叛？

小池搖搖頭，甩掉目前還太遠的煩惱。現在是站櫃時間，她必須把心力放在工作上才行。上週兒子回家，她推掉週末排班、賺業績的大好機會，接下來得把握住週間每一個可能的客人，否則這個月的收入會讓人更加沮喪。

一對年輕情侶穿過自動門，雀躍地走到小池面前。「歡迎光臨。」小池擺出銷售員一貫謙和有禮的姿態，卻不由自主盯著眼前青澀的愛

侶猛瞧。他們這間公司的客群大部分是四十歲以上的夫妻，有時會有三十幾歲的手足聯合買禮物送長輩，這麼年輕的客人她還是第一次遇見。但讓小池困惑的並不全然是他們的年紀，而是其中那位看來主導兩人關係的人，陰陽不明的氣質。

對小池而言，世界上只有四種人，或者說，她只分得出這四種：女人、沒有女人味的女人、男人，和沒有男人味的男人。眼前留長髮、看來十分羞澀的女孩毫無疑問屬於第一種；但旁邊那個有著長睫毛和剛毅下巴線條、頭髮剃短的小個子是第二種還是第三種，她就無法確定了。

小池盡量掩飾自己的好奇，用中性的口吻問：「請問兩位想找什麼款式？要送人還是自用？」

「我們要買對戒，」無法分辨性別的小個子眼神堅定地看著她，「結婚對戒。」

那個聲音依舊讓小池混淆，但她漸漸將光譜移向第二種。雖然音質粗糙，卻明顯沒有經過變聲疼痛的折磨，聲線還保有彈性。小池知道男孩子變聲是怎麼回事。她兒子國中時就曾經歷過那彷彿喉嚨灼燒般的生理轉變。

「結婚？是……兩位要結婚嗎？還是……？」小池吞吞吐吐地問。不可能有人來幫自己以外的對象買結婚對戒。她希望自己詫異的眼神和問題沒有透露出無禮。小情侶相視而笑，甜蜜地點點頭。「噢，恭、恭喜啊……」她言不由衷地祝福。

小池偏頭考慮了一下，看看紅著臉的女孩，又看看得意洋洋的似男孩，憑著職業鍛鍊出來的直覺，拿出設計較新穎的款式，開始介紹起戒指。她一直分神想著關於現實的問題。結婚？現在已經沒有限制了嗎？這麼說起來，之前新聞好像說過哪個縣市的戶政事務所可以登記。小池腦中閃過千百個疑問，以至於設計概念講解得非常失敗。還好，她們倆人沉浸在亮閃閃的喜悅中，對對方嘗試的各式戒指發出讚

嘆或表達意見，沒有真心聆聽小池零落的介紹。

「妳們兩個好年輕，就要結婚，」小池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迂迴地探問：「父母都同意嗎？」

似男孩看看女孩，略帶歉意地笑了笑。令小池意外的是，代表兩人開口的，竟然是那個始終不多話的害羞女孩。

「我媽媽很高興，」女孩微微顫抖的嗓音透著堅定、強烈的情感，「她說世界上很多人只愛自己，甚至為了保護自己去傷害其他人，但我有愛人的能力，有一顆健康的心，她覺得非常驕傲。」

女孩稍稍收斂自信的神情，臉上的紅潤也跟著退卻，「我爸還在被我媽洗腦。他比較古板，不太容易改變觀念。不過我想他應該已經開始接受了，只是還拉不下臉而已。」說完，吐吐舌頭，望向一直凝視著她的似男孩。似男孩感動地微笑，輕輕捏了捏她的手。兩人交扣的十指握得更緊。

她們兩人又埋頭挑選了一陣，在兩、三個戒指中做最後比較，反覆脫戴，看起來非常猶豫。小池沒有提供任何建議，也沒有幫腔，忘了自己還穿著制服，應該要努力銷售的工作原則，只是靜靜地看著她們。她不想破壞如此純真的親密。

似男孩發現小池濕潤的眼神，搔搔臉頰，忽然開口說：「其實，我爸媽結婚時就是買這家對戒。」她傻氣地抓了抓後腦勺，「我爸媽過得很幸福，我希望我和我的另一半也能一起戴你們家的戒指，跟他們一樣幸福。」

這番告白讓小池全身起了強烈的雞皮疙瘩，感動得說不出話。雖然她只不過是這家精品公司的銷售老員工，汲汲營營計算退休時機，對世間的幸福沒有一丁點貢獻，她的眼淚卻幾乎要奪眶而出。似男孩最後拿起線條簡單交錯、象徵無限圓滿的戒指，慎重其事地套上女孩的左手無名指。她們兩人都笑了出來。

小池也是。她也跟著幸福地笑了。只是，對比眼前這對愉悅、幸

運的佳偶，一想到自己毫無功勞的人生，傾斜的家庭，走調的婚姻，她悲哀的眼淚終究還是掉下來了。



冷靜地想，小池也不是真的那麼愛丈夫。

他們和那個年代大多數同輩一樣，是自由戀愛而結婚。小池當年確實深受丈夫的聰明和伶牙俐齒吸引。保守封閉的時代氛圍，丈夫在一群樸拙的男人中非常耀眼，就像潺潺溪水中一顆綻放火光的原石，為了討好她也不會吝嗇放低姿態。他們兩個在彼此最理想的狀態走入婚姻，也擁有過單純的幸福。只是時間之流總會侵蝕、帶走一些不穩固的狂熱。年輕的激情早就過去。她生命的重心因此轉移。二十幾年了，她努力工作，咬牙累積小額積蓄，重心全放在她眼裡永遠長不大的兩個小孩身上。最值得回憶的人生總在過去，譬如光榮，譬如愛情的滋味。她相信丈夫一定也是。而她現在之所以會如此憤怒、難堪，完全是一種不平衡的感受，與愛全然無關。丈夫輕鬆放下她以為要背負一輩子的責任，從社會禁錮和家庭規範中滑溜出去，替自己找回某種刺激，再次感受生命應有的快樂；而她，則像個愚蠢的老女人，死守著妻子和母親的身分，獨自忍受生理折磨和價值觀衝擊。最讓她心寒的是，女兒竟然說，不想成為像媽媽一樣無聊的人。

小池難以接受自己的堅持變成可笑的迂腐。她拖著疲憊的大腦和身體走進房間，沒開燈，制服也沒換下，直接倒向床鋪。黑暗中，物品都帶著模糊的輪廓。櫥櫃。燈罩。全身鏡。還有濕黏的臭氣。即使閉著眼，她仍有自信能掌握房間內各種家具的位置。只是那股罕見、屬於熱帶的味道，她完全沒有頭緒。

她低頭聞聞自己的腋下。移動浮腫遲鈍的小腿，爬起身，向四方抽動鼻子，嗅聞氣味來源。她游移迷濛的視線。毛巾。四季被。枕頭。靜止的金魚。對了，是金魚。兒子回來那天她放在床頭櫃上從此遺忘

的金魚。她好久沒有讓牠出來沖澡透氣了。

一移動水杯，奄奄一息的金魚突然驚醒，奮力游竄幾回，又立刻失去動力。水面上積了毛髮和一團團的灰塵，賴以為生的水體也漂移幾條絲狀的糞便，底部還有斑駁的鱗屑和霉斑。金魚在髒濁的水中緩緩傾斜身體，大意地露出過白的肚腹。牠需要活水。再不換水，小金魚就會徹底翻覆過去。

小池走進浴室，還沒開啟水龍頭，就聽見規律的滴水聲，以及嘈雜的低語。她疑惑地走出去。丈夫和女兒不知什麼時候都回來了，聚集在兒子的房間，不約而同地仰著頭。

「外面下雨嗎？」小池問。

「不是。弟弟房間的天花板突然漏水了。」女兒回過頭來說。丈夫爬上床鋪，墊起腳尖，查看天花板暈開的水漬。細小的水分受重力牽引，朝某個變形的低點聚集、靠攏，彷彿迅速生成的鐘乳石，最後抵擋不住強勢的地心引力，終於失控墜落。「滴——」。不偏不倚，水滴落向床鋪正中央。那裡已經淹起一池小小的水漬。溼濕的疆土還在往外擴散。

丈夫爬上從陽臺搬來的梯子，對準水滴處貼上防水膠帶。過沒幾秒，水仍然從不牢實的縫隙溢流而出，甚至超過膠帶的負重力，一舉沖破軟弱的圍籬，連同濕透的膠面一起掉下來。

女兒興致索然地離開，回到自己閉鎖的房間。剩握著金魚水杯的她 and 丈夫兩人。丈夫湊近天花板仔細觀察，壁面似乎有一道細小的裂縫。非常細小，就像一根無意間遺落的頭髮。小池也看到了。要不是違反物理學，髮絲不可能往上掉在天花板，他們絕對不會發現那條幽微的破綻。

那道裂縫的位置，剛好是頂樓加蓋鐵皮屋的廚房和浴室之間。礙於違章建築法規，他們一直不敢大肆整修，怕引來其他眼紅鄰居的投訴。老舊管線似乎走到了壽命盡頭。小池望向丈夫。丈夫對著漏水皺

眉，一副困擾的模樣。她看看桌上的時鐘。九點半。接近不便打擾的夜晚時分。小池想了想，放下金魚，對眉頭緊蹙的丈夫說：「我去頂樓問看看。」

丈夫匆匆瞥了她一眼，迅速將視線收回，短暫猶豫之後說：「那順便跟他們收房租。這個月遲好幾天了。」

小池走出家門，一階一階，確實地踩穩樓梯，緩緩步向頂樓。樓梯間的電燈點不亮，她很難想像平常少婦怎麼摸黑回家。終於到達最後一階。小池喘口氣，稍稍放鬆自己沉重的骨盆。鐵門後的毛玻璃透出室內極其微弱的光源。門是鎖上的。小池敲敲鐵門。沒有回應。但是她隱約看見毛玻璃後面浮現一團小小的人影。

「你要找誰？」稚嫩的聲音傳出來。咬字有點含糊。是那個還不太會反應、總是睜著大眼的小妹妹。

「妹妹啊，妳媽媽在家嗎？」

「不在。」

「那哥哥呢？」

「哥哥不在。」

這麼晚了，少婦和小哥哥會去哪裡？小池擔憂小女孩獨自在家的安危，本想哄她快點回房間，如果有其他人敲門都不要回應。但不知怎麼，小池說出口的竟是潛匿在她心中的疑問：「那妳爸爸呢？」

鴉雀無聲。空白的沉默經過很久。小池等不到回答，以為門後的女孩跑掉了。正當小池略帶歉意地反省自己的失禮，小妹妹突然出聲。

「沒有。」她的聲音裡有說不出的豁然開朗，就像絞盡腦汁，終於找到複雜習題的正確解答。

「爸爸跑了！」

那個回覆的語氣正向、肯定，音調高揚，甚至有些歡欣。毛玻璃後模糊的人影上下跳動，彷彿興奮地手舞足蹈。沒多久，又消失於淡濛的光影。



小池還沒理出清楚的情緒。回到家，看見手拿抹布、黏土、指甲油，仍嘗試各種方法止漏的丈夫，她一時之間說不出話。

丈夫抹抹臉上的汗水，發現了站在門口的小池。「怎麼樣？房租呢？頂樓也有滲水嗎？」

「他們……沒人在家。」小池簡單地說。她無法適當剪裁想法，而不參雜個人疑問和對說明毫無幫助的憂傷心情，只好選擇省略。

丈夫點點頭，沒有再說話，轉回注意力，繼續對抗那個讓人苦惱的水源處。每當他以為現在使用的方法奏效了，阻擋物隨即崩落，降下更多洪流。丈夫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探尋出路。小池看著他認真不懈的背影，先是湧起失落許久、溫熱的悸動，而後又被羞惱覆蓋。丈夫終於又變回那個扛起煩難、盡心負責的男人了嗎？還是純粹為了遠離她，不想和她同床共眠？

小池不知道丈夫真正的答案，但她心中有強烈而直接的希望。她拿起金魚水杯走向廚房，倒掉大部分的髒水，小心不讓金魚溜出，再拿一條乾燥的抹布，回到兒子房間。她先用抹布將床上的水漬吸乾，再把水杯放在濕痕的中央。水量淺薄的杯體出乎意料、很快就穩定住了。天花板落下水珠，毫無偏差地滴進杯子裡。每落入一滴水，金魚就會顫抖一下。小小的身體在不平靜的水中，就像一面隨風飄揚的旗。

「先這樣吧，」小池扶著膝蓋，緩緩挺起腰桿，對一臉莫名的丈夫說：「明天還要上班呢。」



最後一盞日光燈熄滅。來了。丈夫在一片黑暗中走進臥室，不熟練地撞到電扇、櫃角，終於躺上雙人床那等待已久的空位。

小池聞到一團熱烘烘、柔和的肥皂香氣。就在她身後，越過背部，

飄進她濕潤的鼻腔。這是好久以來第一次，兒子沒回家時丈夫躺在她身邊。雖然是因為他賴居的房間漏水；雖然小池仍嗅得出包藏在人造香味下，他心中隱隱的不情願。

「還好兒子不在家，不然就麻煩了。」小池的聲音在安靜的夜裡顯得清晰不已。丈夫好像有附和，又好像沒有。她等了很久，心還懸在那裡。

他們維持同樣的背對姿勢，沉默地躺著。兩個人都不敢翻身，怕破壞僵持緊繃的平衡。小池知道丈夫沒有睡著，正和她一樣亮著眼睛，或者偶爾閉上，將注意力集中在對方的一舉一動，就像兩隻反向潛伏對峙的獸。

「你是不是……」她按捺不住，幽顫地開口了。那個一直縈繞在她心頭，讓她感到屈辱、毫無明證的鬼魂。「滴——」。好巧不巧，一記響亮的漏水聲突然打斷她關鍵的問句。情緒瞬間散了。在即將脫口而出的重要關頭，她全部的意識卻被清亮的水滴聲吸引。「滴——」。

句子沒有接下去。問題成為一個引人好奇的懸念。丈夫用他粗啞的喉頭發出疑問：「嗯？」

小池回過神來，怯懦地吞下話語。「沒有。」她心跳得很快，沒有再啟齒的勇氣。「滴——」。水珠一滴接著一滴，從天花板某個破口滲漏，順服霸道的重力，毫不猶豫地墜往水杯，投向另一片更豐沛的歸屬。她彷彿聽得見一滴水融入水中，天衣無縫地顫抖。

即使再堅固的事物，一樣會在不經意的地方出現難以發覺的裂痕。小池想，雖然他們夫妻倆漸漸遠離彼此的生活軸心，丈夫對於自己的溫度感到麻木，甚至封閉了原本的感情，另外找到快樂的出口，但他還是會回家吃飯，回家睡覺；共同構築的家屋出現傷損時，他也沒有輕易放棄，仍盡一切心力想辦法修復。或許這就是婚姻最終且真正的樣貌。不要拆穿。無須絕望。生活裡充滿灰心和輕微的憎恨。滋

味越變越淡。一再重複。然後在某些微妙的時刻，對無足輕重的小事感到幸福。

漏水聲仍規律地持續。逼——。在水滴與水滴墜落的間隔，響起一記單調的機器音。小池望向兒子沒關上門的房間。丈夫放在那裡的手機由於收到訊息，螢幕亮了，連帶也微微照亮那個狹小的空間。小池看見了，清楚地看見，她不靈光的老花眼從未如此明晰，滋潤的活水不斷注入，在水杯中優游的金魚，比任何時刻都有活力。

邱貴芬

〈魚水〉是結構完整的小品，從女性的角度，看待一對中年夫妻，以不同方式面對一灘死水般的愛情與婚姻。老題材，卻有新體會，特別是中年女性的心理，一針見血，人物形象並不刻板；結尾巧妙，使得金魚、魚缸（杯子）的意象，從俗套裡別開生面；而最後女主角阿Q式的心理妥協，雖然無奈，卻是貼合現實，不故作驚人的真切描寫。



小說組決賽會議紀錄

敘述與對白間的角力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 會議室

紀錄整理：洪尚鈴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小說組共收到 188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郭漢辰、張經宏、謝文賢選出 27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邱貴芬、楊翠、宇文正，並推舉宇文正為召集人。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邱貴芬：以我過往擔任文學獎評審的經驗來看，近來小說有越來越傾向長篇敘述、卻很少對話的趨勢，故事的推展幅度較小，對話的薄弱，我認為是現代創作者特別要留意的問題。另外，我會比較傾向選擇層次繁複的作品。

楊翠：我很看重小說裡線索的埋伏、敘事上的合理性，只要細節有安排好，結尾如何離奇都沒關係，可惜有蠻多作品都是差那麼一點。我也觀察到現在常有的奇特現象，同一篇作品的文字程度參差不齊，驚人的漂亮文字和不通順的語句會同時並存，也是屬於年輕世代較常見的問題。

宇文正：平常我並不是口味重的人，但這次竟然青睞了兩篇關於亂倫主題的小說，讓我自己也蠻詫異的。這批作品在我近期的閱讀經驗中，水準不錯，此外，這疊小說裡有時會看到駱以軍、（到現在還是能看到的）張愛玲的影子，甚至還看到有鄭清文味道的小說，看到年輕寫作者有比較多元的知識譜系是很好的一件事。

■第一輪投票結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選 5 篇，結果為：

一票：〈花開時節〉、〈折耳貓〉、〈如果月亮還記得〉、〈路線之外〉、〈道途〉、〈水果盤〉、〈慶豐收〉

兩票：〈盛夏之死〉、〈魚水〉、〈餃子〉、〈雪殼〉

召集人宇文正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一票的討論

〈花開時節〉

邱貴芬：這篇同名作品顯然與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有所呼應，楊的〈花開時節〉談的是正值荳蔻的少女情懷，以及面對未來的徬徨心情，這篇傳承了前文主題之餘也有不少新意，無論是同性之戀、或是少女對未來的朦朧憧憬，卻不敵現實摧毀的鋪陳，都描寫得相當細膩幽微。加上時序設定在日治時期，從作者的用詞遣字、故事氛圍的經營，都看得出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貼近舊時代的語境，是相當不容易且成功的嘗試。歷史的縱深感躍然紙上，我給它蠻高的評價。

宇文正：在我心中它的分數並不低，正如邱老師所說，它營造的日式氛圍相當成功，以窺視的角度勾勒出模糊的同性戀情也相當有韻味。另外，當主角提到家庭的氛圍及少女的感受這些細節時，總讓我想起珍・奧斯汀。

邱貴芬：哪裡讓你聯想到珍・奧斯汀呢？

宇文正：像是主角提到自己家人時，就讓我想起《傲慢與偏見》裡，伊麗莎白說起她母親、妹妹的口吻。

楊翠：我認同兩位所說的優點。這篇的優點在於歷史氛圍經營得很成功，時代語境掌握得不錯。儘管和前時代的文本進行對話，卻沒有流於複製，自己也有新意，如窺探者及自我家庭的部分，但可惜的

是這些都沒有寫得很深入，是很可以發揮的點，有些可惜。

〈折耳貓〉

宇文正：這篇我選的。折耳貓的隱喻用的很妙，是個很驚悚、蒼白的故事，敘述能力也不錯，頗能抓住讀者的目光，缺點是人物不夠立體，心理描寫不夠。它沒有在我的前三名，可以放棄。

〈如果月亮還記得〉

楊翠：描述一段童年時代遇到的神秘遭遇，最後卻成為故事中一位角色的真實人生，架構相當曲折。孩子們的部分處理的很鮮活，但飛機婆婆卻沒有處理好，有點生硬，可惜了。我可以放棄。

〈路線之外〉

楊翠：主題很特別，它的路線有幾種涵意，公車司機的移動行徑、夢境的軌跡、意識的串織流轉過程，談的是人到中年，進行了一場無奈蒼茫的自我回溯過程。作者相當嫻熟地把不同時間空間流暢地串在一起，缺點是太蕪亂了，故事的主軸不明顯，這篇我也可以放棄。

宇文正：這次的決審作品中，除了這篇，還有〈流蘇〉也是在談中年的魯蛇男子。但我覺得這篇設計性太重，反而使我無法真正感受到主角失去女兒的痛感，無法打動我的心。

楊翠：沒有那麼真摯的感覺。

邱貴芬：這篇就屬於描述很多、對話很少的寫法。

〈道途〉

宇文正：描述女主角坐在行進的公車上，慢慢帶出與男友間漸行漸遠、難以為繼的未來，也屬於邱老師說的情節沒有太大進展、多為描述的寫法，著重於主角內心幽微的變化，也正是它內在描述的韻味蠻打動我。它的敘述是較為散文化的，也不特別設計故弄玄虛或賣弄巧合，還蠻貼切真實的人生。不過就小說而言，的確是比較淡的一篇，這篇也不在我的前三名，如果兩位老師不支持，可以放棄。

楊翠：拿〈路線之外〉來說，這兩篇在藝術性的操作上是兩個極

端，上篇太濃，這篇太淡。

〈水果盤〉

楊翠：這篇我蠻喜歡的。男主角處在生命的困頓中，想尋找一個生命的出口，而沉迷於帕青哥。一步步逐漸沉迷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甚至讓我感受到恐怖感。有一種文類是「疾病書寫」，但「生活中的病」這種疾病書寫卻相當少見。缺點當然也有，例如它嘗試從過去的經驗連結到人的性格養成，就沒有處理好；結尾也有點冗贅。

邱貴芬：這篇我認為可以考慮。如楊翠所說它沉迷的情境描述得相當寫實。我沒有選是覺得它層次較單一。「寫實」是此篇作品的優點，卻也是缺點。

宇文正：我的意見和兩位老師差不多，反而是我覺得結尾還不錯，讓人覺得每個看似平凡的小人物，背後可能都有段驚濤駭浪的曲折人生，我喜歡這樣結束的餘味。

〈慶豐收〉

宇文正：我想為這篇說話。初讀覺得它文字有些卡卡，越讀越覺得細節很豐富。這篇就是我前面談到，讓人聯想起鄭清文的風格，以平淡的筆觸，帶出驚濤駭浪的人生、社會。文字的經營很細膩，也很認真安排文章各處細細碎碎的象徵，直到最終匯聚成一個巨大的衝擊向讀者襲來。

楊翠：的確結尾和開頭的情緒反差扭力相當大，是它的優點。然而我自己會覺得線索的埋伏、敘事上的合理性還是不夠。但我也同意這篇可以考慮。

邱貴芬：對我來說這是較老派的故事，但我對放進它沒有意見。

■兩票的討論

〈盛夏之死〉

邱貴芬：雖然它同樣有對話經營薄弱的問題，但表現卻相當不俗，

獨白娓娓道出一段離奇的旅程，從開頭遭遇死亡到結尾得到救贖，對於人生、生存等議題有進行一些思索，和其他作品闡述的主題很不一樣，比較起來層次是較繁複的。

楊翠：我第一次看覺得相當散文化，再次看時漸漸看出它文字的乾淨，也很整齊。故事說得清楚、不造作，雖然是一趟奇遇，卻又好像有可能會在現實世界發生，合理性是夠的。主角透過這趟旅程，反過來爬梳、解剖自己的生命歷程，最終讓自己得到了救贖，是相當精彩的過程。整體感很好，屬於看第二遍才會看見優點的作品。

宇文正：我和楊翠相反，原本是放進我的名單，再看一遍後又拿出來。我認為它說得太多了，滔滔地講起自身的困境時不太節制，有時會跑出連續劇般的句子，讓我覺得有點俗套，扣了點分。不過我喜歡那張皮夾裡的照片，不多作說明，留下想像空間，她根本不記得的同學，也許對她懷藏著純潔的戀慕，救贖了這顆滄桑的心靈，很美，我可以支持這篇。

楊翠：我倒覺得這樣的句子和它的敘事風格結合的蠻好，我認為作者是刻意在這樣特殊的情境選用此類型的語句，還蠻搭的。

〈魚水〉

宇文正：看到金魚的意象時，我原以為又是「七秒的記憶」、「囚禁」的象徵，但這篇的意象使用卻相當別出心裁。一對中年夫妻面對已經是一灘死水的愛情及婚姻，他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來面對中年的心境及生命的困境。不僅細膩的體察到女性的心理曲折，意象的使用也一針見血。結尾最後一幕是一點點的光照亮了狹小的空間，但這微弱的救贖光芒卻是外遇對象給的，構成一種荒謬的情境，卻是相當貼近現實。

邱貴芬：通常我不太喜歡外遇的故事，因為從袁瓊瓊〈自己的天空〉後，這類型實在寫得太氾濫了。但這篇鋪陳和節奏都很不錯，特別是結尾。寫外遇的故事有一種傾向寫法是女性如何從這困境中走出

來，但現實生活中更多時候並不是選擇離婚，而是像這篇那樣選擇留在原處，透露出人生的無奈，就像小金魚在那小小的生活空間，就這樣過下去。這樣的寫法我認為較貼近人生情境。比較不足的是一些細節的處理問題，以及格局稍微小了點。

楊翠：說故事的節奏、音樂性都掌握得很好，情節的經營也有著合理的發展，這些都是它的優點。但我會期待它的細節可以處理得更好，比如說頂樓的房客。

宇文正：這個角色應該是當作對照她老公用的。

楊翠：對，但如果只單純當對照組就太扁平了。

〈餃子〉

楊翠：不是我心中的最高分，但我蠻喜歡的一篇。女兒從抗拒、厭惡母親身上的味道，但後來自己也沾染上母親的味道，象徵著一種對母親的理解或和解，質地上很溫潤動人，有打動我。雖然有些細節交代不清，如外遇這邊應可以經營得更好，但整體來說蠻喜歡所描述的母女關係。

邱貴芬：故事是女性文學傳統常見的母題「母女關係」，鋪陳不錯，我會把它放在「佳作」的位置，但我覺得寫得有點重、有點過了。

宇文正：這篇意見我會比較多。它的情節、角色塑造較為刻板，母親、父親、外遇對象的形象都相當樣板，而且完全不會寫對話，作者似乎無法分別敘述和對話的寫法。

邱貴芬：這我也完全同意。

〈雪殼〉

宇文正：我給很高分的一篇。寫的是父親出走，故事裡不斷來來回回地那句「他毀掉了一切。」在反覆書寫中，漸漸感覺出其後勁的強大。主角、母親和哥哥在父親走後失去了殼，家的崩毀、重建的艱困過程，一如童年，哥哥拉出一隻寄居蟹，那失去殼的寄居蟹抽搐、無措、在原地打轉的茫然表現，「被弄壞了什麼」，很打動人。

邱貴芬：很奇特的故事，也寫得很有意思，讓我聯想到王文興的《家變》父親出走的情節，當然文字和後續敘述發展是相當不一樣的。

宇文正：我是聯想到郭筆的〈上帝的骰子〉，「那個男人就走掉了。」

邱貴芬：通常這類小說的寫法會聚焦在被留下來的人如何面臨家的破碎，或重組的過程，但這篇作品特別的是它還另外拉一條線出來側寫「離開的人」，象徵著另一種生活，不顧一切的、自由的、無殼的生活。在故事中呈現了兩種對於家、對於人生方式的想像，這樣處理很有意思，也讓作品多了層次。

宇文正：最後也彷彿在暗示沉迷網路的媽媽，其實是在追蹤失蹤父親的臉書動態，有現代感，有新意。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7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雪殼〉19分（邱貴芬6分，楊翠6分，宇文正7分）

〈盛夏之死〉16分（邱貴芬5分，楊翠7分，宇文正4分）

〈花開時節〉15分（邱貴芬7分，楊翠5分，宇文正3分）

〈魚水〉12分（邱貴芬3分，楊翠3分，宇文正6分）

〈餃子〉9分（邱貴芬4分，楊翠4分，宇文正1分）

〈慶豐收〉8分（邱貴芬2分，楊翠1分，宇文正5分）

〈水果盤〉5分（邱貴芬1分，楊翠2分，宇文正2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雪殼〉為第一名、〈盛夏之死〉為第二名、〈花開時節〉為第三名，〈魚水〉、〈餃子〉、〈慶豐收〉、〈水果盤〉並列佳作。



散文類



- | | |
|-----|---------------|
| 第一名 |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楊若慈 |
| 第二名 | 成繭／許竣隆 |
| 第三名 | 經血／蘇圓媛 |
| 佳作 | 韶光父影／三馬 |
| 佳作 | 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袁子筆 |
| 佳作 | 大海之子／陳祐振 |
| 佳作 | 鬱鬱黃花／黃宏春 |

第一名



楊若慈

得獎感言

張日興是我與妹妹若暉生命原點的正中央。

消逝逾恆，我早早知曉，以為看淡，直到妹妹也成為生命過客的一員，將我整個擊碎。頭號粉絲兼責任編輯再不能跟我分享喜悅，得知獲獎的深夜我嚎啕大哭，再三呼喊她的名字，願她看見。

謝謝臺中文學獎評審委員，謝謝臺中，謝謝家鄉，家人。

首獎獻給若暉。

個人簡介

楊若慈，1984 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

讀過書，得過獎，出過書，上過臺，講過話，回首發現勳章都是虛的。

三十一歲生日前夕與雙胞胎妹妹楊若暉死別。

宇宙失衡，星球全數墜毀。

正在廢墟裡學習一個人吃飯，走路，睡覺。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

妳哪裡人？

我臺中人。

臺中哪裡人？

烏日人。

烏日是臺中高鐵那裡嗎？

對。

我補充，我家在成功嶺山腳下。

那裡以前是什麼樣子？

說起來，那是我懂事許多年以後才想到要問的問題。

成功嶺是新兵訓練基地，年幼時我想，全臺灣肯定有一半人口知道這裡。那是 1990 年代，我讀成功嶺南面山坡的旭光國小，周休二日尚未來臨的時代。

彼時每逢星期日，成功嶺大門往山腳方向的緩坡有攤販趕集，兩側夾道無異閱兵典禮，亂中有序接近街頭運動。私家車、計程車從成功嶺山腳下的中山路往成功東路、學田路、便行巷足可塞幾公里長。有一個假日阿公攜我和妹妹到成功嶺一號門口側邊榕樹廣場，囑咐我們見人停車，便給機車後照鏡釘上停車票券。一紙票根十塊錢，我們零錢收滿口袋就走，不問後事，其實阿公比我們更早離開，悠悠在萬應公廟埕抽菸。水渾魚多，賺錢也多。

後來一切都散了。

1999 年我讀國中最後一年，晨起趕公車，能聽見遠方傳來的精神答數和軍歌。雄壯威武，嚴肅剛直，九條好漢在一班，連女兵的聲音都有。2009 年我離鄉再返，熬夜到破曉，鳥鳴貫耳，再不曾聽聞軍營高亢的聲浪。

星期日的流動攤販不見久矣（我特別愛看手扒雞在紅融融的烤箱裡轉上轉下），計程車再不堵塞我家門口窄道（他們會車之際幾度將我連人帶腳踏車擠墜河道），榕樹廣場都加蓋鐵皮充作工廠了（但至今不知道在幹什麼營生）。山坡小學在我就讀的彼時，一個年級三個班，一個班四十五人，現在一個年級能湊齊四十人就萬幸，畢業旅行搭遊覽車都不划算。

就是這時，我懂事許多年了才想到要問，那裡以前是什麼樣子？

烏日，成功嶺，我們村子，我們家。以前是什麼樣子？

「妳家好像迷宫一樣」

我誕生在暑假七月，連年錯過班級每個月的慶生會，亮粉點綴的生日卡片，以及同學整齊拍手高唱的生日快樂歌。補償心理作祟，小學中年級我與妹妹始自行規劃慶生會，邀同學到家烤肉。是好客的家風，也是血液裡的自戀，此後放學不時拉著同學回家，總要繞完透天厝一圈才罷休。

兩層樓透天厝加小院子，家中除阿嬤日日擦拭無數次而潔淨反光的地板外無其他可稱道處，最喜歡是帶人繞完家中一圈，百分之百會聽到的同一句感嘆。

家是阿嬤自己蓋起來的。早先是佔地窄小的兩層樓建築，生養她四個孩子以後買下毗鄰土地，依附而建，預留給兩個兒子娶妻生子。我爸青年離婚並放棄經營家庭麵包工廠以後，家庭工廠所在的鐵皮棚

子以及其上紅焰繁茂的九重葛一夕除盡，重蓋為一座貼著白色磁磚的嶄新客廳。

阿嬤是能幹的泥水匠，亦是勤儉持家的招贅女，唯獨不通設計。家有兩個客廳、兩道大門、兩間廁所、兩條樓梯，經手建築沒有一個房間蓋成矩形，窗戶開得少，不點燈得摸黑登樓遊廊。走左手龍門入新客廳，可直驅腹地穿過廚房、廁所、房間、房間、廁所、房間、舊客廳，從右手虎口出我家，或者返頭上東邊樓梯橫越房間、房間下西邊樓梯回歸原點。只有神明廳安在路線之外。保底保底。繞一圈像深夜去天后宮上十三柱香，首次來訪的同學有些要手拉著手走路，小心翼翼如誤闖鬼屋。完畢，或驚喜或驚嚇的一句，我最喜歡的同一句感嘆，「妳家好像迷宮一樣」。

家如迷宮，鄉亦如是。

阿嬤生養兒女，一家六口蝸居兩層樓建築的那時，我們已是村子裡少數的本省人家。家鄉是三和村，也叫成功眷村。及我年長，聽得一次對談有人提問家鄉名稱，人答曰「失敗」。那是成功嶺山腳下，退伍老榮民最終落腳，許多人無婚無育老死的所在，一塊東拼西湊的眷村。

我童年時代眷村已濃濃散逸頹敗氣息，是林花謝了春紅，正退出歷史舞臺。但我要到國小畢業我才知道自己的籍貫不是山東，不是福建。又要到更晚更晚，我才懂得家鄉的身世。

我鄉是一座迷宮。

陸軍新兵訓練基地成功嶺位居大肚山臺地，一號門看上去便是山丘地形，自正門處岔開東西兩條路，右手邊成功東路，左手邊成功西路。成功西路可爬上大肚山頂，有蔥鬱的雜樹林，有公墓如違章建築，有望高寮鬼氣森森，穿越夜霧下山頭另一邊就抵達沙鹿。未經詳盡規畫的成功眷村，落在成功東路一號門和二號門（我幼時還叫作十一號

門）之間一帶。

生在眷村繁花落盡的世代如我，成功眷村的血脈命限並不重要。有如那些與她同樣身世的眷村，少年相見不相識——成功東路攔腰岔出學田路，往八號門（今三號門）方向接忠勇路，總長兩公里餘，眷村枝葉茂盛如九重葛，沿著軍營圍牆腳跟生長，直到老兵凋零，僅餘馬祖二村為人所知（知名的是它經由傳媒炒熱的別號「彩虹眷村」）——國小老師每年要學生填家庭調查一類的表格，籍貫欄我填福建，可能也填山東，像那樣漫不經心，我們都錯過自身眷村每一條肌理皺紋的變化。

關於眷村迷宮，回首我只記得成功東路以及它輻射而出的細小巷弄。阡陌交通，共構一幅藍圖。記憶如星點點，卻熠熠放光，尤其那幾間又像住家又像店鋪的屋子。

這輩子我再也不去了

孩提從未疑惑許多屋簷之下的黑涼深邃，也無一絲恐懼。陰暗幽深的屋子進出如自家，屋子的主人多半是老人，笑或不笑沉靜地看一眼你算打完招呼。我和堂表手足結伴，穿梭其間去打電動，買漫畫，逛雜貨店貨架，去吃麵吃冰，如入無人之境。我等是魔星，是野馬，可以將靜謐與陰影拆成碎片。

只有村子裡貨源最齊的雜貨店敞開兩面大門，明亮熱鬧，店主阿婆精神矍鑠，對待小兒不假辭色，有時厲聲喝止不許喧嘩玩鬧，有時碎念亂開冰箱翻弄商品多缺乏家教。我不勝其煩，最討厭是小學時代她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問我和妹妹一句「妳阿母咁有來看妳？」我們無數次約定此生再也不去阿婆家，連走路都要繞道！

賭咒言猶在耳，隔兩天，含著恥辱進雜貨店，買阿嬤用罄的米酒醬油雞蛋味素，爸爸的啤酒魷魚絲三五香菸，買星期一升旗典禮要檢查的手帕手紙，買只有阿婆家零售的巧克力球、橡皮軟糖和「魷魚

片」、「烤乳豬」，直到下一回又恨恨發誓，這輩子我再也不去了。

沾黏不掉的不是便利性，還因血脈相連。

阿婆一家也是成功眷村裡的本省家庭。阿婆的丈夫是我阿嬤的表兄弟，家裡小孩喚作舅公，實則阿婆為姪婆。

舅公寡言緩慢，阿婆有事無事皆可留住你講半天話。他們是鮮明的對照組，連姓名都有趣味。張清泉和羅鳳雪，閩南語意象清泉與濁雪。然我是阿婆過身才知曉這對夫妻的姓名，初見輓聯茫茫然不識其人，直到視線撞上靈堂遺照。

至於舅公，很長時間我都以為他叫張日興，店招牌不寫著張日興商店嗎？竟原來只是與成功眷村命名邏輯一致，寄寓美好想望。

張日興不負其名，成功嶺諸雜貨店手執牛耳，其他店家不過所屬衛星耳。

物色漫畫，到「小叮噹」（不是店名，因他家鋪貨兩架日本漫畫，有整列的薄本《小叮噹》）；買彩色筆水彩筆，到「豐裕」（名不符實，商品很少）；打電動吊娃娃，到無名鐵皮屋（商品無幾，有街機數檯，店主婆永遠在旁打電視遊樂器）；

一塊錢扭零嘴的泡泡糖巧克力扭蛋機，到建興宮斜對面（兼賣冥紙線香）；買蠶寶寶抽活物籤，到陳宜婷她家隔壁（流行過染色的小白鼠和兔子）；埋藏深巷的一、兩間小雜貨店，乃探險尋寶時的驚喜。

此外柴米油鹽、生活雜什、剉冰和燒仙草都在張日興。

它是成功嶺的沃爾瑪，方圓十里人家朝聖之地。小學同學老師問我家所在，只須回答「張日興隔壁」，不必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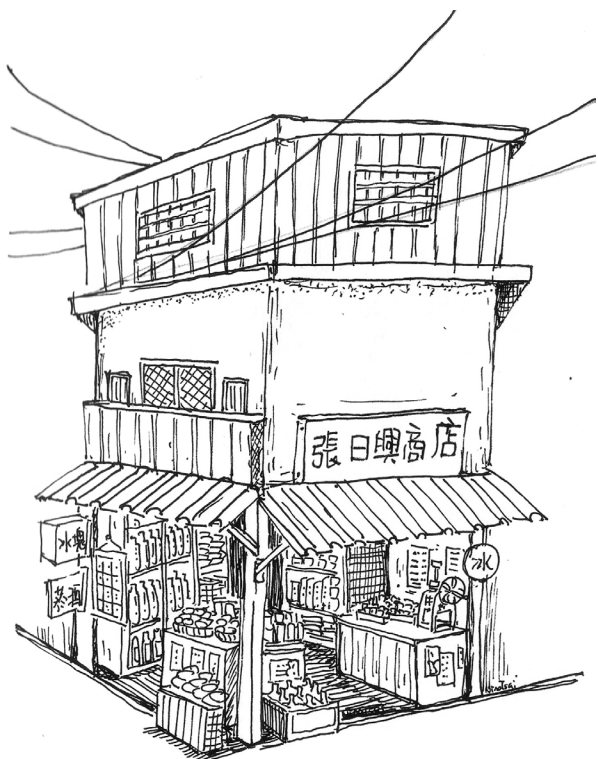
我等喜鑽巷弄田埂，熱衷尋覓秘密基地，一下午腳踏車能騎數公里遠，掉進溝圳也沒有澆熄野馬熱血。小學六年，踏遍前後幾個眷村，生命不乏雜貨店風景。日日要去的還是張日興，看到冰機旋轉著方正的冰塊簌簌剉下冰粉，剉盡童年和青春。離鄉十年再返，衛星殞落殆盡，除張日興外，再無一個可去。

然後，那裡沒有然後了

2014年5月13日越南平陽暴動新聞如浪潮般打來，濺壞灘頭多少人物。阿伯和阿群叔叔都在平陽，然臺灣這端感覺浪濤遙遠，夜深去電未果，一一收線安睡。隔日晨起出門，家人捎來阿群叔叔店鋪已遭砸爛的消息。

阿群叔叔是外省第二代，與我家沒有親戚關係，卻親密非常。逢年過節阿群叔叔從越南攜妻兒來訪，如我家人同吃同住。阿群叔叔與我家是逐年越發親密，他父母過世以前並不如此。

阿群叔叔的父母開麵店，住商兩用，張日興商店走十來步距離就到。什錦麵尤其一絕，阿嬤偶爾讓我提鍋子去買，一百塊錢一大鍋。麵條嚼頭獨特，說僅僅是麵乾煮熟放涼拌油備用，口感至今卻不再重逢。辣椒自製，先曬後醃，紅油辣椒色澤鮮亮，香氣撲鼻。若我對麵食有鄉愁，那便緊緊那一碗熱辣辣的什錦湯麵。



那年阿群叔叔母親罹病，麵店收攤關門。他母親病故後幾年，父親年邁過往。阿群叔叔一身煮麵的功夫無用武之地，到來就跟著村裡同輩人一樣，捅幾個簍子，老厝也賣人。幾年城市隻身流浪，直到混口飯吃都顯艱難。我阿伯越南久待十數年，風生水起如一方土霸，阿群叔叔終於也在平陽落腳。

他主持我阿伯名下的一間臺灣麵店許多年，終究頂下來自己營生。期間他娶一個小我幾歲的越南華裔老婆，很快有一兒一女。有一年長假，他老婆阿金在我書房埋首看日本漫畫《艾瑪》，少女情懷問我這個 20 世紀初英國少爺與女僕的階級羅曼史，應該是真的會存在的吧？阿群叔叔和阿金是老少配，如同阿群叔叔的外省中年父親迎娶本省少年母親。

我以為老少配不易衝突，卻聽說某次阿金持越南觀點主張「臺灣是中國的」，阿群叔叔盛怒，飆罵一句「幹拎娘越南也是中國的！」

平陽的新聞浪潮滔滔，我們不在灘頭，遠看水花翻騰。我沒怎麼擔心渾號越南土霸王的阿伯，倒先想到阿群叔叔，和他那間招牌上寫著中文正體字「家鄉」的麵店。他是外省第二代，越南臺裔第一代。總是在路上，一朝他鄉作故鄉。

到底大多路途都有盡頭。眷村裡，許多人落腳便不再走了。

家門右手邊是張日興，左起是一整排榮民北北的矮房子。因鄰居緣份，知道他們無人再遷徙遠走。

國小六年步行上學，時常穿過那排矮房子屋簷，見他們或在深邃無光的屋裡，或坐屋外老舊的藤椅板凳，我和妹妹喊著「北北」從第一家走到最後一家。最後一家的光頭老人會好親熱地叫我們「胎胎」，可能我們是雙胞胎的緣故。也只有他，我們不稱呼他「北北」，亦非閩南語「阿公」，而是前三聲後二聲、字正腔圓的國語「爺爺」。爺爺笑起來又溫柔又討好，有時幾天不見，在張日興見我們就問，「胎

胎，有沒有叫爺爺？」

然後，國中初曉事，少女發育的身軀裡突然擠滿各種無法排解與闡述的困惑驚扭，不樂意如此晨昏定省，我們不再經常走那條路了。與此相對的，爺爺到張日興來，總要見到我們問同樣的一句話。

離鄉復返，我某日興起沿那排屋簷重頭走了一遍。陰暗如常，消逝如常。然後，那裡沒有然後了。那排屋子加蓋改建，比昔日更幽森。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

阿嬤在我國中二年級的大年初一辭世，隨後爸爸出走。我和妹妹國中畢業展開十年遷徙，返家僅一年三節，每次阿婆都像逮到獵物一樣，叨叨絮絮不管你愛聽不聽。2008 年末返鄉，以節省房租讀一個毫不經濟實惠的研究所。焦頭爛額徹夜讀書的凌晨，阿婆月下隔窗喊我乳名，數不清幾次提醒我早點休息，我總是按捺住火氣沒告訴她，妳不吵我我能更早睡。

舅公在我返鄉那年已經嚴重癡呆，阿婆卻一輩子健朗多話。天沒亮就開店，午夜才拉下鐵捲門，半夜有人敲門要啤酒泡麵，她也摸黑開小門販售，數十年如一日。一個年初的寒冷深夜，關店後阿婆倒在浴室突然就去了。我因研究所畢業再度離鄉未臨現場，經常忘記這件事。偶爾返家，心頭仍不覺閃現「又要聽阿婆囉嗦了」的厭煩。

可是啊迷宮彎彎繞繞，只有消逝逾恆。

這裡，那裡，以前是什麼樣子？

在還沒有成功眷村，沒有陸軍新訓基地成功嶺，那之前，是什麼樣子？

成功車站還叫作王田車站，旭光國小尚且不存，開漳聖王建興宮香火鼎盛，周邊群居以楊、陳為大姓的漳州人家。學田路上堂號穎川的巴洛克式建築聚奎居矗立鄉間，一時多少風光。

那是漳州三代祖先，百年以前，20 世紀初期，日本時代。我家位在臺中州大屯郡烏日庄大字勝臍小字頂勝臍。大肚山臺地視野遼闊地形起伏，軍營未至，娛樂先行，最晚在 1925 年就有高爾夫球場，日後更設置全臺灣規模最宏大的大肚山競馬場。逢春秋競馬的賽事期間，或許那道緩坡也有攤販夾道，有人力車堵塞，有平頭百姓混水摸魚。

時間到，一切便又散了。

成功嶺駐紮，老兵退伍，東拼西湊一塊成功眷村，閩南人遷出。在最後一間閩南式三合院拆除的那天起，註定我這樣的孩子日後在籍貫欄上塗鴉著山東福建，而立之年才知悉家族的漳州血緣。潮起復潮落，老兵凋零，住民竟都換為泰雅臉孔，酒後在張日興以族語唱歌，又將是另一段故事的開始。

消失逾恆，又何礙呵。

後來我才知道成功眷村，知道三和村的身世。

張日興商店位在成功東路與學田路便行巷的交岔口，恰巧是道路歪歪扭扭 T 字形的中央接點，從此岔開迷宮的每一條路徑每一個轉角。那是我童年裡既幽暗又明亮，色彩斑斕的世界。

那是我生命原點的正中央。

張瑞芬

成功嶺腳下，是童年的原點，也是族群、時代的十字路口，以此畫出了人生無盡的圓。

作者此文成功寫出了臺中在地人情與風味，人事時地物，都環繞著一個小小的破落雜貨鋪子開展。彷彿是大千世界的縮時攝影，眷村與老兵已然遲暮，光，一瞬間暗了下去，鐵皮屋烏黑的心子裡有一個死去的世界，靜默著，像古墓般清涼。此文語言十分簡淨，卻能多面折射，收放自如，幻射出萬花筒般的瑰麗，馨逸不群，卓越出塵。

第二名



許峻隆

得獎感言

這次能夠榮獲臺中文學獎散文第二名，著實是非常高興的。近一兩年，在自己身上發生不少事情，人生比同輩超前太多，有些複雜的情緒實在無法自理，然透過師長鼓勵後重新執筆努力寫作，加上生活重心偏向妻子與岳父母家，漸漸接觸了許多未曾深入又側伴在基層的生活，新年期間在建國市場所見所聞，與自身經驗結合，創作了這半紀錄自我成長的散文作品，也同時為了這老舊的市場記錄下時事。

個人簡介

23 歲無為青年，現下年輕爸一枚，同時是個默默學習的爵士樂手。畢業於東海中文系，目前就讀於東海中國文學系中文所碩士，曾參與校內數次東海文學獎，東海散文二獎《中陰剖質》，兩次散文佳作《壁癌》、《賣藥罐予子》。現今跟隨系上師長學習創作，累積書寫經驗。

成繭

我經常看著手指發呆，尤其是指尖前端的指腹，自從開始學習低音提琴，我就有這樣的慣性動作，彷彿凝視著自己的成長，左右手指都有一層明顯與膚色甚異的黃皮厚繭，與皮膚連成一片隆起的島嶼。

指腹長繭，與常人長繭的部位不同，只有學習弦類樂器的人才會把指腹養的又厚又胖，像是蹼，附著在琴弦上的溫柔，例如吉他手，吉他的弦很細，我看過朋友的手指，指繭養得不甚美感，中間多有粗糙的斷痕，繭肉破了又長；練習大提琴的人，指腹就比較圓潤，又因為按弦的角度不同，指腹的前端會比較扁平，尤其從小就學習樂器的人，繭的形狀更加明顯。

學習低音提琴的時間不長，甚至有四年斷層，國中畢業後彷彿與音樂未曾相識，直到大學才重修，大部分技巧都荒廢在時光蔓草中，重新提弓、撥弦只能依靠尚未消彌的肌肉記憶來摸索。我特別珍惜重新學習的時光，企圖短短幾年欲攀升到能夠比肩音樂系學生的高度。幼嫩的指腹緊緊按咬在粗厚的低音提琴弦上，左手來回練習滑音，血肉與金屬摩擦出劇烈高溫，我都能仔細看見指肉變形的模樣，皮膚受破壞又重組淬鍊，指腹傳來劇痛與麻癢，慢慢熟成心中理想的完美指繭。

學習爵士樂那段時間更是慘澹，右手得粗暴的撥弦，與左手壓弦練習的細緻慢熬差異甚多，右手指腹承受的壓力非常巨大，鋼弦表面張力很高很難撥動。記得在兩廳院內，一連七日的高密度排練，中指、食指在短短一小時灼燒劇痛，一片足以覆蓋 50% 指腹面積的水泡不知何時生成，又在半小時內從內部滲血、爆破，指板上都是血水，如命案現場四處滴淌，悄然漬在琴箱內，直到中午休息，赫然發現傷處已經發乾結痂，與灰塵和一些髒污緊密湊在一塊。

近來，雙手的長繭歷程漸漸有所差異，右手也開始長出了不同部位的繭。

一連七天，春節前夕，右手握著小鐮刀的木柄，手掌、虎口磨破生疼。我取著小鐮刀，穿上破舊髒黃的圍兜，左手套上髒舊的麻布手套，抓起一條未剝葉的玉米，看準果實較飽滿的一面，鐮刀從鬚部短劃平行兩刀，再將根部環削一圈取下蒂頭，便能將一細長條狀的包葉取下，露出金黃的果肉，若有菜蟲在上面，便得削掉末端，賣相才好，有時也會將菜蟲攔腰斬半，噴濺汁液。機械式的完成反覆剝葉工序後，較粗長的玉米選成一區，這裡三條擺成堆；賣相普通或短版的玉米就七五成堆，擺成一桌。攤位非常的粗糙，一塊長木板平放在長方狀的鐵網雞籠上，旁邊另推一臺工作車將未加工的玉米整袋撒在上面。我握著小鐮刀的手，虎口隱隱生疼，麻布手套也沾滿汁水、汗水，變成了無法形容的雜黑顏色。一連五、六小時的工作，目前尚未中午，但手臂已經開始痠痛，腰腹也接踵不適，我吞服一顆 B 群勉強撐住精神。

凌晨三點半，豐年社區披睡著一片朦朧，凜冬像是攀附在髮尾上的魔，呢喃著寒氣令人懶於睜眼，難從床被中起身，我勉強起身正要盥洗，狹窄的臥房走廊幽閉著顫抖，意識清醒三分，但樓下客廳已經亮起半開的燈光，那裏清醒六分。匆忙奔跑的拖鞋聲、鐵捲門上升嘎動銳耳，臘腸狗阿比低吟看望主人。打理如前奏，像誦經聲漸漸宏亮於我耳畔，驅趕我睡意聚成的惺忪魔，凌晨三點半雖早，但對生意人而言已經算晚了，我趕緊將盥洗的事情打理好，穿上短袖、套上保暖大衣，叫醒四弟後就匆忙往客廳下樓。

岳父在冷凍貨櫃穿梭著，搬著昨天未賣完的玉米和冬筍運上貨車。他的腰部圍上護腰器具，職業傷害積累沉久，尤其最近開始發炎。黝黑的雙臂、長滿粗繭的肉掌，他吃狠的發力搬運，塑膠籃邊框都嵌進掌紋，從冷凍櫃搬出十幾簍冰凍住時間的新鮮玉米、冬筍，粗估五十來公斤的簍桶平腰抬舉，伴隨細微痛苦的低吼，沒等孩子們下樓就已經自己解決前置工作，我只能略抱歉意的準備些小工具，小鐮刀、噴水壺、零錢

筒……之類，通通塞進貨車裡。

「等弟弟下來，你們就趕緊過來，騎車小心點。」岳父這麼提醒著，駕駛貨車便匆忙離開，遠行的車體難掩焦急的情緒，長狎的車尾燈在轉街處漸行漸遠。

大源十八街與溪洲路的矮橋開通後，直往建國市場奔馳的路線就快了很多，不必繞一大圈才穿梭 74 號快速道路橋腹，筆直的路線穿過溪洲路狹窄的長條空間，過了旱溪橋接往旱溪街，右側便是悠久傳統的樂成宮。夜色尚迷，在大霧與路燈下，樂成宮蟄伏成為揚起犄角的龍首。穿過復興東路和鐵軌下的機車地下道後，左轉便騎至南京路上，再一小段路便能趨近新民街。從地下道出口左轉，陸續有機車騎士直奔市場，無視著交通規矩，連同貨車也是。

新民街前端，兩旁都是果販居多，凌晨大多都還在準備，市場極為冷清，與平時熱鬧喧騰有迥然不同的韻味，昨日的氣味還依稀混著寒冷，往陸橋下深入點，許多魚販肉販的貨車方進市場，肉腥魚腥混雜成血水飄散遍地。腥味與廢氣味像是前菜開始瀰漫著，或許再過兩小時，屬於市場這道料理便會迅速熟成，雜處成建國市場特殊的氛圍。

我騎著機車，從一旁雞肉販攤旁小道切進去，停在貨車旁。岳父正在打電話，拉吼著嗓門跟玉米農割貨，我吩咐弟弟先去找賣飯糰的推車爺爺買早餐。賣飯糰的爺爺也是起個老早，就自己賣力的推早餐車出來賣早點，大多顧客都是正在擺攤的商人，岳父一家人也都跟這位飯糰爺爺很熟識，我見過他幾次，從他手上接過的飯糰又燙又好吃，現包的糯米香氣和油條香，混合著鹹香的菜餚，很傳統又飽足的早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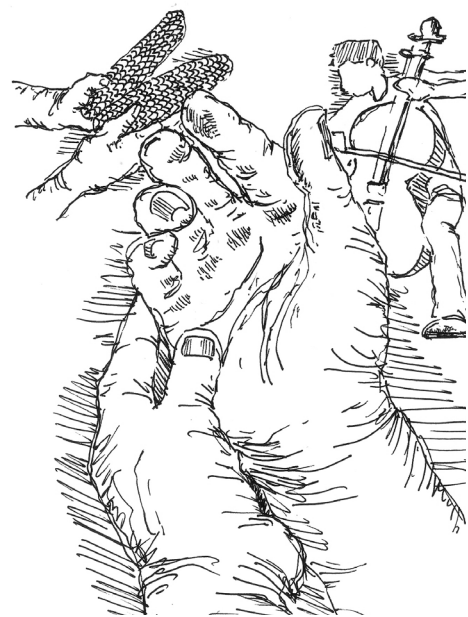
我把老舊的工作車從水溝旁推到攤位內，從中抓到一只髒掉的麻布手套套上，經過昨夜大雨，手套變得又濕又冷，令人不住發顫噁心。雞籠也藏在工作車下，我從裏頭相繼拉出四個籠子，倆倆堆疊，再到攤位內部取了木長板來，擺在鐵籠上，做成一個小平臺，這樣的平臺就變成了岳父的攤位販賣玉米或冬筍的天地。還未等到弟弟買來早餐，送貨人已經拉著一整車的玉米來到攤位前面，他拿著一把小耙子勾著玉米袋就

拖了進來，吃力的表情好似整個市場的人臉濃縮，幾趟就搬運完畢，跟岳父打招呼後就匆匆離開。

凌晨四點是個緊急的分界，前一天預訂玉米的顧客揭著車燈湧現，趕忙拿著成袋的玉米就離開現場，匆忙的連招呼都簡要。許多都是老顧客，從岳父開始在建國市場賣玉米、冬筍和筍乾，這群顧客就沒有換攤進貨過，岳父實打實的做出老口碑，獨他一家純賣玉米和冬筍，跟自家醃泡的筍乾。夏至，還有親自種的龍眼荔枝。筍乾只用鹽水滷泡，沒有額外添加化學用劑，風味很純實，利用午後陽光曬乾製成。附近的商攤一傳千百，彼此熟識，大家都知道他賣的好，自然固定顧客源就多。

玉米一送來，我們就割開綠網袋，把包葉玉米全倒出來，將又大又肥的玉米挑起另外擺放，一袋不夠就再開一袋來挑，有分百條一袋、五十條一袋……都預先用大塑膠袋包裝起來，等取貨的商家來，錢付了就可以直接拿走。岳父說：這些人都是做餐飲的，別看他們開店好像比較輕鬆，建國市場他們也是要從早跑到晚，新鮮的貨、最好的食材都是凌晨才有，現在不買，生計做不起來，食材也都沒了。有時手腳不夠俐落，或客人來的早，他們就自己闖進來挑，搞得雞飛狗跳，岳父也要我們不要在意，都是老顧客。他們就像是老繭一樣，繭與宿主冥冥之間彼此相知、相磨，老繭有著豐富無比的經驗，繭成為一門技藝或記憶的摸索者，當其觸碰，許多事情渾然天生似的，確實冥契。

一早玉米就被取的差不多，偶爾岳父也會到後面來幫忙，他的刀法俐落非常，甚至兼具力與美感。我的加工方式傳自妻子，當時學習，還稱作她為女朋友，我們的刀法顯得瑣碎許多，就如曖昧與青澀的情感有著曖昧不明的差距，一根玉米在手上翻來覆去的才削好。但岳父的刀法大氣，大概兩秒就迅速落成，刀鋒精準無比，他用著奇怪的方式反握玉米，像是在演奏小提琴似，小鐮刀從鬚端切出半圓，蒂頭竟同時割斷墜地，中間毫無違和、滯礙，剛硬的刀鋒如流水拂風，轉眼已將時空割裂，我看得難以相信自己的眼光，歲月如刀，亙古匆匆，是不是就是這樣的體現？二三十年得淬鍊，市場在眼、刀口和記憶裡，整個濃縮在岳父的



刀法中，焦急的眼神閃過光亮的刀鋒，每一刀滑落都充滿著對客人的尊重與交付。

沿著刀鋒往手觀察，那對肉掌膚色黝黑，指尖到腕前都是一層厚重的繭皮，掌面像烙紅的鑄鐵，隱現內蘊灼熱的暗紅，彷彿是快速打磨的機器，高溫運作，漸漸蒸騰出濕潤的焦味。焦味有著筍香，也雜著玉米的生腥，打磨二十幾年，岳父的手繭依稀看得出來斧鑿的痕跡，一道道縱橫交錯，冬筍在他手上如經筒磨轉，筍殼也將他手裹成的錐狀圖騰，在繭上鑿刻著筍的紋路，與之比較，我們太過幼嫩，需要戴上手套才能工作，必須防禦雙手不被利器割花，相較之下太過稚嫩，我們無法同他翻弄冬筍，筍殼太硬與鐮刀互擊都能火花。我們還沒成繭，甚至站在繭上，學習怎樣成為繭。

這雙手從二十幾歲開始工作，岳父跟隨著其父的發財車從外圍攤販起步生意，後獨立於民意市場販售農產，漸漸又成為建國市場核心的販售商。在那陸橋下、憲兵隊基地前的位置，這裡有繭慢慢磨生，虎口健碩如雞卵鼓起，掌心飽滿圓鼓，雙手的繭，是大地溫暖的玉黃色澤，汨汨脈動著鮮紅的生命力，老繭裹捧著一家六口生計，也弓掌撐起了建國市場。我看著那快速削切著玉米或冬筍的手，不禁肅穆。他已化身為繭，市場與他，化身或者融合為一。

而我先成為這個新家的繭，才成為市場的繭。妻子大學畢業後便意外懷孕，那時我們並未跟雙方父母闡明此事，妻子還得咬牙撐著腰桿幫忙生意，深怕已成為孕婦的妻子會因為動刀搬貨而傷了小孩。我真覺得那時突兀，穿著乾淨的牛仔褲與鮮華的上衣，搭上頗有型的皮衣外套，

就圍了條圍兜笨拙的開始幫忙削玉米。跌宕四個月，我們才敢公開面對，岳父雖有所不滿，卻相信我能照料妻子願意託付女兒給我，我正式從都市小孩，轉瞬變成市場女婿，即將開始習慣市場生意。我手中開始磨出新繭，從高雄磨到臺中，又從東海磨到建國市場。

繭或許也是會流動的。我偶爾會停下削切工作，換去叫販玉米，面對著許多挑選食材的媽媽阿嬤，我也觀察著他們的手，有人手背長滿黃斑，像是賭神盲摸抽牌只是輕撫玉米，精準挑選；有阿嬤手指肥腫或水腫，戒指完全消失在肉色中，只出現一環浮起的形狀，像血管；有手蠟黃，大拇指邊都是乾燥龜裂的灰繭，指甲灰黃色還沾著泥土；阿公的手臂曬成暗紅銅色，掌面卻蒼白異常；旁邊雞肉販阿叔，手臂肌肉墳起怪張，經年舉握斬刀，在我右側指掌生殺。相較之下，我練琴所長的指繭，根本不值一提，幼嫩，幼嫩的過份。這些繭，都在流動著，運動，叫賣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人瞟一眼就走，欲求食材者也認真挑選不放。繭除了長在手掌，也內化為無形之繭，打磨著生活，將生活磨的肥大腫痛，需要或不需要、停留或經過，這些不停流動的繭，也相磨著我心中的皮肉，碰觸生命內部的柔嫩、成繭的炙痛。

這一切都相互流動著，機車騎士與行人、菜籃與貨籃、叫賣聲與肉腥味，玉米葉與筍殼，事物都在這裡磨成，彼此為彼此磨繭，居然是如此細緻的粗糙感，從南京路一路磨到復興東路，又磨回旱溪街，磨至豐年社區。建國市場從無至有，在火車站旁的腹地，販商開始聚集，彼此相互摩擦，未成繭先出現一股菜市味，七百多個攤商圍成了場域，又衍生了兩千多個攤位聚集，在這塊腹地慢慢聚集，一塊被稱之為建國市場的繭皮悄然誕生，皮成為鼓脹的繭肉，長在這塊腹地上。所有人都都成為繭的一部分，或自己成為自己的繭。這種繭不是束縛之牢，沒有侷限囚禁，不需破蛹破繭而成為美麗的蝶，不是生命境界昇華後的敗衣蛻殼，而是所有的蝶都成為繭上美麗的紋路，人從四面八方湧入這塊繭中，生命在此摩擦又成為繭，柏油路上有眾人鞋印與菜葉爛成的形狀，國父的人像密密麻麻的刻撰著交易紀錄與歷史，還有陸橋柱上反覆張貼的報

章，它們都成為了繭的一部分，這塊繭會永無止盡的膨脹，成為圓潤的雞子充滿胎動，即便建國市場拆遷，也會有另一塊新的腹地胎藏成繭。

我清楚的感受到自己也將成為這塊腹地上矗立的繭，成為一名市場女婿，用著內視的角度看著眾我的繭體，我會先蛻下那舊殼，重新披掛上一身樸實內斂的衣，指腹學琴的繭，與握持小鏟刀的繭也融入其中，繭中有你、有我，我也將這碩繭磨至我手掌上，許多人生在此磨生融成一體，而我又能淬鍊成自己的繭。若我凝視自己的指腹，那繭上必然有黃玉般的光澤，與神秘的銘文交錯指紋之間，若按壓在弦上，用低音提琴的音色重新詮釋，那是繭之音。

時已近午，疲倦感已侵蝕的過份，汗水塗著灼熱的顏料堵塞住毛細孔，我看向攤位對面憲兵隊那銀白深鎖的大門，突然有半顆頭露出，看似有個女憲兵官（？）正在偷偷往外頭觀察，我想她的身高不高，鐵製長門遮住她鼻梁以下的臉部，只露出官帽和眼睛。她不停來回投以好奇的目光，認真的細數眼前流動的景，眼神像在紀錄，努力將一切拍成紀錄片。

我忽然意識到，或許也有人如同我正默默觀察著，凝視這一切，成繭。

張瑞芬

從優優雅雅的音樂說起，古典的、爵士的，然後越寫越厚、越接近生活實丕丕的粗糙內裡，越呈現庶民生計苦辛況味之質感。

成繭，柔嫩與尖硬相磨，時時、日日、年深、月久，灸痛破皮滲血結痂，相互滲化終而與宿主渾然天生合成一體。全文於有形的繭，描摹功深，語言精準；於無形的繭扶搖直轉，又能凝聚不散。

老繭尤見嫵媚多姿，在在道地，岳父是，市場老顧客是，建國市場是；事事物物的交接都是成繭的過程，生命本身也是。至於作者自己，從音樂人到成為市場女婿，正在學習如何用握持小鏟刀的繭，演奏一首湛新的繭之音。

收尾的後設寫法很新巧，作者看事物成繭，自己也身在其中，於是跳開一下，用女軍官的眼，輕輕就收束起這一整場琳琅滿目的浮生世態。

第三名



蘇圓媛

得獎感言

每次書寫都像把某部分的自己挖出來然後重新塑形，同時極渴望又極恐懼被看見，得獎的心情因而很複雜。但感激是相對而言最清晰的情緒，感謝評審肯定我的作品，感謝督促我、陪伴我一起書寫的夥伴們，感謝還有勇氣寫下去的自己。

個人簡介

大學生，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喜歡柔軟的東西比如枕頭，努力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卻發現不當好人其實也很好，未來的目標是練習喜歡那個不好的自己，調整生活步調，慢慢走，穩穩走，偶爾停下來休息，也沒關係，也很好。

經血

痛起來的時候，妳總恨不得將手穿入體內，直接按壓躁動的子宮，讓它停止崩解。

妳將三張衛生紙重疊折成符合內褲區域的長方形，覆蓋被血染得暗紅的那一塊，估計可以支撐十五分鐘的血量。

妳偷偷向門外的H求救，十分鐘後他敲門遞進一包全新的衛生棉，妳愣了一下但別無選擇，打開包裝時有種陌生的感覺，拆開塑膠外套，將厚棉的背膠撕下，再剝去兩片側翼的方形塑膠紙，對準位置後黏上，這套流程妳已經荒廢許久。

反覆檢查外褲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妳回到餐桌，氣氛有些凝著，妳知道妳在廁所裡待得太久了，但盤子上菜肉的高度與形狀幾乎和妳離座時沒有差別。H似乎是想修正時間斷層，填補妳和他母親之間遺落的對話，於是他指著桌上的四季豆說這是隔壁的李老師前兩天拿來的，很新鮮很好吃。他沒有察覺到這屬於母子卻不屬於婆媳的日常，只是讓妳更不知道能如何開口。

妳尚未找到合宜的措辭，H的母親已經接了下去。李老師人真的很好常常送東西過來，每次都牽著她的小孫子有夠可愛，就李老師那個跟你們同一年結婚的女兒啊，生的兒子都已經兩歲多了好會講話。

妳低著頭，只敢挖碗裡的白飯，H歉然地望向妳，妳知道他是無意的，就算沒有這個開頭，話題也必然會來到這裡。

每個月在婆家的這頓飯總是吃得妳坐立難安，尤其妳遷怒於這世代便利的通訊軟體，手機通知音效一響，不是妳的也不是H的，婆婆

拿起她去年剛學會的智慧型手機，點開以前同學傳來的照片後立刻把螢幕轉向妳：你們看看，他這孫子長得多俊，長大以後一定是帥哥。

其實妳並不急，二十七歲沒有任何理由著急，但H已經三十四，按照規劃三十歲就該結婚生子。他一向準時，妳是他人生中的意外。沒有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出意外。

焦慮的母親依然滔滔不絕，如妳下體緩緩流出的經血，若從哪個月開始血不再流，母親的焦慮也許就得以舒緩。

但它從初次到來後就從未缺席，無論妳要或不要。

妳的初經來得很早，小學二年級，大多數的女同學連乳房都還沒開始發育，妳已經學會偷偷丟掉沾染暗紅血跡的內褲，妳甚至不敢告訴母親，但床單張開血盆大口替妳全說了。母親花了很久的時間洗床單卻沒責備妳，只在隔天買了一本書給妳，一夕之間妳明白自己長大了。



妳學會怎麼用衛生棉，學會記錄週期，學會第二性徵，學會所謂青春期。這些東西好像還離妳很遠，卻其實正在逼近。

起初妳坐立不安，潮濕悶熱的衛生棉卡在雙腿之間，妳隨時擔心血會漫出來，每節下課都要去廁所檢查一次，尤其當妳明顯感覺到一股熱流湧出時，妳就會緊張地挺直腰桿，坐得正到不能再正，似乎只有這樣那崩潰的血流才會落在正確的位置。

但時間久了妳就學會該怎麼與它和平共處，妳不再那麼焦慮，知道量多時兩節課換一次，量少時三節甚至四節課再換就行，只是妳依然討厭那黏膩濕熱感，若為了追求便宜買了質感差的衛生棉，簡直就像是把一大塊吸飽熱水的衛生紙悶在褲子裡，壓迫最私密的肌膚。

妳曾經為此哭鬧過，尤其在被迫保持標準正睡姿勢而根本無法入睡的夜晚，妳抱著母親哭著說為什麼只有妳這樣，哥哥卻不用流血，不公平。

那個年紀的妳計較著公平的問題，經歷更多不公平以後的妳反而不再計較了。

妳一直忍受衛生棉，忍受每個月總有幾天睡得腰酸背痛，直到妳發現原來有別的可能。

經期不穩定一直是妳的煩惱，這煩惱養出了不記錄也不提前預防的壞習慣，妳總在意識到自己正在流血時才慌慌張張地去借衛生棉，國中以後都不怕借不到，五個女孩裡面大約有三個會固定放幾片在書包裡。

妳和W同班了兩年但真正交談的次數寥寥無幾，若不是那天教室裡別無他人，妳應是不會向她提起這種略微私密的請求。

我只有棉條。她說。什麼？妳困惑地張大眼睛。

她比妳更困惑，困惑於妳的反應。她從書包裡拿出一根長條形的東西，外形像是包著彩色塑膠套的粗吸管。妳不知道衛生棉條嗎？她問。

把這個東西塞進……裡面嗎？

她被妳的表情逗笑了，拉著妳到廁所撕開包裝給妳看，指著棉條的構造一一講解，這是外導管，這是內導管，這是留在體外的繩，這是放入體內的本體，只要將外導管置入體內，利用內導管將棉條推入，它就會安穩地待在正確的位置。

一點都不難，就跟妳的手指一樣粗而已。她把棉條遞給妳，但妳惶惶然不敢接過，該怎麼接受異物的侵入，沒人教過妳，只本能覺得很難，而且不應該。第一個進入妳體內的東西不應該是這個，不能是這個。

那天妳還是找到其它女孩借了衛生棉，但W沒放棄對妳推薦棉條，妳們就這樣熟稔了起來，她把棉條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用了各種方式讓妳接受，她描述的生理期和妳的認知完全背道而馳，抵不過好奇心，幾個月後她終究說服妳了。

妳拿著棉條時還是很緊張，W安撫性地摸了摸妳的手臂。別怕，都練習過了，沒問題的。她說。妳逃進廁所，她在妳關門之前跟著鑽進來。

腳張開，深呼吸，就像平常上廁所時一樣的姿勢，先拉一拉棉線確定它不會輕易斷落，拇指和中指握住外導管的末端，另一隻手可以輔助剝開陰唇，慢慢把光滑的塑膠導管往內放，不太深，大概只有八公分，手指碰到陰道口時停下，然後用食指去推還在體外的內導管，這時候需要調整角度，初學者推進的過程多半不順，因為陰道不如想像中的平直，甚至每個女孩的彎曲角度都不盡相同，直到內導管與外導管的末端重合，此時棉條應該已經被擠入適當的位置，可以輕鬆地取出導管丟棄。

第一次的感覺有點不適，但沒想像中那麼糟，只要不是放得太淺，其實根本感覺不到有個異物正卡在妳狹窄的體內。也許是因為有W的幫忙，妳不像其他初學者在第一次因為太過緊張而浪費好幾條，但妳

和初次使用衛生棉一樣，緊張地總覺得經血會外漏，不多墊一片護墊就不安心。

後來妳也如同學會與衛生棉相處一樣學會依賴棉條，它好得太不真實了，妳不敢相信就這樣不黏膩了、不悶熱了、不需要坐得挺挺的睡得直直的了，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一塊棲身之地。

開始信任棉條以後妳就回不去了。

但妳不敢跟任何人說。我塞了一條東西在體內呢。這樣的句子不被允許。

如此美好卻無法分享。

十七歲那年妳以為棉條解決了生理期所有的困擾，卻在之後遇上了更無解的困難。

大學畢業後妳半推半就上了H的床，交往三年身邊的朋友各個驚異他能等妳那麼久，真是太能忍了，他們這麼說。而妳只覺得這樣的說法詭異和荒謬。

妳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好好愛他，總覺得少了重要的某一塊。妳以為肉體最親密的結合能夠彌補那部分的空缺，能夠把迷路的妳帶回來，但汗水黏在皮膚上的濕熱感，只是一次次讓妳想起那年W和妳一起擠在狹窄的女生廁所，反覆教妳如何接受棉條。

第一次做愛的隔天妳開始流血，交疊的時間讓妳不確定是經血還是受傷，妳只知道是很痛的血，子宮也痛陰道也痛，像血滴帶針，流經之處密密麻麻刺入。

妳起先以為是做愛的短期後遺症，但從那之後每個月妳都得經歷一次類似的痛楚，只是所有的痛回到子宮，遲來的妳終於體會到所謂經痛。

妳習慣裹著棉被蜷曲在枕頭堆之中，膝蓋靠近胸口，全身出汗但通常手腳冰涼。疼痛有時尖銳有時鈍重，妳會試圖將肉多的下半手掌

壓在正確的位置，似乎找到開關就能把痛感壓回去，妳該將手搓熱，但光是保持如初生兒的蜷縮姿勢就會耗盡妳僅存的力氣。

時間被拉得很長，彷彿真實感知因生理週期而變厚的子宮內膜一片片剝落的細微過程，肉身與肉身的分離，每一滴血都咬著另外一滴。怎麼能如此殘忍，妳模模糊糊地想，曾經屬於妳的，身體的親密的某一部分正使勁想要逃離，即使會傷害曾經養育的母體也在所不惜。是否越捨不下的肉體就得承受越大的痛苦，撕落時扯出的傷口就越大越疼。

H對此有很重的無力感，他能做的只有輕柔地抱住妳，溫熱的手覆上骨盆中間的位置，緩慢地順時針搓揉，這是妳教了他好久才會的。陌生的器官每個月陌生的疼痛，是他永遠無法同理的折磨，他偶爾會憐惜地抱著妳說當個女人真難，但最多也就是這樣。

妳知道妳可以依靠他的溫度，但不能太久。太久就不可愛了。

在他身邊的時候妳練習忽略疼痛，妳漸漸能抓到一些要領，尤其婚後你們住到了同一層同一屋同一房，妳有了更多熟練的機會。

但如果可以的話，其實妳更願意直接承受它，如安撫正鬧脾氣的孩子一般安撫它。

如妳渴望被對待的方式那樣對待它。

偶爾妳也會焦慮。妳知道妳無法滿足H，更無法滿足他的母親。

但有些東西必須排出體內，年年月月，直至乾淨為止。

在因棉條而熟識之前的兩年同窗時光，其實是妳刻意和W拉開距離。

妳一直很排斥回想剛入學不久後的那個夜晚。

深夜的校園，黑暗無人的走廊隱約能看出兩個交纏的人影，靠近一點點就能察覺壓抑的喘息呻吟，妳屏住呼吸躲在轉角探頭，十六歲了妳並不傻，只是驚異他們的大膽，微弱的月光突然穿過雲層妳反而

閉上眼睛不敢看，但他們叫得忘情妳終究抵不過好奇睜開眼睛，只一眼妳的目光就離不開那女孩，半閉的眼微張的嘴，長捲髮如波浪隨著規律撞擊起伏晃動，放縱的氣息燒進妳的眼睛，一瞬間妳竟覺得女孩好美。

一股熱流，伸手一摸卻不是血。

妳怎能覺得女孩好美，那種想要把她壓在身下的美。

在那之後妳一直不敢靠近她，她像是個漩渦，妳害怕自己被捲進去以後就出不來了。

最後是經血把妳推向她，潮濕的不夠明亮的抽風機吃力旋轉的廁所裡，妳無法拒絕。

她將手往下探，沒入深藍色的制服裙，在豐潤微鼓的有點緊繃的內褲外隔著布料若有似無地刮了一下，妳像憋尿一樣緊縮一下，指甲掐手心，她輕輕地笑，真敏感。

她的食指勾下了妳的防衛，妳不知道此時的呼吸該緊緊憋住還是順從本能變得急促，一種非常微妙而陌生的感覺，妳隱約在期待些什麼，卻只敢後背緊靠廁所並不牢固的隔間板壁，閉上眼睛不敢看站在妳的雙腳之間的W的表情，妳猜必定是有點戲謔，也許，也許和那晚會有一點點重疊。

別怕。她將食指放入口中沾滿唾液，慢慢慢慢地鑽進那個緊縮的，從未被進入過的，溫潤軟嫩的通道。

妳看，這並不難，棉條就跟我的手指一樣粗而已，妳看，甚至還有空間呢。她說。手指微屈扭動。

妳墊起腳尖，想用力夾緊雙腳。

妳能吃得下我的手指，必定也能吃下棉條啊。她的聲音渲染開來，越聽越不真切，妳點頭，又猛然搖頭，體內異物的存在感太過強烈，浸濕了妳的意識，像是犯罪。

後來妳就向棉條妥協了。

之後的每一次，即使在和W分離了許多年之後，推入導管的瞬間妳都嘗試著模擬重建，但從未成功。

一部份的妳似乎被W囚禁在那年夏天，被黏膩的，分不清是經血還是什麼的液體包裹，無法切割的肉身留在體內但停止生長，每個月一次的崩解把支撐不下去的壞掉的部分排出，直到排乾淨的那天，妳才有機會恢復完整。

W是第一個進來的人，然後是棉條，最後才是H。

妳固執地認為凡事都有先來後到的順序，妳的經血永遠無法真正流出體外，棉條堵住了出口，血液只能被馴服。

但妳慢慢開始相信，當它不再崩解、甚至有能力創造新生的那天，也許妳就能不再疼痛。

相信一切得以重新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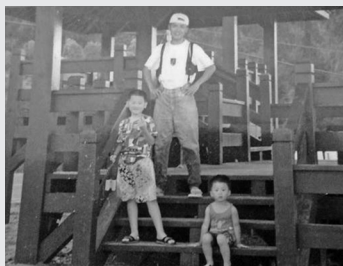
石德華

經血，純女，女女戀，更是自我探索。

並非一段愛情故事，這篇作品書寫生命中一段迷路，一場無法分享的私密；十七歲夏天的記憶，成為無法切割的肉身留在體內停止生長，在每個月一次崩解排出的循環裡，寄望「直到排乾淨的那天」，甚且經血不再崩解「有能力創造新生的那天」，自我得以恢復完整，一切得以重新。然而，理性上「必需排出體內，年年月月，直到乾淨為止」的相信，情感上的「信任棉條以後」的回不去，終究幽轉微妙而十足令人玩味。

一落筆，在婆婆望孫心切的餐桌上，月經從下體緩緩流出，已然戲劇張力的嘲諷與荒謬，「妳」的旁敘角度淡化去切身的濃度，使敘述有著不溫不火的如實與平靜。廁所初體驗一幕，張致的情節，寫出不動聲色的豔色，過程化細節的描摹，呈現感官的刺激。

不同於勇敢或受傷，這篇作品書寫在兩造之間的灰，自我認同處於正軌與逸放之間，表達在露骨與收斂之際，而這份私密的情感在生命中，始終都在迎與拒的趑趄中。而期待受孕，經停，新生，不妨看作是一種開放性結局。



三馬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獻給我的父親。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人除了懂得從邏輯上分清善與惡之外，還要有善與惡感覺。」所謂善與惡的感覺，應該就是同理心吧。如果這篇文章有什麼值得稱許之處，那應該是父親對我的寬容與守候，相對於彼時年少非行慘澹的我，父親是那一輪溫暖的太陽。

個人簡介

馬景珊，三馬，一九六二年生，臺北市人，東吳哲學系肄業，喜歡運動、烹飪、書法、沈思、閱讀及書寫，曾獲幾次文學獎，出過三本書：《三個永遠》、《傾聽顏色的聲音》、《在奇萊山上遇見熊》。

韶光父影

近幾年，許多過去紅極一時的歌手紛紛舉辦演唱會，也有報載劉文正可能跟進，還繪聲繪影他相貌體態依舊，「劉文正凍齡有術」。我對劉文正的印象一直還停留在三十幾年前的〈小雨打在我身上〉，他一頭卷曲美好波浪般湧動的頭髮，唱：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憂傷……。記得，那時我國二結束，剛搬新家、轉學，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間，曾經和同學故意淋雨走路，但雨水沒有洗去我們的憂傷。

留存未忘的記憶如影隨形，那段年少時光迄今仍不時支配著我的生活。回想彼時，經常令人憂心如焚、嗟嘆不已。那年夏天，我因成績不好，被迫從一所知名的私立中學轉至一般的市立國中；接下來由於課業不再如私校緊迫盯人，我蹶而不振的成績更因此不振愈蹶。

猶記得轉學的第一天，我在校園裡被幾個放牛班的同學叫住：「你從哪裡轉來的？」帶頭的矮個用挑釁的語氣問我。我知來者不善，便即刻回答他們，希望儘快離開。矮個說：「知不知道這裡的規矩？」我轉身想走，卻被其他人攔下，「按照規矩，每天繳十元給我們。」隨後，一個才認識的同班同學及時過來解危，一夥人便轉往廁所抽菸和解，算是讓我拜過了碼頭。

我加入了「他們」，開始用「我們」來稱呼自己。我們隨身帶著扁鑽，用令人瞠目結舌的暴力形式去證明自我的存在，讓莫名的蠢動充斥在周遭；自以為人多勢眾，卻又強烈地感到害怕落單。我們誰也意識不到，那在自體裡蓬勃發動的青春能量，要驅動我們往哪裡去？而未來，將有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要落積在傷害記憶裡？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的我非常喜歡為所欲為帶來的快感——我

放任自己隨意逃課，遠離學校規範，厭棄父母親的關愛，終日在外遊蕩——於是，許多傷害便就造成了，像碑刻題字，被拓印下來。早知道……。欸，這時我該說些什麼呢？千金難買早知道！

國三那年下學期，我們因偷竊機車被查獲，移送少年法庭。當時，父親窘於自己的警察身份，但仍必須以監護人關係隨同我被傳喚出庭，面對法官的詰問與責備。這讓父親無地自容，頻頻向庭上鞠躬認錯，怪罪自己因忙於警務工作，而忽略對我的管教。之後，我被判以保護管束，也因此被學校勒令轉學。

父親為此放棄升遷，請調可以上下班的內勤職務；也為了讓我順利畢業，將我轉學到二十公里外，他任職警局附近的一所國中就讀。每天清晨，父親陪我趕搭第一班公路局班車，並在抵達後和我步行到校門口，親眼見我走進學校，他才趕往警局上班。整個國中的最後那三個月，我都過著和父親一起搭車上學通勤的生活。

每天通勤時間要花上一個小時，班車會從繁鬧的臺中城區一路往南駛過其他鄉鎮，途經大片稻埕田疇越溪而行。我經常在車上陷入瞌睡，要不然對著窗外景物放空犯傻，或者心不在焉聽父親娓娓細談一些他未曾對我說過的話。春天清晨仍有寒意，父親有時為了給我溫暖，也許鼓舞我向學的心念，他會握住我的手，藉由他大而溫潤的手掌施以適當力道——陽光來的極快，當我還無從預期未來的情況下，便已見田疇上的秧苗被晨曦照得晶瑩燦亮。如今回想起來，那竟是我與父親相處過最親密的一段時光，也都是父親愛過我的方式。

我不知道為何如今經常想念父親。想念，全面的想念。若年少時期實則象徵一趟不能回頭的星際迷航，那麼如此逆向時光之流的憶往回溯，也就成為我沉淪時的某種形上存在，自我救贖的理型。當我思念起父親，我便埋首修辭，以自省的方式試著書寫逆光程式，讓想念不會只是那麼的單調而哀悼。

回憶時寫寫字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每當白晝從西邊天空進

入尾聲，我便記下天空由藍緩緩而灰，接著追憶父親驟然離去及自己青春衰去不再，重返時光現場。場景中，我是個十五歲的少年，穿卡其服、背書包，和父親一早趕搭早班車往一個偏遠鄉間，在四周稻田的學校裏硬撐等著六月的畢業典禮。

典禮之後呢？當時我想：走自己的路——

那是條彳亍的僻徑，沿著學校後操場邊的圍牆。每天，我在父親的注視下走進學校大門，若無其事地轉進穿堂，然後避開父親視線所及，逕往操場邊的隱密處，翻牆離去。我沿著僻徑離開學校，接上阡陌縱橫的田間小路，直線前進、直角轉彎。稻田裏經常空無一人，在那樣寂寥的面積與遠山風景中，是一望無際的逃離。逃學。我會坐在田圳邊的水泥臺上發獃，遠遠望著學校同學們魚貫走出教室，往操場列隊升旗，心底千萬個不願加入那樣的秩序當中。我就那樣在沒有任何管束的田野間空耗，看水牛閒晃吃草，看淺水泥鰍沉睡也許甦醒，等天使離開我的身體，便和魔鬼攜手回城區鬼混。那些時候，我只顧著縱情放肆、逃離約束，沿著和別人相反的方向走。之後，父親很快得知我經常逃學，便決定也到學校接我放學。

父親，一個令我無法拒絕的恩典。

我非常想念那段時光。日暮時分，父親等在稻田旁的候車亭裡，夕陽將他晒出條長的影子。一直以來，這樣的影像，始終在我無法停歇悲傷的記憶裡持續的跑著。晨曦與黃昏。稻田與遠山。父親與我。春天班鳩飄來飛去。季候如此豐美，韶光因此無聲。想著想著便讓人心酸起來。這也許年少的慘澹與腐爛；也許逆光中又見父親與我的黃昏之約；也許小雨打在身上的無感伴隨著時光消逝逐漸遠去。如今春日依舊春意拂弄，記憶卻因此收斂得極為窄小，只容得下那日的十五歲少年，和少年父親迄今沒有離去的靈魂。

我無法假裝遺忘。記得有些時候，是我先等在候車亭裡，看著父親高大碩長的身影遠遠的走來，越走越近越巍峨。我逆光望向父親，

落日在他背後熾烈地烘托他的身形，強大的光源將他映照出極大反差的全暗輪廓。在那幾近於全黑暗影的反襯下，我無需細看辨識，也能輕易認出父親的身影，及他行路如風的節奏。這個影像，在那日黃昏時刻落下，如同小雨打在我身上，帶著年少的任性和無愛，掉在記憶的中央地帶，一點不受時間的侵蝕。而今時光已湮，如果印象中的逆光父影可以是一種物理，那必然也是一種光陰的速度了。

那年畢業以後我走自己的路。我從少年逃學的那片稻埕離開，去到另一個沒有父親等待的黃昏。黑夜快速降臨，我蜷起一團黑。有人說我的人生正在變黑，像底層腐敗發爛的臭水溝。那時候，我非常討厭警察；特別是盡職、妒惡如仇的警察，而父親恰好就是。

我也沒忘記自己曾離家出走，父親尋訪各個我可能的去處，一個月後在龍蛇雜處的電玩店找到蓬頭垢面的我，他滿臉驚恐的將我摟進懷裡：「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我哪裡知道有什麼苦，只是分辨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壞人的世界，或者根本沒有逃出父親那個充滿道德與慈愛的好人世界。我隱約記起來的不只是父親那天的話語，還有一些別的，印象，像印在一輪巨大光源下極大反差暗影的熟悉輪廓裡，一種安全感——父親帶我回家，他要我洗過熱水澡換上乾淨的衣服，讓我坐在母親整理得一塵不染的客廳裡等他，燒開水煮水餃。

當時，父親發現我有不明的戒斷症狀，他甚至不眠不休與我作伴幾至寸步不離；而我伺機等在他精疲力盡的深夜，躡手躡腳地穿越睡眠的他，摸黑下樓，離開有父親照撫的家。離開父親。去哪？回去壞人的黑暗世界。十五歲的我，仿佛在那樣的深夜作了一個五十歲的夢，提早抵達了血腥、鬥毆、吸毒、監獄和死亡迴盪的殯儀館，四處遍佈著傷痕、血污、驚恐、失敗與懊悔，勾勒出來的災難圖像不只預告了我的人生，至今仍支配著我身為囚徒的生活，更波及家人的生活，一家儼然披著喪服。迄今，我還常在夢裡逆光潛行，夢見十五歲的自己，好想追回黃昏那一輪下山西去的太陽。

也是在黃昏時刻接到父親的惡耗。電話裡彷然也有影像，相映在那個極大反差的全暗輪廓中：你爸爸死了！死了……是怎麼一回事啊？是那個高大碩長的身影不再走過來了是嗎？誰知道那天恰好就是清明，是父親自己決定安排好的？那天黃昏好昏好黃……那天，和平常一樣，春暖花開；那天雲淡風清、鳥兒鳴唱；那天萬象掩飾得很好啊！好像什麼都還在，什麼也沒離開，沒有失去任何什麼。好像。我終能真正明白那個被落日照滿的黃昏，究竟隱顯了什麼樣的可能與意義——日月如梭，年少褪盡，父親離開，我並不能若無其事的活著。我知道此後的每一個黃昏，我仍將希冀著父親從暮色中顯影走來。

韶光魔法。這天黃昏，我見一群鴿子橫過鐵窗，彩羽繽紛。我手裡的筆桿跟著劃過天空，引出晚霞的彩光。青春稍縱即逝，像那群鴿子，呼嘯一下子就過去了。如果說，黃昏可以久久不願意退去，那麼會不會就少了一次逆光途中的情牽，一次遠去後的顧盼？

如今，逆光的少年，變成逆光的中年，且繼續光陰中；而父親在那巨大光源下的暗影輪廓，卻慢慢的亮了起來……

張瑞芬

這是一篇至哀至切的親情散文，也是一齣結局不符觀眾期待的艱舛人生，警察故事。同樣書寫父親的形象，難得能跳脫制式框架，把人生的荒謬寫得真切。誤入歧途的兒子對比任職警界的父親，父親慈藹劬勞，殷殷顧盼，漫長時間裡與兒子的劣根性相互拉鋸著，最終心魔仍然戰勝理智，暗巷人生走向了黑暗的結局。一個沒有父親等待的黃昏，只剩下寂寥的思念與悔恨。作者用日與夜，黑暗與光亮，襯出一個反差極大的人世，文字靈動不俗，時有佳句，令人讀之難忘。



袁子筆

得獎感言

臺中一直是我的幸運地，從小渴望過年返鄉之處，是我初次獲得文學獎之地，是妹妹和舅舅的住所，這裡還有許多故事等待我去發掘和紀錄，希望這次得獎只是起點，能引發我更多的動力和靈感。

個人簡介

國立臺灣商業大學（畢），曾出版《幸福滋味》（心靈工坊出版）、《我曾那樣追尋：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遠景）、《解不開的夏天：高雄青年文選新詩集》（遠景），曾獲吳濁流文學獎、喜菡文學獎小說首獎、高雄市青年文學獎。
現任稍飲維士比的工人。

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

世界就是一切發生的事。——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開言

按下紅色遙控器開關鈕，電視螢幕的影像收縮成一幕黑暗，美麗的新聞女主播儘管長得很漂亮，我還是讓她從眼前消失，切斷和世界聯繫的訊號。

三十坪大的屋子佈滿一片午後的昏黃，帶點灰暗感，室內充斥著一種微微的潮濕感，這需要神經很敏感的人才能察覺，剩下我和一條黃色柴犬，牠佔據著一張沙發椅，懶洋洋趴了一天，寵物的工作就是整天睡覺，我則是昏沉沉地靠在安樂椅上。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落魄的人？」我每天都在沉思。

抬起雙腳放在小凳子上，因重鬱症兼精神分裂症失業、沒女友又缺乏積蓄的我思考著這個虛無的問題，腦袋開始陷入漫長的默想，想著人的定義是什麼。為了尋求解答，我擺脫舒服的椅子，下意識地走到房間書櫃左翻右找了一下，挖出多年前買的那本五百多頁厚的《哲學辭典》，翻到 h 部首想尋找 human 這單字的定義，整本書沒有索引，翻了一會兒才查到 human rights「人權」這單字，講求科學造詞的英文世界沒有答案；我改拿出那本從國小就買的《國語日報字典》，按著拼音找到了人字，裏頭列的解釋是「人類，跟禽獸有很大的不同……」，我要詰詢的是一個「人」字，得到的答案卻是「人類」兩個字，一切變得更複雜了，我想人本來就是複雜的動物，難以定義也是合理的。

雖然沒念研究所，好歹也讀了四年大學，我必須學會獨立思考，腦海持續浮現著「人」這個字。

忽然間，記憶回溯到國中時教的「六書」造字規則，中文還算不拙劣的我慶幸還對得起國文老師，沒有把這字想成形聲字，否則便淪為文盲加音癡。我知道或許買一本《說文解字》會找到較確切的答案，但存款不多的我必須省錢，也必須省碳，我不想再有第二本蒙塵變墊腳石的《哲學辭典》。

「人」，左右各一撇，顧名思義可猜想到是兩隻腳，兩隻腳就是人？那麼四隻腳的狗不就是「从」；六隻腳的蟑螂不就是三人成「众」；那百足蜈蚣算是什麼？異形嗎？一半有道理，一半是荒謬（荒謬有時也有其道理）。

亂來！我告訴自己思考不是亂想。

再回到左右兩隻腳開始，我又開始天馬行空式的遐思，究竟何謂人？

我腦袋的資訊愈來愈複雜，所有過去所學過的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的觀念和思維和我一起湧入思緒裏，腦海如同驚濤駭浪一樣翻騰著，形成一道數丈高大海嘯，我的憂鬱症又發作了，該是來兩顆精神的airwave的時刻，翻開抽屜拿出一排抗憂鬱藥，按出兩顆千憂解吞下，別再亂想了，我再次告誡自己。焦慮是一座大型亂葬崗，是一群暗殺集團，許多名人就是喪命於此，我要活下去！醫生囑咐我焦慮時一定要分散注意力避免尋短，求生意念讓我想著趕緊出門分散注意力。

「哈利，該散步了。」我打開大門呼喚著家犬，牠興奮地走到陽臺外停放的腳踏車旁等著我抱牠上後座。牠兩年前被車撞斷了後腿，如今裝著金屬狗輪椅，可歌可泣地活著。

把牠架穩後，我坐上腳踏車，一同出外閒晃。

藥物的作用僅止於輔助，憂鬱稍稍緩和了，但還是存在著。騎在半路上，人群和車堆讓我感覺到一種壓迫感，我想必須再多分散一點注意力，為此我卻又不小想起人是什麼，左右兩隻腳？這念頭似乎漸漸凝聚在腦袋中。

停在第一個十字路口紅綠燈時，我左腳踩著腳踏板，右腳踩在柏油路上，紅綠燈的人形動畫交通號誌顯現著紅色停止狀態，兩側綠燈人來人往，景象是一幕匆匆忙忙、庸庸碌碌。

人，的確是兩隻腳在四面八方不停地奔走。

綠燈了，感覺全身乏力的我踩下抵抗慣性作用力的第一步，想著要何去何從？高雄的景點對我而言就像女人的三點一樣，逛來逛去總會看光看膩的，我索性讓紛亂的思緒決定方向。

一路上左拐右灣，車頭有點不穩，這是有點危險的事，罹患精神病的人都伴隨著些微失憶和思考障礙，每逢出外，我內心總害怕著會在錯綜複雜的道路街衢中迷路，幸虧這不是臺北市，那可真是一座充滿大災難的立體迷宮，小小一個城市，卻塞滿了各種交通工具：臺鐵、高鐵、捷運、客運、公車、計程車……，再過幾年我想也許還會出現太空梭和潛水艇！繼高雄捷運後傳聞臺中市也有蓋捷運的計畫，我認為捷運是個只知道起點和終點，完全沒有風景和方向的交通工具，法律如果還存在著人道的話，應該立法疏散捷運地區那群深陷人海車陣的旅客。

六都直轄市照理說應該同樣繁忙才對，幾位臺中和臺北的親友如是說。此言大錯特錯！在高雄只要認識「一心路」到「十全路」的十條馬路，便可以定位方向感，不像臺北有嚴肅的政治標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東西南北的排列組合道路外加一堆陸橋、單行道、地下道。高雄的路貼切人性，大部分騎士只有問路的狀況，鮮少有迷路的機會，也不需要騎一大段路才能迴轉，我想這裏的協尋老人和失蹤青年應該比較少吧。套一句全國電子的廣告詞：「足感心！」

臺北有如中東人民去麥加朝聖般，好像全臺縣市的人都往同一個地方進駐。每逢選舉總會聽見有幽靈人口的消息傳出，我始終堅信這是真的，臺北市的人口密度已經多到難以立足的地步，彷彿地球都快轉不動了。傳說鬼魂的腳是漂浮在半空，我曾在那裏搭過三年多的捷運，好幾次被沙丁魚都嫌擠的人潮擠到快漂浮起來了，真的活見鬼了！

我慶幸逃出了活人生吃般的局面，在臺北像活在停屍間冰庫，二十四小時冷冰冰的，左右翻身不得。

如果把臺北比擬成一間狹隘的斗室，那另外五都應該算是公設比高許多的套房外加大陽臺，在這裏陽光才有機會流露進來，肺部才能舒服擴張。

騎著單車，沒方向感的我想著儘管沒目的地，就當作單純的打發時間。我想起提出時光旅行的愛因斯坦說過：「我喜歡旅行，但不喜歡目的地。」我正在旅行。

緩緩騎著單車，感受溫暖的陽光和自在的和風，不知不覺又騎到了高雄科工館。這裏算是城市科技的重鎮，就像一個人身上必須學會電腦手機等科技產品，要有工藝氣息，否則只是僵屍。

有點缺憾的是高雄科技和藝文活動始終不興盛，書展、畫展、舞臺劇偶爾還會舉辦，但看到比較多的是晚上常有視障人員擺設每十分鐘一百塊的按摩攤位，我想以此類推的話，賣臭豆腐的攤販應該也可以進駐吧，這世界始總有些莫名其妙。

好在科工館可以騎單車和牽狗進入，不像我家附近的里鄰公園寫著禁止寵物大小便，那叫狗要到哪裡逛？去大馬路上斷魂嗎！我家的哈利那雙活潑的後腿就是斷送在馬路的车潮中。寵物連排泄都沒地方，這比住臺北還慘。不管了，專心放鬆！現代人都忽略了一點，放鬆是需要專心的，我沒有忽略只是始終很難做到。

午後時刻，科工館前的圓形廣場只有三三兩兩的人，整個廣場都屬於我的，豔陽下憂鬱頓時蒸散了不少。

我把狗抱下來。

騎在座椅上，我雙手輕巧地掌控手把在建築物四周悠哉繞了幾圈，時而放手騎車，兩隻腳不斷地踩著腳踏板，齒輪軸兩旁的輪子像是兩個圓結合在一起形成了 ∞ 的數學符號！哈利也拖著輪椅緊緊尾隨。地球似乎在車輪下滾動著，好像整個世界都在我的旅程裏。古希

臘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便可以舉起整個地球。」我雙腳靠著齒輪的支點運轉兩個大輪子，不但舉起了地球，還讓它做旋轉。地球每天公轉、自轉，再加上我的輪轉，很像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我內心有種七百二十度的暢懷和愉悅，哈利也轉得像在坐旋轉木馬般。

在地球和我一同旋轉的同時，思考的蘋果掉到我的腦袋上，原來人又名為：單車。

單車被偷的人內心世界一定很落寞！不僅是財產的損失，更可能危害人生，我想起一部老電影《單車失竊記》。在二次世界大戰，失業的男主角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需要自備單車貼海報，某次他載著孩子去貼海報，沒注意到停放在旁的單車，結果被偷走，最後追趕不著，報警已太遲，父子倆沮喪地經過足球場，看見場外成千上萬的單車，他叫兒子先回家自己偷了一輛騎了就跑，但立刻被人發現抓住，兒子聞聲趕來號啕大哭緊緊抱著父親的腿不放，悲慘的一幕打動了車主的心人使得他免去一場牢獄之災。

有血有淚的電影贏得奧斯卡獎，單車多重要啊！

猶記得學生時期，我曾經放棄搭公車，自食其力改騎單車（吃力！要上陸橋），那時候我還篤信人性本善，沒有給單車加上一道鎖，被隔壁惡劣的高職生幹走！那等於幹了我的世界！還是軟弱學生的我面對這殘酷的現實只能對著天空高喊「恨啊！」我恨自己為何不多花幾百塊買只霸王鎖，我恨學校的管理不周讓我失去單車，瞬間，我恨主任、恨校長、恨督學、恨教育部長。自此我便知道大鎖是單車的標準配備。

這時代可能還不夠進步，單車沒有防失竊險，否則我恨不得給自己的單車來一份保單。不過在這五濁惡世，上一道鎖可能不夠，最好雙重保險，可以的話多上幾道也不嫌多，但最好的方式似乎是養條獒犬或軍犬之類的動物，一路牽著狗騎車散步，想停的話就把狗拴在車邊，這是最佳的防盜方式。

可惜！我家的哈利體型不夠高大又殘廢無法勝任這工作。我看過

綜藝節目裏有狗騎單車的表演，來賓都會拍手叫好；我也替哈利拍手，雖然牠不會騎單車，但和我一樣兩腳兩輪，當我騎著單車遛狗就像兩位老友聚在一起。

一個像樣的人就要有臺單車，騎車時最好處於孤單的狀態才能感受自在的幸福。懂單車的人都知道一個秘密，車是有生命的，它也需要走動，走路才能體會到生命的滋味，讓形體引領心靈的自由。

單車有很多外號：鐵馬、小折、自行車、孔明車，最常聽見的名字是腳踏車，這稱呼有些俗氣，孔子說名不正言不順，用字務必精確，一個人用腳踏的車就是單車嗎？那單輪車、三輪車能算單車嗎？

真正的單車精確定義是：單座椅、前後兩輪加上橫式的低手把、用腳踩動才算。U 字形手把的淑女車有點女性化，享受不到壓低上身奔馳的輕快；雙座的協力車是戀愛中的車，偕伴同行少了「單」，剝奪了自由的樂趣；至於機踏車（機車）則是用手發動，名不符實，名稱夠機車了。

每個世界都需要一位神，車自然也有一位神，要論「車神」莫過於七屆世界冠軍的德國 F1 車手 Schumacher 舒馬克，不過那是外行人的崇拜，他們誤解了世界。方程式賽車像一條極複雜的指數型微積分，需要龐大資金、大批團隊、尖端的技術和訓練嚴苛的車手，這些條件絲毫不貼切眾人，組起來其實叫「神車」，那和布袋戲一樣適合擺在廟會給三太子看。賽車手都熱愛高速奔馳，但風險之高往往被忽略了，近來兩位 F1 賽車世界冠軍舒馬克和阿隆索（Alonso）都因高速撞擊造成嚴重腦傷。荒謬的是賽車輸贏的主要關鍵在於車的運動而非人的運動。真正的車神應屬蟬聯七屆環法自行車賽的阿姆斯壯（L. Armstrong），他戰勝了威脅性命的睪丸癌末期還復出環法賽奪冠，在燠熱的天氣下比賽，每次賽期二十三天，總長超過三千五百公里。相伴在漫長的路途中只是一臺單車，沒有 F1 的停站維修、沒有團隊、龐大金援派不上用場；半途摔車劃破皮膚必須自己縫，過程要加速上坡，

要下坡俯衝，要衝刺抵達終點。充滿崎嶇的阻力和風力，過程是一對一，目標爭第一，一切充滿「單」的精神。

單車的正統精神是：人的能量決定車的力量。

不只人需要單車，狗需要單車，車神需要單車，神明也需要單車，哪吒就有一臺風火輪，神也曉得踏輪踩風的樂趣。

「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的機械論說人體只是比較複雜精密的機械，笛卡爾幾百年前一定沒騎過現代的單車，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單車是會思考的自我，人生就像單車一樣想保持平衡只有不斷往前進，一路講求身心平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單車行有時也要一身行頭才騎得快活，可以加菜籃、掛鈴鐺、裝照射燈和後照鏡；偶爾會輪胎破掉、變速器毀損、煞車失靈，得自食其力親自牽去修理。

財產可以買下半個世界的比爾蓋茲說「生活愈簡單愈好」，單車曉得這道理：不耗電、不排放二氧化碳、還能燃燒體內脂肪，流汗的同時又能消除憂鬱，它把簡單帶進生活，也把生活帶入簡單。

單車永遠沈默地行在道上，隨著雙腳畫著無限個∞，它讓世界在我足下轉動，在轉動的同時又讓我擺脫地心引力，脫離這喧囂的城市進到另一個沈默的世界。

對於不可說的事，我們必須保持沈默。——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結語

吳 晟

人生中其實最困難的就是追求平衡。而單車無疑是簡單生活的象徵。本篇藉由單車，亦即腳踏車的經驗延伸，敘述憂鬱患者追求生命平衡的紛亂思緒，歸結到「生活愈簡單愈好」的簡單道理。敘述脈絡漸入佳境。



陳祐振

得獎感言

得獎是一種肯定，但對我來說是文學創作的偶然，寫作一直以來是我不小心俯拾的興趣。感謝評審們的青睞。此次能夠得獎，希望對未來創作是一種激勵，亦讓我的興趣保持永遠的熱情，我會繼續勇往向前、拾筆不綴。

個人簡介

國中畢業，臺中市人，民國 58 年 4 月 15 日生。目前為澎湖監獄（澎鼎寫作班）學員，曾獲臺北北區扶輪社——父親給兒女的一封信徵文（102 年銅筆獎、104 年銀筆獎……）。喜好音樂，也喜歡沉浸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中，尋找生命的桃花源。

大海之子

海風挾著一股海水特有的鹹腥味習習地吹拂，瀰漫在港都的碼頭。一輩子討海為生、靠海吃飯的漁民「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早已習慣這種令人禁不住掩鼻走避的魚腥臭味。

併排靠泊碼頭的船隻，跟著浪潮節奏的湧動，輕輕地搖晃、一來一往相互地推擠著，彷彿為行前那分難捨別離的傷感，輕慢地跳著難分難離的慢舞布魯斯。長年與大海為伍，海裡來、海裡去的討海人，生命屬於大海，不屬於陸地。看天吃飯、靠海維生，是討海人一生的宿命，海上漂泊慣了生活，在岸上，反而走不出平穩的步伐。人常說：「討海的——只有三分命。」女人嫁給討海維生的男人，像守活寡般，和丈夫的相聚少、離別多，深情無從守的聚散悲歡總無常！每一次的出航，對我們這些生長在漁村家庭的「海口囡仔」來說，彷如遺失了一位父親；對漁村婦女而言，就像似失去了一個丈夫。用一句「出門像不見，入門像撿到的」，來形容漁村家庭生活之間那種若有似無的疏離關係，再也貼切不過！討海的男人，對家庭而言，彷如只是生命裡的過客！

漁船引擎發出沉梆梆地響，聲聲催促著倚裝待發的漁人束裝就道，準備啟航。在這個冬末初春的季候，海風不若冬季東北季風那般驚悚強烈，不過春寒料峭的海風，仍吹得桅桿上的旗子颯颯作響。解開繫在碼頭上的纜繩，「金滿春號」緩緩離岸。船一出港，就等於將未知的命運完完全全託付交給了上天安排，把生命對海洋的那份熱誠，全投向了大海。生性豁達的討海人，先天有著一分樂天知命的性情，把每一次出海遠征，都視為生命最後一場戰役，從不輕言放棄任何一個能夠海上作業的機會。第一次跟隨父親出海，對神祕地海洋，

帶著期待和敬畏的心情，來面對這生命中的首航。

船行在顛簸的海上，在隨波浪湧動搖晃的甲板上，腳步踉踉蹌蹌，跟著船上夥伴收拾甲板上糾結、凌亂的繩索網具。掌控著船舵，也掌握著整條船命運的父親，兩眼凝神注視頂浪起伏的船首，調轉了一個方向，朝著西方日落的臺灣海峽，駛離安身立命的——梧棲港。緊握母親專程前往大甲鎮瀾宮媽祖廟，虔誠為我跟媽祖娘娘求來的平安符，回首揮別佇立碼頭上為我們送行的母親。傳說媽祖婆掌管廣闊無垠的大海，庇佑成千上萬討海的子民，是大海的母親，也是漁民精神信仰最大的依靠，阿爸船艙駕駛室裡，也供奉著一尊媽祖神像，護佑著人船的平安。

眺望一生從未曾離開過的家鄉和陸地，隨著船漸行漸遠，母親慈藹的容顏，在一分期待與落寞交織的心情當中，逐漸模糊、消失於淚眼婆娑的視界中。臺中火力發電廠四根參天矗立的巨型煙囪，隨距離的推移，一分、一寸的消溶、隱沒，終於消失在海平面那端。波濤不停沖擊拍打著船身，初春季候，儘管無垠廣闊的海上沒什麼風，暗潮洶湧的海面，還是翻滾著三尺的浪花——海，無風三尺浪。早已遠離冬季的東北季風，海面的浪峰和浪谷的距離和落差，不若冬季那般來得可怕，來得讓人心驚膽懼，隨便湧起一個大浪，就可能將整艘船隻給吞沒；不過，這討海人眼中區區的三尺浪，也足以將首次航海的我這個菜鳥，整個癱軟在甲板上、嘔吐連連，差點不戰而降，當下才體會討海的辛苦。暈船，是想要討海維生第一道必須要克服的難關，哪一個討海人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千捶百煉，沒經歷狂風暴雨的洗禮，就沒有資格在風雨無常、詭譎多變的大海上討生活！

這一晚，漁場上空的月亮特別明豔，海面遍灑著明月投映在水面上的光亮，誘得趨光性的魚兒四處躍竄，投入水中聚魚燈的光彩，讓皎潔的月光給搶走了大半。迎著沁涼海風，漁場上幾十盞輝煌耀眼的船燈漁火，將如鏡的海面照亮的如白晝般。夥伴們踩著映在船尾甲板上的月光，一分、一寸使勁著牽拉起漁網纜繩，將布袋型的網具給拉上甲板，也將船尾上的月光給扯到了船首的左航。露出水面的網內，

不停蹦跳的魚兒，在月光和船燈的照耀下，閃著銀色的鱗光。漁獲量不算多，但對第一次親手捕獲魚兒的自己，心中充斥著驚奇、滿溢著喜悅，和一份小小成就感。

父親對第一次起網的漁獲量似乎不太滿意。整理網具的財叔，突然啐了一口，大咧咧咒罵了一聲「使你娘的雞歪！」喃喃自語嘟囔著，魚都給死海豬仔（漁人對海豚的稱謂）給嚇跑了！這是經驗。對討海漁民來說，在下網捕撈作業漁場，看見成群逐躍海上、穿梭漁船兩旁的海豚，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漁民的眼中，海豚就像是橫行海上的「海盜」，不但會追趕和嚇跑海裡面的魚群，也會和漁民爭搶漁獲，造成漁民捕不到魚的重大損失。由於受到國際公約上的保護，漁民對這些保育類，和漁民爭搶一口飯吃的鯨豚，雖恨之入骨，卻也是無可奈何、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有牌的海上流氓」橫行海上。先前的自己，還為著能夠親眼目睹成群結伴，逐躍海上的海豚而沾沾自喜呢！

第二次起網，漁獲量更少。儘管如此，處處令人驚奇的海洋，及其生態豐富的多樣性，還是讓我這個首航、初體驗討海的菜鳥，並沒有幾乎「槓龜」的那份失落和不愉快，反而對不小心落網的魚兒，產生了一絲絲憐惜之情，而忘卻了討海那分初衷！口中仍叨著早讓海水濺濕香菸的財叔，突然轉頭問我：「阿弟啊，為什麼會跟你阿爸出來討海？」一顆早沉溺在海洋中，溶化在水裡面的心，讓我的思緒一時拉不回來，不知如何回答！財叔接著又問：「是為了魚，還是為了海？」為魚是生活，為海是心情！

海上的確不同於陸地，漁人的腳步侷限在魚船甲板上小小的一方，方寸之地可能比囚室更加侷促、霞仔飄遊的甲板上；可是，遼無遮攔的海上，腳下船隻卻能以有限的空間，任意遨遊在無限寬廣，處處充滿驚奇的海洋；這就是海洋的魅力，和迷人的地方。海洋紓解岸上人對人眼的擁擠世界，一個甲板往往就是一個王國。在這同舟共濟，命運相互牽絆、禍福與共的方寸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單純原始，一切的制度與規範……那種人為之間的樊籬，都可以被打破、修改和重建。

海洋以其多樣性的魚群和變化誘惑著浪人，又以翻臉無情的風浪疏離著漁人。海上氣候無常、風雨無情，說來就來、說變就變，像女人心，難以捉摸。風平浪靜、晴空萬里的下一刻，就隨時可能轉為烏雲蔽日、狂風暴雨，掀起滔天巨浪。謎樣的魔力，潮汐般的鼓動著漁人血液裡的浪潮。在海上，我感受到任性的自由和解放，那是最原始的人性，得以在這裡掙脫傳統的束縛和解放，無遮無藏地發揮最原始的本性。我迷戀海洋，也迷戀著海裡那豐富多樣性的生命。

每個漁人，心裡都藏著一幅屬於個人的——海洋圖像，點點滴滴紀錄、累積著與海洋接觸的經驗，來描繪著這幅圖像。海洋的波動永生不息、變幻莫測；一個曾經豐收的漁場，往往可能就是下回落空、挫敗的地方。海洋是如此地不可捉摸！拿著船舵的阿爸，突然熄掉船上的燈火，啟動船隻，調轉了一個方向，說要到另一個海域捕撈白帶魚。我心中暗自思忖和納悶著，那裡既不是釣白帶魚的漁場，這個時候更不是捕撈白帶魚的季節！我問阿爸，是靈感還是心裡那幅海洋圖像預知了什麼？阿爸對我的疑問，總是笑笑地說：「用聽的啦！」討海人除了內心那幅海洋圖像外，仍須憑著「感覺」來與海洋博弈。那一晚，我們拉魚拉到天亮。白帶魚身上亮節的銀光溢滿了艙口。

往後的每一次出海作業，到了預定的漁場之後，阿爸總是遲遲地不急著下網，開著船走走停停，在漁場附近海面上盤繞；阿爸說他在「聽流水」。過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阿爸所謂的「聽」，就是感覺的意思。跟著父親在海上討生活，只要有一點漫不經心的怠忽，或者能夠避免的疏失，阿爸必然不留情面地破口大罵；但斥責、罵過之後，也總又是溫言軟語地這樣告訴我：「命只有一條，千萬不要跟海湧開玩笑！」

引擎發出梆梆的怒吼，船底捲起一波波翻白浪的水沫，船首頂浪在海面劈出一道分水線，推著滿載漁獲悠悠晃晃的船身前航。回航，通常是漁民出海捕魚過程當中，心情最平靜、最踏實的一段航程。站在船首甲板上的財叔，仰望著遠方，若有所思，口中不覺輕哼地唱著「希望汝不通悲傷，咱來離開是暫時，雖然我是行船人，海上的男兒，

但是我嘛希望早日，成功轉來團圓，不通擱在流珠淚……每日生活在大海，行船人的愛……千辛萬苦走遍四海，也是為著將來……」唱著唱著，粗線條的財叔竟不自覺的熱淚盈眶。海，成就了許多漁人的夢想，卻也造就了幾許破碎的漁村家庭。我知道這愛恨交織的情愁，是多少討海人難以言喻的傷感！

幾天或幾週的海上作業，那一幕幕海上怒濤洶湧澎湃，追逐的掙扎與驚險，仍舊徘徊、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每一個晃動、每一個聲響，都波動捶打著在我心頭。臺中火力發電廠那幾根煙囪，竄出在東方海面那端的水平線，隨船行漸近越顯巨大，慢慢伸向天際、穿入了雲霄，引領著我們這群「大海之子」平安的來歸。梧棲漁港碼頭——就在前方不遠處。

大風起雲飛揚——向晚前的港灣，只剩海燕白色羽翼掠過天際。船進港時，綿延烏雲低空疾走，遮蔽天際上的陽光。料峭的天候帶著一分陰鬱的晦暗，籠罩著整個海天，成為一色，日午時分轉瞬由晝入夜。發怒的老天爺，呼吸變得更加狂傲急促，颳得浪翻雲捲，狂嘯怒吼的海風，捲起了千層浪。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正醞釀和預告著一場即將來臨的風雨，正伺機而動。驚雷倏地乍響，鑠金流火似的金蛇竄出雲層，劈裂開闔暗的天空，港都的雨簌簌落了下來；濛濛煙雨，將眼前所有景物變得濕漉漉也朦朧朧。

眺望前方梧棲港碼頭，以近於咫尺卻又彷彿遠在天涯，豆大驚急的雨珠猶如千軍萬馬般，劈哩啪啦打在甲板披掛好的帆布，點點落在海面，像從天灑落萬朵的水晶花。船靠岸時，碼頭早已擠滿返航的漁人。上了岸的籃筐，盛滿各種待價而沽的新鮮漁獲；漁民卸貨的吆喝聲，魚販批貨漫天的喊價聲，和著淅瀝嘩啦的落雨聲，此起彼落在耳畔迴盪，熱絡非凡，彷彿繞樑餘音不絕於耳。進港，幾天或幾週的海上生活，算暫告一個小小段落。

上了岸，蹣跚舉步踩在濕淋淋的地上，有拍打上岸的海水，從天而降的雨水，也有著漁民辛勤淌落的汗水。仰望這愈下愈大的雨，何

時才能再度出港？心裡也沒個底，無語問蒼天！聆聽海濤拍岸的節奏，潮來潮往的旋律，生命的律動，宛若這渾然天成的交響樂聲。「浪有高低，海水依舊是海水；生活有苦有樂，心依舊是心。」

長年漂泊海上的生活，時而感覺海水的硬度，就像討海人堅韌的生命力。討海，是為魚，也是為了海，更是為了找尋那一道——生命的出口。

接連幾天的豪雨，終於在洗淨天地的塵埃中止歇！

一次又一次海上風雨洗煉，對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也更多了幾分的敬畏！「海像父親，無風三尺浪；海象母親，胸懷八方。」海，是討海人的衣食父母；討海人，是海之子——耕大海、取大海，也敬大海。

船螺聲陣陣響起，天色向晚，金滿春號在引擎梆梆的伴奏下，緩緩駛離安身立命的港都——中臺灣梧棲漁港。眺望消失在水一方的故土，腦海一一浮現慈母的顏容，妻子哀怨憂鬱的眼神，還有稚兒無邪天真的笑靨……「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出海捕魚去，為什麼還回家？」曾經年幼望眼欲穿，盼不到父親歸來落寞心情的寫照！而今在接棒傳承阿爸志業，取代了這個出海捕魚父親和丈夫的角色。

汪洋大海，這一葉扁舟像落入凡間的一顆小小塵埃。這滄海一粟，承載著多少漁村家庭的悲歡離合、聚散無常，有歡笑也有淚水。漂泊海上，是為魚、也為海；是生活、是心情！我知道，等待的心情是一條漫長寂寞的路，像浪濤波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時光的晃動中，有風、有雨，也有深深地惆悵……

吳 晟

本篇描寫大臺中山海屯的海——梧棲港，在地氣味十足，沒有太炫奇的技巧，沒有太繽紛的語言，而是從容平實地敘說故事，真實中不乏細膩，將討海人的生活情境，表現得非常動人。

佳 作



黃宏春

得獎感言

在人禍和天災輪番逼迫、又烈日當頭之際，喜獲佳作的信息，著實得了一劑生活強心針，讓日子過得下去。感恩。

屋前的樹，在祖父在世時就已高大挺拔。年年花開，供養貧苦年代貪吃的嘴和無數的小鳥松鼠，歷經數代，老矣。今年老樹花開得特別繁華，前輩說龍眼花茂颱風就多。果然，風雨摧折後的龍眼稀稀落落。

突想，這老樹這黃花和當今的出版事業，似有幾分相像呢！

個人簡介

1982年明志工專畢業，曾任工業設計師、廣告設計、廣告影片製片、副導演，曾於1998年隨海外和平服務團至泰、柬拍攝記錄片，2001年回歸新竹老家田園，2009年開始養蜂。

曾獲時報廣告金像獎雜誌類第二名（1993）、第一屆超級變變變最佳創意獎（1997）、全國環保創意競賽創作組第三名（2005）、第二屆桐花文學獎散文佳作（2011）、第三屆桐花文學獎散文首獎（2012）。

鬱鬱黃花

三十年，屋前的溪水河東河西變過幾回；屋後爸種的南洋杉，早超過一人圍抱業已成材。而門前的龍眼樹，三十年前便是這般粗細、一樣的高大。是我的眼界變高了？還是只樹紋加深變厚，果真未再增長？

嘩啦嘩啦……風過樹梢，想起了電影臥虎藏龍裡，主角在竹梢搖晃鬥劍的場景。抬頭，綠葉斑駁裡的日影又讓我記起幼時的畫面……

三哥在樹尾隨風左搖右擺地折龍眼，一家人在樹下仰頭望，邊嘸嘴甜滋滋地咬著龍眼邊這裡那裡語焉不清地指揮。竹籃滿了，三哥鬆開繩子把龍眼垂降下來，大家圍成圈摘去樹葉，爸用稻草紮成一斤一把。少時用竹籃多了用籬筐，挑去鎮上批給中盤。那時的鄉下，家家戶戶都有一棵兩棵的龍眼樹，所以價錢從來不高，但多少總能貼補一點家用。

三哥唸了師專，爬樹的責任自然落我頭上。腰上繫好麻繩，啪噠——一蹬一抱就上了樹，正要大展身手興奮呢，爸再次叮嚀「先把枯樹枝折去，免得不小心攀到了枯枝幾危險呀……」找好位置，用繩子在自己身邊繞兩圈才安全啊！」知道、知道，邊爬邊回答。三哥爬樹那幾年，爸每回總要反覆叮囑，都會背了！

幾夾幾蹬，就到了半樹的分杈。不喘不停，再上，想顯點本事呢。啊——大腿內側似火炙的刺痛！草鞋蟻¹！低頭，腳下果然一條十來公分的大毛蟲，陰險地偽裝成樹疙瘩。狠狠地把它蹭落樹下，忍著痛爬

1 草鞋蟻：客語，專指一種灰褐色的大毛蟲（大灰枯葉蛾的幼蟲）。因毛蟲身大而形似草鞋，故名。

到樹頂。踩去枯枝、綁好麻繩，腿上已紅腫一片越抓越癢。聽爸說的吐了口水用力揉搓卻不見功效，興沖沖初展身手差一點就毀在這條草鞋蟻上。忍住又痛又癢開始折龍眼，不時就用力在腿側抓上一抓。

拉下頭頂濃密的枝葉，藍天深得像要把我吞去，靜靜滑移的白雲近得像唾手可得的棉花糖。而我忽上忽下時左時右地擺盪，就像在深深淺淺黃綠錯落的樹海裡漂搖。啊……鄰舍的紅瓦屋頂長著黑綠的青苔……一塊塊稻田柔軟得像一方方綠棉被……彎彎的溪水晶晶點點、像披在棉被上的一條銀鍊子亮燦燦……看得我目眩神迷，完全忘了腿上的癢和手邊的龍眼。我不明白平日司空見慣的景物，怎地到了樹頂就成了如此不同的模樣？這模樣已銘印於心，如此深刻震撼，所以那年到底折了幾籃龍眼已記不清，只記得下到地面才發現大腿被我抓得血肉淋漓。

二年級時，剃頭師傅攬生意來到鄉下。我痛恨老剃個光頭，好羨慕住鎮裡的同學頂上留著寸長的頭髮，看起來多麼瀟灑，聽媽說過那叫孩喀拉（日語）。坐上板凳，師傅問我怎麼剪？我想也沒想大聲答「油喀利」。師傅愣了好久看著媽。「他是說孩喀啦啦！」媽說。「喔——我說油喀利不是樹嗎？那要怎麼剪？」師傅說完旁邊的大人小孩爆出哄笑。我又氣又窘仍然被理了個大光頭……都有個喀怎麼差那麼多？

「要顧好身體……要常寫信……」媽淚眼婆娑語不成聲，大哥拎著背包要去當兵，一家人路邊送行。大哥師範三年、教書兩年，都住在外地鮮少回來。去當兵不過少了自由，久一點才能回家，媽卻哭腫了眼像大哥是去赴戰場。臨行，拿出從廟裏求來、在祖先牌位前拜了又拜的平安符給大哥……戴在身上，神明會保佑你……

事情都在這龍眼樹下。

兩張條凳橫鋪塊木板，板上鳴嘍嘶叫著無助的大豬公。幾個壯漢用麻繩套住腳拉倒豬公時，鳴嘍嘶吼就不絕於耳。綁好四蹄穿上竹槓扛出來，更是掙扎著哀嚎簡直要把耳膜給穿破。刮去頸毛仰躺的豬公斷斷續續鳴嘍已嗓子發啞，兩年多來爸悉心照顧吃得富足，今天是牠犧牲的日子。邊上煙氣騰騰的兩桶熱水早已備妥，灶上還滾著一大鍋。竹槓一頭兩個大漢，一個瘦子拉住豬尾嚴陣以待，虎背熊腰摩拳擦掌的壯漢提著尖刀，準備送牠上路。揪住耳朵跨開步子，一刀刺下，鳴嘍震天！豬公拼命掙扎，木板蹦蹦啪啪，拉豬尾的瘦子踉蹌跌坐地下，扛竹槓的四名大漢面龐通紅咬著牙、險險地穩住肩不敢撒下。提刀的一臉驚訝，回過神，瞬間又扎了四五下。豬公仍在掙扎，鳴嘍嚎叫直入人心真真是撕肝裂肺！扛竹槓的個個臉上紫脹，眼看再撐不住了……爸箭步上前，接過刀一刺一挑，鳴嘍戛然止住，萬籟俱寂。沒有鳥叫沒有蟬鳴，只淅淅流入桶裡的豬血滴嚙滴嚙……掌刀的壯漢身子委頓、一臉青灰，比起那抽搐的豬公實在好不了多少。爸倒了碗米酒給他，他咕嘟咕嘟大口喝下，好久才緩過血色。

那年是十四冬輪一次的殺大豬祭義民爺，我們說「打醮」。周身淋遍熱水滾滾生煙，刮了毛、開膛剖肚清空肝腸，光溜溜的豬身裡裡外外抹上米酒鹽巴披在豬羊架²上，只頸上一道豬鬃和豬尾留下一撮黑毛是有頭有尾。眯著眼合個鳳梨的豬公，趴伏著無比安祥溫順，似忽已誠心地為義民爺奉獻犧牲，完全看不出先前的掙扎嘶鳴。

左右兩根槓四名大漢扛豬公，爸挑著糕粿水果和香燭兩大籃在前頭領路。跟著接替換手的漢子和看熱鬧的小孩，田埂上浩浩蕩蕩一路，蹦跳神氣地前往醮壇。

醮壇設在割了稻曬乾了土的田中央，紅黃藍綠各色的宮宇寶塔層層疊疊幾丈高，掛滿明滅閃爍的燈泡好富麗堂皇！叭嘍 - 叭嘍 - 兩個

賣冰棒的路口一左一右吆喝著生意打起對臺。幾個大玻璃缸子，黃的楊桃汁紅的酸梅湯、綠的弄不清甚麼，都顏色鮮明缸外凝滿水珠，望著就滿口生津一身清涼，「一碗兩角，退火解熱，兩角一碗哎——」兩夫妻一個忙著裝碗，一個收錢洗碗，時不時就大聲嚷。炭爐上滾著焦香的糖漿，大的三個小的五個仙楂子竹籤插成一串，糖漿裡一浸一轉，仙楂子裹上晶亮鮮紅的外衣，一支支插在稻草紮成的柱子上，像好大一根紅紅的狼牙棒！噉噉咋咋油香四溢，肩上掛條毛巾汗衫翻起露出肚臍的胖漢，一手擦汗一手翻烤著魷魚和香腸，油香傳得老遠，他不必吆喝呼喊。

戲臺下一群兜轉追逐的孩子，人人手裡不是仙楂就是魷魚或香腸，連背著娃娃騰不出手的都嚼得一嘴油紅。一個半大的小子站上戲臺中央，一踩一跨右手的竹籤猛揮，左手下巴一抹捋著嘴上的魷魚腳，扭頭瞪眼含糊地呶哩哇啦是有模有樣，只不知扮的是關公還是張飛。匡——又一個小子竟掄起槌給開了鑼！後臺竄出個白袍花臉的大人「毋驚分義民爺責罰！³」把小子們轟了下來……

晚餐也在樹下。阿姑阿姨阿叔阿伯和遠到不認識的親戚，滿滿六桌。小蘿蔔頭裝了碗坐小板凳也圍成一圈，人小鬼大拿著沙士汽水學大人海派地「乾杯！」爸拉我去見不曾碰過面的舅公，訝異地看著鰲黑瘦小又直不起腰、高我不了多少的舅公。一肚子汽水沙士打著嗝，一聲舅公喊得酸酸甜甜。

夜半。祭完義民爺扛回來的豬公，依然眯縫著眼一臉安祥。打起火把撤去桌席、擺上板子把肉切成長條，一片片豬肉條再抹一次鹽巴米酒，用月桃梗紮緊像曬衣服掛滿好幾竹竿……

再十四年有沒有殺豬公已記不清，因為我在當兵。又十四年，人人生活富足，殺了豬公油肥的豬肉怕已不受歡迎，何況爸上了年紀，早已不再養豬。找了外燴席開十桌，竟賓客疏落。入冬，年還沒到，

3 毋驚分義民爺責罰：客語，不怕給義民爺處罰。

2 豬羊架：客語，殺好的豬或羊，祭神時所用的架子。早期的農民以竹竿捆綁而成，僅用一次。後多用柳安木榫接或鐵材焊接，牢固而可重複使用。

爸就往生了。多事的嚼舌——過往都有殺豬，這次便宜行事了呀！我卻相信事有巧合，義民爺不會這樣小氣。

湊巧的事不只這一樁，前一年除夕的團圓飯，爸突然拿出幾枚刻了福祿壽的金戒子，給孫子孫女一人一枚。他大概把床頭那本麻衣相書看通了一些道理，知曉自己大限不遠，想把福祿壽給傳承下去。前一日還挑了十幾擔土上屋後的果園，隔夜，壽終正寢那天，恰恰是國曆一月二十三。爸似乎特意為自己選了這一天，告訴我們——他真正的自由了。

一定是天剛亮就走三四里路到鎮上，挽了面作了頭髮，趕上第一班巴士回到家時，太陽才剛爬過山頭。長髮盤在腦後，大姊拎個紅皮箱羞羞地低頭走過龍眼樹下時，和平日大刺刺地拉開嗓子呼喊判若兩人，我都快認不出她。和姐妹淘在房裡化妝著衣，嘀嘀咕咕細說體己話……劈哩啪啦鞭炮響起，迎娶的提早到了。大概是曲曲折折的田埂轎車進不來，怕泥濘的土路誤了良辰吉時。

拜過祖先叩別爸媽，大姊噙淚出門時，我也非常不捨。想的是她每次從工廠宿舍回來，都帶好多的糕餅糖果……我被爸毒打時，再也沒人挺身保護、幫我挨籐條了……盤起的頭髮插上紅鮮花，粉面紅腮朱唇、大紅的長裙大紅腰帶、大紅的手套大紅的鞋。身上無一不紅，圖的是往後的日子能夠幸福。可誰也沒想到，不出幾年她便三番兩次狼狽地拎個包袱回娘家。坐石頭上低頭哭訴……原本豐腴爽朗的大姊，一臉憔悴滿腹哀怨，唉……也是在這龍眼樹下。

路口種了五六年，好不容易剛過人高的銀杏，突然就被兜頭折去兩尺多的枝葉，痛心地責問媽。「我坐樹下被它遮住，路上過的車子看不到。」媽答得理所當然。她已有點失智，這句話卻條理分明。

悶悶地吐口大氣，坐在被蹭得油亮的石頭上。低頭，一地細碎的

龍眼花金黃，突然記起爸出殯那天，一家人手拿紙錢撫著棺木，邊繞圈邊撒下一地的紙錢，也是金黃……

咕嚕嚕嚕……咕嚕嚕嚕……樹頂傳來五色鳥喋喋不休的鳴叫，仰頭找了好久，卻始終尋不到牠的蹤影。龍眼樹依舊無言挺立，多少的悲喜愁樂——都埋進樹皮那錯綜而越來越厚的溝紋裡，日曬雨淋，滋養出濃綠的青苔地衣。

爸當年挑土上果園時，可曾在這龍眼樹下歇上一歇？

張瑞芬

一株龍眼樹，寫出客家山村的今昔，黃花鬱鬱，夏日寂寂，帶著一點蜜香與熟爛的氣味，彷彿有一股暖香流動，畫面、聲情都很到位，結尾意在言外，非常有韻致的一篇文章。朱天文曾有一文〈桃樹人家有事〉，句法襲胡張而來，這篇文章與之十分神似，那凝止的時間與無盡夏日，樹影婆娑，煙塵滾滾，讀來又像是侯孝賢執導的電影〈童年往事〉。鄉野人家的細微瑣事，親族聚會，拜拜作醮，婚喪喜慶，無不在這大樹下展演，作者運用客語十分妥貼，言笑晏晏間，別有一種豆棚瓜架下的閒適。頭尾銜接高明，完整度極佳。



散文組決賽會議紀錄

描摹人生的況味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 會議室

紀錄整理：潘治嘉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散文類共收到 239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蔡淇華、方秋婷、解昆樺選出 31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吳晟、石德華、張瑞芬，互推吳晟為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吳晟：今年投稿作品均具有相當的水準，在審閱時感覺許多作品的質量不相上下。當中最大的特色即是作品的題材多元，舉凡生活經驗、心靈感想、精神層面及對於生命的體會等等，知性與感性兼含。甚至不乏創作者發掘的特殊視角與觀點，作品的關懷層面也很寬廣，在審閱時也令我感到收穫良多。就整體而言，作品的內容相當精彩。

石德華：我同意吳晟老師的看法，這次入選決賽的作品均具有一定的品質，在「情」和「思」兩方面的創作都很新穎，語言也很精確，有些作品以情節事件取勝，有些作品則運用意象鋪展情感與思想，將文學以設計性的方式呈現為藝術的樣貌。我在評審時會特別注意作品中是否蘊含了創作者本身的意念、意象的運用是否純熟，才能從中脫穎而出。

張瑞芬：當我審閱幾遍這次的作品之後，我就覺得這次的評審可能會相當激烈，因為有很多作品的素質平均，無法當下判斷孰優孰劣，所以我也很期待另外兩位評審的意見和觀點。我也非常驚豔本屆臺中

文學獎的參賽素質，以地方性的文學獎能達到如此高度，是很難能可貴的。其中我感到最大特色的，是參賽件數中不乏有突顯大臺中地區為主題的作品，同樣有文筆和內涵，且能扣緊臺中地域相關的述寫，是本屆臺中文學獎最大的特色。

■第一輪投票結果

為配合散文類的得獎數目，因此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七篇，結果為：

三票：〈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大海之子〉

兩票：〈成繭〉、〈經血〉

一票：〈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鬼不知道為什麼在那〉、〈瓜譜〉、〈韶光父影〉、〈月行・六百里〉、〈鬱鬱黃花〉、〈今夕，何年〉、〈老電視〉、〈御祭禮〉、〈沉默的鞭炮工廠〉、〈寂寞的我們聚集而城〉

召集人吳晟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由評審各推薦兩篇入圍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鬱鬱黃花〉

張瑞芬：我推薦這篇，它具有客家特色，客家口吻也寫得很貼切，並讓我聯想到張愛玲〈桃樹人家有事〉。描寫龍眼樹下家人的生活感情，家族成員的種種經歷都在樹底下發生，不著痕跡的利用這棵樹帶出鄉下人家的氛圍，情感濃厚。諸多生活細節寫得非常有味，尤其是結尾描寫隨著歲月流變，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但龍眼樹依然挺立，老態龍鍾似的守護一家人的生活，意在言外，處理得很有餘韻，因此我希望這篇可以入圍。

吳晟：我附議張瑞芬老師所說的。

石德華：這篇作品算是我心目中的佳作。悲喜愁樂、親情人倫都在龍眼樹下發生，不乏感人的橋段，算是不錯的作品，跟其它作品比較，我沒有認為這篇是最特殊的作品，我持保留意見。

〈鬼不知道為什麼在那〉

石德華：這篇描寫臺中的老中區。大多數人描寫老中區都會著重現在所見到的面貌，以荒涼、沒落反襯過去的繁盛。但這篇所描寫的不僅如此，內容兼含人、事和情感；久遠的時光、陳舊的記憶，看不見的存在、被遺棄的心情等等，以「鬼」貫穿全篇，並且有不同層次的發揮，這是我所注重的設計性與藝術性。自然而然地將老中區各地景、歷史事件、臺中美食，甚至是個人的生命史串連起來，內容豐富，也扣合臺中文學獎的地標性意義，我非常喜歡，也因此推薦這篇。

張瑞芬：我認為這篇因為含括的東西太多，所以事件的連結不免碎散。另外在文字上有句無篇，文章中過多分段，不知是否是因為寫慣了網路文章所致，但也因此造成在結構上太過隨意，這是我比較在意的地方。

吳晟：我也認為這篇在閱讀上有些吃力，感覺較零碎，敘述脈絡不易掌握，因此我也未選入這篇。

〈瓜譜〉

吳晟：從這篇作品中看得出是屬於創作者的真實經驗，敘述貼切，蘊含了對父親真摯而深厚的情感，對於情節頗有共鳴，可惜文字掌握能力稍嫌不夠精準。

張瑞芬：我同意吳晟老師的看法。儘管文采不算突出，但描寫鮮明而不造作，其中有個橋段是瓜農和中盤商討價還價的過程，瓜農寧願把瓜砸爛也不願賤價賣出，這種看似計較卻是沉痛的細節運用得非常好，質勝於文，值得推薦。

石德華：我也覺得這篇寫的是一種沉鬱的心事，符合散文書寫的真情流露，的確令人感動。

〈月行・六百里〉

石德華：這篇作品描寫的是一般人都會有的開車經驗，但創作的視角很獨到，能將平凡化作詩意，對於過程描寫細膩，用字也很銳利而精確。

張瑞芬：我覺得這個主題詮釋得很好，篇題和結尾也很有意思，把車和人的關係解釋得很不錯，我也支持這篇。

吳晟：我同意兩位老師的說法。

〈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

吳晟：這篇和〈月行・六百里〉都是以交通工具作為書寫主題，不過這篇具有慢活的概念，因此我推薦這篇。

石德華：這篇在敘寫上有漸入佳境的感覺，前段的句子交代不清，文中的小標題也不夠貼切，但後面的結論寫得很好。我覺得在線索上必須交代清楚比較符合散文的精神。

張瑞芬：我想這是創作者刻意布置出的氛圍，只是作為引子。後段則是讓讀者融入後才進入正題。腳踏車是個追求平衡的狀態，人生其實最難的也是追求平衡，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只是偶爾失靈，這點詮釋得非常好。

〈韶光父影〉

張瑞芬：這篇描寫監獄裡的囚犯回憶年少輕狂，點出生命中許多不可為而為之的悔恨之處，觸及人生的真實面，結局也逆反了慣常的美好，相當真摯動人。

吳晟：這篇也是我原先考慮的一篇。但這類題材較為單一，缺乏深刻的內在與衝突性的描述，閱讀起來較為簡約，細節稍嫌不足。

石德華：這篇也是我心目中的佳作。文字描寫看似簡單，但仍有層次感，閱讀時能感受到文字的音樂性，這點也是散文書寫中難能可貴的。

■兩票以上的討論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

張瑞芬：這篇非常具有「臺中情懷」，描寫的是烏日成功嶺，切題於臺中文學獎。以老家前的十字路口象徵時代，具有在地色彩。語言簡單而意味深厚。

吳晟：我也非常喜歡這篇，文字靈巧，整體內容也很吸引人，是我認為在這次決審中名列前茅的作品。

石德華：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這篇的結尾也寫得很漂亮。

〈大海之子〉

石德華：這篇描寫大臺中山海屯的「海」，我很喜歡作者描寫討海人逐漸養成對海的直覺的部分，「每個人是為魚，也是為海，為的是尋找一道生命的出口」。

張瑞芬：這篇沒有太炫技的部分，而是從容細膩地述說故事，描寫梧棲港也很契合臺中文學獎的主題，真實與細膩並存，是很不容易的書寫方式。可惜結尾稍弱了些。

吳晟：討海人的生活情境描述細膩而真實，也從生活中獲得不少體悟。可惜開頭的段落稍嫌不足。

〈成繭〉

石德華：這篇從優雅音樂的情味寫起，愈到後面描寫得愈深切，寫出生的況味，全篇深扣於「繭」，點出生命也如繭般，柔嫩跟堅硬相互滲透、合為一體。以結構和內容而言都相當優秀。

張瑞芬：這篇在我心目中和〈經血〉相當。作者觀察出每座城市地貌都有自己形成的繭，反映人生，蘊意和內容銜接度都很成熟。

吳晟：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

〈經血〉

張瑞芬：這篇是不同角度的「童女之舞」，文字的鋪陳、情節的

安排都引人入勝，也是一篇驚人的作品，以有別於過去描寫經血的作品，大多是有關母女生命情境的複製，但這篇卻隱微的影射女女戀，內斂而深入。文字也很收放自如。

石德華：經血是純女性的象徵，從這樣的角度切入非常貼切。尤其是描寫高中時在廁所和女同學發生的那一段，雖不做太多濫情的描寫，讀之卻更覺得艷色，充滿了感官的刺激。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五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十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 10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28 分（吳晟 10 分，石德華 9 分，張瑞芬 9 分）

〈成繭〉22 分（吳晟 7 分，石德華 10 分，張瑞芬 5 分）

〈經血〉22 分（吳晟 4 分，石德華 8 分，張瑞芬 10 分）

〈大海之子〉19 分（吳晟 9 分，石德華 6 分，張瑞芬 4 分）

〈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16 分（吳晟 8 分，石德華 1 分，張瑞芬 7 分）

〈韶光父影〉14 分（吳晟 2 分，石德華 4 分，張瑞芬 8 分）

〈鬱鬱黃花〉13 分（吳晟 5 分，石德華 2 分，張瑞芬 6 分）

〈成繭〉和〈經血〉同分，由三位評審針對這兩篇作品再次投票，一人一票，〈成繭〉獲得兩票（吳晟、石德華），〈經血〉獲得一票（張瑞芬）。投票結果由〈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成繭〉，第三名為〈經血〉。〈大海之子〉、〈單車人生的沉默哲學〉、〈韶光父影〉、〈鬱鬱黃花〉同列佳作。



新詩類



- | | | | | | | |
|-------------|-----------|------------|-----------|---------------|-------|--------|
| 第一名 | 第二名 | 第三名 | 佳作 | 佳作 | 佳作 | 佳作 |
| 今晚你會來嗎？／游書珣 | 針線的年華／楊語芸 | 冬日下午兩點／陳坤琬 | 一生的房子／王正良 | 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何志明 | 騎士／易菲 | 風景／鄭詠詩 |

第一名



游書珣

得獎感言

今年產下第二個孩子，忙碌之餘寫了這首作品，
作為一個紀錄，也作為一個紀念。
好一陣子沒有時間好好靜下來寫作，
今年唯一參加的文學獎竟得獎了，非常高興，
表示我的寫作能力尚未退化，但也提醒我必須更加精進，
否則就只能原地踏步了。

個人簡介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碩士，現為自由藝術工作者，從事
新詩、插畫與實驗影像創作。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聯
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臺北詩歌節影像詩獎首獎。作品部落格：
<http://sooyou.blogspot.tw/>

今晚你會來嗎？

今天晚上，你會來嗎？
你會輕敲我的肚皮
按下指紋，打開
一個藏了十個月的秘密
而你的哭聲像一隻
我從未見過的雲豹
撕破夜晚，翻過黎明？

對面頂樓豢養的鴿子群
飛在夏日傍晚的天空
牠們咕咕叫著，說今天今天
你將拿著一束熱氣蒸騰的雲朵送我
裡面夾著一張冒煙的卡片
寫著：「ㄇㄧ媽，媽媽。」

我趕緊穿上合適擁抱的衣裳
上床等待，看著牆上時鐘逐漸腫大
秒針逼近，像要刺穿我的眼睛——
如果你來，你會領我走嗎？
尚未學習行走的你
卻能在我懷裡，用使勁哭出的淚珠

排出一條歧出我原本生命的路徑
屆時我將以奶水撫慰你
那是一點一滴
在經歷巨大轉變之後
我強忍住的眼淚

我想像各種令你
更接近我的可能
但每一秒過去，我用力
蜷起自己的身體
想退到黑夜最深處
那裡有個巨大的子宮
懷著每個人怯懦的影子
但最終我仍得如你一般
在某個破曉時分
被分娩出來

今晚你會來嗎？
我問著你，也問起自己
我數不了羊，只能數著想像之中
你小巧的腳趾與手
每一根髮絲都被微風吹過
每一根睫毛緩緩飄動
窗外傳來微雨的氣味
我彷彿看見我的肚皮長出嫩綠的葉
一些雨滴被抖落

一隻幼小的雲豹鑽入樹叢
失去影蹤



蘇紹連

「如果你來，你會領我走嗎？」讀到這一行，可以把孩子想成已是天使了，未學習行走的孩子反而是來帶媽媽走的。媽媽想念孩子，回溯懷胎十月的情境，用自言自語的方式對著不見的孩子傾訴，用各種想像要把孩子呼喚回來，令孩子接近媽媽，但時間流失，怯懦而無助的媽媽退到子宮裡躲避，最後也得像孩子一樣被「分娩」出來。媽媽一直問：「今晚你會來嗎？」只能想像孩子的腳趾和手和睫毛。詩的內容是這麼動人，這麼迴腸蕩氣。這首詩最優異突出的是，作者以「雲豹」隱喻為孩子，當媽媽的肚皮長出嫩綠的葉要迎接孩子時，雲豹（孩子）卻鑽入樹叢，失去影蹤，令人無限的悵然！

第二名



楊語芸

得獎感言

人生最難抵擋一輩子只求認真做好一件事的死心眼，在手工藝式微的時代，他們用青春堅持的價值，最最讓我動容。

願以這個獎項和馮綺文修女共享，儘管這詩根本沒能傳達她的智慧與美麗於萬一。

個人簡介

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幸福·轉動之間》；譯作包括《死刑臺前的告白》、《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

是去年臺中文學獎新詩類的得獎者，很高興今年的名次往前走了幾步。

針線的年華

「旗袍」原為旗婦所穿著之長形衣，民國十八年將其定位為國服時，只保留精神，但服裝的細節已有許多修正。民國六十三年，研究漢服的王宇清教授建議更名為「祺袍」，取吉祥安泰之意，以取代旗人之袍。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廣州的馮綺文修女一九七八年被派到臺灣，教本地修女製作會服，一九七九年起在輔大開課教授旗袍，卅五年來，無怨無悔，任勞任怨，把技藝無私傳承給下一代。

您以針線剪裁典雅的背影，讓腰身成為
款擺的柳枝，那是學語的年紀
您替娃娃製作蔽體的衣裝
就在抓周的歲月，註定了撫紅
弄翠的一生

荳蔻之年，您開始縫紉孩子的童年
以巧手飛針走線，把彩虹織成襪裙的
滾邊，旋轉出年輕人飛揚的春光
您決意穿戴修女的日常，以華服的
姿態呼吸，讓精緻的複雜成為
裁剪學校的 SOP

Y 是外凸，X 是內凹

一張張寫滿亂碼的教學單上
您笑著說：「那是一張前半生的記憶
與公式，學生能少走幾步泥濘
指尖少流一滴血。」

您堅持褶子的數量，把腰身與領口視為
針線的姻緣，把花紋繡在袖裏，挽出
一朵朵花邊：三鑲三滾、三鑲五滾
到複雜的十八鑲滾，您以古典的
珠飾，讓文藝從下襬復興

據說，還要一雙形似花器的馬蹄底鞋
把女子的高度撐出箇自尊的
四五寸，許多細節都得重新訂做
鑲嵌出時代的隱喻，您說：
「著衣的人，本該追求身心美麗。」

就像藏針縫住了心跳的繇密
過水線、刷漿糊、防毛邊等陌生的
技法，都在一襲新織的衫裡
啓蒙了人生的智慧，您低頭喃喃：
「官夫人西化，華服難以
引爆流行……」

王家衛的花樣，張曼玉換了二十三次
年華，湯唯以二十七種身姿搖曳

色戒的光影。我們看見熨斗與
花扣，讓下擺的滾邊
如此嫵媚，把膝間搖曳的春光
變成愛情的階梯

而一雙歷經血淚的巧手
總在歲月的布幔裏，盼望張愛玲
筆下的女角，穿著靛藍水紋
或潮紅盤花的華服
轉身，從島嶼的街頭
款款走來……



賴芳伶

這首詩以服裝製作縮合歷史記憶與個人敘事，從抒寫女性妥貼的身體感，帶出幽微的生命味況。在解構潮流當道的今日文壇，綻放詩歌的典雅雋永，誠屬難得。詩題後的小序，解題記敘，禮讚馮綺文修女（1931～）三十五年來在輔仁大學，任勞任怨開授「旗袍」課程，敬謹傳承文化。詩篇內容指涉，人間百工技藝於尊重傳統的時分，莫不勉力開新。從「旗袍」到「祺袍」，既有族群變遷，朝代更迭之意旨；富含對穿越族群世代的女性氣質的無比緬懷。詩中反覆再三吟詠的「精緻的複雜」，何嘗不是古典人文的深度？而「如此嫵媚，把膝間搖曳的春光／變成愛情的階梯」，豈止禮致張愛玲、王家衛、張曼玉、湯唯……而已，其虔誠精心處，竟至於可「讓文藝從下擺復興」。終讓讀者頷首同意，「著衣的人，本該追求身心美麗。」可謂舉重若輕。

第三名



陳坤琬

得獎感言

總覺得，冬日的下午是一段美好而奇幻的時光。事物的各種樣子彷彿沒有盡頭般地閃耀著，同時逐漸平靜地熄滅。

讓人十分尊敬。

試著寫出這些風景，希望能穿透文字的距離，傳達單純的觸動。

謝謝臺中文學獎。

個人簡介

1981 年生，鄉下人。喜歡樹、光影和散步。

吃素，相信愛與和平。

寫字的地方：貓步踏踏。偶爾會用貓遊這個名字亂晃。

很愛小川洋子和吉本芭娜娜。

常聽 Corrinne May。想去 Mr. Children 演唱會。

冬日下午兩點

冬日下午兩點
路很寂靜
落葉是音樂
旋轉就會有蝴蝶

陽光輕盈跳躍
閃爍枝隙之間
樹影密密
繼續穿越

想躺下來
成為草原
永遠仰望天空
從指尖開始
然後髮梢
長出一些季節

留下溫暖的養料
照顧好每座花園
樹林與風
流過身體裡面



適合散步
走向最深的一切

遇見生命的許多河水
花瓣緩緩漂行河面
美麗的灰塵是晨霧裡的光
長長的夢境沒有邊界

長長的夢中
和孩子一起鞦韆
排好昨天的葉片
唱完時間的歌
貓在晒暖的角落睡眠

冬日下午兩點
世界逐漸靠近
逐漸遙遠

蕭 蕭

此詩用語乾淨，沒有贅言贅詞，顯示詩人語言駕馭能力極佳，題旨顯豁，只說一件事：冬日下午兩點所見所思，這是他的優點，所以可以進入前三名，當然也因為負荷力不強，所以只能第三名。但詩中意象有著純淨之美，如寫落葉時的聲色：「落葉是音樂／旋轉就會有蝴蝶」，簡淨生姿，令人心生喜悅。尤其是第三段的「從指尖開始／然後髮梢／長出一些季節」，寫出冬日下午的心無限開放，最後一段的「冬日下午兩點／世界逐漸靠近／逐漸遙遠」，寫出心境的舒適自在，都值得讚嘆。



王
正
良

得獎感言

今年四月，朋友生了女兒，成為寫詩的因緣。子宮孕育生命起源，之後身體與心靈刻苦成長，欲望與現實的考驗隨側舞爪，穿越花樣年華，到了中年或許提早反芻回憶，邊走邊整理一生的軌跡，至於反璞歸真。詩的結尾最難定格，這首詩同樣閃躲了適當位置，漂泊歧路，餘音若瑕。最後，感謝評審包容，讓此詩棲息書頁。

個人簡介

中興中文系博士班畢業，目前為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作品曾獲新北市文學獎、竹塹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礪溪文學獎、府城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

一生的房子

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住的房子會對我說話
它說，無論剪斷甚麼
都要勇敢哭出來
因此，小時候
我經常聽見自己的哭聲
交錯尿床、牆壁的塗鴉以及自行摔傷的碗
與誰一起盤旋記憶的河岸

河水愈來愈混濁的時候
穿越瞳孔的波光不再追隨流星
成年禮卸下纏在腳脛的花環
以高跟鞋與絲襪捲起身體
適應裙擺的摺痕
每逢月圓
我試圖擰乾潮溼的夢，離家出走
低頭思索削瘦的紅線究竟綁住誰

婚姻像廣告詞搭建的迷宮
男主人女主人輪流陷入
駐足青春的岔路

不時為寂寞斟滿酒杯
 白髮在後腦勺點燃新秋의 狼煙
 直到體內經年漆黑的房子亮了燈
 小小的心室安撫手掌貼黏肚皮的顫動
 原來，註定耽溺的愛從陌生開始

小女兒愈來愈像我的時候
 我不得不棄守過去的自己
 髮如敗草，眼前老花朵朵
 胸甲下垂，蛇腰暴走
 骨質疏鬆連帶滲透意志
 美的城堡剩下護城河囤積中年的嘆息
 圍繞肉毒桿菌裝修的陽臺
 原來，我擁有的軀殼只是空房子

魚尾紋變成時間的寵物
 磨牙的聲響誘引它遊蕩庭院
 月色寧靜，樹影搖曳空巢
 駝背的呼吸還在等待
 回憶它慢慢學步，慢慢安坐輪椅
 即使明天的故事遺失
 仍有人撐起黑傘，獨自橫渡
 冬雪融化後短暫成形的滄海

很老很老的時候
 重新學習棲息天地的姿勢

脫下衣服，脫下面具，脫下花圈的名聲
 把身體放進火柴盒，火來了，火來了
 我聽見別人哭泣，回音揚起灰燼
 慢慢飄進甕裏，彷彿回到很小很小的時候
 聽誰笑著說，我願意陪你
 上天堂，下地獄

賴芳伶

此詩以「房子」意象總括女人的一生。詩節的起承轉合，暗符生老病死。敘述主體「我」，其實是複數的女性群體。一樣自小渴望被愛，害怕孤獨，經過成年門檻的婚姻愛情，逐漸領受甜蜜辛酸雜揉的人生課程。最能警示歲月殘酷的畢竟是快速衰敗的肉身，曾經滿載哭聲笑語的房子（家），必得各自分飛，如今只能「獨自橫渡／冬雪融化後短暫形成的滄海」。當然這所房子終將變形合體，成為「我」的最終站——火柴盒，當「火來了」的時候，「我」必「脫下衣服，面具，名聲」，「重新學習棲息天地的姿勢」，再也無須分清是自己的哭聲或別人的哭聲，返回太虛。的確是很素樸誠懇，但很動人的一首詩作。



何
志
明

得獎感言

關於哀傷的描述，我覺得八歲，應該是最恰當的年齡了。
期盼咬牙切齒後，不再有受害者。我想，我應該沒有能力治癒人生了。
感謝內人的支持，感謝評審，感謝臺中市。

個人簡介

曾任大學教官多年，目前為補教老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桐花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玉山文學獎、蘭陽文學獎、桃城文學獎、浯島文學獎、夢花文學獎、馬祖文學獎、漂母杯文學獎、好詩大家寫等獎項。

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

整座校園僅剩下一個宣告不治
的祈福，在小學生禁止落單之後
我遺失了八歲以及渾身的
才藝。那日下午偏僻得像廁所一樣
我跨出教室，輕輕踩著
乖巧的步伐，前往尚未長大的
日子，沿途沒有一些
疑竇讓我必須
冷靜，沒有一隻小貓仰起臉來
敏感而怯生生地與我對視
也還沒遇見一隻大野狼
在童話裡，轉動壞壞的眼珠
我想想，太少人告訴我了
關於圍牆阻絕不了陰天
也抵禦不了歹徒
詭譎的臉
因為純真所以我
離殘忍更近了

老師，我明天的聯絡簿沒簽名
在關鍵的一秒鐘

字典裡沒寫：無差別的刀刃源自於
過度完整的陌生
人，而他適合冷淡，或者死刑
但我找不到兒童的制度
我從來沒想過，只彈了一半的古箏
也從來沒想過，傷口深達十公分
更從來沒想過，被割斷的喉音
是比ㄅㄆㄇ還要簡單的寒冷
止血鉗是愕然，頸動脈是委屈
而瞳孔放大
是證據確鑿下的岑靜

多麼善良的晚間新聞，以跑馬燈
急救落日，所有的昏迷指數都清醒了
看見了沒，粼粼的光在河面
湧動著迷濛的瞳仁，時間都哽咽了那是
漫無止境的瞬間，而爸比欠我的願望
也都軟弱了

垂睫的誦經聲
似潺潺溪水般悠然，我卻感覺
有些猙獰，而又不怎麼
有效，還好我再也不必背熟一本
標準答案，像人生
那扼腕的愛憎，已平躺下來成為
一艘船離開港口，一些人頻頻壓抑

明白了，早慧的感傷不就是
一路有雨
的行李，我的背影太奢侈了

「姊姊我想妳。」妹妹啊，我懂
但我好怕：遠方或是凝眸什麼的
媽咪，我是一個正確的小孩嗎

蘇紹連

題材是取自於讓全民憤慨及哀痛的校園女童割喉案件。關注社會議題，是詩人不可或缺的書寫方向，作者以詩的表現方式來呈現這事件，自擬受害女童，把受害經過及面對的哀痛敘述出來。不過，作者用的是成人較成熟的語言及敘述角度，包括對事件犯人的詰難，如：「無差別的刀刃源自於／過度完整的陌生／人，而他適合冷淡，或者死刑」等等這種深奧的句子。這樣的題材似乎很容易發揮，但拿捏尺寸得要很小心，過多的敘述或添加想像或是議論有時會引來不同的反應。

詩有其意象的營造及一些想像、發揮的必要，如何給出感動，和給出關愛，是相當重要的。



易
菲

得獎感言

當感覺對了，閉起眼睛就會自然微笑。嘴角輕微的角度變化，弧度比雨滴的彈跳還要小。旁人不容易察覺，而喜悅只有自己知道。就像詩，就像得獎。

個人簡介

臺灣臺中人，目前就讀逢甲大學中文系博士班。喜歡看有雨的山、有雲的天空，以及有「二個人」的詩。遊走於二岸網路論壇，作品曾獲2012年臺灣文學館「好詩大家寫」第三名、2013年「第八屆葉紅女性詩獎」佳作、2014年「第五屆桐花文學獎」首獎。

騎士

I will be kind to the weak.
I will be brave against the strong.
I will fight all who do wrong.

像風車不敢入睡
我的腦葉，一片，一片的
為了平衡一個果實的重量
為了，讓愛在一個枝頭存在
我刻意向外伸展，到另外一個窗口
看恆溫的月光不致冷漠、吹散
然後維持平衡。關於夢境的一些斑駁
和他們的不想抵抗
或許已經耗去一些重量
我相信，持續生活在此地
構成麥田的仍然是麥田（雖然
一切都那麼出乎意外，例如陰天的月亮
不知道如何向屋簷示愛）

雖然機車的鐵銹比我還疲倦
它仍然是我的馬，從南方
隨我一路征戰，歷經二百座紅綠燈

才來到生活的此地。
雖然旅店裡的情人比我還憤怒
而那就是愛情的城堡
我也想揮劍，看看什麼是彎月如刀
什麼才是擠牙膏的正確方式
即使我已經將刮鬍刀
遺忘在公園的木椅上
啤酒，狂舞，然後不知所終地
跟他在漢諾瓦街的情節裡道別

親愛的，親愛的世界
誰說我們不適合雌雄同體，或者與
自己同悲。你只是不是我出生時的那個樣子
我們多元融合，我們無所排拒
我認為，所有計算都是幻覺

走在斑馬線
我仍然愛著你讀秒的樣子
在我們豢養過的斑馬上
我希望世界更好，更美
那些巨大場景搭建的謊言
或者那些野狼，都是昨天的事了
「我會善待弱者，我勇敢對抗強者
我誓將抗擊一切錯誤」
像晨霧擦去昨日的憂傷
一百次擦拭可以換回來一百個傻瓜

一百個傻瓜願意低頭看顧
看顧沒有領土的國王以及
充滿理想的騎士
看一種孤獨，宣誓再出發

蕭 蕭

應用唐吉訶德的小說，想像騎士進入當代的生活現實，騎馬與騎摩托車的相異，腦海中思慮不停地相近，惡魔、殘酷的現實、離去的愛情，古今猶然相同，當代的騎士卻仍然充滿理想、孤獨，卻仍然宣誓再出發。題目之後有引文作為小序，應該註明作者，詩文中直接翻譯成中文，不如轉換為意象，藉此擴展想像，或許能使此詩更為豐富。



鄭詠詩

得獎感言

對我而言，創作是不斷出走的過程，有時回到了舊記憶，有時看到新的風景，它們構成生命的歷程。此間，我們長成風景的樹，成長我們必經。時光推移，始知是世界無所欠缺，即使傷害。後來我們都懂得，晝夜光影，總是如常在我們身上流轉。在當中，我發現了存在，並書寫成生命。這趟旅程還要繼續下去吧。

感謝主辦單位，各位評審。

個人簡介

香港出生，畢業於浸會大學中文系，現任職出版社編輯。詩作散見於文刊。另有合集《詩性家園——香港 80 後十位女詩人》，作品收入《香港詩選 2011》、《香港詩選 2012》。作品曾獲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小說創作獎（2011）冠軍、第七屆工人文學獎散文組季軍。網址：<http://skar-loey.blogspot.com/>

風景

我們的
風景有樹，樹有縫
風卡在裡頭不覺
我們是樹。
日漸，我們成了我們的形狀
為了生長本身，長出來
枝枝葉葉，葉有脈
檢視我們的宿命
葉子與葉子
悉索間相傳的話
或遲或早，只要
抓起些微天空
便不致痛苦地飄落
到頭來，枝節脫節
摻雜，到別的天空
被別的風光待薄
你輕敲雲朵
陽光釋出善意
我們聊以自慰
「我已是，把自己
安置在一個最妥善的地方。」

根柢呼吸餘生，
並沒先天的憂傷
每棵樹都共通
每棵樹都懂得
黃昏篩去了光陰
我們開始黯淡。
你習以為常，伸出的
原稿是手，寫是掌紋
格子開始留白

蘇紹連

植物是風景構圖中唯一有生命的物件，而樹是最佳的代表。作者以樹的生命變化來寫人生的風景，樹因風卡在樹縫，樹才長成不同的形狀，比喻人的成長結果常是不同的；樹也有面對苦難的情境，例如：葉飄落、枝脫節、被別的風光待薄……等等，以及如何面對黯淡的餘生。作者在詩中表達了怎麼適應成長的宿命，怎麼抗拒及安置自己，以及最後餘生的「留白」觀，如此豁達，如此淡然日常。這是一首極佳的生命情境風景詩。



新詩組決賽會議紀錄

雲豹與旗袍的創意與詩意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 會議室

紀錄整理：李偉涵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總召集人路寒袖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新詩組共收到 355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李長青、紀小樣、嚴忠政選出 31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賴芳伶、蘇紹連、蕭蕭，互推蕭蕭為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賴芳伶：這次評選參賽作品的標準，我希望可以符合文學獎的宗旨——著重作品的文學性。因此如何評斷一篇優秀的詩作，我會看重詩質是否精醇、取材是否清新別致、旨趣是否有其深意、結構是否完整、意象是否精準等等。以上都是我評分的基準。

蕭蕭：這次的參賽作品都在水平之上，但讓人為之亮眼的精采之作卻不多，有點可惜。但本屆參賽作有許多是關心與書寫災難的作品，這是一個好現象，代表年輕人開始往外關注社會，關心受傷害的人們，使得詩作更有現實的深度。至於我的評分標準，若是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創新的技巧、題材、表現手法，都會得到我的青睞。

蘇紹連：今年的參賽作題材多樣，有小情與小我，也有大架構。當然，有些作品還是亮眼的，但真正突出的卻不易見到。這次我評選的標準，會希望作品中的詩意必須濃厚，何謂詩意濃厚？就是散文寫不出來、必須透過詩來表達的意象、感情，才是屬於詩的味道。而一首詩也必須具備「刺點」，才足以打動、激盪我的心。

■第一輪投票結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兩票：〈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今晚你會來嗎〉

一票：〈風景〉、〈騎士〉、〈冬日下午兩點〉、〈如果敵人，是自己〉、〈你在我的咖啡杯裡寫詩〉、〈我撐著咖啡因渡城而來〉、〈針線的年華〉、〈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一生的房子〉、〈我們的樓梯漸漸靠近〉、〈一座不再更新的當代藝術館〉

召集人蕭蕭議決，由於投票結果分歧頗大，因此需逐篇討論，並全數進入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風景〉

蘇紹連：作者以樹的意象，寫出了人生的風景、生命的情境，境界頗高。如第一段寫自我適應的態度；第二段面對苦難、自求生存。第三段則寫到如何安置，並且將主題的方向指引到寫作的層次，認為寫作與生命一樣，留白可以讓後續更有空間、餘力去發揮。我覺得本詩語言乾淨，不參雜太多無謂的意象，是我心目中的佳作。

蕭蕭：不過本詩後面的結語讓我略為驚訝。以詩談論自己的詩觀並不罕見，但我認為這個「留白」結語來得過於突然，前面幾段並無鋪陳與線索。我認為本詩最重要的三個命題：樹、人生、書寫，彼此之間的聯繫應該可以做得更緊密才是。

賴芳伶：我認為本詩過於單薄，有些語句很難歸屬於詩的語言，過於口語，也太平淡。雖然以樹來喻況人生，但沒有太多餘韻，因此它不在我的選擇之列。

〈騎士〉

蕭蕭：本詩將人的腦葉與唐吉軼德的風車片做了連結，以風車片

不停轉動的形象象徵人腦無法得到休息，也就是所謂的失眠。而失眠又被作者喻為惡魔，對抗失眠就彷彿是唐吉軼德在徒勞地對抗惡魔一般。作者將現實生活的困境與唐吉軼德的遭遇做了呼應，是一個頗具創意的做法。

賴芳伶：本詩詩題磅礴，因為唐吉軼德象徵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若論詩情，本詩稍嫌薄弱，內容無法撐起唐吉軼德如今在文學意涵中所承載的象徵力量。另外，第一節括號裡的內容，為何要用括號呢？這個意象在全詩中具備了什麼關鍵意義？作者似乎應該再給出一些線索。

蘇紹連：這首我沒意見。

〈冬日下午兩點〉

蘇紹連：本詩語言簡短，在比賽中或許不吃香，但我很欣賞其語言的乾淨，而且本詩表達了一種溫馨舒適的感覺。另外作者在處理空間意象、感官觸覺、情感深淺上，有遠近之別，循序漸進，使得詩的況味逐步醞釀而出，符合我的評選標準。

蕭蕭：是一首細緻的小詩，整首詩的感覺就與詩題一樣單純而美好，站在冬日下午兩點的暖陽下，看出去的世界自然會產生美好的意象、令人眷戀，作者便將這種感受非常細膩地道出，讓人心生嚮往這種悠閒自在。

賴芳伶：確實是一首能夠捕捉生命瞬間美好的小品，句子單純卻極精美，平淡中可窺見讓人感動的波紋。雖然第三段的地方稍嫌口語，不過這似乎正如蘇老師所說的，本詩所求的是一份單純的美好，因此便不避諱出現這種素白的語句。

〈如果敵人，是自己〉

蕭蕭：這首詩的成與敗，在於它的語言。本詩利用相似的格式，在每一節開頭形成迂繞迴旋的表達模式，將「如果敵人是自己」這個略淺的哲理貫穿全詩，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寫法，很容易讓人厭膩

而導致失敗，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種重複的邏輯思考卻也能讓讀者擁有不斷思索的機會，並從過程中找到答案。因此我才會覺得成敗都在於它的語言。

蘇紹連：我則是覺得這種假設性的技巧過於明顯做作，太容易被看透，似乎是初學者才會使用的手法。我不太欣賞。

賴芳伶：我認為題目淺白，毫無餘味，詩的藝術邏輯性也不強，而作者的語言流於俗濫，如「放牧」、「豢養」等，已經被許多詩人一再使用。詩的語言運用貴在新意，非不可套用前人的詞彙，但稍一不慎容易讓作品失之於匠氣，最好仔細思量。

〈你在我的咖啡杯裡寫詩〉

蕭蕭：大部分年輕人寫詩，多會將咖啡、愛情、詩等三大元素結合在一起，這首即是。本詩在意象的創造上，取材自生活，有一些突出的地方，讓人覺得新穎，因此我入選這篇。

蘇紹連：這次入圍的參賽作有兩篇都有寫到咖啡，但我選的是另一篇〈我撐著咖啡因渡城而來〉。至於本詩的意境、情境等鋪陳都與咖啡的浪漫情境相結合，層次也有表現出來，最後再回到心靈上的純愛，值得年輕人細細品味。

賴芳伶：我認為本詩略顯稚嫩，文字堆砌、不夠凝鍊、細膩。尤其是第四節括號內的語言，不太嚴謹。個人覺得括號不可濫用，括號內的文字必須是刺點所在，過於鬆散的語言即使放上括號也不會有作用。詩人應該感情與文字都講究凝鍊、節制的功夫。

〈我撐著咖啡因渡城而來〉

蘇紹連：題目頗為有趣。「撐」是一個具有力氣的詞，而「渡」則影射了一段艱難的過程，這樣的題目令人期待作者的敘述主旨。而詩中同時提到了悲傷的喪禮與歡喜的婚禮，將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況味在同一時空中交錯醞釀，也讓咖啡因展現了如何撐著詩人渡過悲喜極端的力量。

蕭蕭：我起初覺得這樣的題目令人費解。城不是水，如何「渡城」？後來細思，或許可用「人在夜晚的心事就像一座複雜的城，需用咖啡因來渡」的角度來解讀，也就是一首失眠、獨自面對心事的心情之詩。但我認為一首詩不適合處理這麼多的問題，太多紛雜的心事會讓讀者失去焦點與線索，無法逆流而上、回溯作者的心靈狀態。既然不能理解他為何而煩，那就不易感同身受。

賴芳伶：本詩詞溢乎情，疏於剪裁，缺乏壓縮、提煉。喪禮、婚禮之間所聯繫的東西是瑣碎而凌亂的，並非精心調製，如蕭蕭老師所說，心事全亮出來的呈現方式，只是讓人覺得過於紛雜而已。

〈針線的年華〉

賴芳伶：本詩的語言頗為精緻豐贍，讓人聯想起張愛玲、王家衛的風格。而且作者也藉著這種風格述說了旗袍的製作細節，並牽連歷史文化、世態變遷，當然更讓讀者感受到普世性的女人與愛情、人生。本詩不論感情或文字，都有一種復古的優雅細緻，婉約溫柔，我十分喜歡。

蕭蕭：我也覺得本詩不錯。本詩屬於歌詠一物的詠物詩，現在已很少人這樣處理新詩。作者運用詩的語言，竟能將旗袍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也結合了王家衛電影透過旗袍所陳述的年華魅力，讓旗袍的風華更婀娜多姿。作者巧妙地將現實、生活、歷史、電影裡的旗袍元素都串連起來，就掌握題材、寫作技巧來說，本詩屬上品。

蘇紹連：我也給予高度肯定。以母親為女兒做旗袍的經歷，結合人生階段的紀錄，將旗袍融入了人生中，頗為高明。

〈一生的房子〉

賴芳伶：這首詩寫出了女性的心聲，很讓我共鳴、感動。作者深入描寫了婚姻是女性青春的岔路，以及女人的體態、健康、美貌都隨著年齡而下滑的狀況，她將女性隨著時光種種衰老的跡象，處理得既感傷又豁達，充滿詩意。

蕭蕭：我重新看過一遍，是一首不錯的詩。

蘇紹連：我也覺得不錯。

〈我們的樓梯漸漸靠近〉

蘇紹連：我發現這首詩有六十多行。初選應該就要淘汰。

蕭蕭：後經查證，這首詩的行數超過簡章規定，其實不應該選入。但既已入決賽，仍會納入評分機制。

〈一座不再更新的當代藝術館〉

賴芳伶：作者用這首詩來緬懷早逝的藝術家江凌青，文字有淡淡的哀愁，確實令人感受到江凌青的藝術成就，就這麼定格在她死亡的那一刻，很可惜。我認為就臺中文學獎的地域性質而言，本詩頗有代表性。

蕭蕭：我同意。

蘇紹連：我也同意。

■兩票以上的討論

〈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

蘇紹連：這首主題寫的正是北投國小女同學的命案，手法是以返回人間的小女孩靈魂作為敘事視角，同時也用成人的感受來描摹受害者的心境，利用這種雙重意識來構成本詩，藉此傳達作者的觀感與關心。我認為本詩的每一句都頗為刻骨銘心，說出了被害人的心聲。但可惜的是到了後段，敘述語言有點超越了小孩，而流露出大人的心聲。

蕭蕭：我在總評時提到「向外關注」的類型，即是指本詩。作者將自己設想為受害的女孩，感受她當下的徬徨與害怕，以感同身受被害人的所有痛苦，這樣人溺己溺的愛心，值得讚賞。

賴芳伶：本詩的優點與價值，兩位老師都有提到，我也贊同。不過若站在嚴謹的角度來看，本詩的語言密度不夠飽滿，而誠如蘇老師提到的，後段的敘事角度確實已經超越一個兒童的眼光。那會讓人懷

疑，一個國小女生有這樣的深度嗎？是否有些失真？小女孩對死亡的正確性這種事應該仍是懵懂的，這個問題若可以拋給一個彈性、模糊的第三者來傳達，就不會破壞作者模擬這位小學生的用心。

〈今晚你會來嗎？〉、〈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

蕭蕭：

本詩題材、視角頗為特殊新穎，正符合我評選的標準。詩中用一個媽媽的口吻來描述孩子誕生的霎那，媽媽在想什麼、寄望什麼，寫得細膩溫馨。而後面還有一首〈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也是相同的題材，筆法也相近，我懷疑是同一位作者寫的，這部分要請主辦單位查明。若是同一人所寫，我選擇〈今晚你會來嗎？〉。

賴芳伶：我也有注意到這點。這兩首詩很像。但我覺得〈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滿好的，結構很綿密，母愛讓媽媽只記得孩子現在的模樣，而將生產的痛苦遺忘，十分溫暖。尤其最後那段很精華，那種母女相處的純真、比翼雙飛，讀來非常溫暖。

蘇紹連：我選擇〈今晚你會來嗎？〉。這首詩中出現了將孩子比作雲豹的意象，是很鮮明的亮點。

蕭蕭：我也喜歡雲豹的意象。不過由於這兩篇作品太像了，雖然姓名不同，但作者們的住址一樣，仍需謹慎思考作品的出處是否為同一人。但既已進入決賽，為求公平起見，還是會納入第二輪投票機制。

（編註：〈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僅得一票，但由於評審兩篇連同討論，因此同記於此。）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賽委員針對十三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 13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風景〉20 分（賴芳伶 6 分、蘇紹連 9 分、蕭蕭 5 分）

〈騎士〉21 分（賴芳伶 7 分、蘇紹連 5 分、蕭蕭 9 分）

〈冬日下午兩點〉34分（賴芳伶10分、蘇紹連12分、蕭蕭12分）
〈如果敵人，是自己〉17分（賴芳伶5分、蘇紹連4分、蕭蕭8分）
〈你在我的咖啡杯裡寫詩〉14分（賴芳伶4分、蘇紹連6分、蕭蕭4分）

〈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29分（賴芳伶8分、蘇紹連11分、蕭蕭10分）

〈我撐著咖啡因渡城而來〉14分（賴芳伶3分、蘇紹連8分、蕭蕭3分）

〈針線的年華〉34分（賴芳伶13分、蘇紹連10分、蕭蕭11分）

〈今晚你會來嗎？〉37分（賴芳伶11分、蘇紹連13分、蕭蕭13分）

〈我只記得妳現在的樣子〉6分（賴芳伶2分、蘇紹連2分、蕭蕭2分）

〈一生的房子〉26分（賴芳伶12分、蘇紹連7分、蕭蕭7分）

〈我們的樓梯漸漸靠近〉3分（賴芳伶1分、蘇紹連1分、蕭蕭1分）

〈一座不再更新的當代藝術館〉18分（賴芳伶9分、蘇紹連3分、蕭蕭6分）

投票結果由〈今晚你會來嗎？〉獲得第一名，第二名〈針線的年華〉與第三名〈冬日下午兩點〉同分，但由於賴芳伶老師給予〈針線的年華〉最高分，因此由〈針線的年華〉勝出。而〈風景〉、〈騎士〉、〈我還沒準備好的哀傷〉、〈一生的房子〉同列佳作。



童話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佳作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陳景聰	辛星找靈光／陳佩萱	月光花／蔡秉諺	影子失蹤記／林茂興	阿立的魔法寶石／陳昇群	搖錢樹／夢姆	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蕭荷



陳景聰

得獎感言

很久以前，別人叫我「作家」，我總是羞愧難當，隨即想起從前李敖大師罵萬年國代的話：「占著茅坑不拉屎。」後來被叫慣了，臉皮越來越厚，我就安慰自己：反正，只要繼續寫作，占著茅坑占久了，總拉得出一點「黃金」吧？

感謝臺中市政府提供了這個機會，讓童話的創作者得到一次自我努力、肯定的機會。

個人簡介

1966 年生於南投，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臺中市大里國小教師。從小喜歡聽故事，當了老師，開始說故事、寫故事，天天笑臉看兒童。

故事曾獲臺灣省兒童文學獎、文建會兒童文學獎、大陸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等。

著作：《黑帶傳奇》、《冒牌爸爸》、《春風少年八家將》、《刺蝟釣手》、《玉山的召喚》等三十餘冊。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

一、第一名的願望

太陽露臉了，可是北國的冬日依然冷得可以凍掉鼻子和耳朵。

冰雕展覽場的溫度始終維持在零下十八度。這麼冷的地方卻是人擠人，觀眾呼出的熱氣如同一鍋煮開的水，熱氣滾滾往上冒。

「媽咪，我想要去看長毛象。」

「走！我們去看美人魚。」

「哇！這隻北極熊雕得活靈活現，難怪會拿到第三名。」

「嘖嘖！這個芭蕾舞孃動作雕得實在很優雅，不輸給真人的表演，可惜只得到第二名。」

「奇怪！這隻第一名的老鷹看來看去並沒什麼過人的地方啊！憑什麼得第一名？」

冰雕展覽會場的導覽員連忙站出來，為質疑比賽成績的觀眾解說：「請您再仔細觀察老鷹的眼睛，就會發現它的眼神是多麼的銳利。」

她瞧見觀眾的臉上還掛著質疑，緊接著說：

「還有，它收斂翅膀向下俯衝的姿態，散發無比的戰鬥自信，活脫脫就是一隻極速撲向獵物，準備展開殺戮的老鷹。這件作品命名為『願望』，不就是為了展現老鷹盯住獵物準備出擊的企圖心嗎？」

聽解說員這樣說，觀眾果然一面倒地點頭表示同意，讚美眼前第一名的傑作。

可是被人群包圍的冰老鷹卻感覺第一名的光采消失掉了，就如同打烊之後突然熄滅的聚光燈。它的心痛得幾乎要裂開，彷彿被狠狠鑿了一刀。

「準備展開殺戮？」冰老鷹痛苦的回想：「我的獵物在哪兒？應該早就逃得遠遠了！殺戮多麼殘忍哪！怎可能是我的『願望』呢？」

冰老鷹再也沒有心思聽觀眾的讚美了。第一名的光環如同火焰圍繞著他，害它感覺渾身不自在。

「我的願望到底是什麼呢？」

冰老鷹銳利的眼神掠過人群，穿透冰磚築成的厚重圍牆，看見一個衣著單薄，在入口張望的年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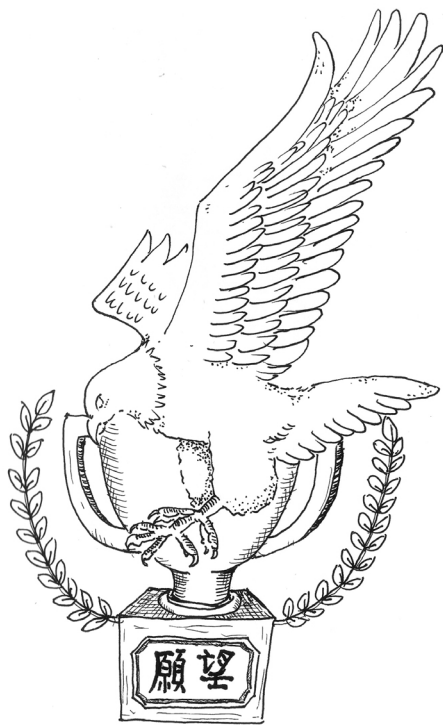
那些買了票準備入場觀賞冰雕的人，全身都裹著厚厚的毛皮和雪衣。年輕人手插褲袋，瑟縮著身子，站在那些觀眾身邊，一眼就看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窮小子。

不知怎地，冰老鷹的眼神跟窮小子的眼神對上的瞬間，它忽然感覺自己就是窮小子的「願望」。他好想進入展覽場來看它，可惜沒錢買門票，只能在門口遠遠地看著它。

深夜，人潮散去，冰雕展覽場終於安靜下來。

「唉！如果能讓那些買不起門票的人免費進來參觀，就算把我降為第二名、第三名都沒關係。」冰老鷹回想白天見到的窮小子，忍不住輕輕嘆息。

兩旁的冰北極熊和冰芭蕾舞孃覺得冰老鷹的話很刺耳，馬上高聲責備它：「別在我旁邊說風涼話！」冰芭蕾舞孃美腿彎曲的弧度似乎準



備把冰老鷹一腳踢開，「觀眾花大錢進場參觀，才可以顯示我們的尊貴和價值。」

「沒錯！」冰北極熊立即附和，朝冰老鷹吼：「白天你搶光了我們的風頭，半夜竟然還對我們說風涼話。我覺得你只配當壞心眼第一名！」

「小朋友最喜歡我們了。我覺得應該讓他們投票決定名次才對！」

冰長毛象說完，冰美人魚和冰熊貓趕緊表示支持：「對對！到時候，說不定第一名就屬於我們啦！」

聽到周圍的冰雕這樣說，冰老鷹滿心的疑問忽然找到了解答的方向。它記得自己也曾經希望奪得第一名來出出風頭，可是這願望早在它拿到第一名之前，就已經不存在了。

「原來解說員口中的『願望』就是這個。你們都希望得到第一名，可惜都沒得到。我得到了第一名，偏偏這卻不是我的願望呀！」

「騙子！」冰芭蕾舞孃氣呼呼地責罵冰老鷹：「來參加冰雕比賽，誰不想拿第一名，領取高額獎金呢？」

「對啊！第一名才可以吸引最多的讚美和目光。身為冰雕，還有什麼比這個重要的？」

「你說這種話根本就違背良心！」

冰老鷹沒料到自己的話會激怒了大家，連忙解釋：「我不認同解說員說我的願望是『殺戮』，才想弄清楚自己的願望到底是什麼。而你們『得第一名的願望』，其實應該是『冰雕創作者的願望』才對吧？」

被冰老鷹這一問，大家不由得回想起自己被創造出來的經過。沒錯！當初創造它們的人，的確是一錐一鑿地把第一名的願望敲進它們的心坎裡了。

「沒錯！我們的全部，包括願望都是他們賦予的。」冰芭蕾舞孃斬釘截鐵說：「每位創作者都想拿第一名！」

「不！他創造我不是想拿第一名，而是想傳達一種——」冰老鷹回想片刻才接著說：「追求願望的感覺！」

冰老鷹的真心話卻惹來一陣嘲笑。

「哈哈！成為冰雕展的作品，不就是我們追求的願望嗎？既然你要追求別的願望，就應該離開這裡才對呀！」

「對啊！這兒沒有你的願望，去別的地方找尋吧！」

冰老鷹決定不再吭聲。它只是一尊無法動彈的冰雕，就算知道自己的願望在哪兒，也無法動身去追尋。

身為冰雕，它這輩子注定是離不開這個零下十八度的展覽場了。

二、苦苦等候的願望

窮小子畏畏縮縮地倚在門口，朝冰雕展覽場裡頭張望。他知道裡頭一定有老人的作品。

他剛搬來這座城市，就發現那位老人喜歡趁著大雪紛飛的時節，在路邊的木棚子創作冰雕，吸引不少路人駐足觀看。這時，窮小子總是頂著風雪，站在棚子外邊注視老人創作的過程，將老人的一刀一鑿偷偷記在腦海當中。

經過一段時間，老人發現觀看的路人當中，有一個窮小子對創作冰雕格外有興趣。圍觀的路人受不住風雪一個個走掉了，衣衫單薄的窮小子卻還是雙手插褲袋，靜靜站在棚子外注視著他創作冰雕，渾然不知身邊圍觀的人早就離開了。

「小夥子，外頭風雪大，為什麼不進來棚子裡頭看呢？」

「謝謝老爺子！我站棚子外頭看就好，才不會妨礙到您的動作。」

「多麼可取的年輕人哪！」老人默默地想。

等創作告一段落，老人邊挨著爐子烤火，邊問站在風雪中顫抖的窮小子：「你願不願意跟我學創作冰雕呢？」

窮小子眼眸亮了一下，隨即又黯淡下來。他思索好久才吞吞吐吐

地回答：「我——我恐怕沒這個天分，而且我還要賺錢養家，根本買不起工具。」

「工具？那簡單！」老人從櫃子裡翻出幾把老舊的工具，遞給窮小子：「我一眼就覺得你有天份。這套工具讓你帶回去練習看看，真的想學，就來當我的學徒，我會給你錢養家。」

「謝謝老爺子！」

窮小子遲疑了一下，終於伸出雙手接下工具。

這一刻，老人充滿慈愛的容顏，映入了窮小子的腦海；而老人注意到的，卻是窮小子被凍得皮開肉綻的雙手。

看著窮小子歡天喜地的離去，老人也跟著歡喜起來。

「等待了那麼多年，我的冰雕手藝終於找到傳人了！」

老人以為窮小子很快就會回來找他，沒想到一天一天過去，他卻始終等不到窮小子的蹤影。

「他眼中的確流露出對冰雕的熱愛，可為什麼還不來找我呢？難不成我看走眼了！他只是個騙子？」

冰天雪地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消逝了。

正當老人對窮小子逐漸失去信心時，有一天，老人剛來到他創作冰雕的木棚子，赫然看見地上矗立著一件冰雕作品。

作品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創作冰雕的老人。

老人把冰雕看個仔細，不禁大吃一驚，因為作品的雕刻技巧雖然不夠純熟，但從人物的姿態與神韻可以明顯看出，作品雕的正是他本人。

老人端詳過冰雕作品之後，忽然又發現自己送窮小子的工具完整地擺在門口。

「原來這是他雕的！我果然找對人啦！」

老人以為窮小子馬上就會來找他，開心的等了又等，想不到希望卻再度落空了。

從這一天起，老人找遍城裡每一條街道和每個角落，始終見不到窮小子的蹤影。

春天來了。窮小子的身影就跟他送給老人的冰雕一樣，從此融化、消失掉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當寒冬再度降臨時，老人又抱著一絲希望，回到木棚子創作冰雕。他一心期盼著窮小子會像去年一樣，出現在駐足觀看的路人當中。

等不到窮小子，老人的願望逐漸破滅，心中的疑問卻是越鑿越深。

「這小夥子明明有雕刻的天份和興趣的，為什麼要放棄呢？」

「我挑選學徒的眼光就跟老鷹一樣銳利精準，為什麼到頭來，願望卻落空了呢？」

「老天，難不成我畢生領悟到的冰雕藝術，就這樣失傳了？」

老人越想越難過，為了排解苦悶，他只好把全部的心思都投注在冰雕創作當中。

終於，他創作出讓自己鬆了一口氣的作品。他思索便將這一座冰老鷹命名為「願望」。

三、破碎的願望

「你這小子老是在門口探頭探腦，是不是想偷東西？快離開！不然別怪我不客氣囉！」

冰老鷹聽到門口的警衛又在驅趕窮小子，焦急地叫起來：「別趕他！今天是冰雕展覽的最後一天，可以免費進場參觀的。」

它的喉聲是那麼的尖銳響亮，可惜警衛和窮小子都聽不到，卻白白讓它的心震出了一道裂痕。

幸好救星及時出現了！

「小夥子，快進去呀！今天不僅免費開放，還有免費的冰雕教學呵！」

老人忽然從人群之中冒出來。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來到這兒，想

不到竟能如願以償，興奮得將窮小子的臂膀摟得緊緊。

老人像個花了一輩子終於找到寶藏的海盜一樣，既欣喜又激動的拉著窮小子逛遍整個展覽場，為他解說每一件冰雕作品的特色和優缺點。

窮小子細細欣賞每一件作品，每當觀察到令他感動的地方，便不禁激動得流下熱淚。他捨不得擦眼淚，雙手始終緊緊地插在口袋裡，任由兩行淚水一直流到下巴，滴在地上凍成了一粒粒的淚珠子。

老人終於解說到冰老鷹了。

「我不曉得該怎麼解說這件作品，請你自己觀賞吧！」

看見冰老鷹的眼神，窮小子彷彿發現自己長久以來的願望，壓抑不住內心的澎湃激動，熱淚像瀑布傾瀉而下，瞬間就凍成了冰淚珠，滴滴答答敲擊著地面。

冰老鷹看穿了窮小子的感覺，內心深處跟著激動澎湃起來。它流不出熱淚，卻感覺自己逐漸化成了一顆又一顆的冰淚珠。

冰雕教學的時間到了。主辦單位集合場內的觀眾，宣布：

「現在我們請『願望』的作者鑿冰老人來教大家冰雕入門技巧。」

老人站到觀眾面前，請大家拿起冰雕工具，開始示範講解。老人瞧見窮小子的雙手卻仍舊插在口袋內，便走到他面前鼓勵他：

「快拿起工具，展現你冰雕的才華給大家瞧瞧啊！」

窮小子搖著頭，遲遲不肯拿起工具。直到最後，拗不過老人鼓勵的眼神，他才勉強把雙手伸出口袋。

在場的人全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窮小子的十根手指頭都不見了，根本握不住鑿冰的工具。

「對不起！害您失望了！我只顧著完成冰雕作品，沒有注意保暖，竟然把自己的手指凍壞掉了。」

老人望著窮小子失去指頭的手掌，後悔得心都快淌血了！唉！就因為買不起一雙保暖的手套，窮小子的願望破碎了！他的願望也跟著

破碎了！

老人想安慰窮小子，話卻凍結在喉嚨說不出口。

就差一雙保暖手套而已呀！

這一瞬間，只聽到劈劈啪啪的一陣碎裂聲響，第一名的冰老鷹突然碎裂開來，掉落在地上，破碎成滿地的冰珠子。

從這一天起，鑿冰老人再也不想創作冰雕。他和窮小子將那一粒粒破碎的「願望」收集起來，帶到樹林裡，在每一棵樹的根部埋下一粒冰淚珠。

四、燃燒的願望

傳說北國的煙囪會說故事喲！

每到天寒地凍的季節，有錢人家就會點燃壁爐來取暖。

這時候，壁爐內燃燒的木頭就開始劈劈啪啪地講起話來，娓娓訴說著一個又一個關於願望的故事。

聽過這些故事之後，那些擁有大片樹林的有錢人總會將劈好的木材堆在屋簷下，疊得滿滿，好讓窮苦人家可以拿回去燒火取暖，捱過冰冷徹骨的寒冬。

嚴冬離開以後，有錢人走出戶外，看見屋簷下堆疊的木材都被拿光了，就會感覺自己的願望已經達成，從頭頂到腳底都暖和了起來。

康 原

以現代童話的形式來書寫，有傳奇故事的技巧，情節安排引人入勝，作者善於利用劇情衝突的方法，來寫小孩子心中的「願望」。冰老鷹在冰雕老人的創作下，展現出擊獵物的「願望」，冰雕老人有尋找接班人的「願望」，窮小子有學冰雕的「願望」，可以說世間的人都有自己的「願望」。文中分成四段，情節環環相扣，常帶給讀者意外的衝擊，故事生動活潑，是一篇富啟發性的童話。

第二名



陳佩萱

得獎感言

頭腦簡單的我，一直覺得家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無法理解口口聲聲為了家人，卻一直汲汲營營於名利，連陪家人的時間都沒有的人。因此，創作了〈辛星找靈光〉，期盼小讀者在閱讀此故事時能有所啟發。

這次能得獎，謝謝評審們的青睞，謝謝給我繼續創作的動力的出版社們，當然更要謝謝長久以來給我加油打氣的家人和好友們，尤其是媽咪林貴美女士。

媽咪，愛您喔！揪咪！

個人簡介

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牧笛獎、柔蘭文學獎、兩屆文建會兒歌一百、三屆臺灣省兒童文學獎及其他大大小小獎項。

雖然是教師，卻喜歡看故事、說故事、寫故事，更喜歡寫出讓讀者讚賞的好故事。著有《畢卡索：藝術探險家》、《驚悚大導演：希區考克》、《阿歡》、《黑雪公主》、《醜狼杜美力》、《胖鶴丹丹出奇招》……等。

辛星找靈光

1

在高高的山上，有個大大的門派。

在大大的門派裡，有個武功高強的師父，數個英俊瀟灑的師兄、嬌豔美麗的師姐，和一個小不嚟咚的師弟辛星。除此之外，還有個拉拔大家長大的祖奶奶。

日子一天天過，在大大的門派裡，師父的武功越來越高強，師兄們的外表越來越帥氣，師姐們的長相越來越美麗，小師弟辛星的個兒越來越高，而祖奶奶當然也越來越老囉！

有一天，不只長個子、也長腦子的辛星，發覺祖奶奶最近怪怪的，不再是他認識的祖奶奶。

以前的祖奶奶，有雙比老鷹還銳利的眼，無論他跑到哪兒，她都找得到；現在則是，他要費好大的勁，才找得到祖奶奶在哪裡。

以前的祖奶奶，有個比狗還靈敏的鼻子，無論他藏到哪兒，她都聞得到；現在則是，他要費好大的工夫，才能確認祖奶奶躲去哪裡。

以前的祖奶奶，有對順風耳般的耳朵，無論他在哪兒喊她，她都聽得到；現在則是，他喊破了嗓子，祖奶奶還不一定給他回應。

最重要的是，以前的祖奶奶，有雙萬能的巧手，能夠做出許多美味可口的食物，讓他吃得高又壯；能夠縫出許多樣式獨特的衣服，讓他穿得好看又可愛；能夠種出綠意盎然的菜園，讓他和蝴蝶蜜蜂齊飛舞。

現在則是——

祖奶奶煮的菜不是太鹹太焦，就是太淡太生。

祖奶奶縫的衣服，不是左右袖子不等長，就是前後下襠縫在一起。

祖奶奶種的植物，不是忘了澆水而渴死，就是水澆太多而溺死。

辛星一直很疑惑，外表明明還是他所認識的祖奶奶，為什麼所做的事、所呈現出來的感覺，不再是他所熟悉的祖奶奶呢？

為什麼呢？難道是祖奶奶生病了嗎？

辛星將他的疑惑跟師父說。

忙著爭奪武林盟主的師父回答說：「沒什麼，老人家都是這樣的。」

辛星將他的擔憂跟師兄、師姐們提。

忙著四處行俠仗義，好成為眾人景仰的少俠的師兄們回答說：「師父說沒什麼就沒什麼，你就別瞎操心了。」

「真的是我瞎操心嗎？」

忙著到處濟弱扶傾，好成為萬人仰慕的對象的師姐們回答說：「沒錯！」

他們甚至說：「如果你真的時間太多，就去把功夫練熟，好早日學成下山，在江湖中闖出名號來，光耀師門。」

師父、師兄和師姐們囑咐完便立刻下山，為他們的豐功偉業繼續忙碌奔波，獨留辛星和祖奶奶一起守著師門。

2

有一天，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祖奶奶看了辛星老半天，開口問：「你是誰？」

辛星頓時傻住了，他沒想過把他從小拉拔到大的祖奶奶，會有把他當陌生人的那一天。

他的淚水像水壩潰堤般傾洩而下，繼而整個人撲向祖奶奶，緊緊的抱住她，嚎啕大哭說：「我是小星星啊！」

「小星星？」不知過了多久，祖奶奶才回抱他說：「對喔，你是小星星，是祖奶奶的心頭肉。只是——你哭什麼啊？誰欺負你了？」

「是妳欺負我啦，祖奶奶！」

「我？」祖奶奶愣了一下，接著說：「怎麼可能？祖奶奶疼你都來不及了，怎麼會欺負你呢？」

「祖奶奶如果疼我，為什麼會忘了我是誰？」

祖奶奶困惑的說：「有這回事啊？」

想到自己最近常常忘東忘西，走到廚房或房間拿東西，卻忘了要拿什麼，想了好久還不一定想得起來。因此，她相信辛星的話。

「對不起啦！祖奶奶年紀大了，腦袋有些不靈光了。」

辛星抬起頭，鼻涕和淚水齊流的問：「祖奶奶，妳的腦袋為什麼會不靈光？」

「嗯……」祖奶奶邊幫辛星把臉擦乾淨，邊回答說：「可能是祖奶奶腦袋裡的靈光跑出去忘了回來了，才會記性這麼差。」

辛星焦急的說：「那就把靈光找回來，別再讓它四處亂跑啊！」

看著辛星淚眼汪汪，祖奶奶趕緊說：「好好好，祖奶奶把靈光找回來，讓腦袋精明清楚些，不再把小星星給忘了。」

「祖奶奶，我們一言為定！」

「好，一言為定！」

但是，健忘的祖奶奶當然忘了



與辛星的約定。

有一次，在祖奶奶好不容易記起他是誰時，辛星焦急的說：「祖奶奶，妳趕快去把妳的靈光找回來啦！」

「我也想啊！只是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何況，就算找到了，我年紀那麼大，行動那麼慢，也追不上它呀！」

辛星覺得祖奶奶說的話很有道理，因此，他決定要幫祖奶奶找。

「祖奶奶，妳別擔心，我一定會幫妳把靈光給找回來！」

「呵呵呵，那就麻煩你了。」

3

雖然辛星在祖奶奶面前拍胸脯打包票，卻對於要上哪兒去找祖奶奶的靈光一無所悉。

「師父曾說，凡走過必會留下蹤跡。那麼，無論祖奶奶的靈光再怎麼會跑、會藏、會躲，一定有跡可尋。只是，我要如何去找這些蛛絲馬跡來呢？」

辛星吃飯時想，練功時想，連蹲茅廁時也在想。

可是，就算他想破頭，也想不出個有用的法子來，氣得他衝進屋後的那片竹林大喊：「靈光啊靈光，你究竟在哪裡？」

「我就在這裡啊！」

辛星聽了嚇了一大跳，趕緊朝聲音來處望去。

當他看見出聲者，是個綁著兩個髮髻的小女孩時，詫異得眼珠子差點掉出來。

「妳是靈光？」

「沒錯！」

當辛星弄清楚小女孩只是叫「凌琬」，不是他要找的「靈光」時，整個人頓時沮喪得像洩了氣的皮球。

凌琬看了有些不是滋味，說：「那個靈光有我可愛嗎？你幹嘛急

著找她？」

辛星瞥了她一眼，幽幽的說：「跟妳講也沒有用。」

「難說喔！」凌珣得意揚揚的接著說：「我師父是『凌感大師』，人稱『高手中的高高手』。我雖然是他的小徒弟，本事可不小。你跟我說，說不定我能幫你把那個靈光給找出來。」

凌珣的話像黑暗中的明燈，點燃了辛星希望，因為他常聽師父提起凌感大師種種轟動武林的事蹟，因而對凌感大師仰慕已久。

「妳真的是『凌感大師』的徒弟？」

見凌珣點點頭，辛星開心歡呼：「真是太好了！」

辛星立刻將祖奶奶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凌珣，然後睜著大大的眼睛望著她，等她幫他想個好法子來。

但是，當凌珣明白辛星所要找的是什麼樣的「靈光」時，面有難色的說：「十分抱歉，這件事我幫不上忙。」

辛星聽了不高興的說：「妳不是本事不小、是『高手中的高高手』的徒弟嗎？怎麼會幫不上忙呢？」

「唉呀！不是我的本事差，是你的事難度太高了啦！」

「既然如此，就請妳師父凌感大師出馬。他那麼厲害，一定有法子幫我的祖奶奶！」

凌珣記起師父的叮嚀不敢隨意承諾，說：「這事我得先回去問問我師父。」

辛星立刻說：「我跟妳一起去！」

「不行！我師父不隨便見客。」

一說完，凌珣便飛身離開，留下辛星對著她的背影大喊：「那妳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回覆？」

遠處傳來凌珣的回答：「當我知道找靈光的法子時，就來找你……」

4

辛星等了三天三夜，還是沒等到絲毫凌珣的音訊。

「祖奶奶的情況越來越糟，我不能再等下去，應該主動出擊。」

於是，辛星便循著凌珣走過的蛛絲馬跡，找到了凌珣的落腳處，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凌感大師。

看到辛星這個不速之客，凌珣除了感到意外，更覺得生氣。

「我們又沒有邀請你，你怎麼自己跑來了？真沒禮貌！」

辛星立刻學師父雙手作揖，說：「冒昧打擾了，十分抱歉！」

道歉完，辛星便飛奔到凌感大師面前，雙膝跪下，叩頭懇求說：

「大師，求你幫我找回我祖奶奶的靈光。求求你了！」

凌感大師扶起辛星，說：「我一向不隨便出手。不過，看在你積極用心且一片孝心上，我就助你一臂之力吧！」

凌感大師一手牽著辛星，一手拉著凌珣，說：「走，咱們上忘川去！去把你祖奶奶遺失在那兒的靈光找回來。」

被凌感大師拉著跑的辛星和凌珣，不知穿越過多少座高山、橫渡過多少條大河，只知道風啪啦啪啦打在臉上，痛啊！

當凌感大師終於停下來時，雙手得了自由的辛星和凌珣，立刻搗著發紅、發痛的臉頰，問：「我們已經到了忘川嗎？」

「是的。」

看到河裡亮光點點，辛星和凌珣開心的拍手說：「河裡有好多會發光的魚游來游去，真漂亮！」

凌感大師說：「那不是魚，是忘了回家的路的靈光。」

「它們該不會全都是我祖奶奶的靈光吧？」辛星有些害怕的問，因為優游在忘川裡的靈光數量實在太多了，讓他不由得擔心起祖奶奶的健康來。

「當然不是。忘川散發出來的吸力，會將所有迷路的靈光吸來這

裡，等待有心人來找尋。」

「如果沒有人來找呢？」凌琬好奇的問。

「靈光就會越沉越下面、越來越暗淡、越來越冰冷，到最後便消失不見。」

「靈光消失了怎麼辦？」辛星焦急的問。

「讓腦筋再多轉一轉，產生更活躍、更明亮、更溫暖的靈光就好。」

凌琬不解的問：「既然新產生的靈光更好，那我們為什麼要費這麼大的勁，千里迢迢來找迷路的靈光呢？」

「因為有些靈光掌管記憶，不把它們找回去，就永遠喪失那段記憶了。」

辛星恍然大悟說：「原來如此，難怪有時候祖奶奶會不記得我是誰，原來是因她腦袋裡的靈光迷路的緣故。」

凌琬好奇的問：「師父，我們現在如何找出辛星祖奶奶的靈光，並將它們帶回去呢？」

「親友是最好的『吸靈器』。因此，只要辛星站在忘川邊，用『召靈術』誠心叫喚祖奶奶，她的靈光就會自動靠過來，跟著他一起回家。」

辛星立刻照辦。靠過來的靈光，讓辛星頓時全身閃閃發亮。

看到也有靈光向她飛來，凌琬瞪大眼說：「師父，為什麼祖奶奶的靈光也往我身上靠過來？」

「那是妳自己迷路的靈光。你的靈光一感應到妳，就自動向妳靠近，飛回妳的腦袋裡。」

凌琬驚奇的說：「原來我也有迷路的靈光，我都没發現！」

在凌感大師的協助下，辛星開開心心的將祖奶奶的靈光帶回家。

5

自從辛星從忘川幫祖奶奶的靈光帶回，祖奶奶果然沒再把辛星給忘了。只是，祖奶奶卻常說話說到一半或是事情做到一半就陷入發呆狀態，總要叫她好幾次，才回過神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辛星找個空閒時間去向凌感大師請教。

「因為腦袋裡的靈光無時無刻不在動，晚上入睡時動得更厲害，才會作出千奇百怪的夢。不過，腦袋裡的靈光雖然常因好奇、追求夢想而離開，但滿足後會回來。」

辛星想了想，說：「你的意思是說，祖奶奶會陷入發呆狀態，是因為她的靈光一去不回？」

凌感大師點點頭，說：「大部分年紀輕輕的人，靈光活動力十足，就算飛得再高、跑得再遠、游得再深，只要聽見主人的召喚，瞬間就能回來，讓主人的腦袋靈光，做出適當的反應。但大部分年紀大的人，靈光的活動力弱，一出腦門不是容易迷路，就是忘了回家的路；就算記得回家的路，也因行動能力慢吞吞，造成主人腦袋轉不過來，總要久久才能做出適當回應。」

「原來如此。」

凌感大師接著說：「雖然我們費了很大的勁去忘川將迷路的靈光找回來，但它們卻容易一下子又跑光光，所以還不如叫腦袋多動一動，好再造出新的靈光來。」

「大師，我會想辦法讓祖奶奶多動動腦，讓她腦袋靈光些！」

辛星一回到家，立刻照凌感大師給的方法去做。

凌感大師給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常陪祖奶奶說說笑笑。因為有親友真心陪伴，祖奶奶心情愉快，靈光自然會主動歸來。

凌感大師給的第二個方法，就是常陪祖奶奶舊地重遊，細說從前。因為在那些地方，總能找到一些在那兒流連徘徊的祖奶奶靈光。

凌感大師給的第三個方法，就是常和祖奶奶玩動動腦遊戲。

一段時間後，辛星發現祖奶奶記性變好了、笑容變多了、腦袋也靈光多了。

難得回來的師父見了說：「早跟你說老人家都是這樣的，就你愛瞎操心！」一說完，師父又匆匆離開，因為他還在為爭奪武林盟主而忙得焦頭爛額。

終於在江湖上闖出點名號來的師兄、師姐們，回來見辛星老是跟在祖奶奶身旁，訓誡他說：「男兒志在四方，你別老躲在山上，得下山闖蕩闖蕩，才能有出息。」說完後，他們又匆匆忙忙下山去，因為江湖上有太多濟弱扶傾的事等著他們去做。

雖然挨了訓，辛星卻覺得看到祖奶奶開開心心、健健康康，比當什麼知名少俠、武林盟主更有出息，且令他更有成就感、更加快樂。

因此，辛星下定決心，為了讓祖奶奶的狀況越來越好，他會一直陪伴她找靈光去。

因為，不只他是祖奶奶的心頭肉，祖奶奶更是他的心頭肉。

許建崑

乍看之下，故事充滿了武俠情趣；仔細揣摩，卻是一篇樂鬧的溫馨的為孩童演述的童話。故事主人翁星擔憂祖奶奶生病，要幫祖奶奶找回失去的靈光，遇見小女孩凌琬，得知凌感大師可以幫忙。果然在忘川，看見了許多人的靈光也流落在此。回家以後，祖奶奶並沒有起色，因為舊的靈光常走失，倒不如培養新靈光。要讓祖奶奶保有新靈光，最好的辦法就是陪伴她，讓她動動腦玩遊戲，才是有效的辦法。輕鬆快樂的氣氛中，洋溢著祖孫親情。

第三名



蔡秉諺

得獎感言

獲知得獎的瞬間，心中激動不已，因為這是我首次投稿文學獎。在擔任教職近幾年，開始嘗試將學生的期中、期末評量變成一張張完整的故事，〈月光花〉就是由其中一張考卷衍生出來的。感謝評審的肯定，讓我有更大的動力持續創作，最後將這份喜悅分享給我的家人，也將故事中想傳達的那份愛，獻給和故事主角同名的寶貝女兒——喬安。

個人簡介

1980年生於臺中海線地區的梧棲，從小就喜歡閱讀故事與欣賞電影，直到兒女出生這幾年，才開始嘗試兒童文學創作，畢業於臺南師範學院語教系，目前任教於臺中大甲區順天國小。

月光花

一、神秘訪客

深夜，病房裡飄來一陣陣的涼意，睡眠惺忪的喬安發現窗簾不斷的隨風飄盪著，她站起身要去關窗時，驚覺有個白色的物體正在跳動。她揉揉眼睛，仔細一看，竟是一隻可愛的兔子，但體型比起一般的兔子，還要大上好幾倍呢！牠長長的耳朵白裡透紅，全身毛茸茸的，還散發著微微白光，還有那雙紅色的大眼睛，在黑夜之中，有如兩顆閃閃發亮的紅寶石。最特別的是，牠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很眼熟的東西，喬安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發現她的平安符不見了！

牠和喬安四目相望，卻毫無畏懼，反而自顧自的跳到病房小桌旁，前肢互拍了幾下，不久，桌上的盒子開始搖晃，裡面裝著滿滿的祈福紙鶴，彷彿被施了魔法，一個接一個，振翅飛了出來，井然有序的圍成一個大大的圓圈。接著白兔對著它們跳了三下，紙鶴們開始以逆時針的方向快速旋轉，圓內被渲染成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彩色漩渦，不斷轉動著，圓心還閃著強烈的白色光點呢！喬安看得目瞪口呆，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當時，車禍昏迷的媽媽仍躺在病床上，疲累多日的爸爸也熟睡著，沒有任何反應！

白兔轉頭看著喬安，嘴角微微上揚，朝著彩色漩渦的方向跳去，喬安一個箭步向前衝過去，來不及攔住白兔，反而也被一股強大的吸力，拖進了圓圈裡。她的身體像艘小船，由外而內，隨著渦流不斷的繞圈。離中心越近，白色的光芒就越刺眼！喬安不得不用手遮住雙眼，就在穿越中心的那瞬間，身體似乎騰空般的往下墜，不久「碰」的一聲，身體跌落在一堆草叢之中。

有點頭暈目眩的她，躺在地上休息了一會兒，才起身環顧四周，發現自己位在一個陌生的荒郊野外。那些紙鶴都消失了，白兔也不知去向，最重要的是，媽媽送給她的平安符被偷走了！

那個平安符樣式很平凡，紅色的塑膠套上寫著幾個燙金字體，上面還綁著一條細長的紅線，但卻是喬安小時候，媽媽親手送給她的珍貴禮物。

「喬安，這個平安符很重要，千萬不能弄丟喔！」

「媽咪，為什麼？」

「妳出生後常生病，半夜總是哭鬧不休，所以媽媽誠心到廟裡，為妳祈求健康與平安！可別小看它，這裡面可是裝滿了媽媽對妳的愛！」想起媽媽曾對她說過的這段話，她的眼淚就不知不覺滾落了下來。

二、吳剛伐桂

正當喬安感到難過時，隱約聽到一陣斷斷續續的伐木聲，而且還帶著一股淡淡的香味。毫無頭緒的喬安只好循著聲音的方向前進。沒多久，看見有人正賣力砍著一棵大樹！她慢慢靠近，但草叢發出的窸窣聲響，讓他放下了手中的斧頭，轉頭看見了喬安。

「叔叔，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是從外地來的！」

「不知道？那您為什麼獨自在這砍樹呢？」

「喔，是這樣的！幾個月前，我遇到一位法力高強的神仙，我拜託祂教我仙術，祂為了考驗我的毅力，便騰雲駕霧帶我來到這裡，跟我說砍斷這棵桂樹後，祂就會收我為徒！」

「您為了學仙術，待了這麼久的時間，您的家人不會擔心嗎？」

「我沒時間管家人，現在對我來說，學會仙術才是最重要的！有了仙術，才能擁有我想要的名利與富貴！」

「不過……」

「妳放心，我最後一定會成功的！」

「反倒是妳，怎麼獨自跑到這來？」

「我正在追一隻兔子，因為牠偷了我的東西！」

「兔子會偷東西？那可真是怪了！不過，叔叔勸你別追了，趕緊下山回家去，以免發生危險！」

「快走吧！」他轉身背對著喬安，自顧自的砍起樹來了。

「叔叔再見！」眼看叔叔正忙著砍樹，她只好無奈的獨自下山。

過了一會兒，走到山腳一棵樹前，那樹下躺著的，不就是那隻偷了她東西的兔子嗎？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這隻調皮的兔子，快把東西還給我！」喬安氣沖沖的跑到牠面前，有點生氣的說著。

白兔回說：「不行！這東西現在還不能給妳！」

「我剛認識一位強壯的叔叔，他離這不遠，如果你不把東西還給我，我就大喊救命！」驚訝兔子會說話的喬安，仍故作鎮定的回應。

「妳說的那個人名叫吳剛，他正忙著砍樹，不會理妳的！」

「你認識叔叔？」

「不！我們不認識，不過，我認識那位帶他來的仙人。祂要吳剛砍的，不是普通的樹，而是一棵依靠慾望生長的魔樹！不管怎麼砍，都會不斷再生！只有消除心中的自私與慾望，樹才會枯萎、斷裂！」

「那我待會去跟叔叔說，請他別再砍了！」

「絕對不可以！那是他的考驗，只能靠他自己！」

「可是——」

「妳這小丫頭很有趣，都自顧不暇了，還有心情關心別人。難怪娘娘要我帶妳來試試！」

「娘娘？她是誰？」

「她的身份我得先保密！不過帶妳來到這兒，都是遵照娘娘的指示，她要我帶妳去找月光花！」

「月光花？」

「嗯！它可不是普通的野花，而是吸收了星辰與月光的精華，能實現願望的仙界之花！」

三、月光森林

原本擔憂媽媽病情的喬安，聽過兔子的解釋後，精神為之一振！雖然心中仍有許多疑惑，但仍緊跟著兔子的腳步，來到了一座茂密的森林前。只見兔子恭敬的將平安符放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好像是在進行某項神秘的儀式。不久，平安符突然飄浮了起來，瞬間被吸入森林之中，好像有隻隱形的手把它拿走似的。

「待會不管聽到或看到什麼，都不能發出任何聲音！還有摘下月光花之後，千萬要小心，知道嗎？」兔子轉過身，語氣嚴肅的叮嚀著她。

「為什麼？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沒時間了，總之，記住我的話就對了！妳先往前走，我會跟在後頭保護妳。」當喬安一踏進森林，森林小徑兩旁，突然閃起無數的螢火，好像是提著燈籠在列隊歡迎他們一樣。森林裡有一股熟悉的氣味，雖然沒有花的芬芳，但只要深呼吸一口，就有種讓人很放鬆的感覺。除此之外，整座森林沒有半點蟲鳴鳥叫聲，反而傳來一陣陣微弱的心跳聲，接著是一段沉重的腳步及喘氣聲，好像有人揹著很重的東西在走路一樣。過一會兒，卻轉變成一陣陣痛苦的哀叫聲。突然，聲音停了數秒，響起一陣宏亮的嬰兒哭聲，沒多久，傳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正溫柔的唱著搖籃曲。

「是媽媽！這是媽媽的聲音！」

喬安興奮向前狂奔，終於走進了森林的最深處，沒看到媽媽的身影，反而見到一個廣闊的湖泊。仔細聆聽才發現，剛才森林裡聽到的聲音，都是從湖中傳來的。

沒多久，一陣暖風迎面吹來，天上浮雲慢慢飄散了，露出一顆又

大又圓的月亮，那皎潔的月光灑落在整個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景色，美得像是人間仙境。

那一刻，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月亮像臺神奇的投影機似的，在湖面上投射出一段立體的影像。

影像中，媽媽正抱著滿週歲的我，開心的坐在慶生蛋糕前，唱著生日快樂歌，當時全家洋溢著一片幸福！看著看著，喬安再也忍不住思念的心情，對著湖面大喊了一聲——媽媽！

原本湖畔有株含苞待放的白花，似乎被喬安的聲音給喚醒了！白色的花瓣一一展開，花蕊彷彿一顆顆小巧圓潤的珍珠，還散發著淡淡的光芒與花香！

「那就是月光花！趕快把它摘下來！」兔子說道。

喬安跑到白花旁，迅速將它摘下！這時，突然天搖地動，湖裡躍起一隻金色的龐然大物，約一層樓高的龐大身軀，頭部兩側鼓鼓的，皮膚非常粗糙，身上還長滿一粒粒令人作嘔的疙瘩，仔細一瞧，竟是一隻醜陋無比的巨大蟾蜍。

兔子大喊：「完蛋了！吵醒牠了，我們趕快離開森林！」

喬安突然想起兔子行前的叮嚀，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緊握著月光花，轉



頭就跑！突然「啊！——」的一聲，喬安轉頭一看，發現兔子已被蟾蜍的前肢壓制在地上了。

「是誰那麼大膽，敢偷摘聖物月光花！」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媽媽有生命危險，所以我想用它來救媽媽！」

「那好吧！看在妳一片孝心，只要妳把月光花留下，我立刻放了這隻兔子，要不然，我就把牠給吃了！」

「你別管我，這隻蟾蜍精的話不能相信，只要離開這座森林，妳媽媽就有救了！」兔子掙扎著說道。

「……」喬安猶豫了一會兒，終於，哽咽說出她痛苦的決定。

「我不能這麼做！媽媽對我很重要，但她教過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傷害別人，如果媽媽知道我為了她，讓別人受傷，她一定會很難過的！現在，我決定把月光花還給你，不過，請你放了兔子，別傷害牠！」

「哈哈……！等了好久，我終於找到新主人了！」蟾蜍話一說完，湖面瞬間升起了一陣一陣的濃霧，不久便瀰漫整座森林。

四、廣寒宮的秘密

突然一陣狂風，吹散了所有濃霧。剛剛的森林與湖泊全都不見了。抬頭仰望，才發現矗立在眼前的，變成了一座夢幻典雅的白色宮殿。喬安好奇往上走，身旁精雕細琢的欄杆與白玉砌成的階梯，令人嘆為觀止！殿前兩根巨大的石柱上，飛龍與鳳凰盤旋而上，栩栩如生神態，彷彿隨時會一飛衝天似的。大門上方還掛著一塊方形的木雕匾額，上面寫著三個大字——廣寒宮。

宮殿裡，不斷傳出撞擊的聲音，喬安小心翼翼地推開了大門，在裡面的中庭廣場前，竟然看到剛剛差點沒命的兔子，拿著大杵在石臼上不斷敲擊。

「這是怎麼一回事？」喬安跑到牠面前，驚訝問道。

「等會妳就明白了！娘娘正在裡面等妳，快跟我來吧！」

兔子放下手邊的工作，興奮拉著喬安的手往裡面走。

就在一個精緻的雕花屏風後方，喬安看見一位氣質高雅、皮膚白晰的美麗女子，她穿著的衣裳像雲彩一樣輕飄飄的，有如仙女下凡一樣。

「喬安！妳終於來了！」

喬安一臉疑惑著說：「您是？」

「忘了先自我介紹，我的名字叫做嫦娥，是這廣寒宮的主人，也是人間所稱的月神！」

「所以，是您吩咐兔子帶我來到這裡？」

「沒錯！這幾天，我不斷聽見妳為媽媽祈禱，被妳的孝心所感動，所以才叫兔兒帶妳來到這裡！看妳是否有資格成為月光花的主人？」

「月光花的主人？」

「嗯！幾千年前，我偷走西王母娘娘送給夫君的兩顆長生不老藥，吃了其中一顆，獨自飛到這月宮裡！後來，我找到重回人間的方法，想接夫君來月宮團圓，卻沒想到，他已不在人間了！當時傷心、懊悔的我，整天以淚洗面。西王母娘娘後來輾轉得知，便到月宮來探望我，祂用手摘下夜空最亮的一顆流星，捏成星塵灑在月宮前，要我把剩下那顆長生不老藥埋在裡面，希望我徹底忘記這段傷心的往事。當時，看著我一邊埋土，一邊掉淚，祂一時心軟，便對著土裡施展了仙術，那瞬間，土裡長出了一朵白花。祂說這朵花在吸飽月光後，能幫我尋找人間真愛，希望能彌補我失去至愛的遺憾！」

「所以，偷走我的平安符，然後帶我進森林尋找月光花，都是為了考驗我是否擁有真愛？」

「沒錯！月光森林像座迷宮，需要『真愛之物』來指引方向，沒有平安符，妳就無法順利找到月光花！至於兔兒，牠並沒有跟你走進森林，因為考驗必須由妳獨自完成！你剛剛所經歷的，都是月光花施展幻術的結果。」

「那為什麼最後月光花又從我面前消失了呢？」

「它並未消失！妳展現出對家人的愛，還有對他人的關懷，這是一種無私的『大愛』。所以，月光花已認定妳是主人了！現在，兔兒正在幫月光花進行最後的變身儀式！」

「娘娘，什麼是變身儀式？」喬安好奇的詢問。

「人們總以為兔兒是在搗藥，其實牠搗的是月光花！兔兒將汁液畫在夜空中，月光花就會變成流星，帶著最閃耀的真愛昭告天地眾神，幫助主人實現心願！只要主人的心願一完成，月光花就會藉著長生不老藥的神力，在森林中重生，等到下次月圓，等待新主人的到來！」

「所以，我的心願會實現，媽媽會甦醒過來？」

「嗯，不過這需要一些時間才行！」

「很高興認識這麼善良的妳，不過，也該送妳回去了！在離別前，請答應我，不要向任何人說起這裡的一切，好嗎？」

「嗯！娘娘請放心，這個秘密我會永遠藏在心裡的！」

月神點點頭，帶著一抹微笑，揮舞著她長長的衣袖，一陣涼風襲來，當喬安睜開雙眼，看到媽媽仍躺在病床上，平安符也完好如初的掛在脖子上了。她走到了窗前，仰望著天上的明月，不斷回想著剛剛的神奇遭遇。

剎那間，有顆明亮的流星劃過了夜空，那時喬安才徹底明白，人間最珍貴的，不是吳剛追求的名利與富貴；天地間最閃亮的，也不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這世上最燦爛、永恆的，是我們所擁有的「愛」。

康 原

這是一篇運用民間傳說「月亮」故事的原型，展開新生意義的創作，文中以「愛」為依歸去處世，凡事需有愛的指引，暗示世人不可只想擁有名利與富貴，不能有太多的貪念，這是傳統文化精神延續。行文中情境的描述是成功的，不管是廣寒宮或森林中的境界都很生動。



林茂興

得獎感言

風吹來，雲就飄走了，雨一下，蝴蝶就飛走了，太陽一出來，月亮就跑走了，時常一覺醒來，故事就溜走了。所以我常常在夜裡抓故事，心裡知道不趕快把腦海裡想到的一切寫下來，等睡醒就會全部忘記了。不過，我還是要感謝評審的青睞，喜歡我寫的故事，讓更多人可以一起分享。

個人簡介

現住在彰化縣北斗鎮，並服務於彰化縣員林市青山國小，平常因為工作的關係，喜歡和孩子一起朗誦兒歌、讀童詩、翻圖畫書、說故事、看動畫，偶爾也會天馬行空胡思亂想，聞著花草草，抱著大樹，看著藍天白雲，自得其樂的寫童詩。

影子失蹤記

當老爺爺翻開《虎姑婆》在小橘子身邊唸出：「在高高的山上，住著一家人。有一天，爸爸、媽媽都出門去了，只剩下姊姊和弟弟……」於是，虎姑婆悄悄的從黑夜裡走出來，太陽村故事就此展開。

好久以前，太陽村村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大家都知道白天是人類的世界，夜晚是虎姑婆的世界，虎姑婆會趁著黑夜把人帶走，日子一久，大家便漸漸淡忘這件事，晚上不眠不休工作起來，一整晚唱歌跳舞吃喝玩樂，不想睡覺、不愛睡覺、也不用睡覺，直到最近，有好多村民生病了，大家才有所警覺，太陽下山後，要趕緊回家睡覺休息。

這一起神秘事件，像傳染病般迅速蔓延，搞得太陽村人心惶惶，大家心知肚明，這是虎姑婆搞的鬼，如今，只要太陽一下山，村子也安靜下來，大家躲在屋子裡，拉上棉被認真的睡覺，卻怎麼也睡不著，只是豎起耳朵，聽每一個腳步聲，伴著撲通撲通的心跳，煎熬的等待黎明，一整晚任由風兒在門外沙沙的吹過樹葉，拉著風鈴叮叮噹噹響。

在滿月的夜晚裡，虎姑婆的法力，可是會隨著月亮長大而變強。大家膽顫心驚，怕千變萬化的虎姑婆，打扮不同模樣出來騙人，是英俊帥哥，是漂亮小姐，是淘氣小學生，更是走路慢吞吞的老爺爺，牠的真面目只出現在故事書裡，不過，只要記住晚上不隨便出門，不要吵吵鬧鬧，躲在被窩裡睡覺就行了，「哇！太陽出來了。」終於鬆了一口氣，臉上大大的黑眼圈，走起路來搖搖晃晃，都怪虎姑婆讓大家失眠。

這一天村裡來了一位漂亮小姐，撐著一枝碎花圓點小陽傘，一個人走在太陽底下，看見人就問：「請問星星圖書館怎麼走？」大家忙

著做事，根本沒時間理會這位小姐，因為不好好把握白天做事，等到夜晚來臨，就沒辦法再工作了。

最後，還是有好心人幫忙指路，小弟弟熱心的說：「大姊姊！你走到前面太陽紅茶店右轉，再往前走五分鐘，就可以看到圖書館了。」小弟弟認真的幫大姊姊指路，但是看她搔搔頭，依然一臉疑惑的樣子，便說：「乾脆我帶你去好了。」小姐才露出笑容開心的說：「謝謝你！等一下請你吃冰淇淋！」小弟弟不假思索連忙說：「好！」

小弟弟記得老師曾說過：「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助人有免費冰淇淋吃，何樂而不為呢？這時候他靈機一動：「大姊姊！我帶你走小路比較快。」話一說完，便轉身彎進右邊巷子，跟在後頭的小姐，不禁偷偷笑了起來。

果然，小姐不懷好意，趁著小弟弟不注意一個箭步踩住小弟弟的影子，把影子捲成長長的蛋捲，一張口就「喀喳！喀喳！」吃起來，直說：「好吃！……」當場嚇得小弟弟魂飛魄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這個緊要關頭，小妹妹從大姊姊身後蹦了出來，大叫一聲：「快把哥哥還給我。」重重的踩了小姐的腳，這一踩痛得她哇哇叫，一張口又把影子吐了出來，還一臉生氣的說：「痛死我了！我的影子！我肚子裡的影子跑了。」這時小弟弟才回過神來，撿起失而復得的影子，和妹妹匆匆忙忙逃跑，任憑小姐叫著，都不敢回頭。

午後毒辣的陽光照著大地，遠遠傳來行動冰淇淋小貨車叫賣的聲音：「冰淇淋！好吃的櫻桃冰淇淋！」陽光無情燒烤了一天後，賣冰的叫賣聲，讓村民流下一串串貪婪的口水，腦海幻想冰淇淋甜甜的在舌尖融化，「好吃的櫻桃冰淇淋！」一聲聲誘惑，有誰抵擋得住，果然沒多久，車子旁擠滿人；帳棚下老闆扯開嗓門：「冰淇淋一球十元！二球二十元！三球不用錢！」一聽到免費吃到飽的好消息，大家像怕吃不到似的喊著：「三球！」、「我要三球！」、「我要三球冰淇淋！」。

三球冰淇淋噁哩咕嚕吃下肚，澆熄了夏天炎熱的火焰，卻餵不飽

貪婪的心，每個人吃了三球又三球，說也奇怪，冰淇淋永遠也吃不完似的，車上就像裝了一座超級大冰山，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真好吃！」「真過癮！」直到吃不下了，才帶著滿足的表情離開，離去前爭相問老闆：「明天還有嗎？」只聽他說：「只剩明天一天，後天要到月亮村。」大家摸摸肚子，真想多吃三球，只可惜再也騰不出位置。

一早起來，天空依舊高掛毒辣的太陽，每個村民一睜開雙眼，就只記得要去吃冰淇淋，一聽到貨車傳來甜美的叫賣聲：「好吃的冰淇淋！」更急躁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沒腦袋的衝過去，今天大家一球接一球認真拼命吃著，一句廢話也不多說，「我吃九球了！」「我吃十五球了！」每個人都在比賽，看誰吃得多。

太陽依舊燒烤著大地，只要有冰吃哪怕天氣熱，躲在隊伍裡的小兄妹，早知道冰淇淋老闆就是虎姑婆，他們用盡力氣阻止，卻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時虎姑婆已趁著大家不注意的時候，一腳踩住一個影子，迅速伸出靈活的手指，輕巧地把影子一片片疊成巧克力，吃到肚子裡頭，心滿意足的說：「真是好吃！」接著從嘴裡吐出一張張貼紙來，不慌不忙拿出《虎姑婆》故事書，把貼紙輕輕貼上去，合起來，大家只顧著吃冰淇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影子不見了，這一切都讓小兄妹親眼目睹，他們知道只有搶回故事書，才有辦法救出村民。

沒了影子的村民，不斷打呵欠，變得呆呆傻傻走在大馬路上，警察覺得奇怪，就把他們帶回警察局問話：「你住哪裡？怎麼不回家？」只見村民雙眼呆滯的搖頭說：「不知道！」沒了影子，好像丟掉記憶般，根本記不起自己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裡？這下子可傷腦筋，只好先讓生病的村民待在警察局裡頭，等人來帶回家。

警察局好熱鬧，警車馬不停蹄從村裡載回迷路的人，他們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就是兩眼無神，得了失憶症，一時之間，警察局成了菜市場，一刻也靜不下來，人們見面第一句話就問：「你認識我嗎？」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太陽村的動物也加入這場忘東忘西失

憶症嘉年華會，全都吃了免費冰淇淋，小狗原本靈敏的鼻子失靈了，小燕子和小麻雀回家的導航系統也失效了，公雞、鴨子和大白鵝搖搖擺擺走在大街上繞圈圈，太陽村交通大亂，大家記不得回家的路，最後，連救人的警察，也忘了自己是警察，忘了怎麼回警察局。

這場失憶症嘉年華會，正是虎姑婆的精心傑作，到了晚上，死裡逃生的小兄妹，看著窗外的超級大月亮，不敢想像虎姑婆會變得多恐怖，事實上牠已經伸出魔爪，讓月光彎進每一戶人家，不著痕跡的把漏網之魚一一打盡。

太陽村成了名副其實的無影城，膽子再大的人，也不敢從這裡經過，陽光下、月光下都看不到人們的影子，所有影子都變成貼紙，跑進了書裡頭。太陽村迴盪著虎姑婆的笑聲，和「格崩！格崩！」的聲音，還有虎姑婆的聲音：「快快出來。」讓人雞皮疙瘩恐怖的叫聲。

整個太陽村只剩下小兄妹安然無恙，沒有讓虎姑婆吃掉影子，其實現在已經無所謂，虎姑婆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把故事書安全送回家，只是沒想到那麼重，貼紙貼得愈多就愈重，重得搬不動，雖然，心願已完成，如願讓太陽村變得安安靜靜，村民再也不會吵得牠失眠睡不著覺，但是該如何把故事書背回家正困擾著牠。

於是，虎姑婆找來九十九隻貓頭鷹幫忙，把故事書送到虎姑婆山烏七抹黑洞，答應給貓頭鷹一整個太陽村的食物當酬勞，這份優渥的酬勞，很快的打動貓頭鷹的心，只是虎姑婆要求在三天內將故事書送達。

接著虎姑婆唸唸有詞，朝著天空施起魔法：「雲啊！雲啊！……」變出了九十九件防紫外線隱形衣，要貓頭鷹趕緊穿上，飛在陽光下，影子才不會讓村民搶走，九十九隻貓頭鷹拉著九十九條長線，吃力的拉起故事書，所有的一切都順利進行著，可是天不從人願，天空突然颳起龍捲風，讓原本順順利利的運送計畫遇到大麻煩，然而，貓頭鷹隊伍依然頂著強風前進，虎姑婆更在一旁打氣：「加油！加油！」天邊一道道龍捲風，風強雨急的迎面而來，把隊伍吹得七零八落，硬是

把貓頭鷹拉到地上，牠們不得不各自逃命，完全忘了搬書和大酬勞。

午後圖書館冷氣開得正強，吹得老爺爺直打哆嗦，小兄妹想到一個好辦法，就是請他幫忙，偷偷把冷氣口朝著鼻子吹，果然，老爺爺的鼻子一癢，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噴嚏、兩個大噴嚏、三個大噴嚏，鼻涕口水全噴到故事書上，所有的貓頭鷹讓噴嚏打得七零八落，沒多久！老爺爺又呼呼的睡著了。

這次貓頭鷹空運計畫失敗了，虎姑婆不禁氣得直跳腳，立刻又找來八百八十八隻大螞蟻幫忙，只要能把故事書送到虎姑婆山烏七抹黑洞，酬勞一樣不少，是一整個太陽村的食物，大螞蟻也被收買了，緊接著虎姑婆又朝大地，唸起更強的咒語：「風啊！風啊！……」隨即變出八百八十八件大自然迷彩裝，要大螞蟻趕緊穿上，這樣子才不會讓村民發現，眼看故事書就送到山腳，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搬進烏七抹黑洞，天空卻飄下了白白的雪花，而且還是甜甜的雪花，大螞蟻忘了手邊的工作，紛紛停下腳步舔了起來，這時候天邊飛來一座大大的五指山，不偏不倚朝著螞蟻群落了下來，大螞蟻顧不得搬故事書，趕緊逃命要緊，小兄妹更趁著兵荒馬亂之際，搶回了故事書。

小橘子跟老爺爺在圖書館舒服的睡著了，小橘子一覺醒來，覺得肚子好餓，拿起一包「奶油乖乖」高興的吃著，一邊吃、一邊從嘴角漏下大大小小的碎屑，碎屑像雪花般慢慢的落在故事書上，小橘子心急的叫著：「糟糕了！圖書館規定不能吃東西，要是把故事書弄髒了，圖書館阿姨一定會罵人。」話一說完，便舉起手來往故事書拍，拍不乾淨又拍一次，他哪裡曉得，這一拍把大螞蟻嚇得落荒而逃。

虎姑婆氣炸了，心想這一切一定都是小兄妹破壞搞鬼，氣沖沖的說：「我一定要把你們兩個吃掉。」虎姑婆在大街小巷尋找，一隻小螞蟻也不放過，最後，終於讓牠找到小兄妹，原來兩人就躲在門神魏遲恭和秦叔寶的身後，虎姑婆立刻兇巴巴的跟兩位門神要人：「趕快把人交給我。」兩位門神也異口同聲還以顏色：「想要人，看你本

事夠不夠。」虎姑婆更不甘示弱憤怒嘶吼：「我——要——抓——人——囉——」。

虎姑婆話一說完，氣呼呼的縮起尾巴，張牙舞爪一副勢在必得的兇狠模樣，和躲在兩位門神背後的小兄妹，玩起了母雞捉小雞，小兄妹小心顧著自己的影子，不讓虎姑婆踩住，虎姑婆也提防躲在門神背後左右夾攻的小兄妹，不讓他們踩到影子。

就這樣一來一往，從黑夜鬥到白天，好幾次虎姑婆幾乎都要得手，每次都讓小兄妹幸運逃過一劫，卻也在急忙閃躲的時候，不小心丟了故事書，千辛萬苦拿到的故事書，又輕易地回到虎姑婆手上，最後，虎姑婆、魏遲恭、秦叔寶和小兄妹全都滿身大汗，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不管怎麼抓，不管怎麼躲，依然平分秋色，難分勝負，魏遲恭只好說：「我們先暫停，等休息夠了，再戰三百回合。」虎姑婆見到月亮已經下山，無法再施展法術，心不甘情不願地說：「好吧！」心中暗自盤算著，都已經是籠中鳥、甕中鱉，等一會兒，再抓你們不遲。其實，虎姑婆是想養足精神體力，再一舉把小兄妹擒住，現在只能撐著陽傘躲著熱呼呼的太陽，坐在水缸上喘氣休息，翻著《虎姑婆》，欣賞辛苦蒐集來的漂亮貼紙，看著！看著！竟累得打起瞌睡，不小心睡著了。

小兄妹見到虎姑婆睡著了，知道這是得來不易的機會，趕緊從牠身邊偷走故事書，並且小心的翻開書，一手一張貼紙撕下來，每救出一個影子，就是一句：「謝謝！」虎姑婆一聽到說話聲，心想這下子糟糕了，連忙爬起來抓影子，可是要躲大太陽，顧好影子不讓小兄妹踩住，又要抓住成千上萬急著逃走的影子，這件事談何容易，便七手八腳忙得暈頭轉向。

小橘子讓說「謝謝！」的故事書，嚇了一大跳，著急搖著爺爺：「爺爺！故事書會說話，好多影子跑出來，嚇死人了！」爺爺受不了小橘子這麼一吵，伸伸懶腰說：「哇！真好睡，我還夢見我們和虎姑婆玩躲貓貓呢。」小橘子拉了一下爺爺的白鬍鬚說：「爺爺！你是《虎姑婆》

看多了喔！」午後窗外的涼風吹來，老爺爺又翻開《虎姑婆》唸故事給小橘子聽：「姑婆不愛坐椅子，姑婆只愛坐水缸……」這時候屋外剛好傳來行動冰淇淋小貨車叫賣的聲音：「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小橘子高興的將爺爺手上的故事書用力一蓋，沒想到忙得手忙腳亂的黑虎姑婆，禁不起這麼用力一蓋，竟然跌跌撞撞搖搖晃晃，正好讓小兄妹一把推進深不見底的水井裡頭，又回到黑黑的深夜裡。

「快放我出來！……」任憑虎姑婆用盡力氣呼喊，一個回答的聲音也沒有，已經來不及了，再也不可能那麼幸運，有好心人來幫忙；小橘子和老爺爺回家了；圖書館阿姨拿起椅子上的《虎姑婆》，拍了兩下，抖了一抖上頭的餅乾屑說：「真沒規矩，看完也不會收好。」一邊說著，一邊把書放回原來的地方；太陽村村民死裡逃生，更是記取了教訓，不會重蹈覆轍，如此一來，虎姑婆已經沒機會再出來了。

不過，說不定那一天，虎姑婆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你身邊走過，你一點兒也沒發覺，這時候要問問你，你會常常忘東忘西，整天無精打采想睡覺嗎？或許，該檢查一下，你身邊的影子還在不在？如果真的不見了，那肯定是讓虎姑婆捲成長長的影子蛋捲，「喀喳！喀喳！」吃進肚子裡頭了。

林武憲

太陽村的村民和小動物，吃了免費的三球冰淇淋後，都得了失憶症，影子紛紛的失蹤了，太陽村成了無影城。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是會魔法、有法力的虎姑婆作怪，她把一片片的影子疊成巧克力吃進肚子裡，又吐出來變成貼紙，貼進《虎姑婆》的故事書裡……

虎姑婆、小兄妹、老爺爺、貓頭鷹，加上魔法、門神、鬥法，透過變形、誇張等手法，形成奇妙的連結和故事。虎姑婆和圓仔山的民間故事，經過作者一番巧思再創作，融入現代生活，變成有現代感的童話，可看出作者一再用心改寫的痕跡，有點複雜。



陳昇群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長久以來仍堅持兒童文學獎項，澆灌這塊文學新壤。
感謝評審，對這篇作品的青睞，讓文字有了展現身態的位置。

個人簡介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二十多年下來一直是小學教師。
對我而言，童話似乎是種無法設定的文類，無法設定我是否抓住了想像。常常問自己如果我還是個小孩，腦袋裡總有一堆輝煌的事物，若珍藏至今，便都是可以隨意取捨而來，成為童話。

阿立的魔法寶石

1

「老師你看啦，都是蜘蛛網，這教室幾百年沒用了喔，是不是鬼屋？」有個大男孩吐吐舌頭，指著教室說。

「什麼鬼屋，開始打掃啦。」老師啐一句。

這是間在一所國中裡的舊實驗室，一位老師正領著學生們打掃，塵土瀰漫。

「你們先清理櫥櫃，東西取下，用報紙包好，再擺進紙箱。」

教室霧茫茫，男生開始搞怪：「哇！好大一隻，老鼠精。」

嚇得女生們「啊啊」叫，老師對調皮的男生警告：「別在那邊『信口雌黃』！」

這話，有個成語，裡頭的一個稱呼，彷彿間像是成了精了，在教室裡飄忽的繞來繞去……被一盒礦物標本給聽了進去，誰也沒發現，裡頭有顆石頭正悠悠的醒來。

醒來的，是顆非常、非常特別的石頭。

男生搬箱子，有人順手抽出這盒沉甸甸的礦物，「不輕咧，裡頭裝什麼？」拿布抹一抹，沾附在玻璃表面的灰塵一除，顆顆礦石成排成列露了臉。

「什麼嘛，硫黃、雄黃、雌黃……，無聊。老師，這要擺哪？」

老師轉頭一瞧，是礦物！好幾格都空了，不知流落何處：「殘缺不全了，拿去回收室。」

盒子裡，編號 19 還在，身上貼了張早已失去粘性的泛黃標籤，上頭標示著：雌黃。就是剛剛醒來的石頭，腦袋還不清楚，它靜靜環顧

四周，是誰，剛剛說出「什麼什麼雌黃」的？那是自己的名字。

住在這裡多久了！實在不清楚，一直以來，沒幾個人認識它，不像住隔壁的那幾顆黃字頭的礦石，名氣響得很。

既然不認識，模樣又哪會記得清楚：

淡黃色，和雄黃是雙胞胎，總是一同誕生；硬度很低，連指甲都能輕易刮下粉末。

「誰來把這些廢棄物搬到回收室？」老師大聲問著。兩個女生連忙跳出來。

抬起紙箱，便匆匆逃離這間灰濛濛的教室。紙箱裡的東西多又重，兩個女生抬得歪斜斜的，標本盒終於滑出來，掉在地上，玻璃蓋整片裂開，她倆只好停步收拾玻璃碎片，這一摔，每顆小石頭全都醒過來了，閃著光芒和色彩。

「把這些石頭送到那邊好了！」兩女生相視而笑，因為隔著圍牆，從學校後門出去左拐幾步，就有座廟，拜的正是成仙的石頭公，聽說很靈驗。

沒一會兒，標本盒已經端端正正的擺上供桌。

2

午寐中被一句句雜音吵醒，石頭公不得不顯靈，祂睜眼一瞧，前頭擺的居然不是供品！而是堆小石子，這讓祂有點不舒坦。但仔細一瞧，這堆石頭小歸小，卻個個有血統、來頭都不小。

「石頭老爺爺，您身子真大塊，我們也可以變得跟你一樣壯嗎？」黑黑的玄武岩讚嘆著。

「不，石頭只會越來越小，若是不做保養，會變成砂，甚至變泥土。」石頭公沉聲說道。

「啊！我不要……」變質砂岩聽了尖叫起來……此時正值傍晚放學，一群小學生走過來，發現廟前供桌上的標本盒，好奇起來。

石頭們停止了對話。

領頭的伸手抓了一塊，望著標籤唸：「玫瑰石。」塞進口袋；又抓起一塊白的：「石英。」也塞進口袋。

廟裡的東西，大人都說有神明護著？老大拿了卻似乎沒事，於是其他人全壯了膽上前，像搶食的魚群。

阿火說：「我拿到『硫黃』，哈，做火藥啦！」

大虎瞧著標籤：「我是『雄黃』，哼！雄黃酒，毒蟲的剋星。」

一個瘦瘦小小的五年級小跟班也拿。

「阿立，你拿的是……哈哈，『雌黃』！」大虎笑了：「我是雄黃，男生；你是雌黃，女生喔。」才說完，阿立一步併兩步把那顆女生石頭又擺回去。

小孩都去打球了，廟裡冷冷清清。

石頭公俯瞰著没人要的小雌黃，一臉憐惜。

畢竟是大神，慈悲為懷，「就讓我送你個小法術，你想學什麼？」才說時，晚霞中一抹瘦小的影子在外頭徘徊，不太敢進來。

幾分鐘後，他總算怯生生的跨進門，然後輕輕揀起「雌黃」，自言自語起來：「離開後我才想起來，古時候有句成語：信口雌黃。就是說你對不對？」男孩把雌黃捧在手心，手心有許多靈敏的神經系統，瞬間像是有股溫熱的細流，從雌黃身上竄入了他的手心。

男孩沒看見雌黃亮了一下下，當然也沒發現廟裡有盞燭火亮了起來，是石頭公答應這顆小石頭一件什麼事吧！

3

男孩就是去而復返的阿立，個子小，成績普通，所以放學後得去安親班補習。

但今天他沒去，跟著一群六年級的在廟口球場打球，打到天黑，打到球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才解散。

「咦，你那麼早回家？」媽媽問。

「唔，老師生病了。」阿立連忙找個理由搪塞，趕緊洗澡去，好去除身上的汗臭。不料洗好澡出來，媽媽坐在客廳，瞪著眼珠子問：「剛剛安親班打電話來，關心一下我們阿立，身體好點沒？」

沒想到謊話被拆穿了，阿立支支吾吾，「……我是說……是說我……拉肚子，放學後我肚子突然好痛，一直跑廁所，所以跟安親班請假。」

這種話誰會信！

但奇怪的是，阿立的話一說完，媽媽愣了一下，竟深信不疑，她馬上伸出手壓壓阿立的肚子，直問：「還痛嗎？還痛嗎？」害得阿立有點不知所措：「我好多了，真的。」

當晚，阿立坐在書桌前趕作業，寫著寫著，瞄見一顆黃燦燦的石頭從書包中露出半邊臉，是那顆「雌黃」！阿立把它再握進手中。不知為什麼，阿立覺得這樣很舒服，彷彿有種不太一樣的感覺，但說不出是為什麼。

隔天早自習，老師一進教室，手中整疊考卷讓阿立突然想起今天考數學這檔事，他完全沒準備啊！左右瞧瞧同學，各個表情凝重，看來誰都不想考。

阿立緊張的舉手：「老師，你好像沒說今天要考試。」

敢這樣說！同學們緊張的都看過來，心裡打驚嘆號：「應該有說過吧！」

老師先是皺皺眉頭，接著呆愣一下：「那……改明天考，大家回去好好準備一下。」

呼，鬆了一口氣。下課時，幾個同學過來拍肩膀，「謝啦，救了我一次，我根本沒唸。」

下課時，數學小老師打開她的聯絡簿，罵大家：「我有抄在連絡簿啊！」有同學力挺阿立：「拜託，都上上個禮拜的事項，誰記得。」

能當一回英雄，拯救大多數同學，讓阿立整個上午都飄飄然的。

午餐時間，他翻開書包找環保筷，雌黃又滾了出來，黃澄澄的出現在阿立眼前。

雌黃！這顆神奇的石頭的再出現，讓阿立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句成語，突然間心臟撲通撲通跳不停，他開始懷疑……

4

教室外傳來吵鬧聲，阿立走出去看。原來小芳的湯碗翻了，淋了一鞋子酸菜肉絲，正和一飛爭論著。

「拿湯不看路，還直接撞過來。」一飛臉紅脖子粗。

「明明是你先靠過來，我躲都來不及。」小芳更是氣沖沖。

阿立看兩眼後，決定試試剛才那個發現，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不起，是我碰倒的。」阿立慢慢說著：「是我剛剛經過你們中間，應該是左邊的袖子勾到小芳，才打翻的。」瞬間，在場同學全都愣住，好一陣子一飛才打破寂靜，出聲：「就說不是我嘛。」他攤攤手，走進教室。

小芳則是瞪阿立一眼。

阿立只好說：「等一下我幫你擦鞋子好了。」

小芳唉一聲：「算了，我又不是那麼愛計較。」也進了教室。

當天中午，阿立一粒飯也沒吞，急急忙忙上圖書館查成語。

「信口雌黃。比喻不顧事實真相，隨口亂說或妄加批評。」

是這樣嗎？不用管事實真相，可以隨口胡謔！阿立掌中的這顆石頭，簡直神秘得很。午休時，阿立趴在桌上反覆想啊想，那他便可以……

一放學，他同樣沒去安親班，想跟著那群六年級大哥哥，再試試

這種神秘的魔法。他們留在學校打球，平常他這個小跟班可沒什麼說話的份量，但他今天大膽出口：「剛剛我投進的是三分球。」眾人搔搔頭，還是認定他得分了，但其實，其實是籃外空心！

打完球，他又說：「大虎，你不是說要請大家每人一支冰淇淋？」當然，大虎眨眨眼，也同意了這個建議，這傢伙平時的零用錢好像不少！

果然，自己真有一顆魔法石！說話可以改來變去，有破綻卻似乎都被一種神奇的力量給掩飾掉。

這天，阿立還蠻收斂的，不敢太過肆無忌憚。

隔天，阿立變得有點無理取鬧了。

「體力充沛，球才打得好，補充體力最好辦法就是——」他要求大虎請吃牛排，大虎睜大了眼睛，還是點了點頭，夥伴們當場歡呼不止。

「準備充分上戰場，才会有最佳成績回報老師。」他請求老師數學測驗再延後一天，老師一聽，沉思半晌，居然並不拒絕這項建議，同學們得知消息後雀躍不已。

阿立向來是個不怎麼起眼的傢伙，這幾天真的不一樣了，讓人刮目相看。

5

旭日升起，美好的清晨揭去昨夜的陰暗。

出門前，阿立把雌黃輕輕放進筆袋內，妥當收存，再踏起愉快的步子走進學校。

阿立昨晚算數學花了不少時間。考數學時一切順利，可是，考完時，老師說話了：「這次考試的及格分數提高到八十分，不及格要罰寫。」

「為什麼？」同學抗議。

「延了兩次啊！還六十分及格，會不會太對不起自己了。」

阿立嚇一跳！正想舉手再「說」，發現同學瞪了很多顆白眼過來，手臂忽然有千斤重，舉不起來。

大虎的事也出包了！其實，大虎是單親，他媽媽日以繼夜的工作，就是要給這唯一的孩子最好的生活，可是，大虎最兩天怎麼變得那麼愛花錢，還花這麼多！驚覺事態嚴重，媽媽決定到學校問個明白。

阿立的今天，非常的沉重！

他跟同學道歉，同學接受了！下午，老師帶著微笑進教室：「剛剛改好大家的數學試卷，大家都進步了，所以，不及格要罰寫的事，通通取消。」

他向大虎的媽媽深深一鞠躬，大虎的媽媽沒有責罵，只摸摸他的頭安慰：「知道問題的癥結就好，沒事了，我們大虎跟你還是好朋友，要一起努力向上喔。」

所以今天的阿立，非常的難受！

夜深了，他坐在書桌前，把雌黃拿出來，放在手掌仔細的看著、看著，然後他告訴雌黃：「我知道是你在幫我，對不對？」

雌黃不動，但，恍惚間好像亮了一下，黃色的光芒在黃色的燈光下不是很明顯。

「我功課不好，球也打不好，這些都沒關係，可是，這樣做是不對的，會害到別人，害到別人我會很難過。」

雌黃靜靜的，好像聽懂了阿立的話。

阿立把雌黃握緊緊：「不可以再『信口雌黃』了啦。」再擺進鉛筆盒的最下層，那是他收藏最喜歡東西的位置，闔上前，阿立說：「謝謝你。」

遠方的石頭公廟裡，那盞燭火也跟著放心的熄去。

從此之後，阿立再也不能「信口雌黃」了，又回復以前可愛、帶點怯弱的樣子。

這堂課是寫字課，拿毛筆蘸墨汁寫的字，筆筆都會是真工夫的展現。

只是，小學生多半欠細心，專注力不足。筆執歪了，坐姿斜了，或是手肘一抖，都會把一個字寫得又黑又髒。

不知是哪位同學開始的，粉筆可以當擦子，拿來把寫壞的字塗白，就可以再寫。於是，黑板前的粉筆一根接一根的被大家拿走。

老師看到大家寫不好，拿根粉筆想示範，居然、居然找不到一根沒墨漬的！氣得禁止：「不准再拿粉筆塗改，聽到沒。」

正巧阿立這一筆太用勁，讓宣紙紙面給濃墨糊了一塊！不能用粉筆改，阿立慌張起來，「怎麼辦？」

老師在座位間走來走去，教室好安靜。

阿立望著黑了一片的紙張，感到無助，他打開鉛筆盒，擦子只擦鉛筆字，立可帶有防水，墨汁根本寫不上去。

最後，他看到雌黃。

是一種微弱的感應，阿立不自覺拈起雌黃，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呵，一道溫熱的細流流進了阿立的掌心。

這是雌黃發出來的訊息嗎？

阿立感覺得到雌黃很想幫他擦掉墨漬，「是不是又想變魔法？不行啦。」

他把雌黃放回去，鉛筆盒卻像故意，怎麼也打不開！最後只好將就將就一下，用用看。

阿立找到雌黃身上最平滑的面，在紙上輕輕塗了起來，淡淡的黃色粉末慢慢釋出，慢慢附著在黑嘛嘛的宣紙表面，寫錯的字也緩緩消失，被覆蓋、被隱藏，阿立眼睛發亮，沒注意到老師早已停在他背後盯著！

老師伸手，一把抓住阿立握著雌黃的手掌，「不是說不准用粉筆塗改嗎？」大手按著小手，翻開！

「咦？」本是鎖著眉頭，聲音沉沉的，一見在阿立掌心的不是粉筆而是一塊石頭時，老師愕然出聲。

阿立慌張起身，差點掀翻桌面硯臺：「老師，我……」

「啊！不是粉筆，抱歉。」老師連忙扶住硯臺，「只是，你拿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阿立吞吞吐吐，他怕同學笑，「它叫『雌黃』。」果然，聽到的同學都吃吃的忍著，「嘻，女生石頭。」暴漲的笑意全擠在嘴巴中。

「你說的是，雌黃？」老師卻面露驚喜：「是『信口雌黃』中的那個雌黃？」阿立抬起臉，睜大眼睛，拼命點頭，他訝異老師居然也知道雌黃。

老師跟他借了過來把玩一番，「雌黃，嗯。」

那天，全班就只有阿立可以用他的雌黃，修改寫錯的毛筆字。

「不公平。」同學們都在嘟嘴。

「為什麼？」有同學想知道原因。

老師清清喉嚨：「以前的小孩練字或畫畫，寫錯或畫壞了，就用雌黃塗抹修改。你們今天寫的書法，不就是自古至今一脈相傳的文化藝術？所謂文房四寶，指的是筆、墨、紙、硯，不過老師今天想再加一寶，這第五寶就是——」老師頓了頓，說：「雌黃。」

原來，這才是雌黃真正的魔力。

大家都長了見識，對雌黃這醜不拉噁的黃色石頭，開始產生興趣。

而同學最後的結論竟然是：「終於知道，這就是傳說中，橡皮擦的前輩，立可白的祖師爺。」這可是高度崇拜的用詞，讓阿立聽了笑

呵呵。

遠處的石頭公廟裡，有塊大石頭盡力撐開耳朵，聽見這話，也是呵呵笑不停。

「看來，當天送給雌黃的法術，真的是給錯了，誰說可以『信口雌黃』的？歪理哪能成真！」石頭公說：「早知道，就給『橡皮擦法力』，只許認錯改正，不准胡說八道。」

許建崑

世界上有硫磺、雄黃，到底有沒有雌黃？清理學校的實驗室，丟出殘缺不全的礦石盒，清掃的學生把這些石頭供在土地公廟前，而幾個路過的學生又把它們帶回家了，只有一顆女生石——雌黃，沒人想拿。土地公幫雌黃作法，黏上了主人翁阿立，也讓阿立在學校裡施展魔力，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還真有趣。

以一則成語「信口雌黃」，結合了校園生活，編寫出一則奇妙的故事。情境描寫很好。初看到題目，還以為是模仿哈利波特的魔法寶石，讀後才知道是另闢蹊徑，有獨特的創意。

佳作



夢
姆

得獎感言

在小學服務時，我算是一個兒童文學的尖兵。1988年，到高中教書後，卻成了逃兵。事隔二十多年，〈搖錢樹〉是我重作馮婦後的第一篇作品。很高興它能獲得評審的青睞。這個鼓勵，肯定會激發出我創作兒童文學的熱情，而為這「冷冷的一行」添溫加熱。

個人簡介

黃文進。臺灣省雲林縣人。省立嘉義師專畢業後，進入小學悟人子弟。後至國立高雄師大國文系進修。卒業後，轉任高中教職。工作之餘，喜歡塗鴉，曾出版《詩文小圃》等著作十餘冊。曾獲「高雄文藝獎」等大小獎項三十多種。

搖錢樹

一、匪夷所思鄉

遙遠遙遠的地方，有個「匪夷所思鄉」。

那裡的雞，長得像鴿子；那裡的鴿子，長得像麻雀；那裡的麻雀，長得像黃鸝；那裡的黃鸝，長得像風箏。

那裡的西瓜，模樣像鳳梨；那裡的鳳梨，模樣像橘子；那裡的橘子，模樣像釋迦；那裡的釋迦，模樣像茶壺。

那裡的竹筍，看起來像絲瓜；那裡的絲瓜，看起來像茄子；那裡的茄子，看起來像山藥；那裡的山藥，看起來像拐杖。

那裡有太多太多的不可思議。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那裡有座「不勞而獲村」。

二、不勞而獲村

不勞而獲村是個神祕的村莊。

有條從更遙遠更遙遠的地方，一路穿過山、走過谷的河，流到匪夷所思鄉後，突然分了岔，夾出一塊月字形的土地，再交會向海奔去。不勞而獲村就長在那塊土地——其實是一座島嶼——上。

環繞著不勞而獲村的河水，像一頭兇猛而飢餓的老虎。任何想渡過它到不勞而獲村的外地人，都會被它吞到肚子裡；可是，村民橫越它時，它卻像一隻溫馴的小綿羊。

島嶼上，一模一樣的小屋，橫列的橫列，直排的直排，非常有秩序。大街上、小巷裡，處處可見被遛的狗和被遛的豬。不過汪汪汪叫

的，不是狗，而是豬；齣齣齣呼的，不是豬，而是狗。

房子、道路以外，遍布野花。

菊科的兔兒菜，最愛在春天點黃整座島嶼。針狀、茂密的葉子，一簇簇地綠著；繖形的花朵，一傘傘地撐著，美麗極了！

到了夏天，換雞屎藤上場了。細細、長長、彎彎的莖，爬滿了島嶼。卵形的葉子，你趴著，我躺著，一起鋪出一張波瀾壯闊的綠毯。

等到野薑花的芬芳香遍了島嶼時，那個季節叫做秋天。橢圓的長葉，從莖爭相冒出，然後捧出一束束穗狀的白花。風來時，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會跳舞的芬芳」。

當「猩猩草」把島嶼映得紅通通時，那就表示冬天來了。猩猩草是袖珍版的聖誕紅，讓島嶼充滿了聖誕節的氣氛！而在那當兒出來溜達溜達的豬和狗，常常會應景地在脖子上掛著鈴鐺呢！

島嶼上沒有樹嗎？有，但只有一棵。

村莊的中央，有座大圓環。那棵樹就長在上頭。它是一棵獨一無二、神奇無比的樹，名叫「搖錢」，所以村民都稱它「搖錢樹」——當村民往它身上一搖，錢就會掉下來，而且還可以天天去搖。村民因此人人都能「不勞而獲」。他們住的村莊，被稱為「不勞而獲村」，原因大概就在這裡吧。

三、奇形怪狀的樹

哈，哈，大家都知道章魚有八隻爪吧！但跟搖錢樹比起來，章魚不過是個「小巫」罷了，因為搖錢樹章魚爪般的盤根有十幾二十條呢！

盤根圍拱出來的大樹頭，上面卻只長出一根細細的樹幹。這根細細的樹幹，歪七扭八的向上彎去，但彎到兩層樓高的時候，它就不再長了——大頭小身，畸形得很。

搖錢樹的枝桠，零零落落的。上頭的葉子，稀稀疏疏的。

不過，千萬不要小看那些葉子喔，它們的厚度、形狀、顏色，每

片都不同。有肥肥的，有瘦瘦的，有鼓鼓的，有扁扁的；有圓圓的，有方方的，有長條狀的，有五角形的；有紅紅的，有綠綠的，有白白的，甚至有黑黑的……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而最叫人驚訝的是，那些葉子其實都是錢；當它們掉落時，轉哪，轉哪，轉到地面時，就變成了花花綠綠的鈔票，而且掉一葉再長一葉，永遠掉不完。

四、警告碑

人是最愛錢的動物——搖錢樹，怎能安然無恙呢？

沒錯！它應該早就被盜了。但可能是它身旁那塊「警告碑」發揮作用，所以大家不敢對它下毒手吧！

「樹名搖錢，魔力驚人；葉落錢出，源源不絕！
生存之道，切莫靠之；自求多福，方為上策！
如需挹注，一天一次；若有違規，天翻地覆！」

這塊碑立於西元一年，立碑人是當時「匪夷所思鄉」的鄉長。

但根據傳說，西元前，那兒有兩棵搖錢樹。其中一棵被貪心的傢伙多搖了一次，導致全村差點滅絕。之後，每個爸爸、媽媽都會千叮嚀萬交代地告誡兒女不可違規；等兒女變成了爸爸、媽媽之後，也都會千叮嚀萬交代地告誡兒女不可違規……這個關於劫難的傳說和到現在仍代代交接的叮嚀，恐怕才是搖錢樹能夠活到今天的真正關鍵吧！

五、阿西得了憂鬱症

住在村子西邊的「阿西」，是個很愛寵物的人。腦滿腸肥的他，養了一頭豬、一條狗。早上他會在島嶼上到處遛豬，傍晚則改遛狗。

為了養活那頭豬和那條狗，他得拿出一半的錢來買飼料，以致他

總覺得入不敷出，心裡頭也因此老是有團烏雲罩著。

他去看醫生。醫生說他得了「憂鬱症」。

「能開個藥給我嗎？」阿西央求醫生。

「不行！你的病無藥可救。」醫生斬釘截鐵地回答。

「那我該怎麼辦？天天胸悶、心悸、無食慾、想自殺，生不如死啊！」阿西一副快崩潰的樣子。

「很簡單哪，去工作賺錢啊！有了錢，你和你的豬、你的狗就衣食無虞了，憂鬱症自然也就不藥而癒囉！」醫生說。

「不！我才不去工作呢！有搖錢樹養我，我幹嘛去工作——工作挺辛苦的。」阿西回答。

「既然這樣，你就繼續憂鬱吧！我……幫不了你。」醫生一邊搖頭一邊給阿西一個白眼。

「喔……可是我……」阿西吞吞吐吐的。理智上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對策，但情感上，好吃懶做的他做不到。

有阿西這種困擾的人，島嶼上多得是，只有少部份的人例外。

住在村子南邊的「阿南」，是一家早餐店的老闆。收入本來就不錯，他又每天去搖一次搖錢樹，所以日子過得挺優渥的。

住在村子北邊的「阿北」，則是「異類」。他從來不去碰搖錢樹。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你怎麼那麼笨？搖了就有錢拿，為何不去搖呢？」村民都這樣嘲笑阿北。

「警告碑不是講得很清楚嗎？『生存之道，切莫靠之；自求多福，方為上策！』我能憑本事養活自己呀！我幹嘛去搖呢？」阿北理直氣壯地說。

「好吧！你就繼續當傻瓜吧！」這是嘲笑者的結論。「不搖搖錢樹就是不搖搖錢樹！」則是阿北的堅持。

六、令人憂心忡忡的阿東

住在村子東邊的「阿東」，也算是個「異類」。

阿東的父親死了以後，留給他一筆龐大的家產。如果能守成，幾輩子都能不愁吃不愁穿，偏偏他染上了賭癮，把家產都輸光了。後來，他向親友借錢，想把輸掉的都贏回來，但投入的錢完全像打狗的肉包子。阿東因此負債累累。

「不要再賭了！從今起就靠搖錢樹，老老實實地過活吧！」村民都這麼勸他。

但村民的忠告，對他來說都只是耳邊風。每天，他一搖到錢，就往賭場去，根本沒有老老實實地過日子。

「這怎麼了得？你們看，那阿東面黃肌瘦的，再這樣下去，不死才怪！」有的村民耽心沉迷賭博、不顧三餐的阿東，很快會一命嗚呼哀哉。

「死了也好！這種不肖子，真讓祖先蒙羞呢！」有的村民轉憐憫為鄙夷。

「自作孽，不可活！由他去吧！死有餘辜是他應得的！」有的村民則對他失望透頂，連「死有餘辜」這樣的字眼都說出口了。

七、孤注一擲

可是，村民的指指點點，不但沒有滅火，反而讓阿東的賭焰更加猛烈。

今天一早，他搖到錢後，照樣朝賭場走去；平常他是三步併兩步的，今天更快，一陣風似的。

「我對不起祖先！我對不起祖先！我一定要把輸的統統贏回來！我一定要把輸的統統贏回來！」阿東邊跑邊喃喃自語。

其實那時候的阿東已經孱弱得像一匹又瘦又癩的馬了，「馳騁」

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一想到自己因賭博而失去了一切，包括尊嚴和名譽，他便突然如魔鬼附身那般，狂飆了起來。

不過很快的，他又一陣風似的跑回村莊。這個畫面，不到一秒鐘，便讓村民「唉！」「唉！」「唉！」地嘆個不停。

但就在這一片嘆氣聲中，搖錢樹的葉子一片一片地枯黃，枝桠一根一根地乾裂，樹幹一步一步地炭化……。

天哪！原來惱羞成怒、無計可施、鋌而走險的阿東又去搖了一次搖錢樹。

八、蟾蜍滿島嶼跳

「警告碑」所說的「天翻地覆」，隨後發生了。

原本的晴空，瞬間被陰霾佔領了；小河的水，瞬間滾燙了；全部的房屋，瞬間倒塌了；所有的花，瞬間凋謝了；搖錢樹，瞬間化為灰燼了。警告碑則碎了一地，一直藏在碑下的一輪化石般的「老樹頭」此刻現出身來……。

阿東呢？他的身上冒出了大疙瘩，一個、十個、百個……哇！一眨眼，阿東就變成了一隻蟾蜍，而且還全身流膿。

村民呢？除了從來沒有搖過搖錢樹的阿北外，也都在頃刻之間變成了長膿泡的蟾蜍，不同的只是，有生以來搖的次數少的，膿泡比較少，搖的次數多的，膿泡比較多。

九、阿北的口述歷史

倖存的阿北，後來搬到鄉公所所在地的村落居住。一年、兩年、三年……他早已習慣長得像風箏的黃鸝、模樣像水壺的釋迦、看起來像拐杖的山藥。只是那場災變，永遠是噩夢，經常在夜裡驚醒他。

五十年後，年齡已快九十的阿北接受記者採訪。部份訪談內容如下：

記者：您是那次災變唯一的倖存者？

阿北：是。

記者：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阿北：除了我以外，村民都變成了流膿的蟾蜍了。那隻最令人作嘔的、淚水最多的是阿東，其餘的也都是醜八怪，差別只在有的醜得比較誇張，有的醜得比較含蓄而已！

記者：其他的人，喔不，其他的蟾蜍也流淚嗎？

阿北：流啊！嚴重的如下大雨，輕微的如下小雨。不過有個現象挺讓我覺得哭笑不得的，那就是當阿東走向他們時，他們的嘴角會不自覺地仰出四十五度來！

記者：什麼！阿東變成蟾蜍後，人家還嘲笑他？

阿北：沒錯！唉，人性嘛！

記者：警告碑碎了以後，真的現出一輪化石般的老樹頭嗎？

阿北：是的，一點也不假！

記者：它有何意義？

阿北：它呀……它證實了兩千多年來的傳說一點也不假呀！

記者：您的意思是……兩千多年前那兒確實另有一棵搖錢樹在？

阿北：對！那個傳說沒有被加過半滴油或添過半滴醋。

記者：您認為不勞而獲村會再現嗎？

阿北：也許吧，誰能知道未來這世界會怎麼變化？……只是希望不勞而獲村果真再現的話，村民不要再重蹈覆轍了……因為好端端的人變成流膿的蟾蜍，真的真的太恐怖了！

十、災變一百年後

災變一百年後，冬天一走，島嶼起了變化……。

已經快一百四十歲但卻越來越年輕，看上去只是個小伙子、並且還當選為鄉長的阿北，帶了一群像鴿子的雞、像麻雀的鴿子、像黃鸝

的麻雀和像風箏的黃鸝，渡過河，來到島嶼上。他在警告碑的舊址，立了一塊一模一樣的警告碑，不但內容沒變，連立碑人也同樣是「匪夷所思鄉鄉長」。

不久，碑旁冒出了一根細細的、歪七扭八的樹幹……。

又不久，兔兒菜長出來了，一簇簇針狀、茂密的綠葉和一傘傘繖形的黃花，重新彩妝了整座島嶼；到了夏天，登場的是雞屎藤。橫躺、直趴的卵形葉子，再度為島嶼編織出一張波瀾壯闊的綠毯；夏天一過，遍地都是野薑花。這「會跳舞的芬芳」仍舊在風中，不斷地搖曳著一束束穗狀的白花；等猩猩草成了島嶼的主人時，則已是冬季。袖珍版聖誕紅的它，依然讓整座島嶼洋溢著聖誕節的氣氛。

滿島嶼跳哇跳的蟾蜍呢？哈哈，它們成了雞、鴿子、麻雀和黃鸝的三餐！

「誰會是這座美麗島嶼的新住民呢？」圍著島嶼的河一問再問。

「但願不是貪婪的人！」兔兒菜、雞屎藤、野薑花、猩猩草，先後都這麼回答。

不過，翌年元旦那天，蟾蜍被吃得連一隻也不剩了，一隻一隻的雞、鴿子、麻雀和黃鸝，則不可思議地變成了一個一個的人……。

林武憲

〈搖錢樹〉這個有趣的童話，從「匪夷所思鄉」、「不勞而獲村」、「警告碑」到「災變一百年後」，共十個段落，像十塊拼圖，拼成引人入勝，讓人深思的童話故事。

得憂鬱症的阿西、孤注一擲變成蟾蜍的阿東，還有其他村民也變成蟾蜍，最後，貪心懶做的蟾蜍被吃了，一隻一隻的雞和鴿子等，則不可思議的，變成一個一個的人。豐富的想像、鮮活的語言和生動的情節，構成一個富有寓言色彩的童話故事。



蕭
荷

得獎感言

常常有對可愛的小姐弟，在等電梯的空檔，蹦蹦跳跳地跑過來蹲在紗門邊，觀賞客廳裡的小魚缸。這時候，我會悄悄地將客廳的門縫再開大一點點，好讓他們看得清楚些。沒有邀請他們進來站在魚缸前面看魚，是想讓他們享受隔著距離看魚的樂趣。那充滿期待與驚喜的純真笑語，便是我創作的動力。我知道，我也將樂此不疲地繼續寫下去！

個人簡介

蕭荷，本名施綉好，一九五九年生，專科畢。公務員退休，現為家庭主婦。

作品小說〈女人與貓〉、散文〈聰仔〉獲臺中縣文學獎、詩作〈相思〉入選聯合報「臺灣詩鄉」、散文〈聰仔〉入選九歌「九十一年散文選」、油畫作品獲「第一屆中央機關美展」第二名、繪製臺北市政府「臺北入口網」宣傳海報。散文及童話作品散見於報紙副刊，第一張插畫於聯合文學發表。

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

南瓜奶奶個子矮小，但是臉和肚子卻是又大、又圓。

她整天嘻嘻哈哈。因為愛穿著長長的寬寬的橘色長袍，戴一頂大大的橘色草帽出門，所以，大家都叫她南瓜奶奶。

她喜歡散步，喜歡看樹、看花、看天空、看飛鳥。她最愛看一路上不同的、奇怪的、美麗的房子。她跟飛舞的蝴蝶說：「真美呀！小蝴蝶。」她也跟花瓣上採花蜜的蜜蜂說：「謝謝你呀！小蜜蜂。」

她常常對大家說：「你們真棒哪！給自己拍拍手吧。」

這天，南瓜奶奶又戴著橘色大草帽出門了。她習慣推著一輛枯樹枝做的小推車，上面有個枯葉編成的方型箱子，裡面裝滿千奇百怪，大大小小的玩意兒。

南瓜奶奶來到公園，看到坐在涼亭裡一臉發愁的山羊爺爺，就笑嘻嘻的走過去問：「山羊爺爺，您在愁什麼呢？」

山羊爺爺低著頭回答：「我的眼睛，越來越不行了，讀書看報紙，都快看不清楚了呀！」

南瓜奶奶知道山羊爺爺喜歡閱讀。不能閱讀，肯定讓山羊爺爺非常非常地不快樂。

南瓜奶奶想了想，睜大了眼睛說：「呵！有了，我有您需要的東西哩！」

南瓜奶奶伸手在小推車的枯葉箱內東翻翻西攪攪，才拿出一個藍色的小花布袋：「山羊爺爺，這個送給您。」

山羊爺爺接過小花布袋問：「是，什麼寶物啊？」

「是『快樂時光』！」

「快樂時光？」山羊爺爺慢慢打開小花布袋，從裡面拿出一支黑色木柄上面有個大大的圓圓厚厚的玻璃片，山羊爺爺沒見過這東西，就問：「這，做什麼用呢？」

南瓜奶奶說：「這叫『放大鏡』。」

南瓜奶奶教山羊爺爺將放大鏡靠近報紙往左移，又往右移，再往上移。這時，山羊爺爺才恍然大悟，高興地大叫：「真神奇呀，字都變大了，看得清清楚楚了呀！」

南瓜奶奶也笑了，她跟山羊爺爺道別時，還邊走邊唱歌：「祝您有個『快樂時光』喲！」

南瓜奶奶在「不怎麼樣小學」當志工，她很喜歡小朋友，常常會送些奇怪的禮物給小朋友。

下課鐘響，南瓜奶奶坐在操場旁的石階上看粉紅兔拍球。

粉紅兔才剛開始學而已，所以，才拍幾下，球便跑遠了。粉紅兔常常要追著球跑，覺得很累，也很氣餒。

南瓜奶奶看著看著就推著小推車過去，問：「粉紅兔呀，妳在拍球啊！」

粉紅兔沮喪地回答：「老師說要考拍球，三十下才算及格，但是我怎麼練，最多也只有五下而已。」

南瓜奶奶聽了，笑嘻嘻地安慰她：「噢！拍球啊，要有耐心，常常練、努力練，練久了，就會進步。」說完，伸手在小推車的枯葉箱內翻找了半天，最後取出一個彩虹盒子說：「喏！這個送給妳。」

粉紅兔一見那彩虹盒子，眼睛都亮了，急著問：「這是……什麼東西呢？」

南瓜奶奶微笑著說：「是『快樂時光』哩！」

「嗯，快樂時光？」粉紅兔滿臉不解地問。

南瓜奶奶叫粉紅兔將盒子打開來，但裡面空空的，什麼也沒有。

粉紅兔問：「盒子裡……沒有東西啊！」

「有，盒子裡有一隻透明的手套。妳看見了嗎？」南瓜奶奶將它當寶貝般，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地從盒子裡輕輕拿出來，深怕一不小心就會弄壞似地，將它放到粉紅兔的小手上。

「可是，什麼……也沒有哇！」粉紅兔皺著眉說。

南瓜奶奶對著天空哈哈大笑，說：「有，有一隻神奇的手套。沒騙妳，看，它已經戴在妳手上了。」

粉紅兔努力地張大眼睛，停了幾秒，好像真的感覺到了，她欣喜地說：「唔！真的！」

接著，南瓜奶奶叫粉紅兔再繼續練習拍球。

說也奇怪，粉紅兔一連拍了十幾下，球都沒有跑走。

「加油啊！粉紅兔。」南瓜奶奶說。

粉紅兔很認真專注地跟隨著球的彈跳節奏拍球，她一點也不覺得累。

過幾天，粉紅兔跑來跟南瓜奶奶說，考試時，她一連拍了兩百多下，球還一直跳，不想停下來。老師誇獎她，同學們也都跑來圍在她身邊幫她數數，為她加油。

南瓜奶奶聽了，一邊笑一邊愉快地唱著：「祝妳有個『快樂時光』喲！」

中午，南瓜奶奶在「星星廣場」看一群小朋友跳繩。

她發現好多小朋友都好厲害，可以跳繩跳得很好。有的人一會兒用單腳跳，一會兒又兩腳交叉跳，也有的是兩人一起跳，一起玩。南瓜奶奶還看到有一組是兩人在旁邊拉著長長的繩子，讓五、六個人同時在繩子內側跳。不過，這個比較難，一定需要默契同心協力才行。

「真好看吶！」南瓜奶奶忍不住讚美道。

大家都盡情地在玩耍，可是，只有小花貓在場邊休息，還一副悶

悶不樂的樣子。

「妳怎麼不跳呀？小花貓。」南瓜奶奶問。

「我不會跳。」小花貓說。

「不會跳？」南瓜奶奶兩手拿起小花貓的繩子往上一拋，等繩子落在南瓜奶奶的腳前了，才說：「喏！很簡單的呀！」

「可是，我學不會啊！」小花貓一點也不想學跳繩，因為每次才跳三四下，就會踩到繩子。她說：「老師說要跳五十下才及格，唉！跳繩真無趣呀！」

南瓜奶奶看了看小花貓，想起了什麼，就伸手在小推車的枯葉箱內掏來掏去，最後拿出一個半月型狀的黃盒子來，她說：「小花貓，這個送給妳。」

小花貓看到半月盒子，臉就笑了：「好漂亮呀！」

小花貓將半月盒子打開來，裡面裝滿了各種顏色的魚骨頭，有白的、綠的、紅的、藍的、還有橘色的，說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南瓜奶奶跟小花貓說：「小花貓，這彩色的魚骨頭好看又好吃，當妳要練跳繩之前，可以選一個來吃，那跳繩時就會很順利喲！」

「真的嗎？」小花貓有點遲疑：「那我現在可以吃嗎？」

南瓜奶奶笑著點了點頭。小花貓就閉著眼睛選了一個，那是水藍色的魚骨頭，是小花貓最喜愛的顏色。小花貓很小心很小心地將它放進嘴裡，霎時，一股冰冰涼涼跟冰淇淋一樣的濃密感，便充滿在小花貓的嘴裡。再經過一秒、兩秒、三秒的時間，又在喉嚨中融化了、爆炸了、開花了。

小花貓抓起繩子往前一拋，雙腳一蹬，一下、兩下、三下……哇！小花貓一點也不想停下來了，她一邊跳，一邊繞著「星星廣場」外圍跑，大家都給她拍手鼓掌叫好。

「小花貓，妳好棒！」南瓜奶奶也跟著大聲喊。

一星期後，小花貓告訴南瓜奶奶，考試時，她跳了一百五十下。

小花貓還不相信自己這麼會跳繩，就連小花貓媽媽也都不相信，以為小花貓說謊，還特地跑到學校問老師。

老師說：「是真的，小花貓真努力練習。她一口氣跳了一百五十幾下，都沒有停呢！」

南瓜奶奶聽了開心地抱著小花貓：「小花貓！妳好棒。」

南瓜奶奶又開始唱歌了：「祝妳有個『快樂時光』喲！」

週末下午，外面雖然下著雨，南瓜奶奶還是穿著她的橘色長袍，戴著橘色寬邊大草帽，推著小推車出門去。南瓜奶奶將一支大花傘綁在小推車的把手上，她想：「這樣，就不會淋到雨了。」

南瓜奶奶慢慢地走，慢慢地逛，她一點也不著急；她喜歡東看看，西瞧瞧，感覺隨意又自在。南瓜奶奶走過幽香四溢的香草巷，經過溪水淙淙的紅木橋，遠遠地，她看見了寶貝熊趴在他家的窗檯上，像一顆洩了氣的氣球，乾乾扁扁，連眼皮動都不動一下，不曉得跟誰在嘔氣。

南瓜奶奶走過去，問：「怎麼了？寶貝熊。」

「真討厭！」寶貝熊雙手支著下巴，沒什麼精神：「每天都下雨。」

「噢！下雨……不好嗎？」南瓜奶奶問。

「有什麼好？」寶貝熊手托著腮幫子，咬著嘴唇，彷彿「雨」是他的敵人似的：「到處都灰濛濛的，一點都不好看。」

南瓜奶奶聽了低頭想了一想，就從小推車的枯葉箱內拿出一把透明傘，說：「看，這是什麼？」

寶貝熊的眼皮抬了一下，覺得好無聊：「不就是傘麼。」

「不，不，不是傘唄！」南瓜奶奶將它交給寶貝熊，說：「這是『快樂時光』。」

「哼！快樂時光？」寶貝熊覺得好笑，有點不屑的樣子。

「是呀！喏，你現在把它打開來試試。」南瓜奶奶說。

寶貝熊半信半疑地把傘打開後說：「打開啦！」

「那你站到傘底下去。」南瓜奶奶說。

寶貝熊聽話的往傘下一站，南瓜奶奶又說：「抬頭看看。」

寶貝熊一抬頭，臉上的表情馬上變得不一樣：「哇！」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告訴我，你看到什麼了？」南瓜奶奶問。

「雨點打在傘上的感覺好不一樣啊！」寶貝熊像得到寶物似的在傘下轉來轉去，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叫著：「南瓜奶奶，你看，那一閃一閃亮晶晶地，好像煙火啊！」

寶貝熊拿著傘開心地邁開大步往公園走去，他邊走邊說：「雨天，才不無聊呢。嘩啦……嘩啦……」

「怎麼會無聊呢？」南瓜奶奶對著寶貝熊的背影，唱著：「祝你有個『快樂時光』喲！」

每天、每天，南瓜奶奶開開心心地到處逛，結交大朋友、小朋友，給缺乏自信的人打氣，給遇到挫折的人鼓勵，南瓜奶奶覺得她每天都過得好快樂好快樂。

直到最近，大家忽然發現南瓜奶奶不見了。

「南瓜奶奶！」

「南瓜奶奶！」

「奇怪，南瓜奶奶到哪兒去了？」

「對啊！南瓜奶奶去哪裡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問，南瓜奶奶是不是失蹤了。

山邊、河邊、公園、橋上、操場、星星廣場、大街小巷，到處都不見南瓜奶奶的蹤影。大家你問我，我問你：「看見南瓜奶奶了嗎？」

不用說，每個人的回答一定是：「沒有。」

「南瓜奶奶不見了。」

「南瓜奶奶失蹤了。」

南瓜奶奶失蹤的消息很快地傳開。大家都在猜，南瓜奶奶是不是推著小推車跌進河裡去了。

立刻、馬上、於是，大夥兒全擠到河邊，並且推派長頸鹿哥哥趕緊伸長了脖子找找，有看見任何影子，都要跟大夥兒報告，一定一定要找到南瓜奶奶。

長頸鹿哥哥努力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張望了良久，才說：「南瓜奶奶……好像……不在河裡耶。」

聽了長頸鹿哥哥的報告，大家又開始猜，南瓜奶奶是不是跟她的小推車被困在「那個」山洞裡了。這麼一說之後，大夥兒又匆匆忙忙爬到「高得要命山」的半山腰處，站在一個俗稱「黑鬼洞」的洞口前面。可是大夥兒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走進洞裡去看個究竟。

「南瓜奶奶！」

「南瓜奶奶！」

儘管大家往山洞裡一直叫，一直喊，仍然只聽得到一聲聲長長的「南……瓜……奶……奶……」低沉的回聲，並沒有聽到南瓜奶奶平時開朗的回應。

「恐怕凶多吉少嘍！」山豬伯伯搖搖頭說。

「去年，猴大媽的小兒子上山迷了路，聽說進去『黑鬼洞』之後，就沒出來了呀！」山豬嬸嬸說。

「對呀！對呀！狐狸阿姨家的大妞也是一樣，到裡邊躲雨就失蹤了吶！」黑狗大叔說。

聽起來，這「黑鬼洞」還真是可怕，難怪大人們總是叮嚀小孩子，沒事絕對絕對不要到這裡來。

這時，有人想到了，那麼就請蝙蝠叔叔進去瞧瞧吧。

蝙蝠叔叔義不容辭馬上「咻！」一下飛進洞裡去了。

這時，大家圍在洞口屏息等待，祈求老天爺幫忙，讓蝙蝠叔叔不

負眾望，能夠救出受困的南瓜奶奶才好。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當大夥兒唸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遍「阿彌陀佛」和一萬零一次的「聖母瑪麗亞」之後，終於看到蝙蝠叔叔出來了。但是，並沒有南瓜奶奶的影子。

「南瓜奶奶，我好想你啊。」小黑豬流著淚說。

「南瓜奶奶，妳答應請我吃的松露巧克力呢？」小松鼠紅著眼眶說。

「南瓜奶奶，妳說要送我一個樹葉做的綠水壺呀！」烏鴉說。

「就是啊，南瓜奶奶，妳還沒有教我唱『快樂時光』歌呢！」小牛弟弟說。

「我看見了。」停在樹枝上的小麻雀突然大叫。

眾人幾乎同時抬頭，齊聲問：「在哪兒？」

「我看見南瓜奶奶的小推車了，在她家院子裡的松樹下面。」小麻雀回答。

「小推車在？那南瓜奶奶呢？」烏鴉急問。

「南瓜奶奶？不知道，沒看見。」小麻雀說完，拍拍翅膀飛走了。

「唉！」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是搖頭又是嘆氣。

這時，山羊爺爺咚咚咚一步一步慢慢地爬上來了，他喘著氣說：

「南瓜……奶奶她……哪兒也沒有……去。」

「哪兒也沒去？」眾人看向山羊爺爺：「那怎麼不見南瓜奶奶呢？」

「她在……醫……院……裡……」山羊爺爺答。

「啊？」大夥兒一聽，都急了。

這時，狐狸阿姨趕緊遞過水來給山羊爺爺喝上一大口，稍做休息：

「慢慢來，您慢慢說清楚，怎麼回事。」

山羊爺爺喝過水，氣順了，便對大家說：「其實，南瓜奶奶很早就生病了。」他看看大家，又說：「而且是很嚴重的病啊！但是她很樂觀，一直都很樂觀。你們看，她出門都是戴著草帽，那是因為她的頭髮都掉光了。還有，她每天都穿那件長袍，也是為了不讓你們看見

她的腳長滿了紅斑。現在她不能走路，躺在醫院裡了呀！」

眾人聽了，都靜默無語。

過了一會兒，小松鼠說：「南瓜奶奶好可憐！」

「南瓜奶奶好勇敢！」小花貓說。

寶貝熊轉身面向南瓜奶奶家，對著院子裡的那棵松樹喊：「南瓜奶奶，妳好棒！」

「我要去看南瓜奶奶。」粉紅兔說。

「我也要。」烏鴉說。

「我也要。」小牛弟弟說。

很快的，大家都來到醫院，擠在南瓜奶奶的病床前。

南瓜奶奶明顯變瘦了，但她仍然努力露出笑容，說：「謝謝你們來看我。我沒事，只是，我好想好想出去走走，可是我的腳……」

「這，我有辦法。」長頸鹿哥哥說完，伸長了脖子到南瓜奶奶家的院子裡，將停在松樹下的小推車給推過來了。

大家小心翼翼地將南瓜奶奶抱進小推車的枯葉箱內，帶著南瓜奶奶沿著香草巷、紅木橋、公園、河邊及有奇奇怪怪房子的大街散步。大家一邊逛，一邊陪著南瓜奶奶說笑、唱歌。

小蝴蝶、小蜜蜂、小麻雀也飛來了。他們圍繞在南瓜奶奶的小推車旁邊，一邊唱著：「祝你有個『快樂時光』喲！」

「祝你有個『快樂時光』喲！」

許建崑

南瓜奶奶推著小推車，裡頭藏有許多神奇的寶貝，她幫助山羊爺爺、粉紅兔、小花貓、寶貝熊等等得到了各自想要的「快樂時光」。可有一天，南瓜奶奶不見了，森林裡的小動物努力尋找，才知道南瓜奶奶生病住院了。為了幫助南瓜奶奶出遊的心願，大夥兒把她放進小推車，帶她到公園、河邊、街道走一圈，分享共同的「快樂時光」。這是個輕鬆溫暖而有趣的幼兒故事，純潔無私的愛心油然而生。



童話組決審會議紀錄

天馬行空，文學童話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 會議室
紀錄整理：李佩瑜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童話組共收到 88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林金郎、許榮哲、蔡榮勇選出 27 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林武憲、許建崑、康原，互推許建崑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林武憲：從二十篇作品中，本次作品大多缺乏創意，因此寓言和民間的故事居多，我個人偏好純童話，但大部分作品中看出作者對於童話的概念不是很了解，這部分就有點可惜。

許建崑：就如林老師所說，這次入圍的作品中寓言和民間故事居多。寓言、神話、民間故事、童話、小說，都屬於敘事文體。童話文體的演進從格林、安徒生的古典形式，走向利用小說的技巧、結構概念來表現，也就是人物應該具備鮮明的形象，情節安排不再是反覆三段的模式，屬於現代童話。

康原：什麼是童話？不管是寓言、民間故事或是成人的童話，情節能夠吸引人，就是好的童話。本次作品有許多是有民間故事改編而來的新童話，如：虎姑婆、嫦娥奔月等等，都是好的題材，如何能夠讓故事情節能夠有完整性，並讓人回味，都是評分的標準之一。

■第一輪投票結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從二十七篇當中選出十四篇，結果為：

一票：〈月光仙子與娃兒〉、〈郵票的願望〉、〈剪刀石頭布〉、〈風之生〉、〈婆婆的樂團〉、〈耳朵不見了〉、〈畫畫〉

二票：〈零下十八度的願望〉、〈月光花〉、〈搖錢樹〉、〈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阿立的魔法寶石〉、〈辛星找靈光〉

三票：〈影子失蹤記〉

召集人許建崑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獲得一票的作品，請投票者遊說另外兩人，如獲其中一人支持，也可以列入最後的決選。經討論結果，一票的作品容或有若干可喜的表現，卻也有可議的缺點，未能敗部復活重入決選。

■兩票的討論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

林武憲：主要描寫現代童話的劇情，我個人較偏好純童話，但情節上安排得不錯，而且結尾具有啟發性，是篇還不錯的作品。

許建崑：以小說與童話結合的方式書寫，感情上十分強烈，並且具有啟發性，情節上也有技巧的敘事，十分生動活潑。

康原：以現代童話的形式來書寫，有傳奇故事的技巧，情節安排引人入勝，作者善於利用劇情衝突的方法，來寫小孩子心中的「願望」。情節環環相扣，是一篇富啟發性的童話。

〈月光花〉

許建崑：以嫦娥故事互文，寫出對孩子有激勵性的作品。文字表現弱些，情節有小瑕疵，但瑕不掩瑜。

康原：這是一篇運用民間傳說「月亮」故事的原型，展開新生意義的創作，文中以「愛」為依歸去處世，凡事需有愛的指引，暗示世人不可只想擁有名利與富貴，不能有太多的貪念。

〈搖錢樹〉

林武憲：從「匪夷所思鄉」、「不勞而獲村」、「警告碑」到「災變一百年後」，共十個段落，像十塊拼圖，拼成引人入勝，讓人深思的童話故事。豐富的想像、鮮活的語言和生動的情節，構成一個富有寓言色彩的童話故事。

許建崑：有寓言性質，諷刺世人貪財懶惰。結構完整，可惜人物過於平面，不生動。

〈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

許建崑：故事中描寫著南瓜奶奶推著小推車，裡頭藏有許多神奇的寶貝，她幫助山羊爺爺、粉紅兔、小花貓、寶貝熊等等得到了各自想要的「快樂時光」。這是個輕鬆溫暖而有趣的幼兒故事，純潔無私的愛心油然而生。

康原：也是一個以愛為主的故事，情節及故事上掌握還算不錯。

〈阿立的魔法寶石〉

林武憲：由現代故事編寫而成，整體結構上蠻有創意，情境及故事上描寫得很好，讓人容易被吸引入故事中。

許建崑：以一則成語「信口雌黃」，結合了校園生活，編寫出一則奇妙的故事。情境描寫很好。初看到題目，還以為是模仿哈利波特的魔法寶石，讀後才知道是另闢蹊徑，有獨特的創意。

康原：是一個以現代的奇幻故事編寫而成的童話，讀來順暢，故事上也蠻有創意的，是篇還不錯的作品。

〈辛星找靈光〉

林武憲：題材上的選擇不錯，故事情節安排上輕鬆有趣，但說服力稍嫌不足。

許建崑：乍看之下，故事充滿了武俠情趣；仔細揣摩，卻是一篇樂鬧的溫馨的為孩童演述的童話。故事裡營造著輕鬆快樂的氣氛，洋溢著祖孫親情。

■三票的討論

〈影子失蹤記〉

林武憲：虎姑婆、小兄妹、老爺爺、貓頭鷹，加上魔法、門神、鬥法，透過變形、誇張等手法，形成奇妙的連結和故事。虎姑婆和圓仔山的民間故事，經過作者一番巧思再創作，融入現代生活，變成有現代感的童話，可看出作者一再用心改寫的痕跡，有點複雜。

許建崑：以互文的方式重寫虎姑婆故事，情節較為平鋪直敘，沒有新意。

康原：藉由民間故事轉寫為現代童話，雖然故事趣味性較少，但也有可圈可點之處。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七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20分（林武憲7分，許建崑6分，康原7分）

〈辛星找靈光〉15分（林武憲2分，許建崑7分，康原6分）

〈月光花〉14分（林武憲4分，許建崑4分，康原6分）

〈阿立的魔法寶石〉13分（林武憲6分，許建崑5分，康原2分）

〈影子失蹤記〉12分（林武憲5分，許建崑3分，康原4分）

〈搖錢樹〉6分（林武憲3分，許建崑2分，康原1分）

〈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5分（林武憲1分，許建崑1分，康原3分）

投票結果為〈零下十八度的願望〉為第一名、〈辛星找靈光〉為第二名、〈月光花〉為第三名，其餘四篇並列為佳作。三位評審同意，會議結束。

 散文類
 青少年
 國中組

- | | |
|-----|----------------|
| 第一名 | 吃年糕的滋味／蔡妙廣 |
| 第二名 | 繽紛的馬卡龍思念／柯丞恩 |
| 第二名 | 攤販／劉亮君 |
| 第三名 | 輕騎獨賞晨景／郭庭綱 |
| 第三名 | 最美的聲音／魚 |
| 第三名 | 破迷／蔡維洋 |
| 佳作 | 風絮之中，陌上花開／片 |
| 佳作 | 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江佳穎 |
| 佳作 | 一甲子親愛的妳／星星國王 |
| 佳作 | 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郁玕璇 |
| 佳作 | 背影／翁有潔 |
| 佳作 | 憶起／張承睿 |
| 佳作 | 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蔡茗伊 |

第一名



蔡妙廣

得獎感言

一篇得獎文章的誕生，通常要有個轟轟烈烈的開場，但這篇是個國二生再平凡不過的作業，得獎，除了驚奇還是驚奇，沒有什麼比得獎更幸運的，特別是離會考越來越近的我們。

春雷一響，思考的獸又再度甦醒、活躍，而寫作，我只是一隻手，在後面推著我的，是無數雙手——感謝國小啟蒙的蘇老師、國中砥礪督促我的劉老師、還有家人、朋友、也是題材的阿嬤，感恩，遠方的風帶來了曙光的氣息。

個人簡介

在2001年於豐原出生，從小個性樂觀，不愛寧靜喜歡結交朋友，在南陽管樂團度過最難忘的國小時光，現就讀於豐南國中，喜歡現在的生活。

沒有任何作家應有的特殊癖好，喜歡打球、看小說、下棋，啊！講話。最喜歡的科目是國文，原本討厭的數學也慢慢和好。

我就是我，沒有任何矯揉造作，「畢竟」我是個國中生，不！我對學生的身分感到驕傲。

吃年糕的滋味

所謂「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告別了隆冬，隨著對對紅聯影、陣陣爆竹聲中，春節，漸漸地步入了這紛擾的城市，瀰漫著歡欣，瀰漫著熱鬧，瀰漫著民族特有的甜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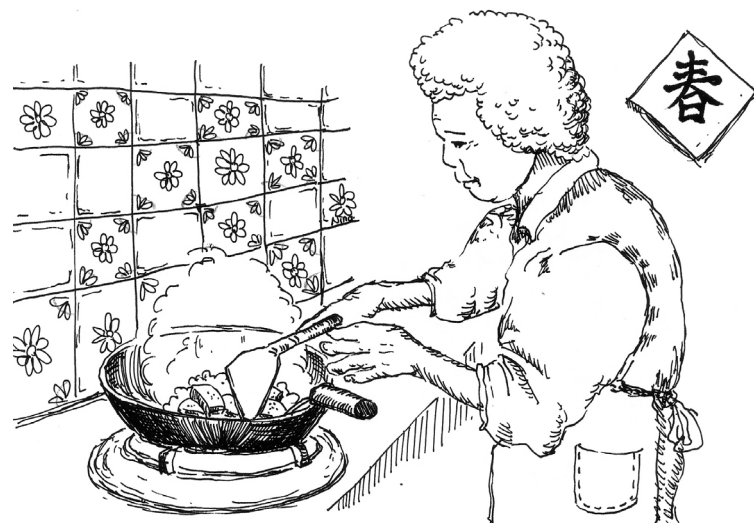
在我小時的印象裡，年糕，總是被高高擺在供桌上，用一個平底的紅碗裝著，上頭還插著一隻竹籤，有個大紅紙札，用篆字寫著「春」「福」，總是從除夕夜放到初一天明，再換上一個新的，而這被換下來的年糕，便再也不是供品，而是待入口的佳餚。

這時的我，癡癡地瞧著阿嬤將年糕切成一塊塊，道進了打了蛋的油鍋裡，「啪吱啪吱」的煎油聲，油光和年糕就跳起了一段段華爾滋，而蛋汁也不惶多讓，飛濺著，噴躍著，湧進了年糕軟嫩的懷抱裡。不久，一股香味自廚房流瀉而出，流瀉，這詞用的貼切，剛開始是淡淡清香，接下來便是濃一點的焦香，似乎深浸在年糕的甜美裡，心道：「這樣的甜，剛好！」但他卻不因此而嘎然止住，反而如精靈一般，到處散布著香甜，直至整得房子滿溢著醇美的年糕味，他才善罷甘休，這時，瀰漫在鼻腔的香氣，直衝上了腦門，把五臟六腑熨的服服貼貼，年糕，是點心，但品聞，更能將它獨特的味兒表露無遺。

端上桌後，大夥兒各持一筷，大快朵頤了起來，煎過的年糕實是人間美味，色香味俱全，所謂色，它不起眼的外表，卻有著一種深藏不露的魅力，油光滑嫩、膚若凝脂，微微的焦黑，更顯得嫵媚動人；若論味，不須多言，只要一咬牙，微酥的外表和Q嫩的內在，立即提醒你——它無非是一道珍饈佳餚，感受到年糕和皓齒便在喉間唱起纏

綿的歌劇，歌聲悠遠而雋永，餘韻無窮，像是陽光在按摩你的胃、微風在輕拂你的咽，一塊下肚後，你便欲罷不能，接二連三地將吃得精光，幾塊年糕、幾雙筷子，便征服了全家挑剔的味蕾，你說，這是不是人間美味？

年糕，一種老祖宗的智慧，一種令我引頸期盼的首席美食，一道好吃到全家稱道的市井甜食，它雖然不是國宴上的主角，也沒有淒美的傳奇故事，它卻活躍在油鍋上，活躍在我對年節的記憶裡，板凳上那大啖年糕的滋味，至今仍縈繞在心頭，一份對春節的回憶，對傳統手藝的印象，才下舌尖，又上心頭。



陳憲仁

從吃年糕開啟了過年的歡樂、家庭的溫馨，真的寫出了年糕的滋味。其中，物的滋味、人情的滋味，全包含在內。國中生寫飲食文章，能夠寫得文字四平八穩，缺漏極少，還能將親情寫進來，發揮了飲食文學的精髓，頗值鼓勵。

評審意見



柯承恩

得獎感言

很感謝我的作品獲得評審的青睞，也感謝我的國中老師，把一個與讀書、看書無緣的我，引導我徜徉在書香的熱情園地，指引我踏入寫作的想像領域，不斷的滾動式成長和進步。這一篇是國中的最後一篇散文，沒想到第一次參賽就能得獎，對我來說，這為國中生活畫上完美的句點，寫盡十多年來心中最大的成就與珍貴的回憶。

個人簡介

從小我是一個過動的小孩子，追、趕、跑、跳、碰樣樣難不倒我，而書本總是反其道而行，離我遠遠地，大概只有睡前才能發揮催眠功效，上了國中愛上閱讀，在小說世界中找到另一生活重心，除了動，還多了寧靜的冒險世界，驅使我化想像為文字，無論成熟與否，只想寫下生活點滴，勾勒由衷軌道。未來，我會加油，用筆寫盡我的籃球夢。

繽紛的馬卡龍思念

幸福帶給我的感覺，就是帶著微微的酸甜感，彷彿喝下一口酸甜的檸檬汁。而我的幸福就是那一盒小小的馬卡龍，不同的顏色中代表了幸福的不同口味。

一個無色的馬卡龍，正等著我用我的幸福顏料，慢慢的一點點彩繪成一個個幸福的馬卡龍。打球時的幸福，就像流出的汗水，那一滴滴淡淡的藍色顏料正為那無色的馬卡龍，穿上淡藍色的小洋裝。與朋友之間的時光，彷彿是烤箱的能源，伴隨著時間的過去，空氣中開始散發微微的香氣，那剛出爐的小甜點，讓我在每一次品嚐它的美味時，想起當時的場景，喚起熾暢燒烤的淋漓滋味。裝飾過後的紅色馬卡龍，就像夢幻般的愛情風暴，在一次次中的瘋狂追逐之中，灑下紅色外層，每一次的爭吵不滿與原諒，點綴出一顆顆心型的裝飾品，在一陣放空的狀態下，不停的重複體會那嘴巴裡散開的陣陣甜蜜，那在你身後默然的開心，讓在身旁的別人也想身處在那戀愛風暴裡，體驗互相關心妳我的奇幻夢境。

一個隱藏在心中的粉色馬卡龍，對妳的思念般的緞帶，彷彿正回應我的心意，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圍繞在它的邊邊，對妳的不捨就像細砂糖，擠在它的上頭，裡頭的奶油，就像是與妳相遇到今天的友情，讓品嚐它的我絕不會忘記屬於我們的回憶。在它的身旁照耀它的微光，是夕陽在落下時，放出的今天最後陽光，黑夜的來臨就像我們的離別，對思念的對方希望下一個早晨到來，那一顆畫破黑夜的黃色馬卡龍，正是為了讓我知道離別，不會是永遠的離別，下一次的見面，就像太陽再次照耀在它身上時的時間，是那麼的短暫。

人生就像一顆七色的馬卡龍，在每天的生活中，學習到、感受到，表達中呈現的無價珍品。但如果因為學習到錯誤的人生觀念，感受到人生的黑暗面而改變一個人對某事物的一切，處處表達出對於別人的不滿，那這顆無價馬卡龍，就像被人拋下的垃圾一樣，不再讓人在意。



劉克襄

透過不同色澤的比喻，生動而活潑的將馬卡龍的特性描繪，讓人對這小小點心充滿想像。同時，又把一個少女的細膩和觀察事物的角度，極盡巧妙地表達，帶出了語意的趣味。大概只有這年紀的孩子，才有這等美善心思，單純地寫出這一樣態的食物滋味吧。

第二名



劉亮君

得獎感言

我非常地榮幸能得到這個獎項，這給予了我很大的鼓勵並也因此增添了自信心。

我要感謝我的國文老師，他啟發我寫作的興趣，讓我發現文字的美妙。國小的時候，從來沒有人說我的作文寫得不錯；但上了國中之後經過老師不斷的訓練和鼓勵之下，我越來越有信心，也不再覺得要寫出一篇好文章是多麼困難——只要用心寫出自己真實的感覺並且感動得了自己，就會是篇好的文章！謝謝評審老師的欣賞！

個人簡介

我是劉亮君，今年 15 歲，畢業於后里國中，現在是豐原高中的學生。我喜歡吹奏樂器，尤其在空曠的地方、無聊的時候，我會拿起隨身攜帶的直笛吹奏心中所想的愉悅旋律；我更喜歡看書，我會拿著小說到書房讀，或是把書抱在懷中享受想像與空間合為一體的感覺。

攤販

冰冷的雨點落在青色的雨傘上，這晚的夜顯然是特別的孤單。我帶著些許懷疑的心情，穿過窄巷走向夜市廣場——果然，寥寥可數的攤販仍為著冒雨前來尋找食物的顧客點亮黑暗寂寞的夜空。

在大雨傘下，老闆用他那經歷過多年苦難磨練而結滿厚繭的雙手，熟練的在鋼杯中放上塑膠袋，掀起魚湯鍋蓋。那一瞬間，帶著魚湯鮮味的白煙撲鼻而來，均勻的散布在空氣之中，讓我有了想跳進鍋內大快朵頤的衝動，啊！一定很舒服。再繼續看著老闆把粉嫩又Q彈的魚尾巴拋起放進鋼杯中，把塑膠袋「唰！」的一聲抽出杯子。手法熟練得像是變魔術一般——一尾活跳跳的淺水魚躍出水面，跳進玻璃魚缸中，遨遊其中。這畫面每每都令我感到新奇即不可思議。

當我心滿意足地轉過身的剎那，我看到了排隊在後頭的人們的表情——從等待中產生的不耐煩、焦急或是興奮轉而成開花結果後的喜悅。還聽到有人小小聲的說：「終於要輪到我們了，這裡的魚肉湯超好吃的喔！」我偷偷地笑了笑為老闆高興著。

回家的路上，雨仍然輕快的在傘上舞動著。我開開心心的提著美味的藝術品、一邊回想剛才在攤販前的場景：老闆認真嚴肅的臉上感覺有些慈祥、兩鍋滿滿的鮮湯中沉浮著一隻隻肥美可口的魚……等等，鍋子裡是「滿滿」的！就算雨天裡有客人光顧卻不一定會賣完。我的腳突然停頓了一下才又繼續向前……

在這樣的下雨天，在這客人不多的夜晚，還是有很多攤販願意出來擺攤。即使會來的顧客不是很多，甚至用一隻手更能數得出來。但是攤販老闆們依然不放棄那些冒著風雨前來尋求溫暖的人們、依然為

他們端上碗碗溫心。

坐在餐桌前，我心存感激的享用著魚肉湯。感謝各個攤販，感謝賣魚湯的老闆，讓我在這下雨的日子看到點亮了燈的夜晚，給了我的肚子一個希望！

雨停後，夜晚下的燈光又多了暈紅。人們紛紛從家裡走了出來，為夜市增加了更多生氣與熱鬧氣氛，攤販老闆也因為這份熱情和忙碌，在勞累的臉上露出笑容。

攤販們為的沒什麼，只是為這一刻的雨過天晴。



陳彥斌

這篇文章有瑕疵，如看攤販煮魚湯，竟「讓我有了想跳進鍋內大快朵頤的衝動」，又如文章最末，夜雨停了，竟形容是「雨過天晴」！

不過，以一位國中生來說，這篇文章算流暢，雨夜中買魚湯的幸福、喜悅感覺，躍然紙上。形容攤販煮魚的巧手，以及「冒著風雨前來尋求溫暖的人們，依然為他們端上碗碗溫心」的形容，都很生動、溫馨！這是此文得獎的原因！



郭庭綱

得獎感言

2000 年出生的千禧兔，居住於繁忙的臺灣大道旁鬧中取靜的巷弄中。剛從明道中學畢業，即將就讀臺中一中。

我喜歡文字——它的含蓄、安靜，令我著迷。我也喜歡它的表達方式——就如同樂高積木一般，只要能了解每一個字的意義，就能用它們來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不同的作品，而每一個作品又各自有不同的風貌。期盼自己能夠持續寫作，永遠做個在堆積木時尋找感動的人。

個人簡介

我在深夜臨睡前得知這意外的消息——啊！得獎了！緊接著便是飄飄然的身體和一個晚上開心的失眠。

感謝評審老師的鼓勵、父母的支持和老師的指導，以及一路上相挺或指教的朋友。因為有你們，才有這篇文章。

喜歡在清晨或黃昏時，騎著腳踏車出去溜溜，感受一下整個城市的溫度與氣味，暫時遺忘秒針的滴滴答答，改以城市的脈動計時。

輕騎獨賞晨景

我放鬆了雙腳，任憑雙輪往斜坡滑下。迎面而來的清風，挾了些許水氣，載著幾絲晨光；路旁的柏樹沙沙的搖起了沙鈴，抖落了滿地露珠。兩旁的景物如快轉似的向後飛馳，我的心也隨之飛揚起來，像高空中的風箏，雖然孤獨，但不寂寥……。

早晨，像剛睡醒還呵著哈欠的孩子，巷子裡有一層薄薄的霧氣。我在霧氣中，騎出小巷子，穿過大馬路，再轉入另一區的巷子；那是一段紅磚屋櫛比鱗次、錯落有致的小巷弄，巷弄靜謐，毫無喧囂，只有老屋牆上的紅磚在朝陽下反射出金黃的光線，好像在告訴人們，它們也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去——我曾經聽父親說，這一帶的老房子，大部分是以前政府配發給官員們的宿舍，想來，它們的門前，都曾經車如流水馬如龍吧！

轉出巷弄，嘩啦嘩啦唱著歌的麻園頭溪，蜿蜒奔瀉，一路西去。溪畔，是一整排臺灣欒樹橘黃翠綠雙色展演的舞臺，臺灣欒樹橘黃的蒴果和她綠色的枝桠，和著早晨輕輕的風和麻園頭溪優美的歌聲，在晨曦中跳著曼妙的舞姿。我稍駐足，用眼睛當照相機，拍下這片賞心悅目的美景，儲存在心裏，帶著滿滿的感動，蹬上腳踏車，繼續前行。

草悟道上，朝陽正伸出手，撫摸著地上的石英磚，石英磚也用熱情回報她，於是一大片亮晃晃的金，就這樣撒滿了整條路上，亮得讓人無法直視。大樹下，又是另一番風景——一整大片的點點光毯；那是朝陽頑皮的小孩，他們鑽進了樹葉，穿過了枝桠，灑落在地上；當風一吹，光點們就像玩大風吹一樣，嘩啦嘩啦地換了位，上一刻的美

也成絕響，下一刻，卻又是一次美麗的新生。騎在大樹下，在這些光影的覆蓋下，我突然有種神聖的感覺，彷彿披了這身光影，我便能尋回兒時那顆純真無憂的心。

騎著腳踏車兜風，是我獨享的快樂時光，我踩著雙輪，在這個城市的街廓巷弄中，穿梭閒晃，常在不經意間，驚見這城市自然與人文的美。她總是帶給我驚奇、驚喜和歡愉——我驚奇於這城市街道的整齊與美；驚喜於自己對這城市的新發現，那就如同一隻螞蟻發現滿地的食物，而急著想要回去告知同伴一般；也歡愉於獨佔的滿足感，那就好像一隻松鼠發現了滿滿一個樹洞的堅果而獨佔的那般滿足。

就像那隻松鼠——我獨自品嚐著這整座城市。品嚐她的自然風景，品嚐她的人文建築，品嚐她的氛圍和氣味……。路邊的釀酒廠傳來的氣味，就是今天的冒險——微香、令人陶醉的獨處時光。

陳彥斌

一篇書寫臺中地景的好文，輕快的單車，從省府官舍，一路滑過麻園頭溪、綠園道，雖僅是臺中一隅，卻讓人感受臺中處處有驚艷！

發現城市之美，作者形容「如同一隻螞蟻發現滿地食物，而急著想要回去告知同伴」，也如「一隻松鼠發現了滿滿一個樹洞的堅果而獨佔的滿足」，想獨享，也想同樂！複雜的愉悅心境表達得淋漓盡致！

第三名



魚

得獎感言

我很開心可以得到這個獎。而能得到這個獎項，最主要得謝謝評審的青睞，除此之外還要感謝很多人，像是我的國中導師，她同時也是我的國文老師，老師謝謝您三年的指導；我的哥哥，因為有他幫我在截止日期前將作品寄出，才能得到機會去參賽；還有親愛的媽媽，因為您我才能得到啟發和靈感。最後我要再次說「謝謝！」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個人簡介

本名叫高嘉好，筆名則是——魚，臺中人，即將升上高中一年級，天蠍座O型。個性有點害羞，平常喜歡看散文和小說，也很喜歡打羽毛球，腦袋瓜時常會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最美的聲音

生活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聲音，你曾聽過最美的聲音是什麼呢？有些人覺得是深入靈魂的歌聲；有些人覺得是樂器優美的旋律；還有些人覺得是大自然的天籁一風，呼呼咻咻地吹著；雨，淅淅瀝瀝地下著；雷，轟隆轟隆地打著；鳥，啁啾啁啾地叫著……。而我認為最美的聲音，是媽媽有點尖銳的說話聲。

過去，我總覺得媽媽在耳邊的嘮叨聲很煩人。早上要出門前，媽媽總會叮嚀我：「公車卡拿了沒？」、「天氣轉涼，要多穿件外套、戴一條圍巾。」、「氣象預報說今天會下雨，要記得帶傘。」然而，我的回答常是：「喔，知道啦。」、「嗯。」

凌晨十二點或一點時，如果媽媽發現我的燈還亮著，便會敲敲房門，看我是不是不小心睡著了，或是還在念書。若我有所回應，她便会關心的問：「要不要吃東西或喝牛奶？」我的回答是好，她便会趕緊去熱牛奶和準備一些零食。端給我時，也不會忘記提醒我：「要早點睡，常常熬夜對身體不好。」

這些我曾認為理所當然，甚至覺得煩人的關心、叮嚀，直到有一次媽媽身體不適，才驚覺不是那樣。那幾天的早上，因為媽媽睡得比較晚，我得一個人去吃早餐，也沒有人會在我耳邊提醒著我要帶雨傘、外套……。到了傍晚，回到家看見晚餐擺在桌上，雖沒有看到媽媽的身影，卻聽見房裡傳來斷斷續續的咳嗽聲。頓時，只覺得鼻頭一陣酸，眼淚就如水龍頭壞掉般，一直從眼眶流出，無法停止。

現在，儘管媽媽在看到新聞報導的社會事件後，依然如同以前一樣會憂心忡忡地叮囑：「不要跟網友碰面，大多是騙人的。」、「在

學校時，上廁所要找同學一起，而且不要去太偏僻的廁所。」、「放學不要在外面閒晃到太晚。」但是，我的回應不再是不耐煩的「嗯」、「喔」，而是讓她知道我有把她的話聽進去、放在心上，並且會對她說：「謝謝您！」和「我愛您！」

因為，我發覺雖然媽媽很少直接對我說：「我愛你！」，但是她的每一句嘮叨，卻蘊含著濃濃的愛意，讓我能枕著它們安穩的進入夢鄉，讓我能藉著它們勇敢的面對挫折，讓我能帶著它們正直的步向未來。它們是我生命中最美的聲音！

陳憲仁

將媽媽的聲音視為「最美的聲音」，本不足奇，但此文卻用反面來寫母愛，如所謂最美的聲音是「媽媽有點尖銳的說話聲」；然後對媽媽的嘮叨、叮嚀，不滿之餘，最後點出的竟是「讓我能藉著它們勇敢的面對挫折，讓我能帶著它們正直的步向未來」，讀來反而情深意重。

文中從小事寫親情，很能表現出一個孩子的心思，也讓人更能感受到親情真的就在那些細微處。



蔡維洋

得獎感言

能得到臺中市文學獎青少年散文類的三獎，我感到非常開心與榮幸，我要感謝父母、姐姐長久的支持，以及所有教導過我、給予我諄諄教誨的老師們，謝謝黃意玲老師提供我這個機會，最後感謝評審的肯定，這對我真的十分意義重大，也期許自己在未來能筆耕不輟，寫出更好的文章！

個人簡介

我是就讀臺中市居仁國中，準備邁向國三生活與會考的蔡維洋，興趣多元且廣泛，喜歡看電影、閱讀、田徑、旅遊，這是第一次嘗試寫散文，覺得好像踏進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新世界，探索到許多有別於以往的新東西，於是我又多了一個興趣了！

破迷

夏有豔陽，秋有涼風。怎奈正值青春年華的我，卻深陷迷惘。

為何迷惘？段考結束的週末，同學們無不狂歡慶祝。然而此時的我卻機械般麻木地按著電視遙控器，不停切換電視頻道，只覺索然無味。打開許久未用的社群網站，看著一張張陌生臉孔擠眉弄眼的自拍照，不加停留地滑過、再滑過。

有人說：「留一點空白，什麼都不想，也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但我感到的卻是無所適從，在真實的表情也無法皆是心的蒼涼，再貼近的形容也無法描寫思緒的荒蕪。

在段考前我總是過著接近苦行僧的生活，而在成績揭曉後，除了如釋重負，也為自己拚搏後的成績感到心滿意足。然而這次，榜單公布後，他人豔羨的眼光對上的卻是我槁木死灰般的雙眸，悵然若失的感覺緊緊攬住心頭。

「就是我要的生活？」

「難道我人生的意義就只在考試？」

一趟香港之旅帶給我啟發。

香港街道狹小彎曲，行於其間，彷彿置身於水泥峽谷；抬頭一看，只剩破碎的藍。走在馬路上，綠燈一亮，急促而刺耳的鈴聲隨即響起；地產公司櫥窗展示的天價數字，更是有形的壓力。

香港在地人生活緊湊，要面臨許多壓力及競爭，卻仍能在夾縫中求生存、瞳眸中閃耀著堅定與自信，也許越是艱困的環境，越能磨練出堅強的意志，得到的也會更多。而我對自己的期望不應只限於課業，要勇敢地跨出舒適圈，如一匹不羈的野馬，自在闖蕩，不以害怕失敗

為不去嘗試的藉口。

人總會有徬徨的時候，尤其青少年這個敏感的時期，相信自己有媲美大人的理性與能力，但實際處理經驗卻極為貧乏，其實迷茫並不是頹喪、消沉的代名詞，它是個機會讓我們停下腳步，檢視、思考、頓悟，再出發。也許生活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能把昔日的迷惘昇華為今日奮發向上的動力。

而我亦領略到，其實人生在我們開始想要賦予它意義的那一刻起，便有了意義，只是需要時間的醞釀與智慧的累積，方能品味。而有些問題，盡力解決的過程中，往往早已獲得比答案更好、更多的收穫。

這一刻，我已走出迷惘，準備與更好的自己相遇。

陳憲仁

開頭以四季的美好入題，反思青春年少為何會有苦悶與徬徨？下筆自然，力道油然而生。而在一趟香港旅遊後，透過觀察、思考，獲得了思想的改變，因此「破迷」。文章後半寫到的人生體會，清明、深刻，年輕人有此收穫，實為難得。

唯此文在切入香港之旅時，缺乏鋪陳，顯得突兀。

佳
作



片

得獎感言

很驚訝，同時也很開心。關於文學，我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因為想寫，為什麼想寫？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一定会繼續寫，繼續於文學浩瀚中載浮載沉，我喜歡這種輕飄飄的感覺。感謝父母及朋友的支持以及評審老師的肯定，讓我能夠分享給大家我所捕獲的剎那。

個人簡介

陳珮妤，2000 年情人節生，筆名片，自己知道很奇怪。

今年為曉明女中的準高一新生。超愛幻想，已經有了輕微妄想症。國中開始東寫西寫，寫了卻也又有著怕人看的矛盾情緒。方向感不太好，有點粗心，但十分努力於讓自己變成正向積極且認真生活的人。

風絮之中，陌上花開

風起。沙塵漫天群舞。

柳絮果真因風起，風吹花兒應當落。

無風，則應不起浪。

一因，必對一果，此可為所謂之「法則」。

但，為何在深夜獨自靜讀時，總會為詩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感到輕佻可愛；為蘇軾的「竹杖芒鞋輕勝馬」感到怡然自得；為琦君的那塊「月光餅」感到單純天真？彼此時空應無關聯，無因，怎得果？

我願為此作出解釋。一因，所延續的，可能是綿延不絕的果。因為我們彼此都有與生俱來的共同點——都是凡人。

先不話及稱之李白的「天上謫仙人」，在生物學上的分類，我們著實是屬於同一類人，因為是人，所以有情，正因有情，而後有感，又因有感，才創造出了超越時空的羈絆。

屬於陶潛的杯中尤物，就讓李白來飲盡吧！而在余光中先生眼裡，釀出的月光是否香醇依然？

閒時王維所注視著的桂花飄零，與琦君秋季時的「桂花樹下搖桂花」所倒映在眼中的景致，是不是相互共鳴著相似而又相異的頻率？

偶爾，當遭遇了悲傷的事、煩躁的事、抑或是憤怒的事，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可憐、可悲，彷彿遭遇了何等深大的國仇家恨！但隨著時間、空間的轉移，一切都如同化為堆肥的枯葉、融為水流的初雪，漸漸地被沖淡了。

被風吹起細小的柳絮阿，或許知道自己因何而起，卻不知道曾有多少相似的飛絮因風而飄散，因風而轉圜於天際間。

蒼穹何等廣大，覆載之間，有多少與我相似的情感頂天立足於這之下？心臟共同的悸動，同樣上下起伏的氣息，不論時間、空間，我都懂的。自古，人之常情如此深刻地刻劃於歷史長河中，也因此，在心底的某處，我從來不曾感到孤獨，因為我始終知道，在蒼涼的月色後，過去的某日，必有一人，正與我同時仰望這片星輝斑斕，或許一邊一口飲盡杯中酒。

但同時，我也不禁感嘆，在千年前的心願，又要有誰來延續？

白居易所吟詠的琵琶女，誰來幫她填補寂寞？辛稼軒口中含恨的「殺賊」宿願由誰來達成？李白將進酒中的豪氣與不甘獨醒，在醉後，是否終歸平淡落寞？

我不知道，也無從得知。可以裝作與我不相干，但同為生活在天地間的同類，有些遺憾、憤恨卻儼然也刻劃在心頭，與古人同樣的月下獨酌，看似荒唐，但卻正是最真實的心情寫照。

或許，遺憾終究是遺憾，但相對的，許多佳話、美事，也同等地蜷入了過去的一隅。

不論喜悅、悲傷、或好、或壞……無一不會隨著時間消逝，而最終，又不斷地會有嶄新的篇章覆於過去之上。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是我極愛的句子。從字裡行間不難想像吳越王與其妃子間的愛情，如此深情而令人動容。但在後來的這份柔情纏綿，又有誰來為之延續？所有屬於過往的熱烈呼聲，到現今的此刻，只能靜聽風的低喃……

要是有天，柳絮不再因風起，過往的情思不在有人為之悵然、為之仰天長嘯，世界，是否會因此改變？人之常情是否真的無堅不摧？

我無法，也沒資格贊同。

不論如何，情依舊在，風依舊吹，時間依然持續向前邁進。

答案，我僅留給因風拂起的茫茫沙塵，在縹緲中，陌上花，也緩緩開矣……



江佳穎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給我一個把我對書法精神描繪的文章發表於臺中文學獎的機會。寫書法是我在休閒時喜歡做的活動，而〈蘭亭集序〉則是我最喜歡的書法作品之一，希望藉著作品，我能將書法的美傳出去。

個人簡介

13年前的6月27日，我，江佳穎，誕生於人文薈萃的臺中。我的父親與母親都十分重視我的教育，因此我從小便在書香的環抱和大自然的呵護中成長。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靜靜的蹲在草堆中觀察，和細細的品味書中的一字一句是我從小最愛做的事，這兩項嗜好也成就了我與眾不同的觀點。未來，我希望能帶著這兩種嗜好完成我的夢想。

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

春去秋來，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又到了冬天萬物蕭條的時節，埋在土裡的我冷得瑟瑟發抖。腦海中，我一生中的每一個片段，如海浪般一波波的湧現……

我的第一個主人，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某天心血來潮，拿了一張紙，筆一落，只見筆勢萬千，運筆如驟雨旋風，不一會兒，雕畫出了霸氣書法一方的我——蘭亭集序。我一「出生」便受到王家子弟的呵護，許多人看過我後嘖嘖稱奇，說我是稀世珍寶，王家人更是愛護有加，直到有一天……

唐太宗李世民酷愛書法，寫得一手好字。一天，他聽到蘭亭集序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珍寶，便把我騙了過來。我永遠記得我被送往宮中的那天，儘管天氣晴空萬里，但我的心情卻陰雨綿綿。我不想離開這待了百年的家，我回頭看著我的家，一股思念，不捨的情緒湧上心頭，眼淚模糊了我的視線，我低下頭，讓我的思念沒入人生的海洋，消失在深不見底的海溝中。

唐太宗雖然像以前我在王家時般禮遇我，但我總覺得缺少一份愛。我像一個遊子，雖然離開了家鄉，但仍然想著家鄉的一景一物。我在宮中等待著再次回到家鄉溫暖的懷抱中。沒想到，我的盼望實現了！那天，宮中的內監把我小心翼翼地捧在雙手當中，我的心裡喜孜孜的，我終於又可以回到家鄉了。夏日的太陽把大地曬得暖暖的，我的心也跟著暖了起來。驀地，我瞥到了前面的棺材，頓時我心裡暖烘烘的感覺煙消霧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寒而慄的打顫。這是一條將你推向黑暗無比的陪葬路，而不是返鄉的快樂路程……

凍骨的寒冷逼迫我回到現實的生活中，埋在地上的那一年又一年，我老了，也領悟人生的道理。我覺得人生就像海水一般，挫折、困境就好比在海中的一塊塊暗礁，在困境之後努力成功時的大放異彩，就是暗礁衝擊岩石後所激起美麗的浪花。我等待著人們發現我，我等待著、盼望著……

佳作



星星國王

得獎感言

首先，要先謝謝各位評審的喜愛，很感激也很驚訝可以獲得這個獎項，一開始並未抱持著要得獎的心態參加這個比賽，只是想的人生中多一個經驗，在無心下獲得的反而更令人感到珍惜，在此再度誠摯的感謝。以後我會努力寫出更多讓人感動的文章，一直一直努力地走下去！

個人簡介

我是臺中市光榮國中一名國三的女孩，跟一般人不同的是，作文課時別人總頂著苦瓜臉，我卻笑得燦爛，對我來說「寫作」是一件幸福、紓壓的事，遨遊在屬於我的小宇宙中，我總能快速找回自己的定位，我也喜歡認識朋友，跟大家一起笑著的感覺很美好！

一甲子親愛的妳

我愛翻看相簿，一本一本的，就好像身歷其境一樣。有一個下午，我又到那個充滿古味的書櫃中挑了幾本相簿。首先，我揀了有著深藍色的皮套，看似歷史悠久的那本。裡頭全是有些泛黃的黑白照片，我看到一個嬌美的女子穿著絕世風華的緊身旗袍，抿著嘴笑著，青澀如她，就似一朵初開的花；下一本，是很普通的一本相簿，在側邊的示意紙，似乎正怪罪著主人的忽略，孤單的引人注目，而裡頭的照片更是少得可憐，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背景是一幢古老建築的照片，女子換上輕便的工作服，身邊圍繞著三個垂髫之年的幼童，背後還背著一個襁褓中的嬰兒，縱使辛苦，她的笑容還是那樣堅毅且滿足；最後一本，是最現代化的，精緻的印刷及淡淡刻著的金色小字顯示出這本相簿要價不斐，而照片不再黑白，女子的身形卻不如以往婀娜多姿，光滑的肌膚也出現深深皺紋和斑點，她已從母親晉級為奶奶。

小孩總是不懂事的吧。還記得兒時與奶奶一同出外逛街時，奶奶總愛攬著我的手，熱情的問我想吃什麼想買什麼，我總覺得難為情，先是急急忙忙的甩開她的手，又刻意地將步伐拉大了些，不是沒有注意到她眼裡的閃爍，就那麼一瞬，她是不會對我擺臉色的。我一直裝作沒一回事，從來沒有將她細小的神情變化放在心裡，直到長大後才發現，原來這樣的動作不僅沒禮貌，還很傷人，現在奶奶年紀大了，我總想拉她出門走走，深怕她會遺漏掉生命中任何一絲她該享有的美好，但她卻只是幽幽的說：「奶奶年紀大了，腳使不上力，會成為你們年輕人的拖油瓶……」，我聽了心中一緊，酸酸澀澀的，其實我不介意慢慢攬著她走，我只想陪她一起看見更多。

那個開朗笑著的奶奶，原來病痛纏身好多年了。奶奶三十多歲時就罹患糖尿病，有一次她騎摩托車不經意摔倒，膝蓋擦破了皮，過了幾天竟腫了起來，看似柔軟的傷處，卻像在她身上埋下了一顆未爆彈。她必須住院觀察，因為小小的細菌感染有可能會奪走她的性命。還記得我剛聽到消息時，眼淚就不爭氣的掉了，心中慌的很，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死亡跟我們那麼接近且不容拒絕。我姍姍的步入病房中，低著頭啞啞的說：「妳怎麼就不聽話呢，大家都很擔心妳啊」，而當目光一對上她的，眼淚又如滾滾洪水傾洩出。她也默默跟著掉眼淚，含笑對我說：「傻孩子，奶奶沒事，你看我不是好得不得了嘛？別哭了。」此話一出，只是令人更加難過罷了。

近日，奶奶心臟的老毛病又犯了，狀況時好時壞，當她心臟痙攣時，她不再帶著溫暖的笑，是因為她痛苦的笑不出來了。我似乎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她的痛苦。不用想到很久很久以後，她離開我的那一刻，現在看著她被病魔侵蝕，就足以令我有如千刀萬剮了。或許是我們骨子裡有一股相似的氣息，心情不好時，只要看到奶奶，那些圍繞著我的灰色陰霾總能一掃而空，她對我來說不僅是良師益友，更是一種無比溫暖的存在。想著她為了大家花白了頭髮，一生中忙碌奔波，還有那善解人意的心腸，或許某一天，我只能默默翻著相簿回味她的好了。從未想過要好好說再見，也不想做好準備。



郁玦璇

得獎感言

很高興自己的文章能夠受到評審肯定，榮獲佳作的殊榮，心中的喜悅久久不能平息。無患子葉色淺綠，予人清新之感，秋末葉色逐漸轉黃，豔麗脫俗，讓我一看見就喜歡。這次配合學校環保月生態觀察文章寫作的活動，連續觀察無患子半年的時間，除了從中深入了解無患子的生長，它也帶領我認識周遭更為豐富的生態，能夠對大自然有更多的認識。再次感謝評審的肯定，往後會更加努力精進自己的寫作功力。

個人簡介

本名：張祐芸。筆名由來，玦：「半環形有缺口的佩玉」；璇：「美玉」代表生命是由好壞不同的經歷組成，藉此惕厲自己要禁得起各種磨難，像璞玉一般被琢磨成美玉；郁：「有文采的樣子」，用以期許生命一路有文學相伴，永不寂寞。平時喜好閱讀散文類書籍，亦對寫作、硬筆、書法頗感興趣，也具備了一些能力。同時喜歡大自然生態觀察。

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

南風為大地吹散了夏日的熾熱，西風悄悄替萬物織上了金黃色的豔麗服飾，漫步校園，迎迓金風送爽的九月天。放眼搜尋，唯獨她特別，亮油油的衣裳上，還摻著碧綠的點點巧飾，在植物群中顯得格外照眼，這獨樹一幟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

陣陣秋風中以凌波微步，款擺裙裾漫步前來，輕輕撥開一層層秘紗，為尋找藏匿在我心中疑惑的解答。於是我和無患子邂逅，在溫馨校園的一隅。那時的無患子佇立在微涼的風中，蒼翠挺立，伸展著縱錯的枝桠，枝幹顏色由深而淺，粗細由纖至削。在溫和金烏的照耀下，映著燦亮奪目的金黃。霎時商風一拂，掠過無患子挺拔的身軀，葉子稀疏舞落下幾片，飛花似的飄零於厚實的土地上。我徐徐拾起一片葉，輕嗅它的清新氣息，有泥土、有秋意、有生命的味道。

十一月底朔風無情地急掠襲擊，無患子無聲無息地在換裝。北風一颳，呼呼作唱，無患子的葉片彷彿一場黃金大雨般大滴大滴地覆盆而下，幾聲啪啪作響後，在地上見著似若兵荒馬亂的寫實戰場，憐憫那些驍勇善戰的葉片戰士也已奄奄一息。逢此時候，無患子的樹幹略些枯黃，仔細端量較為纖細枯瘦。我徙倚其下，輕緩撫摸著無患子細密相間的粗糙枝幹，時而捧起那滿地金黃略摻點枯槁的葉子瞧了又瞧；時而靜靜地蹲坐在樹下，仰頭細細品味著無患子恬靜的唯美之姿。

一月底至二月初，無患子徹底將自己淨空了，在碩大的寒風中回憶自己一年的過往，嬌羞地展現自己毫無裝飾點綴的軀幹。枝幹尤其到了末端，與其他部位相較，明顯有些蜷曲；色澤亦自最初的咖啡色，轉換成淡灰色、純白色、淺咖啡色相合的異樣色彩。土地上的小花小

草進入冬眠的狀態，缺少了這些小兵立大功的渺小功臣之陪襯，無患子那粗大的千年老根凸出泥土表面，顯示她已經有些許年歲。雖然在勁烈冷風中，我卻能忘卻冷冽，駐足凝視眼前的一切，欣賞無患子那含蓄的傲骨之美。

鶯啼燕語之際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無患子也重生了。春天踏著悅愉的步伐，踩著歡喜的跫音悄悄前來與冬天交棒。萬物復甦，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和煦的三月，大自然的奇幻魔法纏繞於無患子光溜溜的軀幹，她正緩緩地甦醒。在枝頭上抽出一片片歡忻的新綠。那初長的清綠羽葉，嬌嫩欲滴，讓人不由得興起採摘的慾望。無患子那冬日的樹皮褪去，慢慢換穿回溫和的淡褐色外衣。樹梢上偶爾停駐的麻雀，自在閒適的譜出吱吱喳喳的和諧樂曲，時常有不同種類的鳥群隨聲附和，在樹頂上組成一派悅耳的交響曲。於是，鳥兒高聲歡唱、雀躍玩耍，蝶兒雙雙成對、翩翩飛舞，蟲兒欣然進食、唧唧鳴叫的歡樂情景，交織在這曼妙溫馨的三月天。

這時，我不經意地抬頭仰望校園的茫茫樹海，剎那間，一陣迷眩，似若看見無患子正在高空俯瞰這一切生機蓬勃的風景，露出了陶然的微笑。

佳作



翁有潔

得獎感言

身為一名忙碌的國中生，繁重的課業使人幾乎喘不過氣來。但，在課業之餘，我喜愛閱讀寫作，紓解壓力。這次能獲得這個殊榮，令人欣喜。「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我要像蠟燭一般，將自己滿滿的感動注入作品中，讓更多人收到我的愛。我想，不管遇到阻礙，一定要秉持著寫作的熱忱，不斷的寫出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個人簡介

清涼如水的夏夜，有牛郎織女的故事，才顯得星光晶亮；重山綠水間，有竹舍、茅舍，才顯得詩意盎然；在我的生命裡，寫作和閱讀則增添更多的風采。閱讀，如蜜蜂採蜜，汲取書中精華；寫作，如蜜蜂釀蜜，將書中精華轉化成扣人心弦的文章。我愛閱讀，愛寫作，愛從生活中找到心靈的悸動，隨筆創作出一篇篇動人的作品。

背影

寒風凜冽的冬日，一個蹣跚的背影，推著沉甸甸的古董三輪車，穿梭市集巷弄，她，不是愛心菜販陳樹菊，不是十元自助餐阿嬤莊朱玉女，卻同樣有著慈祥和藹的臉龐，樂於助人的心，以「愛」溫暖這個世界。她，是住在對街的阿玉嬌。

阿玉嬌是外婆的老朋友，也是社區公認古道熱腸的嫗嫗。逢年過節時，兒孫滿堂，一家和樂融融，人人稱羨。然而，兒女因婚姻或工作，紛紛遷居外地，加上老伴英年早逝，留下阿玉嬌孤身一人經營傳統雜貨店維生，只是，加盟便利商店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琳瑯滿目的商品吸走了絕大多數的顧客，以至於阿玉嬌的老店只剩下忠實的老顧客偶爾閒話家常。

每當外婆請託我協助代購「開門七件商品」，總會千叮萬囑交代我到阿玉嬌的老店光顧，或代外婆遞送剛起鍋的菜餚與她分享，從小到大，這位沒有血緣關係的至親，早已血濃於水。我常瞥見阿玉嬌掀開鐵盒，獨自瀏覽那本泛黃的相冊，偶爾邀我進屋，斟一杯獨門青草茶，並與我分享每張照片背後的故事。兒時家貧的阿玉嬌，沒錢供她上學，只能在紡織廠當女工貼補家用，如今閒賦時光多了，她便到社區長青大學進修，追尋兒時夢想。阿玉嬌告訴我，當她第一次憑自己的力量讀懂報紙上的文章時，心中的喜悅之情難以形容……聽著她滔滔不絕地分享自己的人生，心中的熱情油然而生。

阿玉嬌罹患懼閒症，不管是凜冽的冬日清晨，抑是艷陽高照的夏日午後，皆是發病的高峰期，此時，你可以瞥見阿玉嬌駝著蒼老脆弱的身軀，吃力的拖著古董三輪車，「馳騁」在市集巷弄，趕在環保局

資源回收車出現前，挨家挨戶收走一袋袋回收物，整理後變賣，數十年如一日，街坊鄰居早已建立默契，自家回收物皆交由阿玉嬌協助處理。我曾經好奇的問：「阿婆，您為什麼要如此辛苦呢？每天待在家休息，和朋友聊天喝茶，不是很輕鬆愜意嗎？何必自找麻煩？」阿玉嬌微笑，和藹的答道：「其實，回收工作賺不了多少錢，日積月累卻足成為一筆小財富……」阿玉嬌總是低調的說道：「回收不用成本，也沒有風險，賺來的錢隨手投入捐獻箱、發票桶，對我而言，小事一件。既然我還有力氣，還能工作，就要多做一些回饋社會啊！」

阿玉嬌簡短的一番話，深深地烙印在我內心深處，想當初，我還是小孩子時，家裡的難關也都是依靠無親無故的愛心人士默默協助才能渡過的，現在，雖然我尚無謀生能力，倘能有心，依然可以助人啊！阿玉嬌從來不服老，雖然已耄耋之年，但她的身體依然很硬朗，經常參加淨灘活動，到醫院擔任愛心志工……等等，她從不倚老賣老，也不會因年齡老邁而失去活力，反而經常參加各種慈善活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活動力絲毫不輸給我們這些年輕人呢！端詳著阿玉嬌蒼白的髮絲與縱橫的皺紋，我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她樂天知命、飲水思源的態度令我深深感動。

冬日清晨，寒風刺骨，我一出門便望見了阿玉嬌的背影，她依然推著那輛古董三輪車，踏著緩慢卻充滿自信的步伐，在天色微亮的城市角落，繼續編織著屬於自己的人生。



張承睿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比賽，而正是因為是第一次，所以儘管只得了佳作也依然令人興奮。我得感謝我媽時常鼓勵我持續寫完那篇散文，因為我參加的時間是剛考完國中會考，所以時不時地會掉進頹廢的坑，爬不出來。所幸最後集中精力，終於把文章寫完了。也得感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文學獎，讓我有機會可以表現。

個人簡介

我目前就讀臺中高工建築科一年級，今年剛從臺中市向上國中畢業。興趣是畫畫跟拉二胡，平常喜歡閱讀翻譯小說。我有個健全的家庭，媽媽是國中數學老師，但是我的數學並不突出，也不太有興趣，應該是說除了數學以外的科目我都不排斥。期望以後寫作能伴隨在我的左右。

憶起

捻香祭拜的時辰到了，大樹環繞四周，綠葉的蔭不再碧綠動人，轉成令人窒息的濃蔭，如千萬條青絲編織的網子，黑的令人不忍直視，彷彿看一眼就會被吸進去似的，而祭典卻若無其事地展開了。黑白帶些泛黃的老照片被掛在香前俯視著人們，裏頭的男人既非憤怒也非快樂，只是冷冷地將眼神拋出相片外，外邊雨水滴滴答答的落下，冷風颳得我腳下直打閃，在冷冽的氛圍中走了一遭之後，回首一看，便是我爺爺站在我面前，詫異地令人說不出話來，但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夢，這般虛幻便如此地轉呀轉的。

「真是的爺爺，您怎麼不好好待在相片裡呢？」我如此笑說著。

我猛然睜開眼睛，如在暴風中走了一回，心情的波動仍持續著。在不知多久以前，名為阿茲海默症的瘟神入侵了我爺爺。在一個乍雨初晴的午後我看著爺爺步履蹣跚地進入家門，旁邊扶著他的則是我媽媽。他空洞的眼神似乎從不認得我們，過往的記憶似乎無法重生，這陣子苦痛和喜悅是如此的模糊，怒罵聲也此起彼落，但我知道您只是暫時被束縛的傀儡，我期待您再次用那慈祥的黑眸凝視著孩子們的臉龐，如果將那些不悅的事換作是您一秒的記憶，那算不算一種奢望呢？我們曾經帶他進行治療，但我們知道這不會完全挽回現有的局面，迎來的只會是由一連串白紙黑字所架構的事實，如被宣告劇中的人生，令人無力。

雙手的皺紋，是歲月的流經的證明，卻也證明了記憶的保存期限。從小，我就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我記得您因為我從小腸胃不順因而

經常削水果給我吃，數十年如一日般的堅持著；而在夜晚時，我總是有踢被子的習慣，您也不辭辛勞地將被子蓋住我的身軀，深怕著涼了；或又時常提醒我老是駝背的老毛病，那時的我相當的不識趣，還嫌您囉嗦，如今想想當時真是癡騷至極了。

或許死亡是如此的幽闇及未知而令人心生恐懼，但每天夢著相同的悲劇，更是令人窒息。您那黃瘦的面孔使我不忍直視，與親人之間的時光就這麼無情地被上帝沒收，但即使怨天尤人也是無濟於事的，因此我不願當個不負責任的怨恨者。雖然您出門時需要掛個名牌以防走丟，但我仍很樂意帶您出去走走，雖然您經常忘東忘西但我仍很樂意提醒您，不只是為了報答，更是一種對人的尊重，冷漠的眼神再怎麼酷寒，也無法抹滅我和您的關係。如果冬天的峭寒教會了生物春天的美好，那您則教會了我知足及感恩。我將握您那歲月的手，再次向您報上我的名字，即使對您來說是個陌生的詞彙，我將再次對您訴說著我是您的孫子，即使您對我投以陌生厭惡的眼光，盼望靜穆中的眼淚能勾起一絲您對我的殘影，爺爺，我們將永遠憶起您那和藹的模樣，即使您不再是以前的您。

佳作



蔡茗伊

得獎感言

感謝那段美好的時光。那許許多多的午後，女孩恣意地遨遊旋舞在巧克力與黑筆間，輕輕的攪拌著香醇，細細玩味著文字。

謝謝國小啟蒙毛宛庭老師，在那教室小小一隅，帶領我一步步蹣跚爬格子，啟發我對浩瀚文學的熱愛。

謝謝我的家人，我的好友，陪伴和鼓勵是我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

謝謝評審老師的厚愛，雀躍地大喊：能得獎，真是驚喜萬分！願，那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能長長久久。

個人簡介

出生在千禧年的臺中人，就讀明道中學國中部三年級。

喜愛塗鴉，喜愛運動，喜愛挑戰，更愛埋首寫作。

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

手握禿筆，滿屋的巧克力苦香，令我精神振奮。

陽光迷人的午後，廚房的柚木餐桌上，鍋碗、厚實的巧克力磚排放。巧克力的迷人正在火爐上醞釀奔放，寫意出我此刻平和的愉悅心境。這是我和巧克力的親密約會，躍躍的興奮、莫名的喜悅自腳底往上流竄……。

晨曦在白霧迷藏中尋找間隙，一眨眼，一道道熹微熱力四放。

教室裡，我蹲守一角，以筆桿猛敲右腦……。

卓桌上，堆疊如小丘高的稿紙和一本本厚重的佳文範例正唉聲嘆氣……。

還記得那天，嚴肅莊重的從老師手中接下那支光澤鮮麗的黑筆，彷彿從師父手中接下旨令般，被賦予隨時奮勇上戰場殺敵的使命。師令難違，難掩興奮，心也惴惴不安——我進入備戰狀態。整日磨刀練武，累積實力。等待東風吹起，烏雲掩朗月，就嘶吼衝鋒，一舉攻下城池。

拿起長刀使力，在砧板上將一大塊巧克力磚切成不規則的小碎片，抓一把碎片輕放入鍋。巧克力在鍋裡享受著溫水的熱氣按摩，慢慢地慢慢地，傾心將自己溶化成一灘濃濃的巧克力，如黑色絲緞般的光澤耀眼。我拿著鐵湯匙，細緩地以逆時針繞圓的方式攪拌著，一圈、兩圈、三圈……黑流在鍋內溫柔細緻地流動，正和鍋外的熱水同步起舞。不一會兒，巧克力的苦香漫天鋪地的包圍我。貪婪的將一朵黑玫瑰放入口中，一點餘溫，似曼妙女子在舌尖輕盈舞著華爾滋，這是舌頭和苦香的纏綿，是我心情渴望自由的貪婪和愛戀！

那個午後，我永遠也忘不了，與巧克力的美麗約會。

第一次練習，滿腔熱忱，準備大展身手。接下題目，一盆冷水冷不防從頭上澆了下來！雖是冷得我直打哆嗦，冷意從腳底竄起，還是裝腔作勢的打完首次戰役。即便窗外是豔陽高照，我的心深藏於漫漫寒冬。再次看到那篇文章，紙面上已被老師改得通紅。我聽從叮嚀，將文章讀熟並謄寫一次，師父交代的功法才真的「大功告成」。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批改，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敗，將我打進又暗又濕的深淵，前方師父叮嚀敦促，只得摸黑匍匐前進。師父愛徒心切，慷慨的指正修改，而滿頁的紅河氾濫，似武林高手不斷向我挑釁。開啟我的疑竇：我的功夫登得了擂臺比試？

直到那次，站上鎂光燈耀眼的頒獎臺，接下熠熠發光的獎狀，臺下的掌聲和叫好讓我找回信心。從前那生不如死的練習苦楚，已被歡樂和興奮淹沒。此時此刻，初嘗那苦練之後香純回甘的快感。

淺嚐巧克力，嘴中的苦澀蕩漾開來，緊接著的，是源源不絕的甜蜜幸福滿懷。寫作不正如此？嘗過了接踵而至的考驗和苦果，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感恩與碩果。如今，我愛那徜徉文學的天地，以五彩筆揮灑洋溢青春的快感，愛那巧克力苦香繚繞的夢幻，更愛那巧克力與寫作激盪出的曖昧情愫。

巧克力的苦，提點我理想堅持過程中必享的孤寂與試煉；巧克力的香飄送，似一篇篇文章的繚繞餘韻。一張稿紙，一顆巧克力，一支黑筆，陪伴我度過許許多多美好的青春時光。盼，我們一起踩著堅定的步伐，優游前進。



片段的視角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 會議室

記錄整理：黃鈺菁、朱珮慶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青少年散文類國中組共收到 118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林德俊、林沉默、吳櫻選出 32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陳憲仁、陳彥斌、劉克襄，並推舉劉克襄為召集人，三位評審首先針對決賽作品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意見及評審標準

陳憲仁：我認為這次的參賽者滿不容易的。因為字數的限制，必須在那麼短的篇幅裡，寫出有深度內涵的文章，加上生活經驗較單一，都無形提高了難度。一般學生的散文創作，最常見的就是親情，因為親情是與他們最息息相關的，但這次參賽作品裡，不只親情，還觸及了其他題材，內容也符合他們的生活情境，不是純為比賽而硬寫，是我覺得這次評審很有意義的地方。經過初審的篩選，這些作品都有一定程度，但從題材的選擇、文字的使用方面來看，都沒有較為突出的作品。這是我們今天可以來討論的。

陳彥斌：顯然國中組和高中組相比，投稿的情況是較為踴躍。但誠如社長所說，作品雖多，要挑出得獎的作品也不是太容易。題材上以親情為大宗，但我更希望看到以自己生長、生活的土地「臺中」為書寫題材，我原本以為這次應該會看到滿多在地的作品，很可惜並沒有。此外，我認為這次較遺憾的是容易流於矯情，文字的使用也顯得不自然且拗口。

劉克襄：我發現他們普遍在處理「生活的片段」上較占優勢，最大的劣勢則在於「完整性的薄弱」。尤其這次剛好國中組和高中職組是同一組評審，就更容易發現國中組的不足。在文字語境上，雖然十五、六歲的國中組和十七、八歲的高中職組可能只差幾歲，但當下年齡才能感受到的幽微心理變化感受卻是獨一無二、有著相當細緻的不同，這點細細品味起來相當有趣，如國中組作品裡有談到馬卡龍，或是描述女兒對媽媽的愛等，都是高中職組較少看到的表達語境，直接而明朗。因此對我來說，國中組的作品比高中職組更容易以直覺的品斷好壞作品。

■第一輪投票結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勾選十篇，結果為：

一票：〈一甲子親愛的你〉、〈星空下〉、〈背影〉、〈回首這滋味〉、〈遠行〉、〈最美的聲音〉、〈寒雨曲〉、〈風絮之中，陌上花開〉、〈憶起〉、〈這滋味〉、〈那微彎的約定〉、〈傷疤〉、〈繽紛的馬卡龍思念〉、〈燒柴〉、〈玫瑰花〉、〈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魚與馬櫻丹〉、〈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

兩票：〈吃年糕的滋味〉、〈輕騎獨賞晨景〉、〈攤販〉、〈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

三票：〈破迷〉

■一票的討論

〈一甲子親愛的你〉

陳彥斌：這篇寫得不錯，可惜段落沒斷得很好，文體結構的排序比較不成熟，但是我很讚賞他於文章中的真情流露。

劉克襄：我也想鼓勵這位參賽者，我附議，多投一票給它。

最後兩位評委決定，將此篇保留，列入下一階段討論。

〈星空下〉

陳彥斌：這篇我選的，不過是勉強擠入我勾選的名單中，因此選擇放棄。

〈背影〉

陳彥斌：我放棄。與〈星空下〉一樣，是我最後補選入名單的篇章，感覺有些矯情。

陳憲仁：若彥斌堅持，我會附議，因這篇作品於技巧層面有比較好，前後都有以背影相呼應。

最後兩位評委決定，將此篇保留，列入下一階段討論。

〈遠行〉

陳憲仁：這篇我覺得他的寫法不錯，文中寫出兩種遠行，第一個是出遊以後他想家了；第二個是他畢業了，但畢業到底給了他什麼，主題沒有很明顯，中間有幾段讀不出他的用意是甚麼。

劉克襄、陳彥斌選擇放棄。

〈最美的聲音〉

劉克襄：這篇我給予高分，文中展現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孩子，雖然對媽媽的嘮叨、叮嚀很不滿，但還是會想給予母親溫暖，像是透過言語「謝謝媽媽」、「我愛你」來回應她，很能夠表現出一個孩子的日常生活場景，而不是刻意作文、努力善用詩詞的作文。

陳憲仁：我附議，他用反面來寫母愛，多處描寫細膩，讓我覺得親情就在那裡。

〈寒雨曲〉

劉克襄：比較像寫作文的文章，我願意放棄。

陳憲仁、陳彥斌選擇放棄。

〈風絮之中，陌上花開〉

劉克襄：這篇也比較像是為作文而作，但一個國中生能用語周到，還是想給他一些鼓勵。

陳憲仁：他對文學的興趣或者閱讀領域還算廣泛，但以整體文章來說，看不出什麼。若是基於鼓勵一個國中生在詩詞方面的豐富涉獵，我可以考慮。

陳彥斌：可以把他列作佳作考慮。

最後三位評委決定，將此篇保留，列入下一階段討論。

〈憶起〉

陳憲仁：雖然算是一般描寫親情之作，但相較於一些親情的作品常會寫得太多太遠了，此篇集中於對爺爺的想念，且情感描繪深刻，尤其最後那句話「……即使你不再是以前的你。」力量滿大的。

劉克襄：這篇作品算是中規中矩，寫回憶爺爺的文章雖多，但我覺得此篇可以列入考慮。不過若以競技比賽來說，這爺爺的角色還是少了些吸引力。

〈這滋味〉

陳彥斌：我個人覺得這篇寫得很好，通篇寫他對阿嬤的懷念，表達簡單、情感流露自然，很符合一個青少年單純的心境，比方說，阿嬤煮的東西很豐盛，所以作者到便利商店就會懷念起阿嬤，因為阿嬤很會做滷蛋，諸如此類的。

劉克襄：我同意，我也將這篇列入考慮，只是有一段話讓我踟躕了，「雖然我的阿嬤早已駕鶴西歸」，用詞不太好，破壞了氣氛。

〈那微彎的約定〉

劉克襄：文字感覺較為造作，我願意放棄。

〈傷疤〉

陳憲仁：題材普通，意義上一讀便一目了然。

劉克襄：放棄。

三位評委一致放棄，不將此篇列入考慮。

〈繽紛的馬卡龍思念〉

劉克襄：我喜歡他的文字，展現十三到十五歲的心思，日後好好

寫，該有做為文學家的可能性，有人稱之為青少年文學家特有的輕盈可愛性，基於鼓勵，建議將這篇列入考慮。

陳憲仁：這篇文章的寫法不錯，可惜文筆並非那麼佳，若有人極力推薦，我可以附議。

最後三位評委決定，將此篇保留，列入下一階段討論。

〈燒柴〉

陳憲仁：我覺得這篇文章很有意義，一般人會將柴拿去燒，認為柴是無用的，但是作者寫出有意義的那一面。尤其這個時代，除了鄉下地方，已經很少有人會去燒柴，而他看到這個景象還呈現出柴是有用的，一般人不會做此聯想。

劉克襄：這篇我打個問號，這個年紀的小孩是否會想到這個層面？感覺內容與年齡層不符。前面內容我讀起來很是喜歡，可惜收尾不好。

陳彥斌：我不推薦，這篇像是一個孩子在幻想，也不像青少年會對燒柴這件事流露出來的想望。其次是引用蘇軾的古文，讀起來不協調。

〈玫瑰花〉

陳彥斌：我比較先入為主，認為這篇文章跟年齡層不相襯，若排除此點，會覺得這篇文章還不錯。

三位評委一致放棄，不將此篇列入考慮。

〈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

陳憲仁：這篇文章寫出對自然界的觀察與看到的變化、人對自然的情感，一般人較少想到此層面，因此一個孩子能想到這些，我覺得很難得。

劉克襄：題目寫「無患子」即可，可省去「自然觀察手札」這幾字，且文中的觀察少了些東西，以文章的完整性來說，我比較遺憾的是文章於三月就結束了，若將七月也寫進來，果子成熟了，這篇小品比較完整，很可惜最後並沒有提到這部分。

陳彥斌：可以考慮。

最後三位評委決定，將此篇保留，列入下一階段討論。

〈魚與馬櫻丹〉

陳憲仁：這篇有故事，且有意思，而這箇中意思又有些在探討社會問題。

劉克襄：我個人反對此篇的主因，是本篇流於小說形式。我不想讓國中生以為這是小品文章。

三位評委一致放棄，不將此篇列入考慮。

〈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

陳憲仁：作者寫蘭亭集序，其實是用物來比喻自己，題材滿特別的，把自己想像成是蘭亭集序本身，寫自身命運、期待如何，讀來很新奇。

劉克襄：我覺得作者文字不錯，想法特殊，可以列入考慮。

進入複審：〈一甲子親愛的你〉、〈背影〉、〈最美的聲音〉、〈風絮之中，陌上花開〉、〈憶起〉、〈繽紛的馬卡龍思念〉、〈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共計八篇。

■兩票以上的討論

〈吃年糕的滋味〉

陳憲仁：這麼小的年紀在寫飲食文學時會把親情寫進來，可給予鼓勵。

陳彥斌：我覺得表達不錯，綜觀四平八穩。

〈回首這滋味〉

陳彥斌：這篇有些小敗筆，我個人很喜歡文章跟土地有連結，這篇有描寫到大雅，不過文中又跳到阿里山顯得過於複雜。

劉克襄：我放棄。

三位評委一致放棄，不將此篇列入考慮。

〈輕騎獨賞晨景〉

陳彥斌：我喜歡這篇的文筆，再加上內容與臺中相關，描寫到「麻園頭溪」，所以將之列入考慮。

劉克襄：我也同意，很難得有一個人願意去談溪、樹和自然的感覺，呈現簡單明瞭。

〈攤販〉

陳憲仁：這篇文有股關懷之情，我很喜歡。

劉克襄：「跳進鍋內大快朵頤」這句有語病，若評委們能接受，就列入考慮。

〈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

劉克襄：本篇描寫出孩子對巧克力的喜愛之情，我覺得形容很可愛，可惜結尾不佳。

陳彥斌：文詞上確實有些語病。

〈破迷〉

陳彥斌：我認為此篇切入香港的部分，沒有任何鋪陳，顯得過急且突兀。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得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十三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由最高4分（一篇）、3分（兩篇）、2分（三篇）、最低1分（七篇）。結果如下：

〈吃年糕的滋味〉9分（劉克襄3分，陳憲仁4分，陳彥斌2分）

〈攤販〉8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3分，陳彥斌3分）

〈繽紛的馬卡龍思念〉7分（劉克襄4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1分）

〈最美的聲音〉6分（劉克襄3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1分）

〈破迷〉6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4分）

〈輕騎獨賞晨景〉5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2分）

〈背影〉5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3分，陳彥斌1分）

〈一甲子親愛的你〉5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3分）

〈風絮之中，陌上花開〉4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1分）

〈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4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2分）

〈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4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憶起〉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由於〈最美的聲音〉、〈破迷〉為第三名，尚差一名名額，而〈輕騎獨賞晨景〉、〈背影〉、〈一甲子親愛的你〉同列5分，召集人劉克襄議決，進行討論選出最後一個第三名的名額。

陳彥斌：我喜歡〈輕騎獨賞晨景〉那篇，因為他有寫到臺中。

陳憲仁：我也是。

劉克襄：那就決定〈輕騎獨賞晨景〉入圍第三名。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第一名為〈吃年糕的滋味〉，第二名為〈攤販〉與〈繽紛的馬卡龍思念〉，第三名為〈最美的聲音〉、〈破迷〉和〈輕騎獨賞晨景〉，佳作則為〈背影〉、〈一甲子親愛的你〉、〈風絮之中，陌上花開〉、〈巧克力和黑筆的約會〉、〈一篇蘭亭集序的獨白〉、〈無患子與自然觀察手札〉、〈憶起〉並列。

 散文類
 青少年
 高中職組

- | | |
|-----|---------------|
| 第一名 | 那一夜／黃亮鈞 |
| 第二名 | 苦藥／李依玲 |
| 第二名 | 我的身體裡有首歌／詹維廉 |
| 第二名 | 父愛不愛／Yami |
| 第三名 | 任性／等一個人 |
| 第三名 | 最好的禮物／獅子座女孩 |
| 佳作 | 此刻，我在南投醫院／子虛瓊 |
| 佳作 | 六個守護者／祭酒夜 |
| 佳作 | 想／莫 |
| 佳作 | 流逝／蛋白質 |
| 佳作 | 你的矛與盾／鹿呦 |
| 佳作 | 蟬鳴／劉惠昕 |
| 佳作 | 雨天的校園／曉曦 |

第一名



黃亮鈞

得獎感言

覺得這次能夠得獎，是幸運大於實力，出乎意料之外。

這篇作品本來是課堂的回家作業，而指導老師——張欣濡老師覺得我的作業寫的尚可，或許有發展成散文的潛能，於是鼓勵我修改、投稿，居然就這樣獲獎了，如果沒有欣濡老師的指導，這篇作品也就只是份普通的學校作業吧！

最重要的是，感謝我的家人，這是一篇屬於你我之間的緣分。

個人簡介

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凡高三生。

那一夜

那一夜的月亮似乎太亮了些，直照得我無法入眠。

在床上翻來覆去，無非是每一日周而復始、重複著同樣的生活，團團轉繞，也從不明白自己是為何而活、因何而生……。

早已忘記自己那天是為了什麼操勞，雨過天青的清新也掩揮不走我積熬的煩躁，或許是為了課業壓力？又或許是為了令人迷惘的前途？

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眠，起身，按下鬧鐘的夜燈，鐘上分針恰與時針重合，「答」地一聲，宣告十二點的來臨。反正睡不著覺，不如到外頭散散心。一動念，我便輕輕地爬下床、緩緩地走下樓，卻看到父親正坐在玄關邊，手裡拿著繳費單，我想他是要去超商繳費，「一起走吧？」父親說。

雨後的積水，在路面上形成一窪一窪的小水窪，窪面柔和地反射著月光，此時抬頭仰望，發現原來是滿月，難怪夜顯得如此清亮。白日喧鬧的街道此刻異常安靜，偶一跑過的野貓急竄而去，我彷彿聽見了牠爪子刮地的尖細聲。

父子倆沒有多說什麼，只是一直走著。超商不遠，就在巷子口，但那夜走來卻漫無止境地。道旁的路燈微微明滅，讓人擔心，不知路燈何時會熄滅？究竟是夜太靜，還是我太緊張，我甚至聽見自己「砰！砰！」的心跳聲。

「是不是其他家庭的父子也和我們一樣，沒有什麼話說？」我心



裡想著。

此時，月亮悄悄被晚雲遮住，朦朧而黯淡。

走進超商，那熟悉的叮咚響鈴，終於劃破我和父親之間的沉悶與無聲。半夜裡的超商只有店員和我們，店員匆匆刷過繳費單的條碼，說了聲：「謝謝惠顧。」離去前，父親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拿了條巧克力棒，看著我，說：「要不要買呀？」那巧克力棒以甜膩著名，小時候的確常吵著父親要買，但那甜味已有許久，也不記得多久，都不曾再甜過我的舌尖，它是怎麼樣的甜，我都要想不起來了。「不用了。」我直截了當，謝絕了父親的好意。「這樣啊，你以前很喜歡的。」父親悻悻然地把巧克力棒放回架上。

走出超商，我們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到附近散步。

明明是家的附近，就只是家的附近，我卻幾乎不太認得似的，街頭與巷尾，有一種陳舊與衰老的頹喪，讓我不忍卒睹。

空氣又凝滯了起來，我想勉強開口，才發覺和父親對話的開場，總是以「這次段考如何如何」帶過，難道我們之間沒有別的話說了嗎？其實父親並不嚴肅，但卻也不多話，父親一星期只回家個兩三天，我常積蓄了滿滿話語想對父親傾訴，但不知為何，總在見到父親後吞下肚腸，一句話也說不出口，有時候會納悶自己在面對父親時，為何總如此笨拙？

晚雲不知何時散去了，月光暢快地灑了一街的光華。

我們一大一小，步行在街路上，不為什麼，只是一直走著。也不曉得是不是那夜的月光，悄悄催化了我隱沒的情感，心底頓時有種柔和的激昂，在說盡了言不及義、瑣碎的日常後，我終於排除了萬難，對著父親說出自己的理想、說出自己的盼望、說出自己長久以來的心底話，那感覺是那麼地生澀、那麼地僵硬，父親靜靜地聽，他既不打斷，也沒有特別回應，此刻的他是他，而我是我，不是父親與兒子，也不是大人和孩子，只是單純的「他」和「我」。

我兀自地說著，就像正在說給另一個自己聽。沉默良久的父親終於開口，卻只短短地說：「你……，要加油喔。」我不發一語，月光下的父親閃著絲絲灰亮的髮。

月光下的父親，比我印象中的還衰老了些。

童年記憶裡，每當出遊玩累了，總會不知不覺地在車的後座睡著，夜裡回到了家，母親會揉揉我的肩，叫我起床，父親總要母親先開門，然後揹起我，一同進門。其實很多次我早已醒來，當母親叫喚時，就偷偷閉眼裝睡，因為我知道，等一下會有一雙有力的臂膀，會輕輕地抱起我，讓我靠著厚實如壁的背，安心地睡去。

然而，那時的父親去哪裡了？

月光照得如此清朗，教人無所遁形。

那座記憶裡的大山，已經在時間深深的切割下，漸漸地不再那樣高聳、不再那樣巨然，那座記憶裡的大山，在歲月的風化下，逐漸失去他峭拔的輪廓……。即便如此，那座山，還是我最熟悉、最想攀爬和征服的山。

「差不多該回家了。」父親把恍神的我拉回現實，踏著單調的步伐，是該回家了。

拿出鑰匙開門前，不經意地抬頭望著夜空，月亮依舊亮著，周遭的光芒卻暈了開來，父親順著我的眼神，看向月亮說道：「明天會下雨呢。」出乎自己意料地，我脫口說道：「還好，我們已經散過步了。」

劉克襄

故事發生平平淡淡，只是有一晚作者睡不著覺，想要出去透氣，剛好遇見父親要出去繳費。兩個人遂走在一起，像小時一樣，父親帶著他出去，但太久沒有一起走，竟有強烈疏離感。兩人的對話也尋常，但作者總會想到小時的種種，做為現今的對照。一段短短的走路，乍看毫無什麼，但又似乎隱隱有什麼人生義理在內，才高中的求學年紀，竟能把文章寫到如此入味，委實不易。

第二名



李依玲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評審老師。

感謝一路上鼓勵、支持我寫作的楊老師。

感謝我最愛的家人，爸爸、媽媽，老姐和妹。

感謝知道我的夢想也不會嘲笑我，比我還要相信我自己的朋友們。

感謝所有精神食糧，包括余秋雨和電視連續劇。

感謝生命中的每次遇見，每個平凡和不平凡的遭遇或臉。

感謝所有 inspiration。

個人簡介

臺中市梧棲人，生於 1996 年 8 月。

2015 年畢業於臺中女中。

喜歡看各種書和寫作。

喜歡自得其樂也常常自尋煩惱。

喜歡嘗鮮，但念舊。

善忘，卻喜歡小細節和特冗的長篇。

接納的人事物很多，真正上心的很少。

相信吃素一定可以救地球！

苦藥

煎好的藥安靜的臥在乳白色的瓷碗裡歇息，有種疲倦卻不穩定的情緒，似過度修練而筋疲力竭的武僧，或抑制過久而發不出來的嘖嘖。

餘溫吞吐，闔黑的藥面上拉提起一絲瘦瘦的白霧，深吸一口氣，它花了些力氣騰空翻起，慢慢舒捲、落地，最後在看不見的天空再度躺平。

我想起常年輪值大夜班的爸爸。

黑夜裡只要稍有聲響，他便從床上驚慌彈起。深夜的床緣是令人膽戰心驚的最前線，有時慶幸著返身入夢，等待下一次的風聲鶴唳；有時倉皇地披衣站起，打起精神，全面整裝正面迎擊。

昏黃的夜燈中，他按熄鬧鐘換上工作服，一口氣衝入濃濃的夜色，嘴上沒有吆喝。

爸爸極習慣攪拌孤獨，深夜裡，他總是靜悄悄地啜飲著無人知曉的苦。

十多歲，爸爸便離鄉背井，獨自出外讀書。剛上初中的時候想家，他常常躲在被窩裡偷偷地抹著眼淚。孤單正濃郁的時候，一發不可收拾的淚水也無法沖淡夜色的黑。窗邊的那輪鮮艷的滿月，更不斷刺痛著爸爸的眼。

八年，終於媳婦熬成婆，從屏東上來的「落伍囡仔」，戴上學士帽，也與道地「唱秋」的臺北人沒兩樣。

身為公司最初階的品管員，他的工作不比普通作業員要來的舒服。爸爸洄游南下，在臺中找到了這麼一份工，也因為遇見了媽媽，

便將就地生根定土。許多年來，他打卡準時、晚班不推辭，輪了好一段時間的大夜班，也從沒聽見他喊過一聲累。

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反覆消磨二十五年，一直到退休，爸爸的薪資袋都維持著不變的厚薄。在他那個年代，五專畢業算是高材生，卻在諸多原因下——或許是因為耳朵重聽的關係——他沒有遇上平順的仕途。到了這個世代，他是無望晉升的老馬，被新生代叫嚷著：破車擋路！

從新婚到拉拔孩子升大學，從父母離世，到自己蓋棺入殮，前前後後，爸爸備嘗艱辛的二十年。

有道是人生「苦」「樂」參半，爸爸的人生，卻是「苦」「樂」相摻。「樂」字頭上，爸爸多出的兩個十年，是愛、是付出，是長長歲月裡，無怨無悔的不間斷投注。

我一直到很遲了才得知，看似「耐操」的鐵打爸爸，其實一生都讓大大小小的病痛錘鍊煎熬著。時不時發作的胃痛、頭痛、耳鳴、鼻竇炎，先天腎水不足，常常腰痠背痛，一直醫不好的內外痔……爸爸從小就問遍南北各路的中西醫，是吃遍天下苦的「大藥頭」。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如文火慢滾，在身體各部位發燙，光是想像就讓人苦不堪言。

「爸，喝下這碗藥吧！」

沒有接受化療，並不代表放棄治療。

爸爸進入大醫院確診為直腸癌末期的那天下午，四十九歲，很快地他開車折回巷子口的那間中藥房。

一搭脈，蔡老板一閃而過的憂慮神色爸爸沒有認真捕捉。電視機螢幕正播報著下個月薪資調降的消息。手腕上的幾根指頭太過溫柔，沒有抓起任何癥候，脈象裡沒有癌細胞洶湧澎湃的浮動。想是多年把脈因而僵直粗皺的老手，早失了細膩觸感或者沒了力氣戳破。

蔡老板只輕輕一個，如乩童畫沙的手勢，開了一方外行人無法正確解讀的說詞，解釋著大便帶血和食慾不振，只是輕微的痔瘡和無傷大雅的胃寒。

「不過李先生，一定要去醫院檢查看看。」

爸爸嘩的過濾掉最末句話，匆匆的付帳走了。

煎藥的時候，我細細感受這帖處方的藥性和氛圍。雜陳的氣味有股不可侵犯的莊嚴，如小時候我們眼中爸爸的質地，溫柔而方正的紋理、細密而工整地交織著。

順著鼻息，迷霧呼的吹散，條地又聚合。一直以來和父親的距離我都無從去丈量。關於爸爸喜歡的顏色、討厭的場合，笑時的眼色、悲傷時會哼起的歌，我通通不曉得。

爸爸之於我，是深深的褐色，我看不清碗底沉澱的是甚麼藥材，就如我不知道生命奪走了他的什麼，來熬煮成撫育我們的養分。我不懂水量多寡、先煎後下，表裡藥、文武火等等細節，就如我不明白他也曾經涉世未深的年輕過，曾經和我一樣光滑無皺，吃了苦還會用力的擠擠眉頭。

童年的遊戲時光，隱約能記起，爸爸的笑聲就像煮著滾水的茶壺，咻咻咻地，我和姐姐聽了，會同時按著肚子蹲下去大笑。

長大後，發現時間蒸煮回憶，也蒸散沒有用心加溫的關係。青春正盛，太多外在的物事美麗得燙手，空不出心思加熱父女之間的感情，我們放著任它失溫，誰都沒有出聲制止，也沒有順手添些柴火。

爸爸被推入高溫熔爐裡火化的那當時，我明白自己再也沒辦法伸手。

爸爸人生最後的二十個月，認真回憶時，我總把它拉長，當作是正常人活了二十年該有的光景。從豐腴到枯瘦、從白嫩到萎黃老去，

一幕幕像快進播映，一剎就盡收眼底。還來不及看清這個片段的劇情，就被迫適應下一個怵目驚心的場景。

我直直地吐了口氣，碗裡皺了又立刻撫平的烏黑鏡面，投射著我滿臉哀怨。

苦藥攀上碗緣，碗緣攀上唇邊，心裡難受著，又嗆又苦的感覺爬上舌尖。拿不定心思一口灌入，好一段時間，我反覆來回翻越，回憶裡爸爸深陷的眼窩，和瘦瘦的眉。



陳憲仁

寫父親備嘗艱辛的生命，既寫生活之苦，也寫長期服藥之痛，以「苦藥」為喻，極為貼切。

全篇文字優美清暢，用事件寫思念，用關懷寫情感，用瑣事寫人生，而深邃的父女深情，都似在不起眼處、不經心處自然漫出，手法極佳。



詹維廉

得獎感言

在學習與身體對話的時候，將它的回應寫了下來，希望藉由文字的內化將感動再擴增。

謝謝給予我肯定的老師。

謝謝陪我追夢的你們。

個人簡介

1998。17 歲又 5 個月。曉明女中，前任藍墨水文藝社社長。

正默默的穿上高跟鞋踏入另一個世界。同時仍尋找著上輩子遺落的那些。

熱愛跳自己的舞和唱自己的歌還有斜一邊的秋天。

我的身體裡有首歌

坐在地上，緩緩地把腿張開、伸直，細小的劈哩啪啦聲，在骨節和肌肉中響起，如同行星的爆炸更新著身體的系統。小宇宙就這麼在一呼一吸之間膨脹，必須盡量去忽視細胞那顫抖地吶喊聲，更凝神靜聽，最深處的那首歌。

周五的晚上是一個禮拜的結束，邁向假日的分界點，最該狂歡的時候。我背上背包到舞蹈教室去進行屬於自己的儀式。脫去了鞋襪，雙腳毫無束縛的接觸冰涼的地板；像雪花一般旋轉躺下，融化成柔若無骨的一汪春水，再蜷曲起四肢縮成胎兒的姿勢，順著心跳的節奏滾動著。讓地板按摩每一處僵硬的筋骨，釋放接縫處累積填塞的壓力，和身體對話著。

在母胎時，被羊水包裹著的孩子，輕輕揮動迷你的雙手敲打溫暖的屏障，跟隨著母親模糊的聲音，哼出一首身體的歌。那樣黏糊糊的，應該是第一次和自己打招呼的感覺吧。再長大一些，



咿咿呀呀如原始人一般對話，卻不知道如何開口，便嘗試著用不同的手勢和動作去表達想法，知道嗎？我們早就開始在跳舞了。

其實無時無刻都能夠跳舞的。身體擁有自己的記憶，或許並不是我們忘記了，而是在這個世代都得到的太多了——因此我們要學習失去。

在閉上眼睛的瞬間，世界不會跟著黑暗一同沉寂下來，它會更喧囂、更令你一無所知。因為失去了一個感官，而復原了那些應有的。你會發現，日光燈或許比陽光還要熾熱；汗水中帶著淡淡活力的香味；人和人的距離其實非常的近，隨著一個又一個令人驚喜的發現，探索的味道漸漸濃厚，如同卡布奇諾上的拉花，層層將你拖進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然而在參觀完萬花筒後，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小宇宙上，認真關注每一條肌肉和每一塊關節，仔細聆聽它們想說的話，撫摸那些陪我們走到今天的夥伴，並好好地感謝它。

從四歲開始跳舞。芭蕾勾勒著最基本的技巧、鋪陳著原始的雛型，民俗舞則讓我看到了舞蹈的另一種風格。然而進入雲門的第一課，完全顛覆了我年幼的思維，老師要我們打招呼。在教室中，用不同的部位和陌生的同學們碰觸，跟著鼓點的節奏隨意去旅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幻化成大樹、草根、微風、水滴和太陽，同樣的身體卻要成為完全不同的物質，倚靠的只有想像力。有時候要輕盈有時候需穩重，高高低低的角落都要去探索，這時更不得不開發更多的部位並和同學合作。記得在每一堂課中，我都笑得好開心。

動身體的確是一件愉悅的事。

漸漸的成長，對於生活也有了不同的見解。時常發現自己流於相同的情緒和動作，順著慣性運動去走，需要非常強烈的音樂和節奏才能刺激到流動的慾望。

於是我離開了教室，走向街頭。

我在市民廣場熙來攘往的人行道上靜坐。雖然閉著雙眼，仍然能

感受到詭異的眼神停留在我的身體上。我聽到了狗的吠叫、鞋底摩擦過地板的聲音，烤麵包的味道掠過我的鼻尖，在更遠的地方好像有人播放著清幽的音樂，隱約的能感受到白天太陽烘烤過石子路的溫度。有一股力量在核心中醞釀著，隨著血液流竄到每一個部位，在衝上腦門的剎那指尖也跟著直指天空。緩慢的移步去靠近每一個路人，將聆聽和邀請放在情緒之中釋放。穿著紅裙的小女孩瞪大眼睛看向我光著的雙腳，十分想拿走我遞給她的氣球，卻又怕羞的拉著母親的衣角。

一個小時中，只有孩子注意著我，眼神帶著渴望跟著我的身體一同流動，大人們卻只是經過，留意著那些他們所在乎的。

我想，人們如今真正缺乏的應該是那原始的想像力。當剝離複雜的包袱回到最初的起點時，才會想起真正在追求的是甚麼。

那時在街上，有首歌從我的身體裡響起，沒有重點的節拍或華麗的斷奏，幽幽地引領著我去表達情緒和想法，跳出還原的單純，並在連貫起所有的動作之後，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跳舞就像寫作，只是換了一個方式去闡述想說的話。

即使還是不太能一清二楚的表達自己真正在學習的是甚麼，只知道它的確使我十分的快樂。我所進行的並不是一種跟著形式走的藝術，而是一個不停地在打破過去的生活方式，無時無刻都在創新，舉手投足都是精彩的作品。在舞動身體時應該是自在的，不需要受到任何拘束，只要，找到屬於自己身體裡的那首歌。

陳彥斌

將跳舞融入身體，感受力與美，就如文章中的：「認真關注每一條肌肉和每一塊關節，仔細聆聽它們想說的話。」即使不會跳舞的人，讀來內心都不禁跟著舞動！

跳舞也能訓練敏感，作者在市民廣場的靜坐，感受的是那麼細膩而真實！而跳舞、身體與文章，竟能連成一氣，又如文章中的：「跳舞就像寫作，只是換了一個方式去闡述想說的話。」一篇舞動身體，舞動心靈，舞動文字的好文！



yami

得獎感言

時值升高三的暑假，面對來自升學的壓力，突然收到這樣令人感動的消息，實在是給我打了一劑十足的強心針。從沒想過能夠在這樣大的舞臺上，在與各方高手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因為題材方面的關係，所以必須再次面對年幼時留下的瘡疤，過程中不免掉了幾次淚，但在收到得獎訊息的一刻，那些日夜瞪著鍵盤推敲的日子總算有了代價。

個人簡介

因為家庭背景和書無緣，從小並無培養看書的嗜好，大概是從國中參加閱讀性的社團後才開始邂逅書的美好。在高二時拜讀了王鼎鈞老師的作品，《紅頭繩兒》一篇令我相當感動，而在《一方陽光》中老師描寫其母親的方式，其實正是〈父愛不愛〉這篇散文開頭的靈感來源。雖然目前的志願並不打算走中文系，但是與文學結的緣估計不會斷線。

父愛不愛

父愛？不愛。

女孩踩著輕快的節奏，跳呀跳玩得正起勁，沒留意到腳邊的傳單而跌了個四腳朝天，正當女孩準備放聲痛哭，一個魁梧的身影走向女孩。那個男人並沒有溫柔的將女孩扶起，只是盯著破皮的膝蓋漸漸滲出血絲。「活該！叫你不要在這裡影響我做生意聽不懂人話嗎？」一句如天打雷劈的喝斥響徹了整條街，女孩嚇得瞪大了雙眼，趕緊把卡在喉嚨的嗚咽吞回去。

這，便是五歲的我和我的父親。

說到父愛，每個人的腦內縈繞的多半是那個抱著橘子步履蹣跚的背影，但是相對於朱自清的父親那抹溫暖的橘紅色，在我的記憶裡，父親的背影是望之卻步的黯黑色。別人的父親，優點總像萬里長城那樣綿延不絕，看得我好生羨慕，在我眼裡，我的父親只能像秦始皇那樣遺臭萬年，只好在國文課時乾瞪著那張空白的稿紙，寫下瞞天大謊。依稀還記得小時候有次生了重病，母親早已心急如焚拉著我，嚷要帶我去看診，但是沒有駕照的母親只能搖醒睡夢中的父親。我像朵將枯謝的花等待他的涓滴灌溉，卻換不來一絲著急不安，他仍然固執的堅持洗完澡才能出門，悠哉的在全身鏡前挑選襯衫，徒留一旁的母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而我早已意識模糊的吐了滿地。

人家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所以父親疼女兒疼到心坎裡。我不明白為什麼前世的我會和這樣的人談戀愛，害的現世的我如此受盡苦難，「也許他根本不是我爸爸。」多少年來，我以這樣的信念活著，才能稍微釋懷他對我的冷漠。就像母親愛看的電視劇情一樣，也許某天會發現隱藏多年的身世，然後親生父親突然現身把我接回真正的家，

過著幸福的日子。但是店裡的客人總說我跟父親長得極像，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句無心的實話卻如針扎戳破了小女孩的無限想像，「我絕不是那個抱錯的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句都像一道道無情的刀刃，狠狠的劃在我的心上。

一個女孩的一生，第一個親密接觸的異性正是自己的父親，然而我卻是在這般厭惡的眼神中漸漸成長。天底下的男人大抵都是如此糟糕的，偏激的想法在歲月的洗鍊下，從小芽茁壯成參天大樹，每當父親對著我吼時，又變得茂盛了些。父親對我是百般的挑毛病，我的任何舉動都能引燃他的勃然大怒：考試粗心大意、關門大聲了些、不小心打翻牛奶，一些細瑣的小事他都能掛在嘴邊吼一整個禮拜，吼的人盡皆知，來往的客人知道我今天又打破了盤子。他越是嚴厲，我越是害怕，而父親盛怒的容顏總是在我害怕時若隱若現，攪亂我平靜的思緒，在心底掀起一波波的駭人巨浪。

當放學後的天空蒙上一層灰，厚重的黑雲層總將我打進失落的深淵。看著班上的女同學只要一通電話，話筒另一頭的父親熬不過女兒嬌嗔的撒嬌，馬上轉動車鑰匙加足了馬力直驅學校接他的寶貝女兒，深怕她受到一點風寒雨淋，反觀我的父親，要是我也跟他那樣撒嬌，他會來嗎？「喂，爸，你可不可以開車來接我？」我鼓起勇氣打電話回家，渴望著校門口能夠出現那輛他最愛的寶藍色轎車。「不能自己走回家嗎？」毫無情緒起伏的一句話將我拖出幻想。「我忘記帶傘了，現在雨又有點大……。」我越說越怯弱，其實我只是想盡情地撒嬌一次而已，跟自己的親生父親。「那就等雨變小再自己走回來，雨天開車會弄髒我的車。」他話一說完就自顧自的掛斷了電話，徒留我那顆換不到愛的心凍結成一座冰山。在他的心裡面，我甚至比不上那輛進口轎車。

隨著時間的增長，我不再是那個時時想著撒嬌的小女孩，走進家門片刻的視線交會成了我們唯一的互動，我滿不在意的甩過書包上了樓梯，他則是繼續手邊的工作。即使未來有天我們漸行漸遠變成了平行線，我也無法想像我會有什麼難過的表情，至少在那天前是如此沒錯。

那天回到家，第一次看不見他蹙著眉的嚴肅臉孔，他這次沒有責罵我晚回家，此刻，他人在醫院裡，因為長年的忙碌和累積的習慣。他不讓母親帶我們去看他，許是虛弱了，許是他的自尊不允許。沒有他的家是我從小就引頸期盼的，但是當期望變成事實我卻笑不出來，開心的種子並未如期萌芽，卻是思念的藤蔓不請自來的攀上了心弦。我寧可他現在就出院然後對著我吼，至少他在吼的時候，我確信他是隻盛氣的獅子。

母親說，這段期間父親其實很擔心我們沒辦法照顧好自己，我沒辦法想像他說這些話時是什麼表情，這些話聽起來像是父親說的，但絕不會是我的父親。

早上六點，我依照慣例起床梳洗準備出門，但是今天不一樣，本該是空無一人的客廳卻坐著那副魁梧的身軀，低著頭仔細的清算帳目，他只抬起頭看我這麼一眼，又馬上沉浸於手邊的工作。我轉動鐵鎖拉開厚重的鐵門，踏出腳的第一步，「路上小心。」我聽見他極低啞的聲音混雜在金屬生鏽的嘎吱聲中。面對母親我可以毫不保留的表達我的愛意，但是為什麼面對父親卻是如此笨拙？我實在應該用力擠出一句辛苦了再離開的，但是我沒有，也許……笨拙會遺傳，也許我的父親只是剛好很笨拙罷了。

腦海中忽然盤起了許多心緒，如果將來有一天，我也披上了那件白紗，父親會不會捨不得？會不會像電視裡女主角的父親那樣，氣魄的大男人都在那天被一把眼淚動搖？父親會不會也流下那樣的眼淚？

父，愛不愛？

愛。

陳彥斌

敘述一位高中女生對父愛的期待，嚴肅的父親讓她充滿挫折！從幼時摔倒、感冒生病、放學遇雨，甚至生活小事，父親的不體貼、不假辭色，都在她心靈烙下難癒的傷痕！直到父親生了一場病，不經意的一句「路上小心」，才讓她感受父女親情依稀存在！

雖然呈現的都是負面情懷，但最可貴的是真情流露，情緒引出的文字盡是猜疑、咀咒，卻使文章整篇讀來更流暢，更生猛有力！



得獎感言

本次為生平第一次參加大型文學獎，文字內容敘述那些離別前相處的曾經，含有紀念自己青春的意味。感謝能夠獲得青少年組散文參獎殊榮，以後會持續寫作記錄當下。

個人簡介

一個文學愛好者，讀書之餘隨意閱讀，寫作題材無特定，多為學生生活所見所感。未來就讀醫藥相關科系，希望能持續寫作，記錄社會中不為人知事物，讓「當下」可被閱讀。

任性

十七歲這一年，我彷彿龜兔賽跑中落後的龜，為了升學日夜啃著教科書，卻是想快也快不起來。但為了那遙不可及的夢想，只好咬著牙，打盹醒了就看書，看久累了，打個盹。

時序漸入冬，傍晚冷風吹入校園，操場上只剩打籃球男孩，我哆哆嗦著同其他女生躲入宿舍。此刻的我，記掛著書本的份量，也牽掛著遠方的那一人。

說起來他上大學數月了，卻還是像個淘氣鬼令人擔心，令我思念。我們每個月見一次面，都是他回家向父母索取生活費時，那樣難得的周末，卻是我的精神糧食，我的強心劑，露出白齒的笑靨、靈動的眼眸、天真瘋狂的笑聲，正好解了近乎焦躁的思念。

上個月見面，他帶來因堅持下雨打籃球而扭傷的消息，臉上依舊傻傻的笑望我，說要陪我去拔牙，我心情雀躍。綠園道散步一路上，我攙扶著他，開心的聊著樂團畢業展演，開心在二手書店翻找那些關於愛情的散文，開心在市民廣場人潮洶湧中逆行漫溯，彷彿世界只有兩個人，不多不少。有這樣一個人讓我掛念，真是幸福。

走進熟稔的咖啡廳，已夕陽西下，飢腸轆轆，選了冷氣機前的老位置，選了黑咖啡去冰無糖、他最愛的藍莓派四分之一、提拉米蘇四分之一，交換吃著，巨大的幸福感迎來，一時間無法反應，只覺心跳微加了速。吃飽喝足我便去拔牙了，學長等了我一個小時後，見我嘴裡咬著一塊醫生放的大棉花，便用手機打了「走，去散步」，不發一語，離開診所走往科學博物館外林間小徑，我隨步跟上。

夜間，科博館四周燈影幢幢，環繞園區樹林小徑杳無人煙，僅剩唇

齒留香的婦人，三三兩兩成群晚飯後運動，偶爾投來好奇眼光。麻醉消退我開始感到疼痛，雙臂緊閉，不能聊天。踏在小徑上，周圍寧靜出奇，學長竟突然開始唱起歌，「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裡，日子過得怎麼樣，不知道會不會也有愛情甜如蜜……」逗得我哭笑不得，學長竟能哼上兩句鄧麗君老歌。突如其來的體貼歌聲，填滿了拔牙不能語造成的安靜，這樣的體貼更打動了我的心，「感謝有你。」我心想。

回到學校面對加重的課業，牙痛持續，卻隱約記得學長的歌聲。冷氣團不斷加威，精神狀況不佳，好像總是睡眠不足，打盹醒了看書，看久累了，便睡。

學測漸漸逼近，沒來由的質疑盤旋心中，擔心自己是不是有實力追隨學長的腳步，進入名校，進入學長的學校，唯一能做的是持續讀書：精神好讀物理化學；臨睡，英文歷史。

再次與學長見面，又隔一個半月，學測在即，因此就近約在週六補習班下課時，地點是一中街。學長出現在我眼前時，似曾相識，卻換了一頭金色捲髮，像是太陽，帥氣極了。「先找間麵店坐下，我有好消息。」學長興奮說著。

我一邊找便宜拉麵店，一邊揣想各種可能的「好消息」。

走進 There 拉麵店，向時髦卻粗魯工讀生點了兩碗。學長隨意選了位置，我不疾不徐走過去坐下，還沒坐穩，學長衝口而出的話卻讓我終生難忘。隨後我假裝鎮定聊天。

回家後，我已經想不起來當天聊的隻字片語，其實，也不重要了。「我交男朋友了！」我在日記裡寫下這句沒齒難忘的話，視為一個警惕。

學測進入倒數階段，我似乎下定決心，睡醒的時光只讀書、吃飯，周遭事物包含學長一律不聞問，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好讓破碎的心靜靜忘卻傷痛，忘卻我牽掛著的他，直到學測考完。

大考當天完成試題步出考場，一下子生活沒了目標，沒了重心，那些過往日子的不堪與心痛全部湧上心頭，啃食嚙咬著我。寒假裡，

冷風風人依舊刺骨，偶爾，冬陽灑下，稱不上溫暖。我常常在窗邊放空發呆讓太陽照射，但感受不到陽光的溫暖。放空或許抑是思念的一種形式；放空是在回憶中探頭探腦，思念往昔我愛的他。

如今我始明白，淘氣的，是我。是我一廂情願的以為他愛我，需要幫忙的時候就想到他，需要有人助我排憂遣懷想到他，放空胡思亂想時想到他，一切只因我愛上他，需要他的陪伴，他卻應和著我幼稚的任性，有問有答，有求必應。

我細細思忖著過往相處的一切，細細辨明那些像是愛情卻並非愛情的照顧。假設學長愛的是同性，為了他的他可以燙染頭髮，不可能愛上我，再假設，學長只把我當成朋友，那結果如何呢？所有的曖昧，都可以合理視為一個好朋友對我的照顧，如此而已。

我的任性，輔以想像，徹底蒙蔽了我的雙眼。不是萬物都要遵循我的任性狂想運轉，我只不過是偌大宇宙星辰中，渺小的一個存在，或許今生今世能當朋友，能夠無話不談，已該十二萬分珍惜。

那日，拉麵店的那句話，給了我沉重的打擊，卻換來了成長，我學會不任性。

大學放榜之後，我才有了足夠的勇氣，拿起手機撥下已生疏的號碼。聽見電話一頭傳來極為熟悉的聲音，急切的詢問我狀況，我流下喜悅的淚水。即使如此，我仍語氣平緩字字斟酌壓抑澎湃想念，告訴學長：「我考上我要的學校了，也剛好是你的學校，以後有空請記得找我吃飯聊天。」

我強調了「我的」學校，因為我已明白，我僅是浩大宇宙中渺小存在，我的任性影響範圍只能在我。

劉克襄

原本以為學長是男朋友，一心期待他的示愛。而生活的種種過程，好像也隱隱指向這一可能，直到最後一刻，竟是戲劇性般的翻轉。她也才恍然大悟，一切源起於自己的一廂情願。經此打擊，她反而更加成長。本文略帶小說性，卻也把一個少女情竇初開的心境描述得很到位。整個鋪陳少有累贅，故事簡潔，卻張力十足。



獅子座女孩

得獎感言

有點訝異但驚喜多於訝異，很開心我的文筆得到肯定。雖然我只是私校進修部的學生，但平凡的我可以得到肯定，相信有更多的小星星，也等著被發現他們的光芒！在此，很感謝慈明高中進修學校的潘鳳蕙老師，給我機會給我肯定，鼓勵我參加徵稿活動。很高興能身為慈明高中的學生得到這份榮耀。

個人簡介

我，一個十八歲平凡又調皮的女孩。年少輕狂總覺得沒瘋過幾次有點對不起自己，曾經在父母師長的眼裡是個頭痛人物，也過了一段荒唐的日子。但唯一對文字的執著，沒因為任何荒唐澆熄了對它的熱情！我喜歡隨手記下生活中的點滴，每個字都跟我一樣很真，希望你／妳會喜歡我的作品。

最好的禮物

如果每個孩子的出生能被祝福，是不是他或她的一開始會比別人幸福的多呢？我想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不就是這樣人生才顯得精彩、充滿希望和期待。哪怕會跟電視裡的肥皂劇劇情一樣，意外的驚喜不斷，可能有好有壞，但劇終的時候至少是個好的結局。

我是個未婚懷孕的十七歲小媽媽，也許你會感到驚訝，認為我還年輕，有多少事等著我去嘗試，還有很多精彩的人生在等著我！對我堅持要把孩子生下的想法感到幼稚、無知；也許你會像我的父親一樣心疼我的年幼，卻已經要當個母親了。我自私的到腹中的孩子已經到七個月的時候才告訴我的父親，卻沒想到自以為隱匿的非常好的我，早已被上輩子的情人看穿。沒有任何責備也沒有一絲的憤怒，父親的眼裡只剩心疼，難過的我說不出話，那一刻，除了感謝、對父親的不捨，真的讓我慚愧不已！

未為人母之前，我跟一般年齡的孩子一樣叛逆，翹課、離家做了多少讓父母擔心的事，即使未婚懷孕的我，身旁有多少人看著我的笑話，說了多少讓人不勝唏噓的話，我的父親依然沒有放棄我。少了責備給了我更多鼓勵，告訴我：「受了多少委屈、傷害，記得回家我的肩膀還是妳的依靠。」一直在眼眶裡打轉的淚水還是忍不住流下來了，那一刻我對我堅持感到愚蠢，自私的只顧慮自己的感受，卻忘了身後心疼我的他。爸爸說無論妳是十七歲結婚、二十七歲結婚，是不是帶球嫁都無所謂，只要一天還是他的女兒，都如掌上明珠般把我放在手心疼。從小就沒有母親陪伴的我，一路都是父親和哥哥陪著我成長。我的他，總是對我萬般的好、無論我多麼刁蠻還是一樣讓我寵愛我，

也許是父親的溺愛，讓我不懂事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直到成為人母，我才懂得他父兼母職的用心良苦。

雖然一度父親很反對我把孩子留在身邊，我知道他是愛我心疼我，才捨不得我吃苦，我知道只有讓他放心，才會支持我、同意我這麼做。孩子的出生讓我手忙腳亂，從零到有，學習泡奶粉換尿布，第一次膽戰心驚的為孩子洗澡，六個月前從來沒有睡飽的日子；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長，越長大一些驚喜就多一些，從學會自己翻身到爬行，扶著走到後來牽著他學會走路，跌跌撞撞地像隻小企鵝般；養育之路雖長又辛苦但心裡卻覺得值得，就像父親對我的愛一樣，義無反顧為孩子付出，不求回報全心全意的愛他，最甜蜜的負擔就算再沉重也願意一肩扛起。

有一天，父親突然對我說：「妳真的長大了！」當下的我有點不知所措，他笑著說我早已知道妳已經準備好為人母了，他的擔心、不捨是多餘的，沒想到我能把孩子照顧得好，把孩子養得白白胖胖還跟我一樣喜歡黏著愛我們的他；答應他休學一年後還是會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雖然時間是提早了許多，但至少在他的眼裡我還是個及格的女兒和他孫子及格的母親。父親泛紅的眼看著我，像在尋找母親的身影，憶起當年母親要生下哥哥的時候，跟我現在的一樣，不怕吃苦覺得自己準備好了！無奈地說：「媽媽的拗脾氣還遺傳在妳身上，真的不簡單啊！」我知道他在想念母親，即使他不說一個眼神我都能懂，上輩子當情人的情感保留到這輩子，而這份愛成為這輩子最深的父愛。

如果我的兒子沒有這麼早出世，沒經歷生孩子的痛，我也不會這麼早了解到父母的愛、含辛茹苦的養育之恩。雖然對於母親的記憶隨著時間慢慢地模糊，父兼母職的他是我這輩子最驕傲的父親，期盼有一天我也能成為孩子心目中驕傲的母親。感謝我懷裡調皮的孩子，送來了最好的禮物，讓我看見以為少了母親有殘缺的人生，充滿了希望

與幸福，見證了最深的親情；而父親卻像丈母娘看女婿般，越看越滿意。從父親的眼裡我知道我沒有選錯人。現在我的身旁有兩個深愛我的他，如果還不能知足就真的有些過份了！而我的人生才正開始而已，未來還有很多變數，有很多事等著我去體會，但我知道這是個好的開始。

親愛的母親，我知道看似是我的寶貝兒子帶來的禮物，但其實是妳在天上一直守護著我！謝謝妳雖然不在我身邊陪我長大，但我知道妳對我的愛也一定很深很深；我會把爸爸和妳給我的愛，一直延續下去世代流傳，謝謝妳送來最好的禮物！我愛妳！

劉克襄

年輕的少女，不小心當媽媽了。人生經此一巨變，勢必遭受相當大的打擊，包括來自家庭和師友的壓力和異樣眼光。本文敘述了一個年輕的單親媽媽，在父親的呵護下，圓滿成長，並未受到二度創傷。也因孩子的到來，有了不同的人生觀，進而自己也長大，知道了過去浪蕩帶來的傷害，以及母愛的偉大。文詞或稍弱，文句卻扣人心弦。



子虛璫

得獎感言

咦？這次的退稿通知怎麼不太一樣？原、原來是得獎了嗎……
糟糕！我的筆名不夠帥怎麼辦啊……

咳！總之，很感謝評審願意給我這一次的機會，我知道自己的文筆還有很多待改進的地方，不過我會將這次的經歷視為對自己的一次肯定，往後也會繼續執筆，寫下身邊每一個不起眼卻又恍然如昨的成長經歷。

個人簡介

剛考完大學指考的落魄書生，目前自發性地宅在家自我反省，順便負起居家保安之責，至於基本的勤務內容包括白手起家的爬格子練習、利用網路的匿名特性隨興指點別的人生以及日以繼夜對喜歡的小說電影做出愛的辯護，期望著有天能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學會怎麼打方向燈……

此刻，我在南投醫院

之一

病房。交錯的長廊。冷氣。刺鼻的消毒水味。

「5521、5523、5525……」我默默數著。

是感冒併發了肺炎，年紀大了嘛。爸爸說。一面拿起口罩督促我戴上。經過一個護理站，我忽然聯想到銀行的櫃檯，只是這裡經手的不是鈔票，而是一個個不耐的靈魂。

是這間。我敲了敲門，沒人回應。房門有點重，也許是要隔離什麼吧，畢竟是醫院。三人一間的健保病房，簡單的用布幕圍著，自成一個空間的小單位。至少保留僅存的一點隱私，喔，當病人是沒有祕密可言的。偶爾有人說話，但不是對我們說的。

阿公的床位靠窗，算是很幸運吧。此刻他蜷曲著身體，背對著我們，身後還有一個黑色的機器「喀喀喀喀喀……」阿嬤說那是拍痰器。她已經照顧阿公三天了，臉上是掩不住的疲憊。「您快去休息吧，換我們來照顧就好了！」我的任務就是在這裡陪阿公，其他的，我知道還有大人在，拿起物理課本，我開始努力的啃讀。

「熱力學第零定律：在不受外界影響的情況下，只要A和B同時與C處於熱平衡，即使A和B沒有熱接觸，他們仍然處於熱平衡狀態。」

之二

瘦骨嶙峋的手，枯槁而無力地垂放著。

護理師熟練的說明和示範，如何使用拍痰器，然後要手動拍痰，

像這樣，護理師俐落的翻動床上的病人，由下往上，很有節拍的拍打著。抽痰，用鼻胃管餵食，只能餵罐裝的營養品。對了，要慢慢餵，別餵太快，不然他會脹氣不舒服，四小時餵一次。嗯，半夜也要。注意每天的大小便。血氧量太低了，氧氣罩不能拿掉，可以，他口乾的話給他沾一點水，對，吸一點就好，不能喝，他會噁到。

護理師又調整了一次氧氣罩和點滴就離開了。爸爸也跟著她出去不知道拿什麼。這時阿公說：「我要大便。」大便？大便？圓圓扁扁馬桶狀的那個應該是便壺吧，但是阿嬤沒說怎麼弄。我用衛生紙隨便擦拭了一下，塞到病床上，阿公的屁股下，等等，要先解開尿布。我吃力的移動阿公的雙腳，幫他找一個適合的姿勢，然後他不再亂動了，啊，他在大便。我無法想像如何躺在床上大便，即使我小時候也經歷過這樣的事，但我真的忘了。

等了好一下，我決定還是到布幔外面等。過了二十分鐘，他說好了，我手足無措的站著，不知道該怎麼辦。幸好這時候爸爸回來了。床單上沾到了汗穢，我們又手忙腳亂換掉了床單。

不知道是不是營養劑的關係，大便真的蠻臭的。

不過阿公看起來舒服多了。

我翻開物理課本的下一頁：「熱力學第一定律：能量守恆定律對非孤立系統的擴展。在熱力學過程中，不論路徑為何，系統內能的變化為一定值。」

之三

爸爸拿出手機，這已經是他的生活了。但是總滑不了多久，阿公就叫了：「點滴好像沒了，你去叫護士。」「要放尿。」「拿濕紙巾給我！」……嗯，他確實是我所熟悉的阿公。印象中的阿公，雖然疼我們，但也一直是「大男人主義」的奉行者，不做家事，老是要別人服侍，高高在上。我看得出他不喜歡躺在床上被人操弄，但可以藉著使喚來

扳回一城。我真的不應該這樣想，他畢竟是我的阿公，而且他生病了。

短短四個小時，阿公又上了三次廁所，換了一條被單。

一切終於就緒，阿公忽然開始抱怨：「這裡的病毒實在是太毒了，醫生攏無敢來看啦，恁口罩要戴好……」其實有一個醫生來巡房，但是卻沒過來看阿公，我想也許是他的狀況很穩定。我幫忙把臭得要死的衛生紙團和尿布拿去垃圾間。因為太臭了，清掃的歐巴桑告訴我們不能放在病房的廁所。洗好手，我又順手壓了一些「乾洗手」。第二床看顧的阿婆許是無聊了，正和爸爸叨叨絮絮的說著病人的病史：「四十二歲就中風了，已經顧伊三十五年啊，這回又得肺炎……」。

人的一生好像就是這樣。在有限的時間內，總是無可避免的在製造問題，藉由思考，看似解決了問題，其實常常是在逃避問題。畢竟，破壞遠比建設容易，製造問題的速度永遠快於解決問題的速度。人是會尋找意義的動物，柏拉圖如是說。

課本，暫時停擺在第 54 頁：「熱力學第二定律：孤立系統熵（失序）不會減少。簡言之，熱不能自發的從冷處轉到熱處，而不引起其他變化。」

之四

即使是佈滿皺紋的老臉，睡著後，也如同嬰兒一般純真。

雖然阿公閉著眼睛，但我總覺得他應該是醒著的，唉，人怎麼可能可以一直睡？只要中午睡超過二個小時我的頭就會開始暈了。至少現在應該沒事了，我想我可以遁逃一下，走出病房順著長廊而下，有一扇通往陽臺的門。陽臺上設了一個簡易的曬衣場，幾件衣服和毛巾隨風飄動。外面很熱，陽光很強，和冷氣房形成強烈的對比。遠處盡是翠巒層疊的山坡，高速公路上的車子呼嘯而過，

我拿起物理課本繼續背誦：「熱力學第三定律：完整晶體於絕對溫度零度時（即攝氏 -273.15 度），熵皆為零。或者絕對零度（ $T=0K$ ）

不可達到。」

相信我，什麼都有翻轉的可能。人的形象即使跌到谷底，也有東山再起的一天。今天的老爸，就像個沉穩的巨人，溫暖而可靠。再也不是那個老是因為交際應酬，半夜喝得醉醺醺，還把自己弄得一身濕的奇怪中年男子了。看他熟練地幫阿公拍背清痰把屎把尿，霎時，重整了我心目中對他的印象。

下午 5：35，阿嬤來了。

「你們該去臺中了，明天還要上班上課呢！」

「還是請個看護吧。」爸爸若有所思。

佳作



祭酒夜

得獎感言

光影幽遁，潛影藏形，一如那日我在巷口狹縫中所見的安寧。

首先要感謝我的媽媽，在我靈感困乏之際，帶著我遊歷了臺中這些有如小京都般的景點。

在媽媽或諸位長輩的眼中，它們並沒有被遺忘，昔日景象依然貯存於心。

在我的眼中它們並不老舊荒廢，處處充滿了驚奇。

也許在讀者們眼中，它們依然神隱在都市的角落，時而保留著神秘而待人探尋。

個人簡介

鄭嘉瑄，土身土長的臺中佳民。瑄，本身作為一枚大塊樸實穩重的玉，腦中時而浮現的是七彩飛霞的飄飄美玉，喜歡接觸的事物像琳琅滿目的點點翠玉，喜歡創作的是令人捉摸不定的隨意軟玉……但有時候在喧囂的市鎮裡，比較想當一顆隱身於山林、聆聽鳥鳴山泉，與世隔絕的石頭。

六個守護者

——六角樓：新富町市場

佛曰：「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千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白雲蒼狗，滄海桑田，人生宛如曇花一現。

她喜歡這樣望著塔頂。

小小的她抬起頭望上去，那六根支撐塔樓的長木連接著樑簷不斷延伸，在她眼中就像是六隻威武的神龍盤在樓的底部，各個望向遠方，威風凜凜，無所畏懼。望向牠們，她心中就會油生一股濃厚的安全感。

六條通，六個守護者——故事就是從牠們開始的。

那是她小時候和媽媽第一次去第二市場時的事。走進光線有些昏暗充滿灰調子的市場，彷彿進入了一個未知的秘境，走道兩旁，有賣菜、肉、水果……，各式各樣的生鮮食品琳琅滿目的放在看起來不太乾淨的攤位上。她並不喜歡踩過市場地上時，那種濕濕黏黏的感覺。在人群中穿梭的同時，她隨時會注意著腳下的地板，像是跳格子般不規則的前進，但危機還不只如此，在前進的途中還會不時出現拿著菜籃爆衝的婆婆媽媽們，堅定殺價的眼神如同獵犬，那時候的她只覺得市場好大好可怕，人們好陌生。

有一次，她因為旁觀籠子裡鬧騰的雞群而看傻了眼，牠們在不大的籠子裡互相拍翅、喧囂，尖銳的爪子牢牢地抓著鐵籠的欄杆，發出此起彼落嘈雜聲，那樣雜亂的身影卻吸引著她，而等回過神時，媽媽的身影卻已消失不見，只剩下茫茫人海，伴隨著前所未見的恐懼。

只記得那是她為數不多而嚎啕大哭的一次，四周的景物不管怎麼

看都似乎相同，繞了好久卻像在原地打轉。忽然，她想起媽媽曾經叮嚀的話：「小紀，如果在市場跟媽媽走丟的話，就直直的走到六角樓去，媽媽會在那裏好嗎？」

六角樓……她邊想邊移動，腦海中似乎傳來了聲響，告訴她前進的方向，她直直地走，眼前出現了一個像圓筒般的六角建築。就是這個嗎？錯綜複雜的道路最後都通向了這個巨大的樑柱，原本在啜泣的她抬頭一望，馬上就被那雄偉的六根長木給震懾住了。像是魂魄瞬間被吸走一般，她不知道癡忘了多久，回過神時已看見氣喘吁吁的媽媽衝刺過來。從那天起，她暗自將那六條神龍當作自己的守護神。每當想起，嘴角浮現一絲淺淺的微笑。

因為守護者的緣故，小紀漸漸喜歡上逛市場的時光。市場雖暗，卻有一種如身處電影院般的神秘感；市場雖吵，卻有一種如回老家般的親切感；市場雖小，卻有一種五臟俱全，應有盡有的富足感。

雨紛紛，空氣中透出一股青澀的霉味。其實小紀她的頭有些暈暈的，今天不太想跟來市場。她告訴媽媽她想待在六角樓，待在這裡已成為她來市場的習慣之一。她坐在靠近六角樓底部的椅子上，迷迷糊糊的睡著了。

夢中，幾條神龍像是活過來一般，緩慢往下攀爬，越來越接近，就在牠們即將貼上臉龐的剎那，身邊的景物突地迅速更換，牆壁如同破裂的紙片般紛紛剝落，刮起一陣巨大的旋風。小紀環顧四周，發現原本的中文招牌變成了日文，街道上的人比較像是她在電視中看到的日本人，穿著和服和木屐。

「卡桑，哇倍呷壽司。」她旁邊的一個女孩正指著壽司店，向媽媽搭話。

看到穿著和服的女孩，小紀突然反應過來，媽媽曾說過第二市場以前被稱作「日本人的市場」，難道這裡就是以前的第二市場？

她緩緩的走出六角樓，望向塔頂，「新富町市場」門口掛著這五

個大字。驚訝之餘，小紀開始探索這個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市場。新富町市場十分乾淨整潔，攤位上擺放著許多她不曾看過的商品，如布料、生活用品等。逛著逛著，小紀走進了那個媽媽常帶她來大啖的小吃街。是肉圓店！沒想到這家她最愛的肉圓店從以前就存在了！她專注忘我地看著老闆熟練的炸著肉圓，肉圓們如同小土撥鼠般隨著滾燙的熱鍋翻滾著，像是在打架又像是在互相嬉戲，突然間一股熱氣迎面襲來，嚇了小紀一大跳，她往後退了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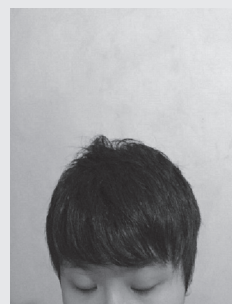
「緊走！緊走！失火啊！」小紀被推擁著，眼花撩亂，只覺得頭暈目眩，晃的站不住腳，攤販和貨物都被撞倒，混亂一片。眼看火勢越燒越烈，她慌忙地跑了起來，逃到她熟悉的六角樓，她將自己蜷縮起來，在塔底緊緊的閉上眼睛，微光中，她似乎聽見守護神的憤怒吼叫與不滿，還有掙扎著想脫離人工管線的束縛……。

「燒啦！燒啦！肉粽來啦！」隨著一聲聲的叫賣，還有冒著蒸氣的高溫蒸籠，小紀猛得睜開眼，發現自己竟然在原本睡著的地方。

驚魂未定的她望向前方，發現市場又變為她原本認識的模樣，熟悉的中文招牌掃入眼中，鄉土味濃厚的臺語傳進耳中，嗆人的菜香飄進鼻中，她往塔頂上看了看，發現那六個樑木比起以前的設計，多了更多的粗黑電線和冒著詭異閃光的監視器，那是她之前所沒有注意到的，伸縮的鏡頭像怪物的瞳孔，黑幽幽的注視著她。

這些年，小紀功課壓力變大，來市場的機會也變少了，不知道曾幾何時，那個令她既崇敬又敬畏的守護者已慢慢失去蹤跡，記憶中華麗而精緻的輪廓也轉為粗糙而骯髒的木頭，從腦海裡被漸漸淡出。似乎有了那些人工黑線纏繞後，祂們就越來越像木頭了。不過她了解，那個曾經幫助過她，默默守護著她的六個守護者，一定還在這個城市、這個第二市場中，也許被第二個、三個小女孩所發現，也或許，祂們不必為人所知，盡責的守護著這個市場，就是祂們存在的意義了。

佳作



莫

得獎感言

謝謝評委老師。希望所書文字能更貼近社會輪廓，請多指教。

謝謝一路堆疊累積的聲音、圖像和文字們，一直以來力量和勇氣都像雨後小草那樣源源不絕地冒出來，多虧了你們。

謝謝你。在我學會鏗鏘如水的溫柔之前，我的背後就交給你了。

個人簡介

楊婧涵。

自然捲。雖然有時會抱怨「柔順直髮的傢伙全切腹去吧」但其實心底深深地以自然捲為榮，毛囊也是。偶像是曼德拉，喜歡銀魂和杜蘭朵公主，還有蘇打綠。目前高二，不過心底喜歡聽故事的那個幼稚小鬼宣告凍齡，永遠活在蹲在阿嬤家門口看著午後陽光的秋天。

歡迎拍打餵食。

想

不自覺地想寫些甚麼，不自覺地想畫些甚麼。

在心頭空落落時，想填塞些甚麼，想讓自己變得完整。

謹以此弔我那未曾謀面的雙胞哥哥。

是最近才知道的事。

腦中偶爾掠過，偶爾會想，想著你們。

或許還稱不上輪廓，沙沙的超音波圖上只有小小的點；你們在黑暗溫暖的海洋沉沉睡著，夢裡有母親的心音；你們透過外界模模糊糊地響動輕輕聽著這世界，這大大的夢；如夜般黑，卻聽得見繽紛的聲音，組合成光譜；斑斕的，甚至能繪成一首歌，一首屬於你們的、海洋之歌。

直至那日。海天變色，本是靜寂的海洋掀起巨浪直達天際；光譜被打亂，和諧的樂曲瞬間荒腔走板；不變的是黑，光始終照不進海的恐懼；外界聲音與擾動變得紛亂，低沉與高亢的雜訊衝撞著原是沉靜的海，撕聲裂肺；推撞與衝突中你們遭到某個重擊，那一瞬海洋崩毀如爆裂開的山，碎裂巨石自高高地崖邊重重砸入水中，炸起巨大水花；這可怖的崩壞令你們心驚膽顫，你們太害怕，退卻了一身為你們的妹妹不知這樣說是對是錯，但幸好你們未曾出世；我慶幸著，從此以後冰凍疼痛的荊棘之路上少了兩個孩子。

愛是珍貴的。所以父親的拳頭重重砸在母親尚未明顯隆起的下腹時，他拒絕道歉；他說，所有傷害都源於愛。至今我仍不明白母親究竟做錯了甚麼，也不懂為何自己考試拿了九十七分卻換來痛揍；急診

室人員為我處理傷口時緊蹙著眉，消毒水淋上一道裂口時流成紅色小河，答答地滴在雪亮磁磚上；一旁社工輕聲問發生甚麼事了，我低下頭盯著那道笑彎彎的血色裂隙，沉默良久後告訴他們：我還不夠好。

說是督促，說是關心啊；最難以忍受的是愛與傷害織在一起，反反覆覆；難以遺忘的是那些孤獨的夜，蜷縮在泛著血色的書桌下，顫抖著，淚像夜那般流的永無止境。最近會想，如果是哥哥，是勇敢的你們，會不會毅然決然挺身而出，為妹妹擋去那片深沉的黑色人影？但想到我們可能都會受傷時心震顫地像捧著易碎品的雙手，也就不敢再往下想了。

雖然還是會想，如果你們都在就好了。

會牽著小小的我走過顛巍巍地橋，一字一句傾聽稚嫩童音吐出的斷碎音節、關於孩子色彩斑斕的夢境，淩淩亂亂卻鮮明清晰；一起學會溫暖而美麗地注視那些痛徹骨髓的愛，一起游過淚痕交織而成的河流，學會勇敢。無可救藥地拼湊，無法自拔地懷念那段未曾發生的故事；會想著，想著你們。

是妹妹未曾謀面的想念。望此時的你們在金色微風的照耀下，被溫柔的陽光注視著，吹拂你們長長的睫毛和明朗的臉龐；或被明亮的海洋包覆，周圍生著柔軟搖曳的水草，色彩繽紛的魚。我知道你們一定都是美麗的，以某種形式吞吐著氣息的靈魂。

喜歡抱著文字踏上往圖書館那條路。行道磚晶亮亮的，星子在深紅或咖啡的路上閃爍；走過一棵枝葉低垂的樹，看起來懨懨的病了一——我不擔心，因為知道這是他原本的樣子；果然下一秒陽光透出雲層，直直灑落在那綠上；微風吹拂剎那燦綠綠的精靈們就跳起舞來，沙沙地，一棵喜歡旋律和風的樹；仰頭就是天和雲，偶爾髒髒地病著，不過當雨後日光透過乾淨的天空，我知道它們都會好起來的；就如你們曾寄託在風中傳給妹妹的話語：會好的。擠壓皺縮的心可以和衣服一起燙平，風會帶走血腥，送到某個海洋淨化那些深紅淚滴；在勇敢

地學會原諒之前，就在斑斑駁駁的石牆上一字一句地刻劃唱過的歌，愛過的人，做過的夢；深深淺淺的刻痕累積成厚厚一疊故事，說都說不完；你們知道嗎，哥哥，妹妹在石牆上偷偷的繪著，想拼出關於你們的拼圖，想看清你們和風共舞的步履，印刻在心上；想更完整。

曾被悄悄掩埋十餘年的你們的輪廓；在一次偶然地沉痛撞擊中，我聽見歷史嘶聲力竭地喊出你們的名字；從此我記著一雙明亮的，海的眼睛；日升月落，潮水來了又退去，輕輕地洗著銀輝沙灘上你們淺淺的足跡；那是精靈唱過的歌。

血脈不會斷去，我們出於同源；沒來得及瞥見輪廓，你們就淡去在時空另一端，再無形跡；僅存他人口中輕輕帶過的殘章斷語，我繪了幅隱隱約約的拼圖；這是我能做的，在這劇烈崩毀又迅速新生的世界，我記得你們。

也請你們記得，如果能夠，請記得我；不要讓我就這樣走了。

佳作



蛋白質

得獎感言

上個禮拜我去了一趟臺北，在那裏我泡了三天的溫泉的時候，好巧不巧遇到了內褲精靈，他說因為有緣所以我送你三個願望吧，所以我就跟他許願說希望臺中文學獎可以得個名，他說不行，除非我用兩個願望的代價跟他換，好吧所以，謝謝內褲精靈還有排隊。

個人簡介

希望學校某個廢物老師可以趕快離開，每天如此虔誠乞求的十七歲，除此之外因為真的太想抱怨廢物老師了所以只好偷偷寫在個人簡介裡如此而言他說不定就能辭職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乾脆來簡介這老師算了所以就偷偷寫上這老師根本沒有相當水準就來教書，真是令人頭痛啊最近的煩惱。

流逝

每個月會有一天，在傍晚的時候，廟口旁會有一臺小貨車載著一些器材，搭一個小棚子，塑膠椅大概擺了五、六張，偶爾會整整齊齊地排著，也就是蚊子電影院。在我小學三四年級時，會在有上映電影時就拎著書包占位置，搶不到位置還得席地而坐，有一次坐的地方剛好有檳榔汁，起來後屁股沾紅了也不知道，以為我來初經，嚇得差點哭出來（事後才知道是姊姊故意鬧我的）。

忘了到底是因為生小孩的恐懼，還是面對未知的成長感到陌生，我被嚇得哭進母親的懷裡，直到姊姊吐吐舌頭解釋老半天，母親安撫了好久好久，才冷靜下來。

廟口旁邊是一個集會所，當電影播送時，如果是夏天就會準備一大桶裝滿冰塊的冰桶，裡頭放著幾罐麥香系列的飲料，或者是十元一罐的沙士，通常沙士都不會被像我這樣又瘦又小隻，一點戰鬥力也沒有的小女生搶走，都被五六年級的大哥哥們蒐集起來堆疊成塔，像朝貢似的誰也不准靠近；如果是冬天就會有一大鍋熱熱的紅豆湯，旁邊堆疊了些塑膠碗。

我和D一起行動，但當要拿飲料時D就會請我順便幫她，甚至連D的哥哥們也都不會主動去碰那冰桶裡一罐一罐的飲料，而我不知道那些飲料背後的含意，在拿的同時甚至還有一點點開心，因為自己有用處。

那些在旁邊看顧飲料的大人，看到我一個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走飲料，就出聲斥責我不該這麼貪心，免費的東西還拿得這麼沒有羞恥心，莫名其妙被痛罵一頓，我蠢笨不明事理的腦袋瓜才了解，原

來D他們是不好意思，才叫我去丟臉。

我忘了我到底看過哪些片子，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葉問」吧！D的二哥一看完葉問，就做了一個衣架子上頭釘幾個木條，並開始劈阿砍的，那一陣子到他們家去就看到他在認真地練著功夫，帶著一點點的小崇拜。

「為什麼要練？」我坐在旁邊明知故問，就是想聽他的回答。那時居然覺得D的二哥認真的模樣很帥，那曬得黝黑的皮膚很厲害，一度以為他能夠練就如同電影裡葉問的功夫。

「因為很帥啊，而且這學起來能夠防身。」回想起來他的回答也是相當稚氣，單純地被電影所影響，但卻偏要找個藉口，來掩飾自己對自己這樣行為的害羞。

那時D在上補習班，三合院裡頭就我跟她二哥兩人，我吃著統一脆麵泡成的泡麵（就是把熱水倒進袋子裡面，等待大概一分鐘，麵就會糊成一團，不加太多水那湯汁就會鹹得很有味，最喜歡泡的是海苔口味，但偏偏雜貨店就是不進海苔口味的統一脆麵。），看著D的二哥勤奮的練習，D的大哥則是泡在電腦房裡賽著他的小跑車。

能坐到椅子的機率很低，就算搶到了位置也常會被沒搶到位置的D大哥用他那舌燦蓮花的功夫給奪走，幾乎都是坐水泥地看電影，一場電影下來脖子跟屁股的酸疼度能夠延續到隔天，而舒舒服服坐椅子的男生們在看完電影後也馬上忘記我對他們的好，繼續命令我去跑腿。

通常都沒辦法看到完整的電影，有時到的時候電影就已經演一半了，或者是看到最精彩的部分母親就會來擰著我的耳朵要我回家吃飯（晚上九點半左右），丟足了臉跑過大街小巷，被罵了個臭頭後含著淚想著那些沒看到的情節，恨不得就這麼甩開母親的手飛奔回去知道周星馳踢著足球對著光頭女孩說：「地球很危險」的下一段故事是什麼；想知道當阿星被打得半死不活之後是怎麼戰勝禿頭老；或是史蒂芬周的黯然銷魂飯到底有多麼地黯然銷魂。

完整地看完一部電影似乎就那麼一次，升上小六，蚊子電影院對我們這些小孩子已經沒什麼吸引力的時候，母親剛好要上大夜班，父親不在家，姊姊到外縣市上學不會回來，而 D 那群人還在討論著電視上那群韓國明星哪個比較順眼的時候，蚊子電影院的觀眾真的只剩下蚊子時，我一個人看著鋼鐵擂台，喝著不冰的紅茶，那真是我看過最難捱的一場電影了，沒有其他人，即便我有椅子可以坐。

偌大的廟口除了我以外沒半個人，但在電影演到休傑克曼載著他兒子要去打宙斯時，一股濃重的尿騷味直往我臉上打來，一個顛顛的老人拿著一瓶高粱，碰一聲就坐到我身旁，那種味道真是說不出的噁心，我憋住氣用嘴巴呼吸，只聽到他莫名其妙地說著一些夾帶著髒字的句子，我恨不得往其他的位置挪去，但又怕自己這樣子的動作會讓他注意到我。

「現在的野臺戲都沒人要看了啦！〇〇娘〇去〇〇媽〇（臺語）。」他操著一口濃厚的海港臺語，在我耳邊大聲地吼著吼著，然後不知是累了還怎樣，漸漸地聲音小了，電影快結束時他開始打起呼來，就這麼睡在我身旁。

那天是最後一次在蚊子電影院看電影，就算別人再怎麼邀也不敢去了，害怕又看到一半時那個渾身酒臭的男人再次出現，帶著跟他一樣腥臭的絕望。

他是戲班的人，戲團解散後就整天喝酒到處鬧事，聽到鄰居們的耳語後我才知道他的身分。

他大概一輩子就是跑戲班，解散後什麼也沒了。每次經過布袋戲臺前，觀眾永遠就是幾個快睡著的老人，美其名地演給神祇看，但實際上當沒有觀眾時，還是會覺得無奈吧。

廟前播放電影的頻率少了，大概一年見不到一兩次吧，取而代之是那種聲光燦爛的舞臺車，上演著小孩不宜觀看搖腿擺臀的清涼秀，也許神明也不喜歡看電影了吧！

佳作



鹿
呦

得獎感言

我常常處在有話想說，卻說不出口，或不曉得對誰說的狀態，文字可以解救這種狀態下的我。承載青春的苦澀與美好，再用適切的文字將它們表達出來，怕詞不達意，但也不能太恣肆，或許這就是青少年的內心以及文章。謝謝鼓勵我、批評我、肯定我以及所有讀這篇文章的人們，讓我青春的存在永恆。

個人簡介

許雪芳，臺中人，民國八十五年生，畢業於臺中女中，目前就讀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短篇小說〈謬〉曾獲一中一女中聯合文學獎，並投稿報紙獲刊。與其說是一個人，不如說是一臺停不下來的幻想機器。

你的矛與盾

每個人應該有一個寶物盒，有形的或無形的。

昨夜花了兩個小時整理，盒子收藏很多別人寫的賀卡及紙條，撐起眼皮我一張一張打開來看。

我赫然發現，畢業後她每年聖誕節、我的生日都寫卡片給我。一字一句寫的都是我們感情有多好，儘管現在不太有聯繫，我還是她最好的朋友諸如此類。我可能只回信過一次，可能一次也沒有，我萌生了點罪意，但很快地又抑止了。

她是個參加字音字形比賽總是得第一名的人。每節下課都在奮筆疾書，我懷疑那些艱澀的字究竟能造什麼詞，用在何處？但是我猜她喜歡這種被填塞的感覺，並且以此為榮。

我和她連號，上課常坐在隔壁。我們第一次對話如下：

「妳以前成績應該很好吧？」

「沒有耶，普通而已。」我說。

「大概第幾名？一到五？五到十？」

我有點厭煩了，但還是笑著回答：「十幾吧。」事實上比這好得多，但基於反叛這種緊迫逼人的問答，我想隨便回一句。

她一直是我們班的第一名，某天公布段考成績，她剛好請假，放學後她打電話問我她的各科名次，但我向來只關心自己，沒去管別人的。

「我沒看耶。」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埋怨的低鳴。

於是我很理性地猜測：「應該都是第一或第二吧！」

她馬上驚呼：「有第二的？」

大概因為我從沒當過第一名，我無法理解第一與第二的距離。價值觀而言，我們倆是天差地遠的，但還是成為了朋友。

她對人極度不信任，也害怕在物質上、情感上被辜負。有次我向她借東西，她猶豫了一會兒：「那我以後沒帶東西你也要借我。」

身為獨生女，生活重心除了課業，主要就是電視。綜藝節目的笑話、藝人的八卦是她短暫逃離壓力的方式，偏偏我卻不屑一看，甚至她念來念去的幾個名嘴的名字我也不太熟悉，但我會靜默地聽她分享。

訴說和傾聽是我對友情的最高期待了，我未曾想過要與人親密無間，這大概也與我在家中排行老么有關，從小單方面接受照顧，天塌下來也有人頂著，所以我從來不必特意經營什麼，對人際關係尤其消極。

聆聽無法滿足她的情感需求。青春期的她心緒複雜，急切渴望朋友的認同。我們走著聊著，我若回應給得少些，她就會突然扳起臉來，端出我沒從電視上得到的資訊，譴責我像我是無知的小孩。

儘管我從她眼中看不到半點自信，但藉著我們的對話，她表面上地抬高了自已。

我當時沒意識到自己受到言語暴力，她總在無故對我發完脾氣的隔天，又若無其事地與我言歸於好，我宛若無怨無悔的出氣包。

在大考前的晚上，我在房裡舒適地讀書時，接到她的電話。

「我必須小聲地說話避免被聽到。」她語帶哽咽，開始解釋剛才發生的家庭戰爭。

「如果他們離婚了，我要跟誰？」她哭著說。

這讓我想到，我曾經在大片草皮上幫她找到眼鏡的零件，一個約零點三公分的小螺絲。當時她也是一邊紅著眼睛，一邊地毯式搜索，其他

人都覺得不可能找得到，打算就此放棄的時候，我卻看見了！綠色嫩草中的微微銀光，隱約發亮彷彿是一個孩子的希望，不被父母責怪的心願。

她說我捻熄了不知道是第幾次的戰火。

兩件事情不同，然而她的不安是一樣的。

她的孤寂及脆弱高自尊，讓她時刻戒備，一丁點小事都將成為導火線，就像她若不阻止的家庭戰爭一旦爆發，不穩定平衡將被破壞，心靈隨時處於危險狀態。獨生女被誰寵愛？也許是不被誰愛。

原來我是她當時僅有的能信任的人。

現在我們還是會見到面，但她不再與我談論我不曉得的演藝八卦，或是對著我咆哮，我知道這個角色已然轉移到別人身上。她溫和地對我打招呼，在特別的日子送來問候與期盼，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姊妹。

我不會原諒她對我的壞，但當開始意識到身邊的人某些不光彩的特質，甚至醜惡、善妒的一面時，也許是該學著別太悲觀，因為擁有人性的人，才是人，像她、像我、像你。

青春的心是一座孤島，總是在等待，等著不知道何時會降臨的幸運；享受被曾經青春過的大人們遺忘的惶然，被它吞噬、駕馭，陷入諂媚與欺騙的罪惡漩渦裡；擁有自由，但仍對自由想望；擁有愛，卻害怕去愛。

怎麼將朋友視作敵人了？我們有同樣的渴求，渴望被溫柔包圍，想揮灑不會褪色的情誼，卻矛盾地與人對立，是為青春的緣故啊！

我和她的緣分短暫劃過大片歲月的玻璃，留下刮痕，如此不悅，如此真實。我們沒有把握讓感情具體化，或者回頭乍見時有閒情逸致憐惜往事，但我可能會不經意脫口而出：「噢，我曾經是曾經的妳。」

佳作



劉惠昕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本來是隨筆記下的小短文，再經過更深入的情感挹注後才完成它。感謝國文老師的指導和親友們的鼓勵，我才有了信心去寫作並投稿。真的很感動可以得到評審老師的青睞，給了我很大的鼓舞，相信未來我會更有毅力繼續走這條寫作之路，也祝福每個人都可以從創作的過程中找到另一個嶄新的自己！

個人簡介

我是一個即將面對學測的高三生，在無止境的課業壓力下，寫作成了我抒發壓力最好的管道。除此之外，我平常也喜歡彈鋼琴、唱詩歌，藉此沉澱我的心靈。從小我就在書堆中長大，對於文學和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希望將來能考出好成績，進入理想中的文史相關科系。

蟬鳴

你還記得今年的第一聲蟬鳴嗎？

一個五月的午後，喚醒了昏昏沉沉的數學課。剎那間，拋物線溜回了頂點、橢圓繞回了起點，時間搭著蟬聲，穿回了原點。

你還記得在校園裡聽見的第一聲蟬鳴嗎？

國中部大樓前如江南詩畫的景色是我對這個校園的第一印象。剛從國小畢業，依舊懵懵懂懂的國一新生，坐在全部都是女生的教室裡，什麼事都好新鮮。福利社只要五元的冰，我們曾經那麼愛不釋手；忘記訂午餐，於是下課鐘聲一響，就是食物爭奪戰的第一通擂鼓，二十五元就可以滿足我們單純而飢餓的肚腹；放學了，不用再像小學生一樣排路隊和保持安靜，我們可以手牽手走在一起分享今天發生了哪些事。我們曾經一起編織著國中的第一場夢。記憶不會消失，因為蟬聲記得。

熬過了寒冬，蟬，終於破土而出，爬上樹幹，展開牠的新生命。

你還記得國二新學年踏進教室的那刻，窗外的蟬兒們有多興奮嗎？

「學姐們好！」這是導師走進來的第一句話，宣告著我們要開始振翅而鳴，勾勒出國中三年最精彩的一段藍圖。也許是過了一個暑假大家有很多話要聊吧？沸沸揚揚彷彿在和窗外的蟬鳴比賽。又或許是知道要開始為最精彩一年準備序曲？

寒冷的十二月天，舉辦了童軍露營。夜晚的苗栗多麼冷冽，但我們都知道彼此的心正沸騰著：隨著臺上同學完美而熱情的舞步，下面的我們更是聲嘶力竭的喊著「國二十三我愛你」。沒有人教我們，卻

能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直到領獎的那一刻，我們都沉醉在只屬於這個班級的默契。

蟬聲整齊而劃一，沒有指揮，卻能夠演奏出一首首驚艷的交響曲。

你還記得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蟬兒的叫聲流露出多少不捨嗎？

畢業旅行雖美其名為旅行，卻是一首宣告即將揮別的驪歌。遊樂場的摩天輪轉得再多圈，也比不上我們對彼此無限的關愛和不捨；雲霄飛車衝得再快，也追不上已經飛逝的時光；沙灘排球守得再完美無瑕，也阻擋不了即將告別的時刻。雖然，最後我選擇了直升高中繼續留在這裡。坐在禮堂——這是最後一次聚在一起了吧？襯著驪歌、巡迴校園，蟬聲依舊在耳邊蕩著。當我們告別的那刻，你聽到我的祝福了嗎？你聽到蟬聲中含著多少回憶嗎？看著同一個校園、聽著同樣的蟬聲，我們卻開始走著不同的路。

演奏的高峰，眾蟬嘎然而止。逐漸沉靜了，回憶逐漸沉入腦海。

你還記得高中第一張國文考卷的閱讀測驗題嗎？張曉風說生命像入土的蟬幼蟲，有一天還會再復活、再展翅。

沒錯，這段旅程結束了，但是新的旅程也同時展開了。

選擇繼續留在這裡的我，和一群新的同伴開啟了新的高中生活。雖然，剛開始的我們仿若一盤散沙，不知道究竟能夠為這個班做什麼，直到經過了公民訓練的洗禮，我們練就出堅若磐石的向心力；歷經了英文話劇比賽，我們各自找到了在這個班的定位；走過千辛萬苦的歌唱比賽，我們了解到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如果高一這一年是一首詩篇，那我們每個人都是將這詩篇高頌的天使，何等美妙的樂章，實在只應天上有——不！是只應我們有。

剛破土的蟬兒們，開始學著如何共同交織這個夏天的詩章，沒有言語，卻有無聲的默契。

你還記得當蟬兒們找到屬於牠們的節奏時，有多麼的雀躍嗎？

高二是學校所有社團、活動的中心支柱，這一年我們不只學會如何和同班同學合作，更學會如何和「所有的人」一起工作。隨著校慶園遊會逐漸近逼，班上決議要做鬼屋，要成功，不只要與學校達成協議，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班的投入。「沒有願意的心就沒有成功的光榮」，有人負責和學校溝通，有人負責籌劃鬼屋建置；園遊會當天，看見大排長龍、空前絕後的排隊人潮——我們成功了！我們為學校的歷史又增添一筆輝煌記錄，更是為我們自己的生命畫冊上渲染出一抹最絢爛的彩霞。就算這一年有繁重的課業和各個社團的活動，在你忙的不可開交、走投無路時，你卻知道身邊有一群夥伴正陪著你走過，你也知道在你絕望悲嘆之時，絕對不可輕言放棄，因為你是我們的一分子。

愈鳴愈烈，炙熱的夏陽正好襯托出蟬聲的熱情。聲嘶力竭仍不輕易偷閒。

你還記得數學老師說得口沫橫飛，試圖蓋過窗外浪濤一般的蟬聲嗎？

學測倒數二百六十一天。是時候要交棒給下一屆學弟妹了！震耳的蟬聲，不小心將我拉回現實，我發現，我竟坐在同樣的校園、聽著同樣的蟬聲、又看著同樣惱人的數字。你看！對面高三的教室早已空蕩蕩，但是，你聽！蟬聲卻依然在裡面迴盪著。沒有誰的見證比蟬聲更有說服力了！搭著時間的長河，她彷彿沒有盡頭的五線譜，一直唱著、唱著，從往昔唱到亙古，這個校園曾經發生了哪些事，她全都明瞭。她不會隨意告訴別人，只有當你開始尋溯時，她才會一點、一點的唱入你的腦海裡。

你還記得今年的第一聲蟬鳴嗎？

一個五月的午後、昏昏沉沉的數學課，拋物線依舊無止境的延伸，橢圓依舊無窮的環繞著，時間搭著蟬聲，她繼續唱著。

佳作



曉曦

得獎感言

在偶然之中發現了這次的臺中文學獎青少年組，對於原本就對文學感到興趣的我便興然起筆，想不到地，也是在眾多評審的眷顧下，我得到了佳作，首先我得感謝我的父母親，要不是有他們的支持或許我就不會有起筆的念頭。也要謝謝我的國文教師項世勳老師，謝謝他在背後默默地給我偌大的支持。

個人簡介

本名洪祥庭，出生於新北市板橋區、生長於彰化市、國高中皆就讀臺中市明道中學。家裡屬於小康家庭，從小學習鋼琴，於國中時始學中國嗩吶、竹笛，便培養起一連串對中華文化的憧憬，進而對中國文學產生極大興趣。平常的休息活動也包括閱讀、看電影等等。文章曾多次獲選入明道文藝，也曾獲得第一屆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營文學獎佳作。

雨天的校園

雨天的明道最美。

當校車駐立於下雨的二校區時，清新的一天也悄悄掀起序幕，在下車時禮貌性地向司機先生說聲謝謝，他也親切地點頭示意，一切都是那麼的美好，就從此時開始，撐著一把大紅暈色的雨傘，漫步於毛毛細雨，爽朗的空氣中摻雜著隔壁婆婆所養的雞隻，剛大下還新鮮著的排泄物氣味，但這絲毫不減空氣的清甜，也沒辦法抹滅我一早的好心情，或許就是摻上了這股農村的味兒，才使空氣如此的純樸。

其它的同學們都趕著進教室，深怕會被雨所淋濕，只有我毫不畏雨，甚至將雨為我所用，洗淨一身的塵垢，於是我更放慢自己的腳步，盼望著雨能將汙穢徹底滌除。在熙來攘往的天橋上，我停止繼續向上，雙手倚在扶手，向下望著一路飛嘯而過的車輛，其實我是有些感嘆的，為什麼他們不能像我一般，以閒緻的心情來看待這一場雨，抑或是放開腳底所踩著的油門，瞧一瞧這雨滴落下的美，滴答滴地落在玻璃上，不是清脆也不是厚實，只是單純的啪一聲。

接著我又展開我的腳步，不是朝著教室的方向，而是往下一處可以觀賞雨的所在，來到了校車進入停車場必定要穿越的「山洞」，其它的學生為了不要等這漫長的校車進入，紛紛走向二樓直接穿越過這山洞，只有我恬靜的等待，雨滴打落了正盛開的雞蛋花，一朵一朵就這樣含淚地順著雨勢落下，我向前低頭細看它如何嬌羞無邪地躺在水窪裡，意外地，雨珠將雞蛋花黃量的部分填滿，因放大的緣故，整朵花都成了黃色，彷彿是軟枝黃蟬般，隔著一張紙將雞蛋花捧起，一股恬淡的花香漾漾地散出，緩緩進入我的鼻腔，直通腦門，再順著任督

二脈至我的心田，渾身的舒暢，難為隻字片語所說盡。忽然，喧囂的車子捲一道水花，也不知是腎上腺素的分泌還是有股奇妙的力量，將我的手舉起雨傘，而擋駕起來，免了我一身的濕漉，驚呆片刻後，又回頭來看剛剛那朵雞蛋花，奇怪，它跑哪了呢？東張西望一番才發現它順著雨水累積所形成的小河流淌而走，以一副瀟灑走一回的姿態泅泳，很不巧的上課鐘聲響起，我只好奔跑進教室，想不到在雨中徘徊數十分鐘都沒有半點雨滴到我身上，最後卻因為幾十秒而濕透全身，都是鐘聲害的。

大夥早已都坐在位置上了，只有我獨走進教室，心情難免不是那麼好受，但一回想起剛剛一路迤邐走過，一切都是值得的。數學、化學、物理，一整個早上的課程都是理科，著實是夠悶的，於是我望著窗外只有偶爾一人走過的情景，而雨滴順著窗櫺落下，更顯得淒豔。而我為了夙乾剛剛因雨水滲入而濕透了的襪子，將帆布鞋換成夾腳拖，就這樣光著腳丫子上了半天的課。

一到中午，撐著我的大紅雨傘到樓下買中餐，預備進食，因下雨的緣故大家都草草隨便挑樣便當就結帳了，於我有著偌大的空間和時間可以填飽我因上課而耗損的精力，買完便當後，我蹣跚獨行到中正臺上享用我的午餐，雖然是下雨，但籃球場上還是有著幾人在打球，他們盡情地在雨天裡，揮灑著有限的青春，籃球濺起的無數水花反倒更激勵他們的鬥志，連續的投籃得分，回想一下晴天時，他們似乎還沒如此賣力，或許是顛覆的路途才能喚起人們的意志吧，而如此力與美的結合也只有在雨天裡能觀賞得到。便當也因雨水的滋潤而感到更加美味。

下午則有一堂外堂課，和幾位好姊妹們，各自撐著雨傘，連袂到音樂教室上課，但也有一兩個忘了帶雨傘，所以我們便分享給彼此，有的傘是粉紅色、點點狀，而各種卡通圖案也不遑多讓，但看來看去，終究是我的傘最美，擁有著最純粹的紅，路途中的嘻笑聲也沒斷過，

直至教室裡才將喇叭的聲響調小些，但我想應該是因為雨勢漸大，所以才壓過了我們的聲音。

雨下了一天，還是沒有停，但沒有人覺得憂鬱，反倒是這般靜謐的氣息，使我們感到更加的放鬆。下課鐘響也趕在雨停之前響起，所有的學生魚貫地走向自己的校車，大多數的人都心想，這雨為何不停，搞不好黃昏的配合還可以看到彩虹呢；我可不同流於俗，我想彩虹不是沒有出來，只是它沒有掛在天空而已，什麼意思呢？這一天裡我發現了如此多的美好事物，那彩虹早已高升在我的心房裡了，又何必需要那摸不著且懸在如此遙遠天上的彩虹。

雨依然在下，沒有停止，不知路上的行人經過了這一天的洗滌後，是否有發現雨天的美，不過也不重要了啦，即使沒有去欣賞，它猶然是美的，它不美給任何人看，那些雨滴只是要盡一份在落地之前的揮灑，揮灑極盡它的青春。

雨天的明道果真是最美的。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決賽會議紀錄

果實將成熟

時間：104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 · B1 會議室

記錄整理：洪尚鈴、朱珮慶

會議開始，第四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青少年散文類高中職組共收到 64 件，由初審委員林德俊、林沉默、吳櫻選出 31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陳憲仁、陳彥斌、劉克襄，互推劉克襄為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意見及評審標準

劉克襄：我認為高中職組的作品比國中組來的完整，並且有達到文學的回味與可以一讀再讀的標準，很多作品都接近成熟，有讀到一種小大人的感覺。國中組還看不出來，但在高中職組已經可以讀到作品背後作者的成長、社會經歷及知識譜系的養成，因此這次的評審我蠻愉快的，尤其是看到好文章時讓我也與有榮焉了起來。

陳彥斌：雖然高中職組的件數不若國中組踴躍，但好文章頗多，且作品著墨的面向很廣，光是感情一項，就涵蓋了親情、同性戀、愛慕之情、友情等。從這次作品中可以看見年輕人澎湃的生命，以及 17 歲的徬徨。

陳憲仁：雖然主題也是以親情為大宗，但寫的深度比較夠，不只停留在表面，還能更進一步思考對自己生命的影響。另外我還注意到，高中職組的作品會有較多意境上的呈現，顯然在寫作上是比較有意識的。

■第一輪投票結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勾選七篇，結果為：

一票：〈想〉、〈九重葛〉、〈此刻，我在南投醫院〉、〈父愛不愛〉、〈蟬鳴〉、〈流逝〉、〈你的矛與盾〉、〈我的身體裡有首歌〉、〈六個守護者〉、〈鏡中自我——關於送行〉、〈致那年夏天〉、〈雨天的校園〉

兩票：〈任性〉、〈那一夜〉、〈最好的禮物〉

三票：〈苦藥〉

■一票的討論

〈想〉

陳憲仁：此篇講述的主題是家暴，但談得相當隱晦，可能是因為作者不敢觸及太過殘忍的地方，但我還是覺得這篇可以保留。

劉克襄：我原本也有選它，但正是因為它模糊的表現手法過於隱藏，失掉了文學的可能意涵，後來我放棄了。

〈九重葛〉

陳彥斌：這篇我放棄。

〈此刻，我在南投醫院〉

劉克襄：是關於醫療照護的內容，照顧的過程描述得很詳細。實驗性的形式架構很特別，雖然有點流於刻意設計，但以這個年紀來說相當難得，我認為可以給它佳作。

〈父愛不愛〉

陳彥斌：我強烈推薦。作品裡所描述的在愛與不愛之間的徬徨，讓我看得很感動，別出心裁的從反面來說愛，不愛其實也是愛，是相當細膩的寫法。

劉克襄：我同意，可以保留這篇。

〈蟬鳴〉

陳憲仁：這次有很多以畢業為題材的作品，這篇雖不特別，但架構四平八穩，文字也尚可。

劉克襄：平常之作，四平八穩，不見特殊。大概在佳作的位置。

〈流逝〉

劉克襄：在鄉下的蚊子電影院，看的卻是好萊塢的新電影，鄉土味裡冒出一種現代感，很難得又可愛的生活描述。

〈你的矛與盾〉

劉克襄：少女之間對話的細膩情境，以及互動關係都寫得絲絲入扣，我認為可以保留。但題目實在取得不好。

〈我的身體裡有首歌〉

陳彥斌：身體的感覺寫得非常細膩，讓我不禁有種真的是高中孩子寫出來的文章嗎？真的是寫得很好。

劉克襄：不易找出優點，但也不好挑缺點。四平八穩，欠缺了自己獨特的角度。同意這篇可保留。

〈六個守護者〉

陳憲仁：好不容易出現一篇談臺中地景的作品，很難得。作者有試圖去觀察、思索第二市場的歷史等。

劉克襄：很難得有一篇對第二市場的特殊性，以自己的生活經驗點出。但只是稍微帶到，沒有自己的觀點，很可惜。這篇可保留。

〈鏡中自我——關於送行〉

陳憲仁：看重的點是它試圖探討人生的意義、記憶等，但文字的確不夠好，可以放棄。

劉克襄：是稍微文藝腔了一些。

〈致那年夏天〉

陳憲仁：也是一篇談畢業之作。其實畢業這題目很難寫好，會選它的原因是因為這篇至少還有延伸到生活，不像其他作品只有提到學

校這單一角度而已。

〈雨天的校園〉

陳憲仁：讓我感覺到一點意境，鬧中取靜的氛圍有醞釀出來。

劉克襄：這篇的文藝腔也略嫌重了點，應該更多生活的具體描繪。

■兩票以上的討論

〈任性〉

劉克襄：這篇我給的分數蠻高的，原本以為女孩子愛上了學長，沒想到戲劇化的後半段，竟是同性戀的感情。女孩子如何捨取寫得很精采，很打動我。

陳彥斌：而且很流暢。

〈那一夜〉

劉克襄：寫法很不容易，只是父子走路，很簡單的動作過程，但卻能把它一起並行的味道寫出風味，乍看平平常常，其實功夫不凡。我給的分數亦高。

陳彥斌：平淡中意思。

〈最好的禮物〉

劉克襄：因媽媽懷孕而帶來的震撼及成長，可惜文字薄弱了一點，但描述的情感非常感人，這次我看了最感動的就屬這篇和〈任性〉了。

〈苦藥〉

劉克襄：我會建議遣字用句可以再好好斟酌，切入的角度很準確，苦藥這象徵也用得很到位。

陳憲仁、陳彥斌都同意。

■第二輪投票結果

所有得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十三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由最高4分（一篇）、3分（兩篇）、2分（三篇）、最低1

分（七篇）。結果如下：

〈那一夜〉9分（劉克襄4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4分）

〈苦藥〉7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3分，陳彥斌2分）

〈我的身體裡有首歌〉7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3分）

〈任性〉6分（劉克襄3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2分）

〈父愛不愛〉6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3分）

〈最好的禮物〉6分（劉克襄3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2分）

〈六個守護者〉6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4分，陳彥斌1分）

〈你的矛與盾〉5分（劉克襄2分，陳憲仁2分，陳彥斌1分）

〈雨天的校園〉5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3分，陳彥斌1分）

〈想〉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此刻，我在南投醫院〉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蟬鳴〉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流逝〉3分（劉克襄1分，陳憲仁1分，陳彥斌1分）

由於第三名名額有三位，而〈任性〉、〈父愛不愛〉、〈最好的禮物〉、〈六個守護者〉並列6分，召集人劉克襄議決，進行討論選出第三名的三篇作品。

陳彥斌：我會放棄〈六個守護者〉，因為它僅僅只是點出第二市場的特色，並沒有深寫。

劉克襄：我也是放棄它，因為我給他的分數並不高。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第一名為〈那一夜〉，第二名為〈我的身體裡有首歌〉與〈苦藥〉，第三名為〈父愛不愛〉、〈任性〉和〈最好的禮物〉，佳作則為〈六個守護者〉、〈此刻，我在南投醫院〉、〈你的矛與盾〉、〈流逝〉、〈想〉、〈蟬鳴〉、〈雨天的校園〉等七篇並列。

雪殼

第四屆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指 導 單 位 臺中市政府
主 辦 單 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 行 人 林佳龍
總 策 劃 王志誠
策 劃 施純福、黃名亨、林敏棋、陳素秋、林承謨
執 行 策 劃 張曉玲、范秀情、張敏儀
出 版 單 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 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
網 址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電 話 04-22289000、04-22289111
傳 真 04-23713788

承 辦 單 位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葉麗晴
排 版 洪尚鈴
內 頁 插 畫 蔡杏元
封 面 設 計 洪尚鈴、李佩瑜
地 址 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 65 號 5 樓
網 址 <http://www.vistaread.com>
電 話 02-2251-7298
傳 真 02-2254-2136

初 版 2015 年 9 月
I S B N 978-986-04-5830-5
G P N 1010401671
定 價 新臺幣 350 元

販 售 門 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02-2518-0207）及網路書店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04-2226-033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雪殼：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四屆．
-- 初版．-- 臺中市：中市文化局，2015.09
面；公分．

ISBN 978-986-04-5830-5 (平裝)

830.86

104017748

第四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